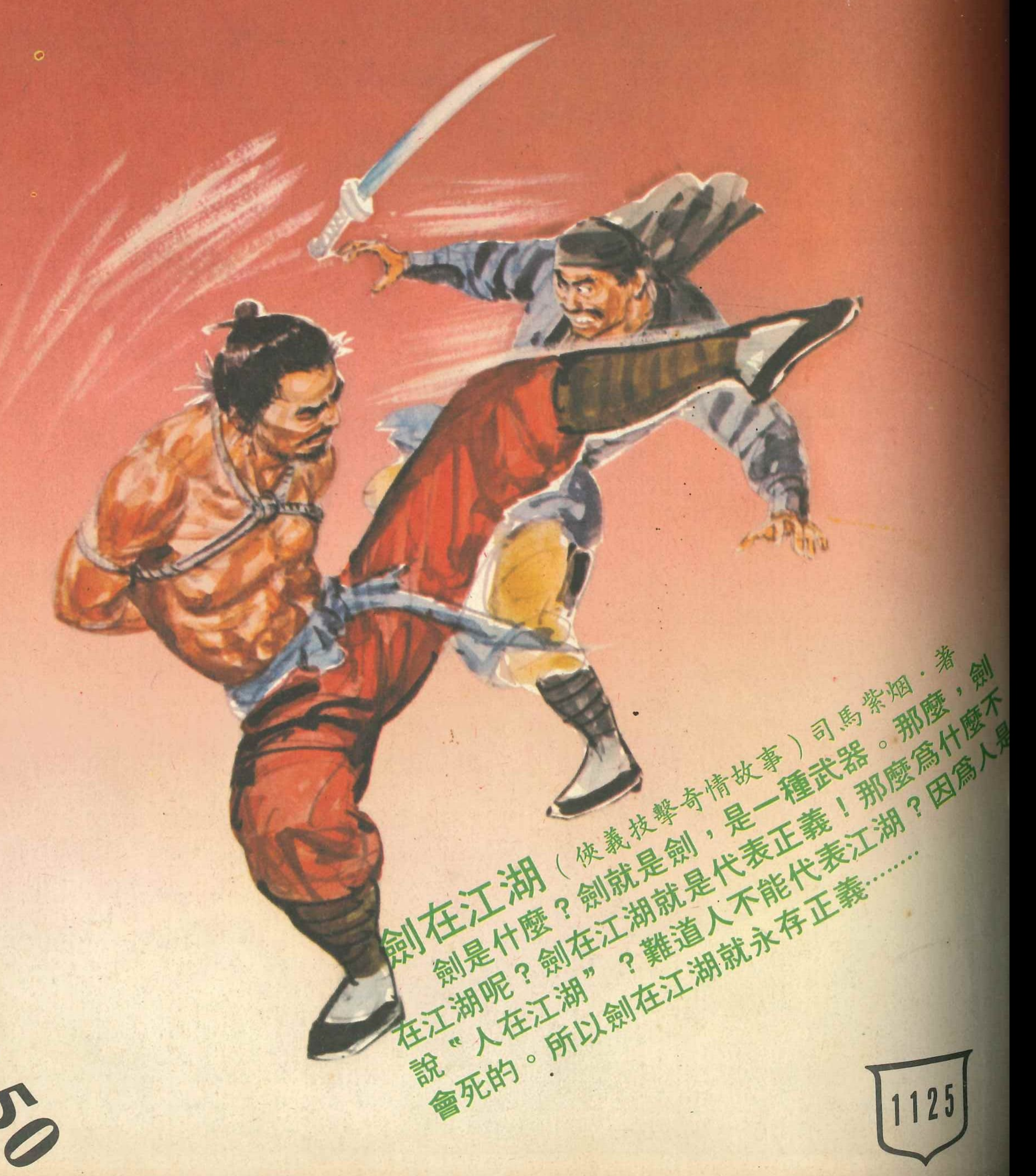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劍在江湖（俠義技擊奇情故事）司馬紫烟·著
劍是什麼？劍就是劍，是一種武器。那麼，劍
在江湖呢？劍在江湖就是代表正義！那麼爲什麼不
說"人在江湖"？難道人不能代表江湖？因爲人是
會死的。所以劍在江湖就永存正義……
$3.50
1125

編者話

司馬紫烟很久很久沒有作品在本刊發表了。今期特別情商，力邀再三之下，終於爲我們撰寫一部巨型故事：「劍在江湖」。編者在此謹向司馬君致謝，並爲讀者們帶來喜訊。

「劍在江湖」故事題材很好，爲甚麼不命名爲「人在江湖」呢？難道人不能代表江湖？據作者稱謂：因爲人是始終會死的，會在江湖中消失的，「劍在江湖」就永遠存在，永遠代表正義！誠然，一把忠義之劍，是誅邪斬惡，造福人間的。本文故事也是由一把劍而展開了……

＊＊　　＊＊　　＊＊

「雁血飄香」作者黃鷹君，是期因爲有特別急事，終告脫稿，暫停一期。黃君並委託編者向讀者致歉，保証下期如期刊出，敬希垂注。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刊出是雙鷹神捕故事之三「雙鷹會江南」。內容叙述江南、江北兩位神捕分別接辦了一件波詭曲折的案件，使管一見及沈鷹破天荒第一次聯手辦案，過程驚險而熱鬧，二人施展獨特智慧、渾身解數，到底怎樣破了這件奇案呢？請看本文。

＊＊　　＊＊　　＊＊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2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劍在江湖

型俠義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正義之劍　誅不義徒

兩個萍水相逢的年輕人，偶而邂逅，連姓名都沒問，却談得很投機，因此，他們的說話也較爲深入了。

其中的一個人，突然冒出了這麼一句問話：「劍是什麼?」

這問題問得多愚蠢，劍就是劍，是一種兵器，兩面開鋒，寬約二三指，長不過三尺許，精鋼所鑄，我身上有一柄，你身上也有一柄。」

「不……不對……不……不……祇對了一半!」

「哦!祇對一半，是那一半錯了?又是那一半對了?」

「劍就是劍對了，劍不是劍那一半你沒說!」

「劍怎麼不是劍了呢?什麼劍不是劍呢?」

「不能殺人的不是劍!」

「那有不能殺人的劍?連紙劍也能殺人的，只要使用者有足够的功力……」

「不，你弄錯了，我說的劍不是這一種的!」

「是那一種?」

「比如說『故劍情深』，劍祇是一種感情!」

「像『以劍止劍』，劍就是代表了一種手段和方法，像以牙還牙的牙一樣。」

「我知道這個意思，你不必解釋得那麼詳細。」

「再有，我們說『劍道即仁道，劍心即天心』，這劍又是一種修爲的境界!」

「……」

「路見不平，拔『劍』而起，這劍祇是兵刄的代表，並不一定單指劍而言。」

「胸藏十萬『橫磨』。這橫磨二字的意義雖然是指劍，但劍所代表的却不是劍，而是韜略、兵法。」

「眞想不到你對一個劍字下了這麼深的工夫去研究，不過朋友，還有一句話我不明白!」

「那一句話?」

「劍在江湖;就是你刻在劍柄上的那四個字!」

「這麼簡單的一句話，你反而不知道嗎?」

「我不明白這個劍字代表什麼?」

「代表正義!」

「爲什麼要用劍來代表正義?」

「因爲劍最公平，兩面俱鋒，邪惡當之立摧!」

「劍也帮助邪惡傷害正義過。」

「劍只是死的，重要的自然是執劍的人，那個劍字只是指着一些執行正義的人!也是那些被稱爲俠的人。」

「哦，那爲什麼不說是『人在江湖』呢?」

「因爲人會死的，唯有正義却是永存不朽的。」

「所以『劍在江湖』，就是正義永存江湖了。」

「不!江湖的範圍太窄了，應該說是正義永在人間才對。」

「這麼一說，劍不是劍，江湖也不是江湖。」

「不錯，可是劍在江湖，就是劍在江湖。」

「劍在江湖?我怎麼沒見過聽過，我一直就在江湖上闖蕩，至今還沒見過一柄出色的劍，或是一個不凡的劍客出來主持正義，反倒是魅魑處處，宵小橫行。」

「快了!朋友，很快就會見到或聽到劍在江湖大放光輝了。」

× × ×

黃塵漫天，朔風怒號!

這是黃土高原上的冬天。

粗獷!驃悍、桀傲不馴，好鬥逞勇，這是北國居民的一般寫照。

燕趙固多慷慨悲歌之士，但也多强梁不法之徒。

× × ×

一個近黃昏的下午，一家小 酒店中。

棉布門帘深垂，擋住了外面的寒氣。

很多人圍着一口大缸，缸中是酒，很熱的燒酒，但不是很醇的佳釀，酒喝到口中辣得嗆人，流入腹中像火。

但是仍然無法驅除那砭骨的寒意，天沒下雪，只是因爲乾旱得無雪可下，在戶外咳嗽吐口痰，掉落地上時，已經成了小冰球，氣溫經常在零下十幾度。

所以，有人還要用瓦罐兒把酒溫熱了才敢喝。

大夥兒也就着一口瓦鍋，撈着裏面的燉驢肉下酒，這些人都是標準的北地典型，一個個都粗壯高大，孔武有力，他們也都帶着兵刄，黃銅刀把映着爐火發亮。

腰間別着粗而黑的鐵鍊子，那是九節鞭。

也有人胸前斜插一排薄薄的飛刀，柄上拖着鮮紅的紅綢刀衣。

每個人的眼睛都瞪着自己面前，靜靜地喝着酒，沒人開口說話，而且他們的酒也喝得很慢。顯然，他們的目的不在喝酒，也不在驅寒，因爲有人敞開了胸膛，使胸前黑色的毫毛與老羊皮袍邊緣露出的羊毛成了鮮明的對比，這表示他們並不怕冷。他們祇是在等候着，磨時間。

等着一個人，或是一件待做的事情。

店中只有一個人在招呼着，是個年輕的小媳婦兒，模樣挺標緻，高高的胸脯，細腰身，烏黑的頭髮盤了個大髻，那表示她已嫁了人，而髻邊却又戴了朶白絨花，那表示她死了丈夫，是新寡文君的身份。

白淨淨的皮膚，黑溜溜的眼睛，圓圓的臉蛋。

且不說輪廓有多好看了，就憑那些條件，也足夠撩人的了，可是她處在一大堆男人中間，却十分的自然、平靜，而那些漢子們居然也都是乖乖的。

雖然，他們有幾個的眼光在溜向她時都帶着一種獸性的慾望，尤其是望向那圓圓的臀部以及高聳的乳峯時，都拚命地在嚥口水，證明他們絕不是吃素的居士，但却有一股奇異的力量，約束着他們，使他們不敢表現出來。

本來，酒店中的女店家在習慣上是可以接受一點有限度的調笑的，因爲上這兒來的客人是來喝酒的，而這種冱下的大酒缸客戶們也很少是衣冠楚楚的斯文中人。

粗豪的客人在喝足了酒之後，不能期望他們太守禮的，規規矩矩的婦道人家，就不該幹這個。

而，此刻，這店中的酒客們更不是什麼善男信女的樣子，他們的獸性已寫在臉上。

祇不過，他們是人，畢竟不是野獸。

人與野獸的差別就是理性。

所謂理性並不是道德的規範，有些人絕不把道德看在眼中或是放在心中過，他們所謂的理性，只是因爲他們懂得恐懼，所以他們才會受約束。

野獸也懂得恐懼，但最大的恐懼只是死亡而已！而對死亡的恐懼往往會被其他一些原始的衝激力所壓倒。

但人却知道至少有上千種的恐懼甚於死亡，所以他們才會克制自己的人慾而受着某種的拘束。

這羣漢子們此刻顯然就是在受着這種約束，究竟是什麼力量約束着他們呢？

門帘忽然掀開了，無聲無息，毫無預兆地突然掀開了，使得每一個人都爲之一動。

祇是一個輕微的波動，不是震驚，這些漢子的神經已經像是鋼鐵般的，不輕易受驚了。

他們只是抬頭或轉頭，看了一下門口，發現不是他們所期待的那個人後，又恢復了原狀。

門口是一個高大的漢子，年紀還很輕，他雖然也有着鬍子，只是短短的半寸來長而已，而且還很細，所以他的年齡，最多是二十五六。穿着很平常的青布衣褲，身上披了件用粗蔴編成的外氅，那是北方最普通用來擋風沙的外套，當然有錢的人是不穿這種粗服的。

這個青年就像北方一些普通的莊稼人差不多，只不過他的腰間還插着一柄劍而已。

一口很普通的長劍，劍鞘早已掉了，只用兩片竹子夾起劍身，然後用布條紮緊了，插在腰帶上。

這說明劍是開了鋒的，劍把是黑的，但是頗爲光滑，說明它是經常被握在手中的，也說明了這青年是個江湖人，一個落拓的江湖人，比起這屋中的漢子們都要潦倒得多，因爲青年人的衣服打了幾個補釘，而那些大漢們，却個個都是穿着整齊的，質地很好的緞面小羊皮袍。

年輕人像是要找人，所以手搴着門帘，却沒有進來，只是抬眼向四下望着。

但是他却把戶外的寒意帶了進來，也帶來了一股輕微的寒風，風不是直接吹進來的，門外有一道土牆像屏風似的擋住了呼嘯的寒風，只是冷熱空氣的對流，造成了輕微的波動，可是已經把他外氅上的灰沙帶進了店裏，落在幾個人的酒上，像酒上了一撮胡椒粉。

大酒缸的規矩是客人自己進來找位子坐下，要喝酒自己掏錢買，用什麼菜也是自己瞧着點，不捨得花菜錢的，店家也有免費水鹽豆供應。

所以那女店家並沒有開口招呼他，倒是喝酒的客人開口了：「朋友！你是準備進來就爽利點，別撩着帘子在門口拿灰沙來嗆人。」

說着拿起面前的酒碗潑進了火爐中，立刻湧起了一蓬熊熊的烈火，那是酒精在燃燒，證明酒很烈。

他也不是擺闊燒着好玩，只是爲了酒上有了灰砂，不能喝了，所以才倒掉重換一碗。

糟蹋了人家一碗酒，只換了這麼一頓小小的排斥，那是非常客氣的了，在北方，爲了這點事，打架、衝突、口角而鬧出人命也不算是新鮮事！

那個青年倒也很聽話，連忙放下了門帘，走到了店裏，脫下了斗笠和那件風塵僕僕的外氅，又抖了一陣灰砂，飄落在另外幾個人的酒碗裏，甚至還有一些飄落進了正在煮着驢肉的瓦鍋裏。

有兩個人已經忍不住，手按在腰間的刀把上，可是却爲第一個開口的漢子用眼色止住了。

那漢子雖然止住了同伴的發作，却也對那青年有着明顯的不滿，抬高了一點聲音：「朋友！你在進來前沒看見右手邊有間小屋子，牆上釘了兩排釘子的麼？」

「看見了，那兒還掛着很多的風衣跟斗笠。」

「那就是給人掛外衣的，免得把灰塵帶進來！」

「對不起！對不起！我沒看見有人在那兒看管，怕被人順手給帶走了，所以才帶了進來。」

店堂中立刻起了一陣哄笑，因爲他們聽見了一句很好笑的笑話，那漢子也忍不住笑了，笑容中充滿了不齒：「朋友，你也看見了那兒掛了不少披風跟帽子吧！」

「是啊！看到了，那兒掛了十幾件黑色的披風，裏面是雪白的羔羊毛！」

「那都是我們的，黑緞面子全張的小羊皮襖子。」

「眞闊氣。恐怕要四、五兩銀子一件吧！」

「哼！四、五兩銀子只能買巴掌大的一塊，每件足價是八十兩銀子，那是眞正的羔羊皮襖。」

「是嗎？我不知道價錢，因爲我沒穿過羔羊皮襖，甚至於連老羊皮都穿不起，我只有一件老棉襖！」

他抓抓身上的青衣棉襖，那裏面雖有棉絮，也不過幾兩重，因爲那件衣服看來很單薄……

漢子又冷笑一聲：「朋友！不管幾兩銀子，我只想讓你知道，即使有人要偷，也一定是先拿我們的，至於你這塊破蔴袋湊起來的龍袍，不會有人瞧得上眼的。」

青年人怔了一怔之後，終於明白了對方的意思，有點不好意思地道：「兄台說的不錯，我這件外衣是用兩口蔴袋縫成的。不過還沒有破，跟新的差不多。」

「就算它是新的好了，也值不了幾個子兒。」

「不！值好幾十個子兒，我是花了二十個銅錢買的蔴袋，自己又破了工夫縫起來，不但擋風沙，還能遮雪，昨天我爲了趕上宿頭，就靠着它在個山洞裏裹了一夜呢！」

漢子有點不耐煩了：「朋友！不管它是龍袍也好，是百寶衣也好，都請你到外面屋裏去。」

「爲什麼？它又不碍着你們。」

「怎麼不碍着我們，它上面的灰砂都飄落在我們的酒菜中了！」

「啊！對不起！對不起！我沒想到這個，我抖一抖。」

說着拿起了衣服，用力地抖了幾下，這一抖更糟，一片塵霧瀰漫在店堂中，弄得那些漢子滿頭滿臉都是，更別說是面前的酒菜了。

那些漢子終於忍不住了，至少有三名漢子拔出了刀，一下子跳到年輕人的身邊，揮刀砍了上去。

還是那個漢子雙手一分，居然在刀影中把人推了回去，口中喝道：「滾回去，你們忘記了首領的令諭了！」

這番話有着很大的鎮壓力，那三名漢子悻悻地插刀回鞘，而且悻悻然地退了開去。其中一個却咕嘀着道：「郝二哥，雖然首領有令諭，不准我們在此地生事，但是這小子却是欺到我們頭上來了！」

被稱爲郝二哥的漢子却一瞪眼道：「秦林！有我在這兒，還輪不到你作主！」

秦林不敢再作聲了，郝二哥却向年輕人笑了一笑，拱手道：「朋友！你也是在外面跑跑的，衝着那一堆披風，你大槪也知道我們的字號吧！」

年輕人在刀光迫體時，並沒有太驚慌，只是從容地站着，沒有任何的動作，好像知道那些刀子砍不到他身上似的，郝姓漢子爲他把攻擊者推開了，他也沒有任何表示，直到人家問上他了，他才微微一笑道：「看樣子各位好像是傳說中的關外追風十八騎中的好漢。」

「不錯！朋友你好眼力！」

「關外江湖道上，誰不知道追風十八騎的大名鼎鼎！」

「好說！好說！兄弟郝天行！在十八騎中行二！」

「久仰！久仰！郝二當家的義薄雲天，血性過人，在十八騎好漢中，是最爲人稱道的一位。」

郝天行的臉上居然有點紅了，照理說，在人家如此的讚美下，他應該有點高興才對，何況那個年輕人說話時的態度十分誠懇，絕不會是虛僞的恭維，也不是譏諷的反話。

但是郝天行的臉竟紅了，是不好意思的羞愧，他大聲地道：「過獎！過獎！郝某也是殺人最多的一個！論手上血腥之濃，十八騎中弟兄，也無人超過郝某！」

青年人笑了一笑：「是的！這也是衆所共知的事實，那只不過是郝二當家的技藝精湛，武功過人，別人對付不了的強敵，最後都要郝二當家解决而已，據兄弟所知，郝二當家殺人雖多，但手下還放過了不少活口，尤其是婦人孺子，在郝二當家手下，多半能留下性命，而十八騎中其他的人，却從沒有放過活口過！」

郝天行好似不想在這個話題上多討論下去，連忙岔開話頭：「朋友既然對我們如此熟悉，那麼剛才一番舉動，就是有意前來攀交情的了。」

青年人居然點了點頭道：「不錯！兄弟從關外一路追蹤，就是爲了要找各位，只是兄弟太窮，五天前又把坐騎給累死了，光靠兩條腿，追踪各位的追風鐵騎實在太吃力，所以直到今天才算追上了！」

郝天行神色一動，他從這年輕人進門亮相時，心中就有個感覺——這傢伙是找麻煩來的。

所以他一直在試探這個青年，用話撩撥，制止手下弟兄的盲動，現在總算得到了他的答覆了。

其餘的漢子們立刻提高了戒意，有幾個人立刻警覺地向後面的門掩去。

青年人微微一笑，說道：「我是一個人來的！」

這意思很明白，告訴對方不必太緊張，自己並沒有帮手。

郝天行也有點不好意思地道：「朋友帶了帮手也沒關係，追風弟兄一路行來，並未掩飾行藏。」

年輕人笑道：「追風好漢們威風十足，江湖道上誰敢對各位不賣帳，何須掩蔽行藏？不過也幸虧如此，兄弟才能一路打聽着問了來，否則要找各位可不容易！」

「哦！朋友專程找來，想必是有所指教！」

「不敢當，只有一點小事情想印證一下！」

「慢來！兄弟想先請敎一下，閣下尊姓大名！」

「駱！馬各駱，駱凡，平凡的凡！」

這是個完全陌生的名字，不見經傳，也沒有聽人提起過，可是看這年輕人的氣度，却又不像是默默無聞之輩。

駱凡見郝天行凝目深思，忙笑笑道：「郝二當家的不會知道我的，兄弟雖然在江湖上混了幾年，却一直都是在混生活，是個默默無聞的無名小卒！」

「那麼駱兄的師門是那位高人？」

「這個也慚愧得很，兄弟的師門倒都是鼎鼎大名的名家宗師，像落英神劍謝老爺子、開山神拳魯俊老爺子、旋風刀卞大壯老師父等……」

「啊！駱兄居然在這幾位名家門下，倒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了！」

這幾個人雖是極負盛名的一代宗師，却是素來不和，而且各居一方，誰也不服誰，要他們共同造就一個徒弟，這是不可能的事。

但看來這個駱凡也不是說謊，他神定氣閒，面對着聲勢赫赫的黑道第一頂尖的組織中人物，追風十八騎，也毫無畏縮之色，的確是要身懷絕技才有這份胆色的。

因此，郝天行沒有去窮究他的來歷，反正他提的那些人，沒一個跟追風十八騎有交情的，倒是他的目的才值得注意，所

以郝天行詳細地打量了他一下才問：「朋友一向都是在關外得意了。」

「在關外混日子，並不得意！」

後一句話不用他解釋，看他的穿着、打扮，就不是個得意的樣子，郝天行皺起了眉頭，到現在爲止。他已經問了不少話了，但除了知道他來自關外，其他仍然一無所知，因爲駱凡說的幾乎都是廢話，雖然他有問必答，答話也沒有越出問話的範圍，但仔細聽去，大部份都是不着邊際的空話。

說空話也不算什麼稀奇，時時刻刻到處都有人在說空話，但是面對着追風十八騎中的好漢們，仍然從容地說着空話的人却實在不多。

而明知他們是追風十八騎，仍然在張口說空話的，更是絕無僅有，至少，郝天行是第一次遇見。

正因爲如此，他倒反而格外小心了，何況，他們的龍頭大哥穆傳芳再三交代過，在這徐家溝方圓五十里之內，不僅不准做案，也不准與人爭強打鬥。

因此，這個叫駱凡的年輕人態度再壞，他也必須容忍下來，郝天行又想了一下才問下去：「朋友在那一行得意？」

「哈哈！郝二當家的這一問倒是把兄弟給問住了，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說行業，三百六十行，兄弟至少幹過一半，只是那一行都混得很不得意，不値一提，至於目前這一行呢，說來就更丟人了……」

這個小子還眞能夠扯，就像是高空裏的斷綫風箏，一扯就是無邊無際，鬼話連篇。

不過他越是如此，郝天行越是小心了，這小子已經明知他們的底細，却仍然敢在這兒胡說八道，那只有兩個可能，一個是他瘋了，另一個就是他確實有兩下子，而且故意來找碴子的。

這小子神智清明，口齒流利，絕不會是瘋子，那麼，他就算存心來生事找麻煩的，郝天行倒是提高了警覺，決心要掏清他的底，因此笑了一笑道：「別客氣了，朋友，英雄不怕出身低，你說好了，我們不會笑你的！」

「我不是怕各位笑，而是怕各位笑不出來，我最近靠殺人過日子，不過我殺人跟各位不一樣！」

郝天行眉心微皺，他們一批老伙伴合作多年，已經養成了很好的默契，所以他只做了一個不易爲人發覺的手勢，屋中的漢子們一下子就靜了下來，鴉雀無聲，那就是要殺人的準備。

一共是八個人，合組成一張天羅地網，一旦發動，八件兵器由各個不同的方向集中攻擊，封死了每一個角度，使被圍攻的人絕無生望，他們就以這一手，殺死了不知多少的成名高手。

郝天行眼看着伙伴們都已經就位，然後才笑着問道：「朋友！是怎麼個不一樣法？」

駱凡像是根本沒有發覺到本身的危機四伏，仍然一派吊兒郞當的態度，甚至於還把他的劍解了下來，隨便地丟在桌子上，滿不在乎地笑道：「各位殺人時並不一定爲了錢，而我殺人却一定有收入。」

郝天行戒意略懈，笑了一笑：「原來閣下是一名職業殺手。」

駱凡一笑道：「可以這麼說，但也不盡然，因爲職業殺手是見不得光的，我却光明正大地在人間出沒，甚至於公開在鬧市之中拔劍殺人，職業殺手雖受雇而殺人，仍然是犯法的，我雖不受雇，殺了人却不會犯法！」

郝天行的眼球轉了一幾下，實在弄不清這小子是什麼來路，忽然他神色一動：「朋友是六扇門中的？」

駱凡輕嘆了一口氣：「我四海飄零，到處爲家，身無片瓦立錐之地，連一扇門都沒有，上那兒找六扇門去。」

看他的樣子既不像開玩笑，又不像很正經，郝天行實在弄不清這小子的底細，沉下臉道：「朋友，郝某沒有精神跟你開玩笑，猜燈謎，你老實點把你的來歷交代一下！」

駱凡含笑地從他懷中取出一張摺好的紙方，遞給郝天行，嘆着道：「跟你說也不清楚，還是你自己去瞧吧！」

郝天行接過紙方，還沒打開，駱凡又笑道：「你看完了之後，希望還能保持着臉上的笑容，郝二當家的，你笑起來的樣子還眞好看，尤其是那一口白牙……」

郝天行沒有理會他的打趣和奚落，展開紙方，居然還很大，不過，寫的字也很大，郝天行唸道：「茲有匪人穆傳芳者，率其徒衆，號稱追風十八騎，在關外殺人越貨，犯案纍纍，經本府屢次派員緝拿未果……」

他沒唸下去，只是放下來淡淡然一笑：「這是將軍府的懸賞告示，已經張貼五六年了……」

駱凡笑道：「不！這張是上個月才新貼上去的，跟以前畧有不同，不但賞格漲了，連他的附從者，人頭也値錢了！」

郝天行大笑道：「郝某知道，穆大哥的首級懸賞白銀萬兩，郝某的値五千，這些弟兄們每人都是一千。」

駱凡笑道：「是的，你算算看，一萬五加一萬八，就是三萬三千兩，這是多大的一筆賞金。」

郝天行盯着他看了大半天，要確定這小子的神經是否有問題，這一紙公告懸在將軍府外告示牌上已經有五六年了，舊了就換張新的，甚至，盛京將軍換個人，也會換一張新的，內容略加改變，將賞格提高一點。

現在盛京將軍已經換過三任，穆傳芳的賞額由二千兩增到一萬兩，而且在一年前，他郝天行也上了榜，但始終都沒有人敢來捋一下虎鬚，這小子還是第一個找上來的，而且還是單獨一個人找上來的，他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

追風十八騎中的弟兄已經有人在嗤聲冷笑，但是郝天行却發覺有點不太對勁，連忙用一聲輕喝來制止了他們的竊笑。這小子太穩了，穩得叫人害怕，他若是那種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不可能活到這麼大。

關外民風驃悍，盜賊如毛，走在路上的人，十個有九個是帶着傢伙的，尤其是像這種荒僻的山徑上，不但野獸出沒，人也會吃人，沒有兩下子簡直就無法出門。

看來這小子眞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可是他搜索記憶中每一個所能記起的年輕

高手中，就沒有一個姓駱的。

無意中眼光掠過放在桌上的劍，那可是一口極不起眼的傢伙，牛角磨的殼子已褪色發了白，帶銅的地方長了綠，帶鐵的部位生了銹，雖未出鞘，想見也利不到那兒去。

只不過劍鍔上刻了四個字，字看不清楚，筆劃太細，遠看去就如一堆鐵銹，可是這却使郝天行記起來最近從關裏帶來的一個傳說，因此他指指告示：「這就是閣下得意的地方了。」

駱凡嘆了口氣：「我說過了，這一行並不得意，第一是我要殺的對象都有了警覺，找起來很不容易，第二是賞格都不太高，領賞的手續又太麻煩，經手的師爺公差還要抽成，到我手裏已經沒幾文了，不過這一次運氣還算不錯，各位不但身價高，而且還很容易找……」

追風十八騎的臉色都變了，那個叫秦林的漢子冷笑道：「只不過殺起來不太容易，這筆賞金不好賺。」

駱凡居然同意地點點頭：「我知道，要是容易賺，別人早就賺去了，那裏會等我五六年的，可是沒辦法，我實在窮瘋了，好歹也得試一試！」

那八名準備伏擊的漢子已經不耐煩了，郝天行忽而沉聲地喝道：「閣下莫非是在關內打出『劍在江湖』旗號的那個年輕人？」

駱凡搖搖頭道：「不是，我在關內並沒有打什麼旗號！」

郝天行却不信地道：「我要看看你的劍！」

駱凡隨手抓起劍梢，將劍柄對着郝天行笑道：「你若是爲了要瞧清這四個字，我可以告訴你，這四個字是劍在江湖。」

祇一句話，郝天行速退了兩步，用手按在腰間：「你果然就是專門殺人領取懸賞的人。」

「是的！現在你總算完全明白我的行業了，這一行不好幹，風險大，收益少，有時連餬口都不够，不過所好的是不要本錢。」

他的劍仍是向前虛伸着，形成一種誘惑，郝天行只要伸出手來就能握住了那柄劍，只要握住了劍，駱凡赤手空拳，有狠也施不出來了。

但是郝天行沒有那樣做，反而又退了兩步，這下子距離那柄劍就遠了，至少是伸手抓不到了。

他的兩個手下對他這種行徑感到很不解，郝老二行事謹愼細心，却絕不是一個怯懦的人。

不知多少的强敵在他面前倒下，但郝老二今天對這小伙子却表現太差勁了，像是在貓面前的老鼠。

駱凡笑笑道：「郝二當家的太客氣，你怎麼不想抓掉我的劍！」

「郝某人並不上當，據知想要抓這柄劍的人，連一招都沒走過，就已死於你劍下。」

駱凡微笑道：「郝二當家對我的事很清楚。」

「不錯，當你初出江湖沒多久，只殺了三個人，我已經對你很注意，多方打聽要知道你的一切，所以對於你的事，我知道得比別人都要多！」

「榮幸！榮幸，不知道我有那一點値得你如此看重！」

「因爲你不出名！」

「不出名也要注意嗎？」

「是的，你在關內曾經先後殺了二十九個人，二十九個頗爲有名的江湖人，而你仍然默默無聞！」

駱凡道：「是二十九個劣跡昭彰，惡貫滿盈的江湖敗類，而且也是官府通緝有案，懸賞捉拿的人。」

郝天行哼了一聲道：「追風十八騎的弟兄早已經爲官府將首級定好價了，因此我們對善惡的看法不盡相同！」

駱凡笑道：「沒關係，我對善惡的看法也不那麼堅持的，只不過官府出了價格，我要賺那筆錢而已，並沒有去在乎殺的是好人壞人，只是官府公開懸賞捉拿的全是壞人！」

郝天行臉色微動，因爲他聽見了熟悉的脚步聲！

這是他們龍頭老大，追風無影穆傳袍芳特有的脚步聲，每走一步，發出了叮的一聲。

那是鋼鐵敲在石頭上的聲音，穆傳芳的雙足天殘，自出娘胎以來，就發育不全，自膝蓋以下蜷曲畸型，他長大後乾脆鋸掉了，裝上兩根鐵枝，居然與常人一樣行動，甚且還練成了舉世無二的輕功，追風無影這個外號是別人替他上的，那是讚譽他輕功的成就。

一個輕功絕世的高手，竟然是個雙足天殘的人，這說來不僅是奇跡，而且近似神話了。

其實往深處想，倒也不算什麼，正因爲他先天的缺陷，使他拚命地設法彌補，因而促成了他超人的成就。

穆傳芳不但是雙腿俱殘，而且面目慈祥，從那一點都看不出他是震懾關外，殺人無數，提起名字能嚇得小兒不敢夜啼的綠林巨梟。

他的手中拄着一根五尺來長的竹杖，身上穿着粗布的長袍，頭髮、鬍鬚都帶着點灰白，看起來，就跟一般在鄉下看到的莊稼老兒沒什麼差別。

所以當他撩開門帘進來時，駱凡並沒有付出太多的注意，倒是郝天行和其他那些追風弟兄們的表情引起了他的注意，因而才對進來的這個老人注意起來。

進入到屋裏後，鋼柱踩在硬泥上，倒是沒聲音了。他看了那些劍拔弩張的漢子們一眼，擺擺手笑道：「這是做什麼，我不是一再告訴你們，在這兒不准打架鬧事的嗎？你們怎麼不聽話。」

秦林忍不住道：「老大！是這小子故意找碴來惹我們。」

穆傳芳一笑道：「此地都是我的鄉親，他們爲人我很清楚，忠厚老實、和平處世，絕不會欺侮人。」

秦林說道：「可是的確是他先打岔兒的！」

穆傳芳的臉一沉，只是這一個表情的改變，就使得整個屋子像是吹進了一陣寒風，每個人都忍不住打了個冷顫，穆傳芳的聲音也是冰冷的：「那一定是你們先讓人看不順眼了，我交代的話絕不准打折扣

，別說人家只是找你們的麻煩，就算要殺你們，你們也只有乖乖的等着挨！」

他的聲音突又轉爲溫和，店堂中開始有了暖意：「好在你們還沒有莽撞出手，沒犯下錯，還不給我乖乖的坐下去，老老實實的喝你們的酒去。」

每個人都坐了下去，兵器也收了起來，龍頭老大的威風的確是不同凡响，穆傳芳這才朝駱凡一拱手：「對不起，這位小兄弟，這些人是我的兄弟，他們粗魯不曉事，開罪你老弟的地方，我向你賠罪！」

這顯然是駱凡沒想到的結果，他原以爲穆傳芳一到，激戰立將開始，自己確是專程來追殺這一批劇盜的，但面對着這個橫行關外多年的黑道巨霸，駱凡也不敢掉以輕心，他已經使全身運滿了勁力，準備一搏時，那知穆傳芳竟會喝止了他的弟兄，而且主動地向他道歉。

頓了一頓才道：「穆首領……」

穆傳芳笑道：「小兄弟，我叫穆老大，就住在前面的山坳裏的盤龍莊上，已經有幾十年了，這兒的店家都認識我的，我可不是什麼首領。」

駱凡道：「你叫穆傳芳沒錯吧！」

「沒錯，不過那是我別處用的名字，在這兒，我只是穆老大，如此而已！」

駱凡道：「祇要你是穆傳芳就行了，我……」

郝天行道：「大哥！他就是小弟一直提起的那個小伙子，現在果然找來了！」

穆傳芳哦了一聲道：「是那位專門殺人領賞，以劍在江湖爲號的年輕朋友！」

「我叫駱凡，劍在江湖並不是我的外號，而是我投身江湖的目的。」

穆傳芳看了他一眼笑道：「好！小伙子豪情不淺，你殺人只是爲了使你的劍在江湖上成名！」

「不！不是這麼說，我使的是正義之劍，我的劍代表正義，劍在江湖乃是使正義光照江湖！」

啪！啪！啪！有人在鼓掌，掌聲零落，只有一個人！

那人也是穆傳芳，他鼓了一陣掌後才笑道：「說得好，像你這麼有勇氣、有決心、有魄力的年輕人，現在已經不多見了，老弟，你的劍絕對能代表正義嗎？」

「我殺的都是不義之輩！」

「這倒是說得過去的，官府通緝的人都是兇犯，也都是多行不義之徒，你照這個標準來殺，犯錯的機會不太……」

「穆傳芳！你的名字也在將軍府的大門外告示牌出現有好幾年了，賞額不斷提高，現在連郝天行跟你手下的追風十八騎都上榜了。」

穆傳芳淡淡一笑道：「那也沒什麼，以前雖是只有穆某一人上榜，但穆某的弟兄在人口中也並沒有什麼好評！」

「所以我要殺了你們去領賞，並無不是之處！」

穆傳芳淡然地道：「朋友，你究竟是爲行道而除暴，還是爲了領賞而殺人！」

「兩者都是，你自己也說過，官府通緝的沒有好人。」

穆傳芳道：「官府難道就沒有錯的時候嗎？」

駱凡微微一怔：「難道你們追風十八騎還會受寃屈？」

穆傳芳笑道：「沒有！告示上說我們的罪名都很實在，殺人越貨，犯案纍纍，屢緝不獲，這些都是眞的。」

「那麼駱某要以正義之劍，誅除你這個惡人。」

穆傳芳淡然問道：「朋友，我只要知道一件事，你是那兒人，我聽你的口音似乎是遼北一帶的。」

「不錯，我世居於松花江畔。」

「你在那一旗？」

「我不在旗！」

「朋友，你在滿洲人的老家，又怎麼會不在旗？」

「那沒什麼稀奇的，關外的漢人很多，有些是幾百年前就移居到那邊的，到現在仍是漢人。」

「那麼說你不是旗人。」

「我不是，不過我並不是替官府來捉人，而是爲正義來除奸，我是什麼人都沒關係！」

「哈！哈！朋友，出告示懸賞要殺我的是盛京將軍衙門，判我們罪的也是將軍衙門，你在動手之前應該先問問我們犯的是什麼罪？」

「你們犯的是什麼罪？」

「在將軍府說來是叛逆罪！」

「哦，難道你們是抗清復明組織。」

穆傳芳搖頭道：「我們不是復明的義師，明只是一個朝代，它的覆亡是爲政者不仁不當，亡了就亡了，不值得去恢復它，但我華夏衣冠不容更易，錦繡河山不容異族入侵，所以我只抗清而已。」

「可是你們殺人越貨却是事實。」

「不錯，我承認，但我們殺的全是亂臣賊子，是那些殘民以逞的貪官汚吏。」

「胡說，你們殺死的人中，也有老百姓！」

「當然有，那些人已經忘了根本，爲虎作倀，比敵人更爲可恨，穆某最痛恨就是此輩，遇上了絕無倖免！」

「但是也有一些完全無辜的人。」

穆作芳嘆了口氣道：「可能會有，因爲我們一出動，必須是集體的行動，人多事急，不能一個個詳細去問，凡是跟我們狙殺對象在一起的，一槪鷄犬不留，寃枉的自是在所難免！」

「濫殺無辜，你仍是難逃責任！」

「我從來也沒推卸責任過，但是我也只能說聲抱歉而已，我的生命還有更重要的用途，不能去爲那種事償命。」

駱凡再度起立，伸手按在劍上：「不，你必須償命！」

明室遺民　遍佈各地

穆傳芳神色如恒，淡然地道：「小兄弟，你倒是打聽得很清楚，找到穆某的家門口來了。」

駱凡也冷靜地道：「那又如何，在你家門口，你就以爲我不敢殺你了，告訴你，即使你躲到家裏去，我照樣也能進去宰人！」

「朋友！你剛好弄錯了，穆某人不管在外面的名聲絕不與人動刀動劍，你殺我時，絕不加抗拒！」

駱凡叫道：「姓穆的，你別玩這一套把戲，我可不是在跟你比武，你不動手，我也不會放過你！」

穆傳芳哼了一聲道：「朋友，不是我瞧不起你，雖然你殺過不少有名的江湖人，但穆某還沒把你當回事，若是在別處，你根本沒機會跟我說這麼多的話，更別說是耀武揚威了，可是在這裏，你儘管神氣吧。」

說完自顧坐了下來，不再去看駱凡，倒是他的那些手下一個個很緊張，手按劍柄，似乎只要駱凡有進一步的動作，他們就會上來拚命。

穆傳芳看了大家一眼：「坐下，坐下，手鬆開，不准摸傢伙，你們這是幹嗎？當眞我這大哥的話變成耳邊風了。」

郝天行着急道：「大哥！你總不能束手待斃呀！」

穆傳芳哈哈大笑道：「你想大哥會是那樣的人嗎？」

郝天行怔了一怔才道：「兄弟追隨大哥多年，知道大哥在面對更多的敵人時，也沒皺過一下眉頭，可是兄弟也知道您言出必踐，從不更改，所以……」

「沒什麼所以的，你知道我是個什麼樣的人，就不必希望來改變我。」

「大哥！這樣死在他的手裏太不值得了。」

「唉！天行！死並不可怕，坐下去，好好喝兩杯！來！大哥還沒敬你呢，本來你嫂子也要來敬你一杯的……」

郝天行興奮地道：「是眞的嗎？大哥，我們每次前來都沒機會拜見大嫂，今天她會出來嗎？」

穆傳芳笑笑道：「臨出門的時候，因爲孩子哭了，她怕弟兄們等得太急，叫我先來，她隨後就到，幸虧她沒跟我一起過來，否則看見這位朋友拿着寶劍不嚇死才怪！」

他看了駱凡一眼，平靜地道：「朋友要動手就快，否則回頭拙荊來了，就不太好看了。」

駱凡一笑道：「是我殺你，挨宰的是你，在你老婆前面丟臉的是你，我怕什麼不好看。」

穆傳芳憤然起立，就在這個時候，駱凡出手了，劍光急閃，像條毒蛇似的刺向穆傳芳的咽喉。

穆傳芳神色如恒，目視着劍尖刺過來，一眨都不眨，駱凡微微一怔，似乎沒想到對方果眞能束手待斃。

不過駱凡並沒有停手的意思，那一怔只是速度略慢，劍勢不變，依然刺了過去，劍尖一直觸到他的喉嚨處，穆傳芳的神色才變了，身形急速後仰，間不容髮之際，終於避過了那一劍。

他在地下身軀一滾丈許，脫出了劍勢的範圍，跳起身來怒聲道：「小子，你眞下得了手！」

駱凡嗆然一聲，將劍歸鞘大笑道：「穆老大，這就是你說的絕不還手，絕不抵抗，挺身受劍？」

穆傳芳的臉色已漲得通紅，那是由於羞愧，但也相當的憤怒，沉聲道：「穆某說過不還手，不抵抗，可沒說過要挺身受劍，在我的家門口，穆某是不願意血腥汚染了地方，才有那種約束，自然也不能用自己的血來染紅土地。」

駱凡看了他一眼笑道：「穆老大，這是你的解釋！」

穆傳芳沉聲道：「不錯，這是我的解釋，難道還能有第二種解釋？小子！我們是追風十八騎，可不是廟裏的十八羅漢，追風十八騎是殺人的，不是普渡濟世的，我這老大能夠留出一塊不染血腥的淨土，已經很不容易了！」

駱凡一笑道：「這話不必說給我聽，該說給你的同伴弟兄們聽，去年的今天，你也是帶了一批弟兄回家，在這兒跟另外一個江湖人衝突起來，結果你的弟兄因爲不清楚你對這種約束的解釋，以爲所謂不還手，就是伸長了頸子等人來殺了他。」

穆傳芳詫然道：「你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駱凡沒有回答他的問話，繼續說下去道：「那個江湖人初出道，跟你們也沒深仇大恨，他們之間只是一點小小的言語衝突，雖然拔劍相向，却沒有殺死對方的意圖，但是因爲沒想到對方會挺身受劍，所以一時收手不及，將你的弟兄殺死了。」

穆傳芳臉色鐵青地問道：「閣下是怎麼知道這事的？」

駱凡依然自顧自說下去：「那個初出道的年輕人因爲誤殺了一個人，心中大感抱歉，親自備棺收殮了你的弟兄，準備扶柩送他回籍，因爲你其他的弟兄全都跑了，他一個人扶柩上路，却在五十里外，被人斬成了碎塊，那大槪是你部下兄弟們幹的。」

穆傳芳道：「不錯，追風十八騎的弟兄，又豈是那麼容易殺的，他跑到五十里外，已無約束，自然可以殺他了。」

駱凡道：「殺人償命，一命賠一命，這本來也不算什麼，祇不過你若早些把你的約束範圍說明了，那兩條性命都不會送掉了。」

室中一時變得很靜，只有鍋中的熱湯在噗噗地响着，酒店中的老頭兒跟小媳婦都躲到一邊去了。

穆傳芳的臉色鐵青，仍是問那句話：「你怎麼知道的？」

駱凡笑一聲，答非所問地道：「今天若非我逼你一劍，恐怕連你自己都是你那被殺死的弟兄的說法，穆老大，你的約束到了你自己身受時，就換了解釋的方法了，佩服佩服！你的確是個聰明人。」

穆傳芳第四次問出了那句話：「你是怎麼知道的？」

駱凡道：「這個問題很重要嗎？」

穆傳芳道：「很重要，因爲去年死掉的兩個人都不是有名的人，而那個外地人單身一人前來，也沒有跟別人接觸過，這件事不應該有別人知道的。」

駱凡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那天在店中發生了兇案，有幾個過路的客人本來要進來的，都嚇得忙跑走了，所以，這件事瞞不住人的。」

穆傳芳冷冷地道：「胡說！那天沒有別人來過！」

「殺人時沒有，等你的部屬們全都跑走，守伺在遠處準備截殺，我弟弟一個人在料理後事時，却是有人的！」

穆傳芳一怔：「那小伙子眞是你的弟弟。」

「不錯！要不然我怎會找上你們，我既不傻又不笨，盛京將軍出的賞格也有限得很，我只有一個人，憑什麼來找你們，但爲了替我唯一的弟弟報仇，少不得只有碰碰運氣了，穆老大，你的問題我已經回答了，你該滿意了。」

說完他在腰間掏出一粒碎銀子，放在桌上，向櫃台後那個嚇得發抖的小媳婦點點頭笑道：「對不起，小娘子，擾了你們的生意，酒錢在這兒……」

「客……客官，這太多了！」

在這種情形下，他居然還有說笑話的心情。

當他再度拿起那件蔴袋縫成的披風，準備推門出去時，穆傳芳叫道：「小子！你不是來殺我的嗎，怎麼走了？」

駱凡笑笑道：「我又不傻，一個人去跟十九個人拚命。」

「我說過，在這個地方，沒人會對你動手的。」

駱凡一笑道：「算了，對你穆老大的話，今後誰都要打打折扣了，因爲你經常會變卦的，逼出了你的眞面目，我已經殺了你。」

說完他轉身推門出去了，穆傳芳却無表情地看着那些弟兄，發現他們的臉上已呈着愧然的神色，好像是駱凡的話已發生了作用，一怔之下，使了個眼色，立刻有兩名漢子也一聲不响，持刀追了出去，穆傳芳裝作沒看見，直等外面風聲中傳來兩聲慘叫，他的臉色才一變，也跟了出去。

× × ×

雪地裏，天空裏還是飄着棉絮般的白雪片兒，把灰色的天幕都遮住了，一眼望出去，只見繽紛撩亂的白點在飛舞，其他什麼都看不見。

駱凡的影子都不見了，地上還有一雙淺淺的脚印，兩個追出來的大漢脚印却沒走遠，身體倒在十幾丈處。

穆傳芳忙過去，却見他們是俯臥在地上，連臉也埋在雪地裏，却沒有動彈。

郝天行上前，翻過一個人來看，但見胸前一個大孔，心臟被挑出了一半，血倒流得不多，那是被冰雪以及寒冷的空氣凍住了的原故。

「好兇狠的一劍！」郝天行咕噥着。

他又翻過另一個漢子，傷口在同一位置，死因如出一轍，他更吃驚地叫道：「好快的一劍，這兩個人是被同一式劍招殺死的，我追風十八騎弟兄，個個人都可以列爲一流高手，却被人在一招之下宰掉兩個，這還得了！大哥，咱們快追上去。」

穆傳芳却深思地擺擺手：「追不上了，他已去遠了。」

「他是步行，咱們騎馬，不怕追不上的。」

「不見得！雪這麼大，很快就會失去了踪跡，盲目地追敵是最笨的事，一個落了單，可能又被他吃掉幾個。」

郝天行遲疑道：「那就算了不成？」

「不算又如何，誰要他們不聽我的約束，出來追人生事的，死了活該！」

郝天行不禁沉默了，穆傳芳連忙又婉轉地道：「老二，不是我對弟兄們的生死不關心，我是怕賠進更多的，這小子既是找上了我們，他不會死心的，遲早還會找上來，咱們再收拾他好了！」

「是！大哥，您是老大，一切都聽您作主。」

郝天行沒有反對，却也有顯著的不滿。穆傳芳的臉色動了動，最後却只輕嘆了一口氣：「這家店子不吉利，已經損失了三個弟兄了，下次咱們不歇在這兒了。」

他竟然怪起店家來了，郝天行不滿意了，忍不住道：「大哥！下次您回來，乾脆一個人來好了，何必要把弟兄們也拖了來，來了又諸多約束，弟兄們實在不習慣，您在這兒要行好事，我們却不必……」

「唉！兄弟，我是因爲怕你大嫂知道了我幹的勾當！」

郝天行道：「大哥若是認爲行的正當，不必怕人知道，若是認爲行得不當，就不該再幹下去，何必再畏首畏尾的呢，誰都知道咱們是追風十八騎，誰也知道追風弟兄們是幹什麼的，你是我們的大哥，還怕人不知道您嗎？」

他大槪是第一次對穆傳芳發脾氣，穆傳芳的臉色更難看了！

夜已深了，店門早關上了，追風十八騎都走了，把死人也帶走了，那位說要來的穆大娘子一直沒有來，穆老大也沒有再回家去，就這麼糊裏糊塗走了！

那個美麗的小寡婦把店裏收拾了一下，頂上了大門，吹熄了燈火，摸黑回到了自己的屋裏。

櫃台上的那個老頭兒雖然早已回到自己的屋裏，却還在摸索着，一會兒打火抽烟，一會兒咳嗽哼哼，還得打開窗子來往外吐痰，說多煩有多煩。

可是小媳婦却似乎聽慣了，脫了衣服，摸上了炕去，她還是照往常的習慣，伸長了脚尖去勾被子，可是脚尖却同時也感受到一陣異樣的感覺，那不是棉被而是一件棉襖，而且這棉襖還是穿在人身上的。

這說明有個人進了她的房，而且偷偷地躲在她的床上，若是一般的女人，早已嚇得聲尖大叫起來，但這小媳婦却是個狠脚色，她居然不動聲色，把脚尖伸長一點，勾住了棉被，往身上一覆，手却伸到枕頭套中，摸到了那支暗藏的匕首，猛地一長身，把棉被往那個人身上扣去，同時手中的匕首也狠狠地刺了進去。

棉被確實把那個人給罩住了，匕首的感覺也的確是扎進了那個人的身體，奇怪的是對方既沒掙扎，也沒出聲，這倒使那小媳婦感到詫異了。

莫非那是個死人不成，但想想却又不像，因爲她在一觸之下的感覺，棉襖下的身體還是熱的，死人不會有體溫，這傢伙難道是痲木了，挨了一刀竟能不痛不喊！

小媳婦仍是不吭不哈，却飛也似的由床上彈起，黑暗中雖看不見，但她對環境太熟了，距離，位置都算得很準，一下子就定在對角的那口木櫃前，右手摸到那把掛在門上的單刀，左手也摸到了火石，嗆的一聲，刀先出了鞘，橫刀在胸前，而後才打着了火絨，點着了紙媒，再點着了那盞油燈，而後才拿着過去，沉聲道：「床上那位朋友，你下來，我馮梅姑雖然守了寡，却不是好欺負的。」

床上探出一顆男人的頭，嘻皮笑臉地道：「黑珍珠，妳的心也眞狠，怎麼說咱們也有過一段交情，妳怎麼下得了手，難道妳眞想做小寡婦不成！」

黑珍珠馮梅姑，這個名字在江湖上雖不是十二萬分的响亮，但至少也是十分響亮。她嬌美如花，但心狠手辣，嫉惡如仇，不知有多少江湖敗類，死在她的刀下。尤其是那些看她單身可欺，想佔她便宜的無聊男人，死得最多。

誰也沒想到這個聞名江湖的女煞星，會躲到這個窮鄉僻壤來，開起這家小酒館，不過終於還是有人認出她來了，而這人正是白天在她酒館中鬧事的駱凡。

梅姑把燈火擧高一點，看清那張臉後，把手中的刀一抛，放下油燈就向駱凡撲去，伸開了兩臂，奔到他面前時，一把摟了個結實，而駱凡更是把她抱了起來，托得高高的，低下頭去吻她的臉、她的眼、她的眉、她的鼻尖，一直到她的唇上，才緊緊地被吸住不動了。

大地一下子變得十分寂靜，只有屋外的風聲呼呼，似乎被那道牆給隔開了，那屋中的兩個人除了彼此的吞吸外，似乎再也聽不見別的聲音。

不知過了多久，他們的嘴唇才分開，但却已併頭躺在炕上，駱凡的手又不老實了。梅姑却只輕輕地打了他一下，低聲道：「別這樣，小凡，一年多沒見，你怎麼還是老毛病改不掉！」

駱凡笑道：「梅姐，這毛病恐怕一輩子都改不掉了，從我十五歲那年，我第一次伸手在這兒挨了一個耳光開始，我就無時無刻不在心裏回味那種甜蜜神奇的感覺，而且我也發誓，在終我有生之年，只要見妳一次，我就要重溫舊夢一次。」

梅姑似乎有些發窘，但更多的是動心，嗔聲道：「你還好意思說，人小鬼大，我是眞心把你當作了親弟弟，那知道你竟那麼壞。」

駱凡把她的身子拉得更近，梅姑也只是象徵性的反抗了一下，就由着他去了，因爲她的心中也燃着一團火，從她的心靈深處燒出來，漸次地蔓延到全身來，她喜歡那凉凉的臉靠上來的感覺，也喜歡那濕潤的舌尖舐上來的感覺。一年多近兩年來情慾的飢渴，是急需要滋潤的。

懷中的這個男人是她生命中最爭要的一個人，是第一個男人，絕對也是最後一個男人，不管發生了什麼，她可以堅信自己不會再去接納第二個男人了，不管是心靈上也好，形體上也好。

駱凡的聲音像是在夢中那麼的迷離：「梅姐！我好想妳，不止一次我要找妳，可是他們不肯告訴我妳在那裏！」

「小凡，這是沒辦法的，雖然我是爲了盯住點子而來的，但是絕不能跟外面發生連繫而自洩身份，你要知道，我們的對手是十分狡猾而厲害的，而且他們又佔盡了一切有利的條件，所以我們必須要十分小心！」

「梅姐！我知道，我一切都知道，唯一我不明白的是妳叔叔爲什麼不准我們成親，難道你們還信不過我！」

「那怎麼會呢，小鬼，從小你就跟我們在一起，任何機密大事都沒瞞過你，這還不夠信任你嗎？」

駱凡道：「那爲什麼還不准我們成親，我們相愛已經十多年了，圈子裏的人誰都知道我們要好。」

梅姑的心被刺痛了一下，輕輕地嘆了口氣：「沒人阻止我們要好呀，當我們在一起時，大家都有意地成全我們，除非必要，絕不會來打擾我們，這不是跟成親一樣嗎？」

駱凡道：「不一樣，至少，妳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妳的丈夫，每次相會，總要偷偷的在一起，那怕是投宿住店，總是要住兩間房，晚上再偷偷的到妳房裏，不等天亮又得悄悄溜回房去！」

梅姑的心中在垂淚，口中却笑道：「那不是更有情調嗎？你眞俗。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偸，這偸期密約的情韻最撩人！」

「我不要，我要堂堂正正地當着人叫妳一聲娘子或是渾家，不要偷偷摸摸地背着人叫，梅姐，我雖然比妳小兩歲，也廿五了，我不是個怕人笑的小丈夫了。」

梅姑憐惜地吻着他的臉，笑着道：「誰說你小了，你現在已經是大大有名了，聽說你在關內已經闖出了萬兒。」

「梅姐！妳別故意裝糊塗，妳知道我是爲什麼去的！我要娶妳不准，是因爲我不是你們組織中人，我要加入，你們又不准……」

「小凡！別孩子氣，才不准你加入，叔叔就是因爲你太孩子氣，因爲你往往會太衝動而忽視紀律，擧個例子說吧，你若是我的丈夫，你肯讓我做這份工作嗎？」

「不准，今天那些漢子一個個看着妳，就像是妳沒穿衣服似的，我眞恨不得要挖下他們的眼珠！」

梅姑嘆了口氣道：「這就是我不能嫁給你的主要原因，叔叔很尊重你，不願叫你爲難，更不願跟你結怨，所以他只好拖延我們的婚事，因爲目前組織中很需要我，缺不了我這麼一個人！」

「爲什麼非妳不可，據我所知，你們那一個圈子裏漂亮的女孩子很多，人人都可以担任的。」

梅姑沉聲道：「不錯，能做這份工作的人很多，但做得不出錯，或是出了錯不會洩底的人却沒有，只有我來了。」

駱凡沉默了，梅姑却問道：「你是盯住了穆老大來的？」

駱凡搖搖頭：「我還沒這麼大的本事，穆老大狡猾如狐，誰也無法盯得住他。好在，追風十八騎還不難盯，我咬緊了他們，終於盯到了這兒。」

「爲什麼你會對追風十八騎感興趣了呢？」

駱凡却沒有回答她的話，一把摟緊了她的身體。「梅姐，讓我們先親熱一下，再說其他的吧！」

在情慾的需索下，馮梅姑却比較理智，居然一把撐住了他的身子：「慢着！小凡，先把重要的說了再做其他的事！」

聽她的口氣如此堅決，駱凡知道是必須聽從她的時候，十多年來，如火般的戀情，他對這個姐姐似的戀人已十分的了解，她有千種溫柔，萬斛熱情，但她說不行時，就是不行，她只有這一點執拗。幸虧

也就是這一點，否則駱凡會被逼瘋了，因爲她總是在最緊要關頭上煞住，冒出這兩個字，駱凡曾經有一度學乖了，就是在兩情相愛時絕口不談正經事。

但是，那似乎很不容易，因爲這些是他們生活的中心，生存的目的與意義，每一個人都是爲此而活的。

今夜，他悄悄先躲進屋裏，原是想先瘋狂地親熱一下，而後再談及正題的，一年多的分離，那份刻骨的相思實在太難熬了，但是看來，這個希望又不太大了。

嘆了口氣，他乾脆放開了她，由於久在屋中，他的眼睛已經較爲習慣黑暗，因此，他摸着了火石，燃起了被吹熄的燈，月光掃向床上……

他們從小就在一起練劍、讀書、玩耍，很少分開過，一起還有不少其他的少年，大部份是女孩子，但他只喜歡那個大姐姐，而梅姑對他也總是特別照顧一點。

一個春天的上午，春風吹得人軟綿綿的，他們練完了劍，並肩躺在綠草如茵的山坡上，四寂無人，只有鳥鳴在林梢，梅姑或許是爲春風所薰，爲春色所醉，竟朦朧地睡着了，她那窄窄春衫，因爲不小心，由腰下被掀了起來。

這對十五歲的少年而言，是一種無比的誘惑，何況梅姐平日裏跟他不拘形跡，是他最親近的人。

於是，他做了一件最胆大的事，他把手從衣襟下伸進去。

也只有輕輕的一握，梅姑醒了過來。抖手給了他一巴掌，可是這男孩子並沒有放手，他反而抱住了梅姑。

也許是春天的原故，也許她早就對這個小兄弟情有所鍾，所以梅姑也只是輕輕地掙扎了一下，就隨着他了。

駱凡雖只十五歲，却因爲跟一些出外行道的師兄們一起住宿，對男女間事，他懂得比梅姑多。何況，他本來就是一個早熟而鬼精靈的孩子。

自後，他們漸漸不避形跡，人前人後都很親暱了。

以後，梅姑也出外行道了，從梅嶺綠梅谷出來的子弟沒有一個是易與的，梅姑的人又美，技藝又精，創下了頗爲轟動的名聲，也贏得了一個黑珍珠的美號。

那是因爲她的臉較黑，但又黑得明亮，艷光四射，像透了一顆晶瑩的珍珠。因而才有了那個美麗的外號。但只有駱凡一個人知道，她的身上不但不黑，而且還像羊脂一般的白，不過，這一點他却不會告訴別人的。

只是有一點，駱凡很不滿意，綠梅谷主馮世奇對駱凡十分鍾愛，對自己的姪女梅姑也慈愷若父，但綠梅谷另外還有一項重大的任務，並不止是單純的練武行道而已。

駱凡的劍術在小一輩中是最高深的，甚至於可以跟馮世奇打成平手了，但馮世奇一直不肯把駱凡收在門下，一直不讓他參與其他人的活動，甚至於不讓他出去行道。

這使他跟梅姑迫得必須分手了，雖然有時梅姑也會回來個幾天，跟他親熱一陣，馮老人也不禁止，有時還故意成全，藉故讓他們在一起，可是却不肯讓他們成婚，總是找各種的理由推託拖延！

駱凡對此很不滿，終於跑了出來，馮老人既沒生氣，也沒怪他，只是找人傳話給他，要他在外面玩了，做什麼都行，只是不洩出綠梅谷的底子，並不得以綠梅谷門人自居，事實上駱凡的劍法也不是綠梅谷的章法路數，似乎另成一體，據馮世奇說這是駱凡先人的劍法……

駱凡對闖江湖沒有興趣，他只想找梅姑。

黑珍珠是名人，找她並不難，但是每等駱凡找到她，梅姑總是另有指派，聚個一兩天，悄悄地離開了。

駱凡又只好再度去找，綠梅谷中的人個個對他很好，許多機密的行動都不避他，只有一點，他們不要他參加行動，也不告訴他梅姑的下落。

好在駱凡對他們的工作已有了深切的了解，他自己也會設法去找。

滿清入主，神州沉淪，綠梅谷中都是前明遺臣子弟，他們的主要工作是要反清復明，不過後來鑒於清人勢力太盛，明裏推不倒它，又改從鋤奸或保護義民爲主。

駱凡也就順着這個方向去找，倒是頗有心得，有朝廷要抓拿的叛逆所在，必有密探的踪跡，也必有綠梅門人的足跡，密探們是以螳螂捕蟬的姿態出現，綠梅谷的弟子則在暗中扮演黃雀，梅姑也多半是担任最後的除螳工作。

這次，足足有一年多，他沒得到梅姑的消息，幾經輾轉打聽，他終於找到了她，又看到了那熟悉的身影，使他心中充滿了激動，但忽然隔屋的老頭兒一陣急咳！

梅姑神色一變，匆匆掩上衣襟：「有人來了！」

駱凡嘆了口氣道：「我就知道好事多磨，每到這個時分，一定會有人前來打擾的……」

梅姑却神色凝重地道：「小凡，別孩子氣，這次絕不會是我們自己人，忠叔白天見到你，知道你晚上一定會來，早作了一切的部署，把暗樁都佈置好了，若是自己人，他不會驚動我們的。」

「不是自己人，那會是什麼人呢？」

「多半是穆家大宅來的人。」

「哦？穆老大的家裏？這兒是他的老巢？」

「小凡！你既然盯上了追風十八騎，就知道他們不是單純的黑道人物，那只是一種掩護……」

「我知道他們還狙殺了不少義士。」

「而且還有好幾個是我們的同志，好不容易打進了他們的圈子，結果却莫名其妙的死在他們的手中。」

「我知道，去年耿平師兄就死在這兒的，也是你們這家店裏，妳是看着他被殺的？」

「是的！他原本是來作眼綫的，却被穆家大院的人發現了，平師兄故意在這兒鬧事作爲警告，結果一出去就被殺了，我明知道他危險，却不敢通知他！」

「這是爲什麼，爲了怕洩了你們的底子？」

「是的！我們好容易在此立了足。」

「什麼！立足，難道妳們打算在這兒開一輩子的酒店！」

「穆家大院在此一天，我們這酒店就得開下去。」

「穆家大院是個什麼地方？」

「我們懷疑它是密探的總頭目所在地，一直無法確定，今天你一來，似乎又能多得到一點證實。」

「什麼，妳在此一年多了，還是不能證實？」

「是的！因爲對手太狡猾了，表面上完全不露形跡，而穆家大宅內，却門禁森嚴，不准任何人進去。」

「妳們沒法摸進去瞧瞧？」

「沒有，我們不敢冒險，穆老大每年一度來此，就是爲了述職以及領取新的指示。」

「追風十八騎是密探組織？」

「不！只有穆老大跟三五個弟兄才是，其他却是眞正的黑道人物，因爲我們這個酒店開在這兒，才發現這個秘密，連追風十八騎的弟兄們，恐怕都不明白！」

「妳又如何知道的呢？」

「因爲有兩個人來到穆家大宅去送家書，實際上却是去送緊急情報，他們走後，外面必傳來一件大事。」

「這倒是有點跡象了，妳查出那總頭目是誰？」

「極大可能是穆大奶奶。」

駱凡幾乎難以相信地道：「穆老大的老婆？」

「恐怕只是他名義上的老婆，我們從大內得來的消息，知道密探總頭目是個中年婦人，穆家大宅中只有一個中年婦人，就是穆大奶奶。」

「她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不知道！沒有人見過她，只有平師兄看過她兩眼，只可惜沒有來得及把所知的送出去就被殺死了。」

駱凡陷入了深思。「梅姐，知道了對方的性質以及身份之後，你們又打算如何呢？」

梅姑道：「那還用問，自然是設法瓦解這個地方，除去那個逆賊。」

駱凡一笑道：「恐怕不能說是逆賊，因爲是人家在當政，正大光明殿上，坐的是他們的主子。」

梅姑咬牙切齒道：「但那個婆娘却絕對是逆賊，她本是義師中人，變節投過去的！」

「何以得知呢？」

「因爲最近義師中有幾個分壇被破，也有五名首領被殺，這五個人的身份極其秘密，除了參與最高機密的自己人之外，絕不可能知道的。」

「那你們怎麼會知道那人是誰呢？」

「義師聯盟中有十八位長老參與最高機密，其中有六個是中年婦人，我們不知道其中那一個有問題。」

「那就該詳細地調查她們。」

梅姑嘆了一口氣：「小凡，沒這麼容易的，第一，她們的行跡飄忽，連自己人都無法把握，又如何去監視調查？第二，這件事十分重大，如果宣洩出去，得知長老中有人變節投向朝廷，勢必引起人心之大亂，所以必須要秘密地偵查，秘密地處決。」

「這件任務就交給了妳？」

「叔叔是義師中的刑堂堂主，專司鋤奸之職，這件事沒有人交下來，是我們主動要做。」

「怎麼每件任務都派上妳呢？」

「不是叔叔派的，是我自動請求的。我們馮家本來與義師無關，因爲我爹加入才搭上了關係，爹死於朝廷密探的暗殺，我嬸嬸堂兄、堂妹都受了波及，叔叔才接下了爹的職位，因此，叔叔的介入，完全是受我爹的影響，對那些危險性較大的工作，我當然要爭着去做了。」

駱凡道：「我帮妳完成這項任務後，妳能不能抽身退出你們那個圈子？」他只是說說，根本沒期望有答案，那知道梅姑居然點點頭道：「可以！這本來就是我最後的一樁工作！」

反倒是駱凡難以相信了，睜大了眼睛，梅姑微笑道：「叔叔親口答應的，他老人家說我們爲義師奉獻的够多了，至少要留條根以對泉下先人，所以要我早點抽身離開，跟你到別處去過日子。」

駱凡搖搖頭道：「上別處去？那兒才可以安身，妳早已踏入江湖，我現在也投了進來，這是一個大染缸，跳了進去，就再也別想再出來了。」

「那倒不然，我在這兒安安靜靜地躭了一年多，什麼事也沒有，而且也沒人認得我。」

駱凡笑道：「這個地方不同，尋常江湖人不到，有些人則是不敢在此鬧事，可是我想也不見得安寧，否則妳一進來就不會賞我一刀子！相信這不是第一次。」

梅姑低下了頭道：「第三次，前兩回有人摸了進來，我早就得到了信息，躲在屋子裏，不聲不響，進屋就給他一刀，悄悄地解決了。」

「沒有驚動別人？」

「沒有，忠叔那兒有的是化骨散，連痕跡都不留了。」

「事後也沒有人來追查嗎？萬一他們還有同路望風的。」

梅姑笑着道：「那兩個都是大宅子裏的人，偸偸地想上這兒來撈點便宜，自然不敢告訴誰，因此也沒有懷疑到我們這兒，我做事很小心，屋子四周，五十丈開外都有暗樁，若是另外還有人，我們會知道的！」

「我來時怎麼沒看見有人？」

「叫你看見了還行，他們躲得很隱秘，而且只利用暗號發消息，沒有任何行動，誰也不會知道的！」

「我悄悄摸進來，你們也沒知道。」

「那是忠叔通知的，叫他們別聲張，以免驚動了別人，因爲我們怕有人綴着你，反而把我們給掀了出來，現在看來倒是有點道理。」

駱凡一驚道：「你是說來人是踩着我身後進來的。」

梅姑道：「想來不會錯，當然來人還沒現身，不敢確定，但確知不是我們自己人，否則外圍的人就不會通知了。」

正說之間，窗外忽然傳來一陣咕咕的夜梟叫聲，梅姑急道：「來人已逼近了，共計是三個人，小凡，你打算如何應付，我還要在這兒躭下去，不能洩漏身份，問明一下對方的身份，假如是敵非友，就必

須把他們全部擺倒。」

駱凡道：「我不會有朋友，若是跟着我來的，多半是跟追風十八騎有關的，放倒他們行嗎？」

「外圍通知，似乎只有這三人，沒有人接應……」

駱凡忽然伸手，把梅姑的衣領扯破，然後才低聲道：「哭！我剛欺負過妳？」

梅姑還不明白他的用意，駱凡從衣兜裏拿出了幾塊碎銀放在桌上，急聲道：「小娘子，妳不是江湖人，但是妳若能找個江湖人問問，我劍在江湖這四個字還是響叮噹的，我也不是個採花的淫賊，實在是被妳的姿色吸引，才做了這糊塗事！」

梅姑終於明白了，而且她也聽見了牆外有輕巧的脚步聲落進牆裏，證明來人已經進了內院，而且身手很高，於是立刻低聲飮泣起來！手在桌上却寫了個殺字。

駱凡搖搖頭，而且也寫了個「朦」字口中却道：「小娘子，妳別一個勁兒的哭呀，倒是擺句話，妳年紀輕輕，將來日子還長呢；守寡也不是辦法，我還沒成家，妳要是願意跟我呢，就算再嫁給我，拿着桌上這塊銀子，咱們另外找房子過日子，若是妳不願意，我留下這塊銀子拍屁股一走，神不知，鬼不覺，就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梅姑仍是哭個不停，駱凡急叫道：「小娘子，妳倒是開口說話呀，哭也不是辦法，我是誠心誠意的，才跟妳說這些，否則我大可一走了之！」

梅姑抽抽噎噎地說道：「這銀子有多重？」

駱凡也是一怔，兩人雖然是在做戲，但也沒想到她會冒出這麼一句話，頓了一頓才道：「五十兩，妳是否嫌少？」

梅姑泣聲道：「我……還有什麼話好說的，只好再跟着你了，可是這五十兩銀子，要另外成個家，怎麼够呢……」

駱凡歡喜道：「妳要跟我，那太簡單了，銀子不够好辦，我再去賺去，我賺銀子很容易。」

「不！我知道你又要去殺人了。」

「娘子！沒辦法，我只會殺人賺銀子，不過，你放心，我賺的銀子全是官府頒的賞銀，妳可以堂堂正正的花。」

「不！不！不！你弄錯我的意思了，我不是嫌你的銀子少，也不要你再去賺那個血腥錢，我是說我只有一個老爹，把他扔下也於心不忍，你也留下來，帮我們開店好了。」

「妳是說那個老頭兒，他是你爹，還是妳的公公。」

「是我漢子的爹，他只有一個兒子，不幸死得早，剩下他一個人孤苦伶仃。」

「是你漢子的爹！那不行，他會歡迎我嗎？再說大家在一起，這有多彆扭。」

「不會的，老人家很通情理，他也勸我改嫁，只是一時沒有適當的人，現在當然沒得挑了，只要你也把他當成個老人家奉養。」

「這不行，我可不能平空給自己又找個老子。」

「哈哈！有這種便宜事，這混球還不幹，沒關係，他不幹有人幹。」聲音是從窗外傳來的。

駱凡神色一變，抓了劍一滾身，先吹熄了燈，然後砰的一聲，窗子碎了，是駱凡用一隻櫈子砸碎的，但他的人却沒有跟着出去。

屋外院子裏站着三條影子，其中一人冷笑道：「姓駱的，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强暴民婦，還不乖乖的滾出來，大爺把你綑了送官去！」

屋中的梅姑趁機大聲哭了起來：「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這叫我以後怎麼做人呀！嗚……」

屋外那人笑道：「馮嫂子，妳別傷心，等我們宰了那王八蛋來給妳出氣……」

屋中的梅姑仍是哭着道：「屋外是那位大爺，你們把那殺胚趕走也就算了，可千萬別殺人，否則鬧到官裏去，我可沒臉做人了……」

屋外冷笑道：「那可不白叫他佔了便宜了！」

梅姑哭着道：「苦命人只有自認命薄，哎呀，他拿了刀器要衝出去，求求你們，千萬別在這兒殺人……」

窗外的三個人都緊張地握着兵刃，望着窗子，但駱凡却早已悄悄地開了門，掩到外面，身形突出，長劍一揮，一個傢伙無聲無息地倒了下來。

其餘兩人大驚失色，一個人急退了兩步，另外一人則執劍砍了上來，駱凡只閃了一閃身子，劍鋒貼着他的衣服劈下，他的身形又搶了進去，嗤的一聲，劍尖由心口刺進去，然後又從背後透出來，駱凡不愧是名殺手，抬腿一蹬對方的胸口，抽出了劍，把對方向後踢倒下去。

他在眨眼之間，連殺兩人，又轉身逼向了第三人，那是一個青衣老者，舉劍相擊，劍勢十分老練穩健，駱凡一連幾下急攻，都被對方避過，他似乎發了急，正要改變攻勢，那老者却連忙搖手道：「慢來！慢來，朋友，有話好商量，老朽可不是找你來拚命的。」

駱凡冷笑道：「那你們來幹嘛？」

「這——老朽住在穆家大宅裏。」

「原來是穆其昌那老王八蛋派來的，那更饒不得你。」

老者連忙道：「朋友，穆家大院的主人可不是穆其昌，老朽是奉了敝上之命前來相請朋友。」

「什麼，穆家大院的主人不是穆其昌，那又是誰？」

「這個……朋友去了就會知道！」

駱凡哈哈一笑道：「老子才不上你們的當呢，跟你去了，你們好仗着人多來對付我，穆其昌那老子想用這套來賺我，老子才不吃他這一套，我跟你們沒有好談的，何況你們又撞破了我的好事，我必須要宰了你。」

挺劍又是幾下急刺，這次的攻勢更爲凌厲，青衣老者連躱帶招架，却也避不開最後一劍，刺在脅下，直透進去，他哎呀叫了一聲，仰身跌倒，駱凡上前正想補上一劍，忽聽得遠處的牆上有人輕喝道：「朋友！好劍法！」

駱凡微怔止手，他一直十分小心地注意着，却沒有發現何時來了人，而且那人就站在牆頭上，怔過後駱凡叫道：「又是何方神聖，滾下來受死。」

那人輕飄飄地跳落地，身形十分美妙，駱凡不禁心中一震，從那人落地的身法，已經可以知道是位絕世高手了，就憑這份造詣已經很難應付了，何況牆頭上又嗖嗖地跳進來一個人，竟有八人之多，每人都穿着黑色披風，臉上蒙着黑紗，看不清楚面目，跟那人一樣。

那個人已經輕飄飄地來到面前，輕輕一笑道：「閣下强暴了那店中的小寡婦，被我的手下發現了，閣下惱羞成怒，無非是想殺人滅口而已，可是閣下算一下，能把我們這些人一個個全殺光嗎？」

駱凡頓了一頓才道：「殺了也沒關係，大不了我抽身一走，反正我駱凡並不是什麼大名人，不怕丟人的。」

那人哈哈一笑道：「朋友放心，我們才沒精神管這些閒事呢，別說你只是沾了那小寡婦一下，就是殺了她也不關我們的事，我是爲了別的事找你。」

駱凡道：「別的什麼事？我從不跟人攀交情。」

「朋友！別把話說得太早，你聽過我們的來意再作決定也不遲！」

駱凡一頓道：「你們是從穆家大宅來的？」

「不錯，穆家大宅的主人就是我。」

「什麼！你是穆大奶奶。」

「不是！穆其昌只是我的手下，他的老婆也是我的手下，只是對外由他們出面而已。」

「你們要我幹什麼？」

「朋友這一身劍法非凡，不知是那一家門戶出身？」

「沒有門戶，家傳武藝！」

「這就難怪了，剛才朋友幾招出手，我看來也不屬於那一家，朋友，你這身功夫做殺手太委屈了！」

「我可不是殺手，我殺的可全是官府懸賞緝拿的兇犯，我殺他們不犯法！」

那人笑了，臉在面紗後，分不出男女，光聽聲音，也無法判定是男女，他給人一種無法捉摸的印象：「朋友！犯法不犯法我不管你，殺人的代價太低，若要富貴，我可挑你一條門路，跟我來！」

說完他轉身欲行，似乎料定駱凡一定會來的！但駱凡却往相反的方向縱去。

駱凡心中打算跟那人去了，這是打入對方、揭穿那人眞面目的最好機會，但是他必須要做得像一個多疑的殺手，這種人是不會輕易相信人的。

所以他向着相反的方向急竄，而且還是認眞地跑，動作極快，不過也只竄到牆前，牆頭上已經排着四個黑衣人，像是石像般的一動都不動。

駱凡拉劍欲待硬闖，可是他的手才摸到劍柄，那四名黑衣人在他之先採取了動作，嗆然輕響，四支劍已由四個不同的方向刺過來，招式凌厲而狠毒。

駱凡心中微動，他知道這個四人的目的不在殺傷他，但是由他們出劍的手法看，也不僅是在逼他退回去，更含有考驗他的意思，既然是考驗，駱凡倒是覺得要表現一下了，所以他也穩住了身形，手也仍然是按在劍柄上，保持住一個很優美的姿勢。

那四個人是居高臨下而發動攻擊的，他們也把駱凡的動向，衝擊的距離作了預估，駱凡若是不止步而强行上竄，那麼人在半空中時，恰好就成爲四支劍攻擊的交點。

照駱凡的身形而看，他應該是停不住的。

但是，他們沒料到的是駱凡的離開只是一種姿態，以退爲進的手腕而已，他心中已經作了準備，隨時都可以煞住進勢的，他們更沒有估計到駱凡的身手是如此的高，因此駱凡在他們認爲不可能的位置上停了下來。

距離他們預計的攻擊交點不到一尺，這是要命的一尺，使他們凌厲如匹的一擊整個地走了樣。

因爲他們的攻勢是一發而無法收回的，四支劍就在駱凡身前一尺之處交會撞擊，發出嗆然一聲震鳴。

就在這個時候駱凡出手了，他的長劍只閃了一閃，四條人影已飛跌開去，每個人都空了手，每個人也都抱着手腕，瞧他們的表情已知道，他們都十分痛楚，却又不敢哼出聲來，倒是有兩個流下了眼淚。

四支劍都在駱凡手中抓着。他冷冷一笑，怒目回視，那個蒙面人又過來了，神態很從容，像是非常欣賞，微一點頭：「多謝閣下劍下留情，沒有殺他們。」

駱凡丟掉了手中的四柄劍，冷笑一聲：「駱某除非萬不得已，從不免費殺人，他們沒有死的原因，只因爲沒人付代價而已！」

蒙面人哦了一聲道：「若是有人出代價呢？」

「那還要看是誰出價，駱某不是職業殺手，不接受私人委託，因爲駱某不想在身上背着案子，成爲一個黑人！」

蒙面人又點點頭，似乎更爲滿意了，然後道：「我代表官府出價，每人一千兩你殺了他們好了！」

良心爲秤　道義爲斗

這個決定不但使駱凡微微一怔，也使得那四個黑衣人大爲驚詫，他們似乎難以相信。

頓了一頓，駱凡才問道：「你眞要殺死他們？」

「是的，而且是代表官方出價，當然不會開玩笑。」

「理由呢？官方不會隨便殺人的，也不會無緣無故地懸賞判處一個人死刑，一定要公佈罪名才告成立。」

「在我這一個部門，是用不着這一套的，我只要宣布一聲，就是公告了。」

駱凡傲然一仰頭道：「在我這一個部門却不行，要我殺人，就一定要有一個堂堂正正的理由，使我知道那個人確實是該殺！」

那人道：「你是那一部門？」

駱凡說道：「正義之部，公理道義之門。」

那人怔了一怔，駱凡又正色道：「我這一部門雖上無層憲，下無僚屬，完全由我一人專司獨斷，但是我內以良知爲衡，良心爲秤，外以天理爲尺，道義爲斗，正義爲繩，規矩定得很嚴。」

那人笑了起來道：「哦！誰來督促你，監視你呢？」

駱凡道：「我自己良知來監審，我的判斷，天理國法人情來督促我的行爲。」

那人冷笑道：「靠得住嗎？」

駱凡却微笑道：「當然是靠不住的，其中除了國法之外，其他都是虛空的，所以我一直很小心，不去觸犯國法，其他的那些都不會立即施懲的，當我做錯一件事時，最多是良知受到良心的責備，但暫時只記在帳上，等我年老時，才會慢慢地來懺悔。」

那人盯着駱凡看了半天，彷彿他是一個怪物，然後才問道：「姓駱的，你到底算是怎樣的一個人？」

駱凡笑道：「我這個人很正常，腦筋絕不會有問題，像許多做壞事的人一樣，總要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來表示自己不是壞人。你沒見窰子裏的婊子都是叫姑娘嗎？姑娘是沒嫁人的閨女兒，她們有選男人的資格，所以她們天天換男人，那只是在揀選一個丈夫而已。」

那人一笑道：「好比喻，那種揀選很細心。」

駱凡道：「她們所幹的活兒只是一個老婆所盡的本分而已，只是不管生男育女、傳宗接代而已，因爲她們收的代價太少，不能做太多。」

那人在臉紗遮掩下，看不出臉上的表情，但是想得到他一定在笑，而且笑得很開心：「這麼說，你的標準也可以受到價碼不同而改變的了。」

駱凡道：「不！良知良能與公義是不會改變的。只不過有時良知良能會被黃金的光芒所眩惑，作出錯誤的決定。」

那人笑得更開心了：「你經常犯錯的嗎？」

駱凡道：「那倒不至於，因爲我只接官府的生意，官府都是很小氣的，領賞時經手人還要拿回扣，所以我還沒有犯錯的機會。」

「有機會的時候，你還是會考慮是不是？」

「當然了，賺錢的機會誰也不會放棄，而發財的機會更不是經常有的，傻子才會放過！」

「你當然不是傻瓜。」

「當然不是，我只在小氣的人面前裝傻。」

那人用手一指那四個黑衣人，問道：「你不殺他們？」

「不殺！與我的原則不合。」

「是不是價錢不對呢？」

「不！價錢對了，正因爲價錢對了，而原則不合，我才拒絕接受，要我在不合原則的條件下接生意，自然也要一個不合常情的價錢，此即所謂負負得正！」

他雄辯滔滔，任何事都有一篇大道理，使得那個蒙面人對他的興趣越來越濃厚了：「你說個價錢吧。」

駱凡想了一下道：「十倍！」

「什麼？一萬兩銀子一個人，你窮瘋了！」

「不瘋，必須要這個代價才值得我冒險一試。」

「冒險？你冒什麼險，以你的劍法，勝過他們很多。而且他們已受了傷，任何人都不難殺死他們！」

駱凡道：「你殺他們簡單，我殺他們就要冒險了。」

「這是怎麼個說法？」

「他們都是你的部屬，你若是殺了他們，沒有人敢說句話，也沒人會記恨，我若是殺了他們，以後的日子就得提心吊胆，他們的朋友、親戚或者同僚，都會找機會來整我一下的，所謂兔死狐悲，物傷其類。」

那人道：「你好像很有學問，出口成章。」

駱凡道：「拾人牙慧，算不得學問，我若是眞有學問，應該自創出一些至理名言來給人引用才是。」

那人不想把話題扯遠，忙又道：「我這些部屬輕易不會離開，而且你也是難得在公開的場合下出現的，又沒有固定的落脚地點，根本不怕人找你。」

駱凡嘆了口氣道：「若是我仍然保持這閒雲野鶴之身，自然是沒關係，但是今天我被你套住了，加入了你們，以後經常要跟你們的人在一起。」

那人頗感意外地道：「你肯加入我們了。」

駱凡道：「憑心而論，我的興趣不高，但是你給我選擇的自由了嗎？我不加入行嗎？」

「我可沒有强迫你，你跳上牆頭一走，誰也攔不住。」

「我活得很有意思，不想變成一個刺蝟。」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牆外埋伏的不是弓弩手，就是持着火器的火槍手，我只要一出來，不被射成一頭刺蝟，就是被打成一個蓮蓬。」

「你怎麼知道外面有埋伏的？」

「哈！我是以狩獵爲生，自然步步爲營，十分小心，一開始，我還不敢確定外面是否還有把握，可是我擊倒了這四個人，其他的人居然沒一個繞出去圍堵我的，而且連追的意思都沒有，可見外面必有埋伏，而且是十分歹毒厲害，所以我也不上當。」

「你又怎知他們是弓箭手和火槍手的呢？」

「我起先也不知道，所以跟你在此地說了半天的廢話，而且故意把聲音放大，叫外面也聽得見，讓他們知道裏面已消除了緊張的情況，他們鬆弛之下，有弩箭不小心脫機的掠空聲，也有火槍關閉機栓的聲音傳來。」

「胡說！我都沒聽見，你怎麼聽得見呢？」

「閣下，我是獵人，而我狩獵的對象，都是些窮兇極惡，兇暴狠蠻的死囚逃犯，他們不但會逞兇反噬，而且也狡猾成性，我不但要有殺人的本事，而且還得耳目聰敏超過常人多多，才能活得長一點。」

蒙面人終於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朋友！你是個難得的人才，我一定要爭取你過來！」

駱凡道：「你已經不給我選擇的機會，那我還不如談談條件好了。」

那人道：「組織有規律，不違規，你有充分自由，違反了規例，誰也無法通融，你不必提什麼條件了。」

駱凡道：「我不同，別人是心甘情願加入的，我却是硬被拉進來的，你若要我盡心盡力辦事，就得對我的某些條件通融一下，否則我陽奉陰違，敷衍塞責，不叫你抓住毛病，却也不主動去辦事，你等於找了個庸材，甚至於我還會捅你一個大漏子。」

那人冷笑道：「我這部門中可不怕你搗蛋。」

「你別說得那麼肯定，敗事容易成事難，我若存心搗搗你的蛋，總是有機會的，而且我保證還能做得天衣無縫，叫人查不到我身上。」

那人不禁被他唬怔住了，照駱凡所表現的武功、機警以及狡猾來看，他倒不是危言聳聽。

雖然看不出表情，那人却已有點後悔的意思，好像自己搗了一個馬蜂窩，思索良久後，終於還是屈服了：「你有什麼條件？」

駱凡說道：「我的條件都是屬於私人方面的要求，不會使你爲難的，你放心好了。」

「別說廢話，提你的條件。」

駱凡想了一下，說道：「錢是不能少的，我很會花錢，每月不得少於三百兩銀子。」

那人笑了起來：「你的胃口倒是不大，這一點你大可放心，在我那兒一個最低級的人員，月支薪酬都在三百両左右，出勤還有外快，事成還有賞金。」

駱凡的眼睛亮了起來：「你們的酬勞這麼高？」

「當然了！這不是人人都能幹得了的，我們是一個獨立而特別的機構，可以無限制動支經費，實報實銷。」

駱凡笑道：「這就好！我想以我的能力，大概不會支領最低級待遇。」

「本機構待遇分十級，自第十級起算，你大槪可支第七級，跟他們差不多。」

他指指那四個被擊倒的灰衣人，駱凡又表現得不滿意了道：「才跟他們差不多，我一個人可以抵他們四個呢。」

「駱凡，你是新來才到，他們都已幹了多年，而且本組織是論功升遷，你有了表現，爬得很快的。」

「那也罷了，他們每月支多少？」

「最低爲三百両，每一級高五十両，第七級大槪是六百両吧，再加上外快獎金約爲千両左右。」

駱凡眉開眼笑道：「乖乖！有這麼多，我幹了，看在銀子的份上，我就少提一點條件吧，還有三點就行了。」

「什麼！你少提還有三點，要是不少提有多少？」

「這倒是沒計算過，反正很多就是了，但是都可以用銀子來消除的，所以不必提了，但是另外三點却是必要的。」

「是什麼，你提出來好了，我會酌情衡量。」

「不能酌情衡量，必須全部同意，因爲這是必要的。」

「假如我不答應呢？」

「那當然也沒關係，我仍然會跟你走，只是幹起活兒來不怎麼起勁，容易出毛病，但你絕對抓不到的。」

那人差點沒給他氣得跳起來，叫道：「提你的條件。」

「一、我不慣受拘束，喜歡跑來跑去，不能一天到晚待在一個地方。」

「可以，我們的工作本來也就是流動的。」

「二、我不慣聽人提調指揮，因此我的上司不能有第二個人，只能由一個發令指揮，我也不受其他人的管轄。」

「可以！你由我直接指揮……」

「第三、我不跟大家一塊兒行動，獨來獨往，不跟人合作，不要人帮忙也不帮人忙，始終單獨行動！」

「可以！」雖是猶疑了一下，但畢竟還是答應了。

駱凡倒也爽快，哈哈一笑道：「行了，我這三個條件並不苛刻，而且也是爲了今後工作愉快，你手下的人不少，一般的工作用不到我，我最拿手的只是殺人而已，在殺人方面，我有我的特殊方法，本也與人難以合作的。」

那人道：「好了，那麼你現在可以走了！」

駱凡點點頭，但又有點忸怩地道：「這個小寡婦，我倒是極欣賞的，雖然我用了點强，但是後來她也沒太反對了，因此，我希望能……」

「你若是要娶她做老婆，可得要幾年，現在不行。」

駱凡連忙搖手壓低聲音道：「我也沒說現在要娶她，只是我看她倒不是什麼亂七八糟的女人，而且已經叫我沾過了，也算是我的人了，以後……」

那人笑道：「你放心，沒人會再去動她，我管束屬下極嚴，在隣近五十里內，絕對禁止打鬥生事，干擾民衆引人注意，所以，除非她點頭，沒有人敢强進她的房子。」

駱凡搖頭道：「這我看不見得吧，我在屋裏時，剛才的那三位仁兄就是一副土匪模樣。」

那人一笑道：「他們是來找你麻煩的，大槪看到你跟那小寡婦搭上了，心裏吃味兒，所以才兇了一點，不過他們都叫你給宰了，既往不究，往後絕不會再有人對他們不利了，不過，有一點，你得跟他們說一聲，今天發生的事，不得對外洩漏一個字，否則我也沒法子了，走吧。」

這個人想是習慣於發號施令，而且也沒有人會違抗他的命令，所以他只說了兩個字，就已下達了一個命令。

而且當他轉身啓步時，人影嗖嗖，從各個方向離開，駱凡朝着屋裏叫道：「娘子，妳聽見了，我去了就來，這兒會有人來帮你收拾的，什麼事都發生……」

他也跟着那人的背後走去，那個人走得很從容，可是他黑色的外氅却在空中斜斜的飄起，證明他的速度很快，而且是在施展一種上乘的輕功身法。

駱凡很可以追上去，但是他沒有這麼做，甚至於連輕功都不用，以尋常的步伐，不疾不徐的走着。

四面看不見人影，但是駱凡知道這四

周仍然是埋伏着不知有多少隻眼睛在監視着他。

慢慢地來到了村子口，一塊地界碑樹在村子口，刻了穆家集三個字，破損剝落，像是已有很多年了。

村子似乎很大，也很深，稀稀落落的房子，三三兩兩座落在四處，村口是大路，但這似乎是一座獨家村，尋常人等是不會彎進去的，這時已是晨光熹微了。

駱凡探頭探腦地向四下望着，那蒙面人已經不見了，他正想走向一個門口時，却有個人伸手一指道：「右邊。」

駱凡嚇了一大跳，他已十分仔細了，却沒想到就有人在他身前幾尺的地方，那兒是有一棵枯樹，高不過兩丈，上面枝條俱落，只剩兩根枯幹伸出，那是絕對容不下人了，唯一的可能就是藏在樹後，可是樹身粗不到一尺多，一個人只有側着身子貼站着，才能遮住身形。

就算那人是躲在樹後吧，他指路時却轉到樹前，等駱凡順着手勢向右看了一眼，那人却又不見了，多半又閃到樹後去了，身形之快，無聲無色，行動飄忽，恍若鬼物，駱凡甚至連那人的面目都沒看清楚呢。

但駱凡也够的，他既沒絕對那人的飄忽身法表示吃驚，也沒對那種詭異行動表示出什麼不安，甚至於連第二眼都不看，似乎早已知道那兒有人一般，平平淡淡的，自然而然的向着右邊走去。

不過他一面走，一面却更感到心驚，因爲村中的人家差不多全已起來了，出門來到自己的門口，做着各種的雜活，有的劈柴，有的扭洗好的衣服拿出來晾着，還有人則餵鷄嚧鴨，使這個靜寂的村子一下子熱鬧了起來。

人雖是男女老壯都有，長相也很平凡，完全是鄉下農夫農婦的樣子，但是他們却都太嚴肅，似乎是故意做出來似的，駱凡沒去瞧他們，而他們也不望駱凡，沒有跟他打招呼，像是根本沒他這個人的存在，只不過那些人互相之間也沒交談招呼，各人默默做着自己的事。

駱凡這才知道，馮梅姑她們在這兒臥底了幾年，只是探出穆家大院是怎麼樣的機構，其他都交了白卷。

而他們對穆家集子的了解，更是錯得厲害，穆家大宅設在這兒，不僅是借那個村子做掩護，而整個的村子，都是他們的人，難怪穆傳芳所率領的追風十八騎不准入內了，那是怕他們拆穿了村民的秘密。

這個安排太厲害，也太可怕，任何人，只要稍微探得一點消息，到這兒來勘察後，或許會對穆家大宅注意，也許會對一兩家村民懷疑，但絕沒有想到整個村子，都是一種掩護，全部的村民都是大內密探，而且，個個全是好手，因爲每個人都太沉着，太穩，除非是有極佳的武術修爲，否則是很難有這份鎮靜的。

馮梅姑他們在村口外開了家酒店，幾年來，跟村子裏的人多少也有個交往，而且很熟稔了，但居然沒看出一點端倪，這些人的僞裝功夫太到家了。

他們能隱瞞起自己的身份幾年，今天早上却同時出來亮了相，這當然是故意的，否則他們絕不會犯這個錯誤，鄉下人雖習慣早起，但也不會在天乍亮的時候，不約而同，全村開門而出。

問題是在，他們此舉的用意何在呢？

駱凡仍是滿不在乎的走着，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甚至於看見一個餵鷄的大姑娘時，還唱了兩句小調，想要引起對方的注意，却換來恨恨的一瞪眼。

駱凡聳聳肩，終於走到了一大片屋子前，高高的粉牆，還有個高高的碉樓，是標準的北方大家宅的派頭。

後背靠着山，廣闊崇峻，延綿不斷，因此，這個穆家宅子本身就是一塊絕地，與外面隔絕的地方。

當然，在這兒的一切都不怕洩漏了，外人必然經過村口才能進入，從村口下來，幾十戶人家零零落落，布置在沿途，全是他們自己人，就是最擅潛形匿跡的人，也無法通過那層層的過濾而在不被察覺下進入。

這個處所太隱秘了，而自己却能打了進來，這是運氣嗎？駱凡實在不敢想像。

在村口外的小酒店中，駱凡倒還頗有把握，以爲自己已成功地騙過了那個似爲統領的蒙面人，可以混進來了，但是進入了村子後，他才發覺事情並不如那麼理想，因爲他發現得太多，這麼多的破綻已經不可能是疏忽，而是故意對他的展露，那是什麼用意呢？

是爲了歡迎他入伙，因而展示實力？還是他的行踪已洩，別人對他提出了警告。

駱凡心裏在盤算着這份可能性，覺得都不大，歡迎他入伙，無須亮出全部的實力，何況他又不是什麼大人物。

至於說對方已曉得他的身份，那可能性也不大，因爲他雖是出生在綠梅谷，却沒列名在弟子名單上，也不參加他們的活動，甚至於連武功劍法都另成一格。

他在外面遊俠江湖時，也沒跟自己人有過接觸，即使這次找了來，也是自己踩到的綫，令人無從捉摸起。

始終找不到答案，不但沒使駱凡胆怯，反而激起了他的鬥志，使他面對挑戰的興趣更高。

終於，他走到了高大的碉樓下，伸出拳頭，在緊閉的堡門上擂了幾下，門呀的一聲開了，一個老蒼頭出來開了門，扁了嘴，打量了他半天，才問道：「你……找誰了。」

駱凡伸脚已擠了進去，擺出一副不耐煩的樣子：「別裝蒜了，我是新入伙的，前來報到……」

「啊！你說什麼啊？」

這老蒼頭不但眼睛不妙，而且耳朵也不好，駱凡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推開他就往大屋子裏闖。

那老蒼頭低吼一聲，伸手朝他的背後抓去，大屋子裏也透傳出一聲喝叱：「老吳，別傷害他，是主人要他來的。」

話說得太晚，老吳也來不及抽手，而駱凡也沒回頭，只是他的劍光在背後閃了一閃。

他根本沒回頭看，可是落劍極準，老吳痛叫着抱着手彎腰拾起地上兩枚手指跳着離開了。

駱凡若無其事地繼續走路，屋中衝出

一個十八九歲，丫頭打扮的女孩子，朝駱凡看了一眼道：「你這個人眞是的，動不動就出手傷人。」

駱凡淡淡地道：「我從不無緣無故的傷人，即使人家想傷害我，我也只是斟酌情形反擊，像妳們有四個人在外面圍攻我，我只用劍身扁着敲一下你們的手背，更爲妳們放棄了四千兩銀子！」

那女子一怔：「你看出我是外面圍攻你的人？」

駱凡哼了一聲道：「我見過一次的人，永遠不會忘記！」

「不可能，我的形貌樣子完全變了，沒一點相同的！」

「妳的氣味沒變，人的氣味是改不掉的，若能把人味去掉，那就不是人了。」

也不知他是諷刺還是打趣，但却不够風趣，那女子不高興了，哼了一聲道：「只有狗才能憑氣味認人。」

駱凡突地眦牙裂嘴，汪的一聲叫，向她撲過去。

那女子以爲他是在開玩笑，倒沒有被他的兇相嚇住，伸手推住他道：「放正經些，這兒可不是你胡鬧的地方！」

可是駱凡却一點都沒有開玩笑的意思，一口咬上去，那女子也痛叫着跳開，駱凡却張口吐出了兩枚手指，哈哈地道：「來拿回去，趁血熱接上，雖然不能行動自如，至少可以不破相，以後記住，我這人恩怨分明，絕不吃虧，而且有仇必報，心比石頭還硬，不懂得憐香惜玉……」

那女子痛得臉都白了，但仍然忍住了痛，上前拾起兩枚斷指，低聲切齒道：「恩怨分明，我又沒惹着你，在外面攔截你是奉了上命，身不由主。」

「我知道，所以我祇輕輕地打你們一下，若妳們是自己想殺我，我至少就要留下你們的手了。」

「那你爲什麼要咬下我的手指？」

「妳是受命出來接待我的，那個老頭兒要暗算我，妳爲什麼不出來阻止。」

「我不是喝阻了嗎？但是他的行動太快。」

駱凡冷笑一聲：「妳早就知道他練了青銅手，也知道他最喜歡在背後偸襲人，早就該在我叫門時，就出來應門了，妳却故意延遲，由着他來算計我，等他出手後，勢子用足後無法收式了，妳才假公濟私地招呼一聲……」

女子神色一變道：「你怎麼知道老吳喜歡暗算人？」

駱凡道：「因爲他說話時，右手的兩枚手指已經伸了出來，不住地顫動，色泛青綠，這就是練青銅指的表徵，練過這種陰毒武功的，人也會變得陰毒，我早防着他了。」

那丫環又瞪了他一眼，暗地裏咬咬牙，然後才道：「我只是想看看你反應如何？試試你的技藝而已。」

駱凡冷笑道：「要是我的耳目差一點，被他那一抓早已沒命了，妳在外面吃了一點虧，我不殺妳已經是手下留情了，妳不知感恩，反而要借機會暗算我，這是什麼意思，回頭見了那個什麼主人，我倒要問問清楚。」

這一來那個丫頭才着了慌，連忙道：「駱凡，求求你，見了主人別提這件事，我求求你！」

駱凡倒是微微一怔：「難道這不是妳主人的授意？」

那丫環道：「不是，主人對你很滿意，所以才把全部的機密都向你公開，讓你了解到此地的實力，要你老老實實的爲主人効力，若是你有三心二意，就別想活命了。」

駱凡聳聳肩道：「我只是跟你們主人說說試試看，合則留，不合則去，可沒那些規矩。」

那丫頭看着他，似乎難以相信，最後才輕聲說道：「駱凡，我雖然有點恨你，但也有點欽佩你的武功與劍法，那個老吳的青銅指下，不知傷了多少高手，他的手指可以洞穿金石了，却被你一劍削斷了下來……」

駱凡道：「那也沒什麼，青銅指勁厲無匹，可穿金石，我是知道的，但也只是指尖上的功夫而已，指根處還是血肉之體，劍鋒落在那兒，輕鬆得很。」

「你對天下的武功知道得很多嗎？」

「不少，這樣才能够當一個殺人者，花紅賞格不是輕易可領的，我必須對捕獵的對象有相當的了解，才能够出手對付他，當然也要對他的武功有尅制的把握，才能去賺這筆銀子。」

那丫環道：「在這兒，你賺銀子很容易，只是要守點規矩，不能如此隨便的，我說的是好話，聽不聽隨你。」

駱凡一笑道：「謝謝妳，我這人最識好歹，妳說好話，我會領情，妳罵我是狗，我就咬你一口。」

那丫環被他這一說又觸及創痛，恨恨的盯了他一眼，駱凡笑道：「妳最好把斷指接上，要不要我帮忙。」

那丫環道：「不！我們這兒有的是好大夫，好藥，只要不是腦袋被砍下來，都有辦法接回的，我要把你帶到主人跟前才能抽身離開……」

說着已走近屋子，却出來另一個打扮的女孩子，朝他們一笑道：「小蘭，主人叫我來領他進去，讓你快去找大夫把手指接上，還好妳斷的是左手手指，不會影响使劍，否則就要像老吳那樣了。」

「啊！老吳怎麼樣了？」

「老吳的右手已廢，就成了個廢人，這兒是不養廢人的！」

這個叫小蘭的臉色發白，乞憐地看了駱凡一眼，低着頭由一邊的岔道走了。

這個剛出來的女孩子跟小蘭差不多年紀，長得比較甜，大眼睛眨呀眨的，駱凡很感興趣地道：「她叫小蘭，你叫什麼呢，大槪是小梅了。」

「不錯！你怎麼知道的，是誰告訴你的。」

「沒人告訴我，是我猜到的，妳們丫頭的名子總離不開梅呀蘭呀的，她叫小蘭，妳多半是叫小梅了。」

小梅雖然還在笑，却有點不自在，一言不發，帶着他進到房裏，却是一所大客廳，全套紅木桌椅傢俱，很有氣派，駱凡心中嘖嘖有聲：「不錯！不錯！你們主人一定很有錢！光看這屋中的擺設，就值不少的銀子。」

小梅冷冷地一哼：「這就算有錢了，連我這做丫頭的都沒瞧在眼裏，我睡覺的地方也比它闊氣多了。」

「眞的！妳睡在那裏，回頭帶我去瞧瞧。」

小梅却又笑了起來道：「你這個人眞不老實，你是大男人，我是個姑娘家，你怎麼可以到我的臥房去。」

「我只是去看看，又不是跟妳上床，有什麼關係？」

小梅的臉紅了，啐了他一口，逕自在前引路，不再理他了，駱凡却也望着她的背影，色迷迷地低聲咕嘀道：「小狐狸精，看妳腰幹平平，屁股扁扁，一定還沒跟男人上過床，妳別跟我擺正經，我對摘青梅還沒胃口呢！」

小梅明明是聽見了，却因爲他說的太不像話，飛紅了臉，更不敢搭腔。

穿過了幾重屋子，都是類似的廳堂，駱凡道：「你們這兒的人都是光坐着說話，不吃不喝不睡的，怎麼一連幾進都是客堂呢，你們有這麼多的客人嗎？」

小梅道：「這是議事廳，是交代公事的地方。」

「交代公事！什麼公事？」

「我們是衙門，自然有很多的公事要辦的。」

「我怎麼連個鬼都沒看見？」

「只要有機會，你會看見的，駱凡，主人對新進人員，於例是不見的，有人來此兩三年了，都沒見到主人呢，對你可是特別，你應該感到驕傲！」

駱凡却淡然地道：「我這人本來就特別，自然要特別接待，這又有什麼好驕傲的！」

說着已來到一所華屋門口，吊珠爲簾，粒粒都是眞珠，晶瑩奪目，小梅在門口恭身道：「主人！駱爺來了。」

「請他進來，妳們就在外面侍候着好了。」

駱凡自己掀簾進去，倒是嚇得連忙退出，他再也沒有想到裏面是一個脫得精光赤條的女人。

那女人是坐在一口大澡盆裏的，水很濁，而且又有一重紗簾擋住了，所以駱凡也沒有看得太仔細，一瞥之下，只覺得那女人的身材很豐滿，很好看。

那個帶他來的小梅已經退到外屋去了，駱凡只能在珠簾外乾聲咳嗽，但却又忍不住探頭由珠簾的縫裏，偷偷的向裏面張望，這是一個男人所難免的擧動，而駱凡也不是一個道貌岸然的君子型的俠客，他只是個血氣方剛的男人。

「要看就進來，大大方方的坐着看，別躲在門縫裏偷偷摸摸地瞧，那會把人瞧扁的。」

駱凡像是被針扎了一下，猛地跳了起來，但是他只不過跳開了兩三步，隨即含笑道：「恭敬不如從命。」

他果然撩起了珠簾走了進來，有一張精緻的小圓桌，桌上放了幾碟乾菓以及一盤削好的梨，還有一壺酒。

祇可惜這個地方不怎麼對，有一架畫屏擋着，反倒什麼都瞧不見了，屏後又傳出那美麗的聲音：「坐！自己倒酒隨便喝，很抱歉，大清早廚房裏弄不出菜來！」

駱凡坐了下來：「我早上向來也不喝酒，我要保持清醒，因爲我多半是在早上殺人。」

「好習慣！你早上洗不洗澡？」

「我在晚上也不洗澡，我最怕的就是這件事！」

「這個習慣可不好！不洗澡，那一身氣味，別人怎會受得了！我最討厭一身汗臭的男人！」

駱凡笑了一笑：「我也很討厭，所以我從來也不跟一個滿身汗臭的男人同屋子睡覺！有一回在個小城裏，我住在一家小客棧裏，房間都住滿了，有個很討厭的傢伙硬要跟我同擠一間屋子，結果他在屋樑上吊了一夜。」

「這個傢伙原來只是想找個上吊的地方。」

駱凡笑笑道：「他是進屋子想睡覺的，只是屋中只有一張床，我自己不想吊着睡，只有讓他吊着了。」

「那種睡法一定是很辛苦，他睡得着嗎？」

「剛開始可能不太習慣，手脚在空中直動，不過沒多久，他就老實了，一夜到天亮都沒動。」

屏風後格格地笑了起來：「很有意思，我可不想也被你吊在屋樑上過一夜，那是很不舒服的事。」

駱凡笑道：「我本來不想那麼對付他的，可是他在背着我時，偷偷地掏了一把斷魂砂在手中。」

「那是很歹毒的暗器，打在身上就沒救了。」

「是的，所以我沒等他出手，一根索子就套上了他的腦袋，然後把他吊在屋樑上。」

「那是他找死，不過你怎麼知道他要用斷魂砂對付你？」

「因爲他偷偷地在戴手套，斷魂砂很毒，發出時一定要戴手套的，否則自己也會中毒。」

屏風後一笑：「駱凡，你的賊眼眞精，居然看透了屏風，不過你放心，我可不是準備使用斷魂砂。」

難道浴缸中的女人也在戴上虎皮的手套？

駱凡笑了笑，抓起了一把杏仁，從容地一顆顆丟進口中笑道：「我的眼睛沒這麼尖，只不過我坐的地方，恰好斜對着一面鏡子，那鏡子剛好可以看到妳的手。」

「駱凡！如果你是看鏡中的手影，你會死得很慘！」

不知什麼時候，一個很好看的女人，輕飄飄飄地出現在他身邊，沒有一點聲息，沒有一點預兆，就像是從地上突然冒出來的一般，這下子駱凡倒是眞的嚇得跳了起來，本能的要去抓腰間的劍，也把手中的杏仁洒了一地。

那女人穿了一身長裙，配上桃紅小襖，顯得腰肢很細，瓜子臉，很美，很媚，尤其是唇角一點黑痣，越發使她的風韻迷人了，可是駱凡却是眞正的吃驚了，看着她，像是看見了一個鬼魅似的。

那女人一笑道：「奇怪嗎？我的人明明還在澡缸裏，怎麼會一下子跑到你身邊來了。」

駱凡又一瞥斜倚在牆邊的鏡子，然後嘆了口氣道：「那個地方本不是掛鏡子的地方，居然掛上了一面銅鏡，讓人隱約地可以看見浴缸，我就應該想到這是個陷阱，只是我沒有想到它的作用竟是另外一方面的。」

那女人笑笑道：「你以爲是什麼作用，是故意以色相來誘惑你，你以爲自己美得很。」

駱凡聳聳肩：「從鏡中那活色生香的影子以及那些挑逗的動作而言，無法使人不想入非非，只是我再也沒想到有兩個人在這間屋子裏，一個在浴缸中作勾魂之舞，一個却潛伏在一邊斷魂之擊！」

那女人笑了一下道：「兩個月前，八指神駝就是在這種色授魂與的布置下丟掉了老命！」

「八指神駝方笑予，南七省水道總瓢把子，他以一手血魂爪功雄視天南三十年，妳居然殺了他！」

「是的！殺他很不容易，這老鬼又狡猾多疑，武功又高，身邊又時刻跟着兩個苗女侍衞，不過幸好他是個男人，對於一個能够大飽眼福的機會，總是不肯放棄的，而且這種享受也宜於獨享，有人在旁未免大煞風景，所以他把兩個苗子打發到門口去了……」

駱凡嘆了口氣道：「妳爲什麼要殺他呢？」

「駱凡，你這話問得多笨，我們這兒的任務雖是殺人，但很少隨便殺人，除非是奉到指令才會動手，當然是因爲我的上憲要殺他。」

駱凡看了她一眼，又問道：「妳是這兒的主人？」

「不錯，我是這個機關的主持人，眞正的主持人，在浴缸裏洗澡的那個是我的替身，也是大家所以爲的主人。」

駱凡輕嘆了一聲：「龍姑姑，我沒想到是妳，殺了我也不會相信，妳是這兒的主持人，落在妳手裏，我沒話說了，只有把命交給妳了。」

敢情，他們是認識的，而且關係還不淺！

那個被稱爲龍姑姑的女人笑了起來，輕盈地坐在他對面，拈起幾顆松仁，搓起了外面的松衣，輕輕地放在駱凡面前，柔聲道：「小凡！你居然還記得龍姑姑。」

駱凡的臉上是一股哀傷之色：「怎麼會不記得，妳一直是我最親切的長輩，我記得小時候，妳最疼我，妳一來，我比誰都高興，妳走了，我一定有兩三夜睡不着覺，躲在被窩裏，偷偷地流眼淚，想念着妳……」

龍姑姑也有點傷感地道：「我知道，馮國忠常爲這事跟我嘀咕，說我太寵你、痛你，怕我就誤了你用功，分了你的心，我沒法子跟他辯，我知道你不會的，因爲一個失去母愛的孩子，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女人親切的照料，但我無法跟他爭辯，也不想跟他吵架，只好忍心不來看你了。」

「啊！妳可是爲了我，才跟忠叔鬧翻的。」

「也不全是爲你，主要是我們的看法不同，做事的方法也不同，彼此隔閡早生，只是由你而點上那把火而已。」

「國忠叔公而忘私，苦心孤詣，是個很可敬的人。」

龍姑姑的臉上浮起了一層薄薄的怒色：「他的精神雖可佩，但是他的爲人却絕不可取，因爲這個人已經沒有了人性，他自己冷漠無情，却要別人像他一樣也冷漠無情。」

「不，國忠叔是個極富感情的人。」

龍姑姑一笑：「你不會比我更清楚他，他不是壞人，可是他想做聖人，不但自己要做聖人，而且强迫所有的人跟他一樣去做聖人。」

駱凡只有道：「他也許求妳之心太切，但並沒有惡意，他對人的要求雖苛，但絕無私心。」

龍姑姑冷笑道：「一條狗找到一堆屎，視爲無上美味，於是牠爲了向你表示好感，强迫你跟他一起去吃屎，這就是他的好意，他的無私胸懷。」

駱凡不禁語塞，半晌才道：「龍姑姑，妳那樣子說國忠叔太不公平，他不是狗，他强迫人吃的也不是屎。」

龍姑姑輕嘆道：「我知道，但是我這個譬喻也很恰當，他是個絕對專制的暴君，不容許別人有思想，他認爲每個人定要跟他走，照他的意思做，綠梅谷裏的子弟，被他訓練成一堆怪物。」

駱凡無言以答，龍姑姑却又笑道：「不過也還好，總算他還有點良心，沒把你也變成怪物。」

駱凡終於忍不住了道：「龍姑姑，妳眞是這兒的主持人？」

「那還假得了，你一路進來，也該看出此地的架勢。」

駱凡長嘆一聲：「想不到，實在想不到，義師中最忠貞的領袖，太湖女傑龍瑛，居然會是朝廷密探頭子。」

龍瑛微微一笑：「人各有志，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做法。」

駱凡聽得一怔道：「各人有各人的做法。」

「是的，要想光我華夏衣冠，並不一定要復興明室，心懷故國，也不一定要加入義師，像你駱凡，什麼組織都不參加，可是一樣地在做救民鋤奸的工作！而且比他們都有成績，反倒是綠梅谷中出來的那些弟兄們，論功夫，比你差不了多少，論人手，比你多出幾十倍，但又做了些什麼，殺一個漢奸，却賠進了三四個人去。」

駱凡道：「那是出了內奸。」

龍瑛點頭道：「不錯！但是天山子弟，怎麼會變節成漢奸的呢，你攷慮過沒有了。」

駱凡搖搖頭，龍瑛道：「也許你是眞不知道，也許你知道了不肯說，我告訴你好了，那是因爲他們太年輕。」

駱凡怔住了，他聽過使人變節的一千種理由，但，這却是第一千零一種，所以他問：「年輕也是原因？」

龍瑛鄭重地道：「是的！因爲他們年輕，除了綠梅谷，沒到過別的地方，除了苦練武功，沒做過別的事，沒享受過一點生活的樂趣，除了民族大義，沒聽過別的道理！」

「當前斯世，本不該求別的。」

「小凡，話是不錯，但這種事不能强

迫的，他們年靑，不知道亡國之苦，民族大義也不能在他們心中激起熱情，甚至於變成了一種苦事，因此，他們一到外面，接觸到花花世界，很難抗拒許多誘惑，這不能怪他們。」

駱凡低頭不作聲，他在綠梅谷是幸運的一個，比別人的生活輕鬆愉快多倍，也少了好多拘束，但是等離開綠梅谷後，他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多麼的美好，若不是有梅姑的柔情在支持着他，駱凡也不敢担保自己能不受物質的誘惑而墮落。

不過他也不想在這個問題上談下去了，把話題轉到一個雙方都避免了很久的方向。

「龍姑！妳怎麼會在這兒當主持人的呢？」

龍瑛一笑：「很簡單，我被人出賣了，被管家設阱誘捕，在死與降之間要我任選一條路，我選了後者。」

「這……龍姑！我不信你是個怕死的人。」

「我不怕死！只是不怕一刀一劍地被殺死，大內有許多整人的方法，讓人在死前飽受屈辱，我受不了那些。」

駱凡頓了一頓才道：「我仍然不信龍姑會屈服。」

龍瑛目中有光芒一閃，然後笑了起來：「好，小凡，你既然還對龍姑有信心，龍姑叫你去殺一個人，你肯嗎？」

「肯！妳要我殺誰？」

「梅姑，村口酒店中那個小寡婦。」

駱凡再也沒想到要執行的是這個任務，張大了嘴，不知該如何回答，龍瑛一笑道：「既然我在這兒，梅姑在村口落脚就太笨了，別人不認識她，但就算她燒成了灰，我也認得出，她就是那個黑珍珠馮梅姑！」

駱凡深吸了一口氣：「龍姑姑，梅姑是您看着長大的，怎麼能瞞過您去，她到您這兒來臥底，是她自己找死。」

龍瑛一笑：「那不算是臥底，她還沒能打進來，只是守在門口而已，她以爲很聰明，可是到了今天，還沒探出我的底子來！」

駱凡道：「那是您高明。」

「不是我高明，她根本沒見到我，晚上她悄悄地在村子轉，悄悄的摸進我這大宅子來，我全看在眼裏。」

駱凡嘆了口氣，有點替那位梅姐難過了，幹了幾年的工作，以爲是挖到了一個寶藏，誰知却是個毒蛇窟。然後他才低聲問道：「龍姑姑，您既然早知道她了，幹嗎不早點對付她呢？」

「她對我沒有妨碍，我幹嗎要去對付她。」

「那麼現在她對您有妨碍了？」

「是的，因爲穆傳芳已經對她起疑了，最近有好幾批大內派出的秘探都被人在半途上截殺了，那些人的身份掩護很好，可能是在這兒叫人踩住了。」

「只是可能，並不是一定。」

龍瑛微微一笑道：「是的，我知道不是她透出的消息，她對此地的了解，還沒有你所知的多，那些秘探的口風，是我放出的消息。」

「啊！龍姑姑，那會是您放出的消息嗎？」

龍瑛看他一眼笑道：「怎麼你不相信是不是，我說過，匡復之途，有很多方法，我不贊成馮國忠的方法，那樣子犧牲太大，我有我的方法，比他的有效得多。」

駱凡說道：「我承認您的辦法妙，而且您的成就也更大，只是您的犧牲代價太大。」

龍瑛道：「我沒什麼犧牲，對外，我仍是太湖七傑義軍中的領袖，我在此地的身份，絕少有人知道。」

駱凡道：「我是說您付出的代價太大，去年一年，就有十七個義師領袖被殺，有十二名天山弟子被害。」

龍瑛一笑：「你說得還少了一點，事實上可能還多出一倍，這正是我下的手，不過這些人都有取死之道。」

「他們有取死之道，您是說他們背叛組織嗎？」

龍瑛道：「還沒有，但他們已有這一意思了，我們人去試探了一下，無非是醇酒美人、黃金利祿，當他們意志動搖時，我就下了手！」

駱凡嘆道：「他們只是意志動搖而巳，還沒有付諸行動，您措置得不是太過份了嗎？」

龍瑛道：「我知道，可是他們這種工作，是絕對不能意志動搖的，更不能等他們造成犯罪的事實，那樣一來將不知有多少人受到牽累！」

駱凡雖然不是義師組織中人，但他是清楚這狀況的，沒有去辯駁她，龍瑛有點哽咽地道：「殺死這些人，我也很心痛，但是我沒有辦法，尤其是那些綠梅谷弟子，每一個人被殺害時，我都痛心萬分，我知道過不在他們，而他們也罪不至死，但是我沒辦法，因爲我不能再讓他們去接觸別人，那樣受害者就不止是一兩個人了，我只有咬牙痛下殺手，當然這麼做對我的工作也有好處的。」

駱凡道：「您因此而漸受信任，地位也更重要了。」

「是的！我不否認，我爲了搏取敵方的信任，也必須要有些表現的，這樣我才能深入內部，接近對方更高的機密，刺探出對方更高階層的人員。」

駱凡道：「那還要刺探嗎？他們都在京師紫禁城裏，在那個小圈圈裏享福。」

龍瑛嘆了一口氣：「小凡，那只是一批明的敵人，明的敵人不可怕，暗中的敵人才可怕，紫禁城中那些頭子們只是發號施令，既不動手，也不策劃，除掉他們很容易，但毫無用處，我要找出的是那些實際掌握權勢的人！」

「找到了嗎？」

「找到了！一共是三個，分別担任南北中三路的總司，也是我義軍以及匡復大業最大的心腹之患！」

駱凡興奮了起來。「你準備去對付他們。」

「是的！我構思了良久，正愁力量不足，恰好你來了，而你的身份也最合理想，因爲你不是綠梅谷中的弟子，不在組織中，沒人懷疑你！」

「龍姑姑！我行嗎？」

龍瑛笑了道：「本來我沒有對你寄多



少期望，因爲你一直表現得很平凡，可是從今天你一連串的表現看，我才知道你是在裝傻，因此，我知道你行！」

駱凡道：「龍姑姑！小侄很感激您瞧得起，您的指示小姪也一定戮力以赴，只是有一點，我不能殺梅姐！」

龍瑛笑道：「怎麼，捨不得？」

「是的！她是我在世上最心愛的人，我不能沒有她，因此不但是我不殺她，還要盡力去保護她！」

「小凡！你怎麼是這樣的人？」

「我正是這樣的人，龍姑姑，您批評國忠叔漠視人情，就應該懂得我！」

駱凡的語氣很堅決，但龍瑛却笑了，是一種春風解凍的，充滿了溫馨，但也笑得駱凡莫明其妙。

他忍不住問道：「龍姑！您笑什麼，我說得很對呀！再說梅姐很堅強，她的意志也沒動搖！」

龍瑛一笑道：「她的身份已經暴露，行踪也引起了對方的懷疑，你若不殺她，別人也會下手的，等到別人下手時，她就非死不可了！」

駱凡倒是一怔，半天才會過意來：「龍姑姑，您是說，由我來動手，她可以不死！」

龍瑛道：「不！她必須死！她在這個村子口上開酒店，就註定了必死的命運，不過，她只是一個開酒店的小寡婦梅姑，可不是名噪江南的黑珍珠馮梅姑。」

駱凡的頭被弄昏了道：「您明知她就是馮梅姑。」

「還好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所以這個梅姑死了，那個馮梅姑還能活着！」

「龍姑姑！我實在不懂您的意思。」

龍瑛一笑道：「你很快就會懂的，現在我先給你引見一個人，也就是我的替身，眞正的穆夫人！出來吧，把衣服穿上，別嚇壞了這小伙子。」

廳中進來了一個風姿綽約的婦人，年齡約莫在三十出頭，身上穿的衣服很好看，頭髮却還是濕的。

龍瑛一笑，說道：「穆夫人，見過駱少俠！他是我的侄子，從小就是我帶着大的！」

這個被稱爲穆夫人的女子有點忸怩，福了一福道：「駱少俠，對不起，妾身失儀了，這是統領未曾先加指示，否則妾身也不會鬧這種笑話了！」

駱凡顯得很窘，龍瑛一笑道：「穆夫人在對付一個要除去的對象時，總是喜歡採用那一套美人出浴計，不過還眞管用，許多很難纏的高手，都是這麼莫明其妙的送了命。」

穆夫人紅了臉道：「屬下不知道駱少俠是統領的親戚。」

龍瑛笑道：「不過妳要對付他也是情有可原，因爲他說過要殺掉你的老公。」

「那……只是誤會，既然駱少俠是自己人……」

龍瑛道：「我們這個圈子裏沒什麼自己人的，他是眞的要害掉妳老公，因爲我打算要他去接掌旋風十八騎……」

穆夫人臉色變了一變，隨即道：「統領有此決定，老穆自是該死了！」

「妳不反對嗎？」

「怎麼會呢，正如統領說，我們這個圈子裏沒有自己人的，何況他也不是我的老公，我們的關係，只是爲了工作上的掩護。」

龍瑛笑了笑道：「對了！我還忘了，妳不但是我的替身，我的影子，還是我身邊的監視人，剛才我們的談話妳聽見了沒有……」

穆夫人臉色突變道：「屬下沒有聽見什……」

但是她的脚下已在向後退走，駱凡的動作也够快，長劍如電，緊追着就刺了過去……

駱凡遊俠江湖時以專殺官府懸賞未能緝捕的盜匪爲業，他以「劍在江湖」爲號，連姓名都極少留，反正憑着人頭領賞，姓名則不是重要了，但他的劍却頗有點名氣。

劍的名氣是靠殺人而創出來的，駱凡的名氣也是以殺人而闖出來的，他出手就是殺着，極少與人拚鬥，這是一個殺手的特色。所以他的起手一劍，極少有失手的時候。

但是這個穆夫人居然躲開了，雖然她躲得極其驚險，身軀急扭，鋒刄擦膚而過，把窄窄的身服都劃破了，可是她竟閃過了刺心的一劍。

駱凡神色一變，開始意識到這個女子的不簡單了，沉腕收劍，正想作第二度攻擊時，龍瑛已經喝道：「小心她的暗器，不能沾上肌膚！」

她招呼得快，穆夫人的暗器也出了手，又細又小，又勁又密，一大蓬罩將過來，駱凡幸好已經得到了龍瑛的警告，伸手一推，把身邊那張圓桌上的絲絨桌布扯在手中，迎面抖起一面布幕，掩住了身子，可是他的身形未停，仍是急追而出。

行動的迅速敏捷，心思之靈活，確是嘆為觀止，龍瑛忍不住點頭微笑，這個年輕人的表現使她十分滿意，但她口中却催促道：「小凡！可不能叫她跑了！」

駱凡心中很急，這個女人若眞是大內派出監視龍瑛的，自己與龍瑛的那番說話，給她聽見了那還得了。

所以他豁出了性命，就地一個急滾，連八仙桌都滾向前去，手中的長劍，同時揮開掃向對方的脚踝。

穆夫人還在不斷地發出暗器，面向着駱凡，慢慢地退出去，她不敢回身快跑，因為她知道駱凡的劍招犀利狠毒，眼睛不看着是絕難逃過的。

她的暗器是一種極為細小的淬毒鐵砂，顆粒只有果種大小，發時一把把地洒出去，勁力雖是不如梭鏢等凌厲，但是它却更厲害，因為它在毒汁中浸過，沾上肌膚即潰，不需要破皮傷肉，而一整面的發射範圍，也使對方難以閃躲，沒想到駱凡竟會用這個方法來擋。

絲絨的桌布質地很厚，抖開來的面積也大，毒砂穿不透，但是駱凡舞着它，却遮住了視綫。

所以穆夫人一面用毒砂阻止他的追擊，一面向後退去，只要出了那重院子，放開喉嚨大叫，就有人來支援了。

她沒在此刻叫，因為她知道沒用，這所院子被劃為禁區，未經正式的書面憑證，即使是口頭的召喚，也不准人進入的，她必須快點出去，才能有機會保住性命。

那知駱凡突然會用上這要命的招式，使她還差丈許就能搶出門去了，幸好已近牆邊，逼於無奈，她只有縱身跳上牆頭才避過駱凡的一掃，脚才站定，背心突地一涼，一段劍尖由她前胸竄出來，駱凡也驚呼了一聲：「啊！梅姐！」

牆頭上站着的是馮梅姑，她已經不是那個俊俏的小寡婦打扮了，一身黑衣、黑布包頭，顯得英姿颯颯，她的手中握着劍，劍身上滴着血，那是穆夫人身上的。

穆夫人才上牆，她在牆外及時縱起，無聲無息的一劍，把穆大奶奶刺落牆下，跟着跳下來，又是一劍剁向了穆大奶奶的頭上，龍瑛在屋中大叫道：「別毀壞她的臉。」

馮梅姑劍勢輕轉，落在頸項處，把一顆腦袋砍得滾向一邊，也使穆大奶奶手中的一把毒砂洒出無力，只落在兩尺許的地上，離驚喜而來的駱凡只有尺許！

梅姑在屍體上擦去了劍上的血跡，然後才埋怨地道：「小凡！你是怎麼了，垂死的敵人是最危險的，你該趁她剛落地時就補上一劍呀，幸好我的動作快，否則你多危險，這幾年的江湖你是怎麼闖的。」

駱凡笑嘻嘻地一聳肩道：「我見了妳，什麼都忘了。」

梅姑看着他那份滿不在乎的神情，只有嘆口氣，拿指尖恨恨地戳了他一下額角：「看你這副德性，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說你，那天你才能長大起來。」

駱凡笑笑道：「在妳面前，我永遠長不大。」

屋中傳出了龍瑛的聲音：「少爺！姑奶奶，上屋裏來說話吧，把打情罵俏的韻事略往後挪一挪如何？」

駱凡一伸舌頭，梅姑却羞紅了臉，低聲頓脚啐道：「都是你！」說着人已飛身進了屋子。駱凡忙也跟着進去，却見梅姑跪在龍瑛面前，低聲而又激動地道：「龍姑姑，梅兒接到指示時，眞是難以相信，沒想到是您在這兒。」

駱凡一怔道：「梅姐！妳是龍姑姑召來的？」

梅姑道：「是呀！你走了之後不久，有位姑娘就拿着龍姑姑的信物跟親筆指示，叫我到這兒來。」

龍瑛一笑道：「妳明知此地是魔窟，還敢來呀。」

梅姑道：「只要是您的信物跟親筆指示，那怕是森羅殿、鬼門關，梅兒也毫無猶疑地來。」

「妳這麼信任我？」

「是呀，雖然您不到綠梅谷了，但是叔叔吩咐過，要本谷弟子遵守您的任何吩咐。」

龍瑛輕喟一聲：「原來就是馮國忠的命令。」

梅姑忙道：「姑姑，梅兒的情形却不同，梅兒跟小凡是您從小照料大的，情誼比別人密切得多。」

龍瑛一笑道：「不過後來妳大了，不要人照料了，而且還能照料小凡了，你們兩個就把姑姑忘了。」

駱凡忙道：「龍姑姑，天地良心，我們幾時忘過您，是您自己狠心，拋下我們走了……」

此時此刻，他們竟只在談往事，因為誰都怕談到目前的問題，龍瑛的變節雖是別有居心，但畢竟是件不愉快的事。

只是要來的畢竟是要來，龍瑛將手一揮：「現在你們兩個給我靜靜地聽着，我要進行一個重大的計劃，這個計劃中需要你們的帮助，不過成功可能不大，丟命的可能倒不少，你們可以攷慮一下，不要勉强，不幹可以退出。」

梅姑想了一下道：「姑姑！你需要人手，我可以召……」

龍瑛搖頭道：「不！不用太多了，再多也沒有用，因為我們要進入的是對方的樞紐所在，要對付的人是對方的軸心首腦，尋常人無法深入，我原準備單身行事的，你們來了，就只你們兩個助手！」

梅姑連忙問道：「姑姑，您要刺殺的是誰？」

龍瑛道：「大內密探東南兩處的負責人，這一次若是能夠成功，才是我們鋤奸工作的最大成就！」

梅姑驚喜萬狀地道：「姑姑！您查出了他們的身份了嗎？忠叔早就得到了消息，說大內為了對付各地的義師，成立了東南北三地分堂的，每地有一名武林高手担任……」

「不錯！你叔叔的消息倒還不算太閉塞。」

「可是他始終就探不出這三個人是誰，好不容易，根據一些零星的綫索，查出此地的負責人可能是追風十八騎的首領穆傳芳，姪女才秘密來到此地……」

龍瑛一笑道：「這判斷不算錯誤，但也不够精確，而且妳的方法也太笨，這整個村子，都是密探，妳以為一個外來的人家，無緣無故來此落脚，還能瞞得了人嗎？若不是我一力堅持留下你們，恐怕早就被人抄掉了。」

梅姑道：「這麼說這兒眞是北地的分堂了。」

「不錯，而且成立已經有十多年了，大內的人員不斷的入替，慢慢地把原有的居民擠走，等你們得到綫索，再混過來，此地已經是氣候深固了！」

「梅兒查過，這兒的確是穆傳芳的老家！」

「沒人說不是，只不過穆傳芳被大內收買後，漸漸更替，已經沒有第二家居民了。」

「那麼穆傳芳就是北堂負責人了。」

「以前是的，不過對外而已，對內最高的負責人是他老婆，這個老婆是軍機處裏派出來的，就是你們剛才殺掉的穆大奶奶了，叫瑪爾心，是旗人中的高手，也是位格格。」

「啊，她還是位王族！」

龍瑛冷笑道：「皇帝的親戚不一定個個都得意的，京師裏有的是常跑當舖的王爺，所以她這個格格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殺了她也不會引起天下大亂的！」

「那麼她是北地分堂的負責人了。」

「那也是以前的事，現在她只屬副手的位地。」

「最高的負責人是誰呢？」

龍瑛淡淡地道：「是我。」

這個答案使得兩個年青人都為之一震，龍瑛仍是平靜地道：「相信你們也該看得出，這兒既是大內北區密探總堂，我也就是最具權力的人了。」

駱凡道：「你眞是北地最高的負責人了？」

「不錯！你們知道我的脾氣，從不屈居人下的！」

駱凡嘆了口氣道：「您怎麼能爬到這麼高的？」

龍瑛笑了一下道：「我是女人，而且是個不算醜的女人，官場中雖沒女人的份，但這種工作却是男女不分的！」

梅姑也難以相信地道：「姑姑！您總不會是靠了色相才爭到這個地位吧！」

「那倒還不至於，不過那個大內密探總頭子九親王却是個美男子，他自命風流，不會對一個醜八怪感興趣，我如果長得不堪一顧，他不會收我為側福晉了！」

梅姑失聲而呼，駱凡却飛快地掩住了她的嘴：「梅姐，妳該相信姑姑，不會是那樣一個人！」

龍瑛一聲輕嘆，臉上還帶着苦笑，眸中却已珠淚盈睫：「謝謝你！小凡，你總算沒對姑姑失去信心！不過我也好不了多少，我失手被擒之後，他用藥物迷昏了我的身子，沾污了我的清白！」

梅姑又要開口，却被龍瑛攔住了，靜靜地聽龍瑛說下去：「他是個很自負的人，府中蓄姬妾無數，每個人都對他如痴如狂，所以，他把我留在身邊一個月後，又帶我進見了皇帝，親口册封了我側福晉的身份，以為完全征服了我，再也不會背叛他了。」

駱凡這才講了一句話：「您不是一個被征服的人！」

龍瑛笑了一笑：「但我接受了那個封號，而且也着實地表現了一下，殺了四名義軍領袖，他們是眞正的志士！」

駱凡說道：「姑姑必然是有更大的目標！」

梅姑却不以為然道：「不過姑姑所付的代價太大！」

龍瑛莊容道：「那四個人是我很尊敬的人，但是我仍然認為他們該死，他們一片孤忠，不明時勢，不辨利害，糾合了一批熱血的青年，意圖公開揭竿起義！」

梅姑肅容道：「這證明我大漢英魂是永不屈服的。」

龍瑛道：「可是這舉動却太愚蠢，螳臂擋車，自尋死路而已！」

「儘管殺好了，我大漢志士是殺不完的。」

龍瑛冷冷地道：「妳跟妳叔叔一樣的頑固，別以為每個漢人都是不怕死的，現在從一百個人中，找一個那樣的人都不容易了，這些人是我民族的精英，國魂的延續，不能用來作無謂的犧牲了。」

梅姑這才不開口了！

龍瑛又沉重地道：「也許妳以為轟轟烈烈一死，可以喚醒人心，振我國魂，那時期已經過去了，滿清已經改變他們高壓的手段而為懷柔，一般人心只求平安而厭戰，幾次義軍舉事，却沒得到響應，而且甚至還有百姓們自動向官軍報密，這些事實，我們不可不注重。」

梅姑憤怒地說道：「那是他們怕被波及。」

「不錯，這的確不能怪他們，事實上一次舉事，被波及還是老百姓最苦，義軍十死七八，老百姓則陪上七八十人，如此舉事，怎能得到民心，還有就是那些義軍，盲目蠢動，聚上三五百人，就想舉事與數百萬大軍對抗，攻佔一個城，就坑陷了一個城，有些更壞，本身無錢無糧，成軍後還向民衆刦掠以生，這要老百姓怎麼肯支持。」

梅姑低下了頭，龍瑛道：「我殺了四個人，却保全了四十個人，所以我問心無愧。」

駱凡道：「龍姑姑說你的計劃吧。」

龍瑛道：「我表現得很積極，終於獲得信任，成為九親王手下三大頭目之一，

獨當一面，負責北路的事務。」

駱凡道：「你深入虎穴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下一步呢？」

龍瑛道：「入虎穴的目的是爲了得虎子。」

駱凡道：「好，虎子又是什麼人？」

龍瑛道：「兩個月後，九親王將召集三處總監，聽取一年來的工作績効，並訂定下一年的工作大計，評核各地的人事功過。」

駱凡道：「這是個難得的機會，你準備一舉擊殺他們。」

龍瑛笑道：「那只是其中一部份的目的，殺死幾個頭子，密探工作仍然有人能繼續下去，最重要的是那份名册，記載了各地的密探以及潛伏在義軍中的漢奸細作，弄到這份東西，才可以瓦解整個密探組織。」

梅姑說道：「他們又可以重新組起來的。」

龍瑛道：「我知道，可是我們至少能把本身的敗類清除掉，使我們的組織安全地深入民間，慢慢地發展壯大，時機未到前我們養精蓄鋭，維持民族正氣不斷，事機成熟時，我們謀定而動，一舉而起，推翻暴政，驅逐韃虜，重光我華夏。」

駱凡肅容而立，不說一句話，但他的神情已表示了他決定全心全力參加這次任務了。

梅姑却道：「姑姑，這件任務的關係既是如此重大，我們自然要盡最大的力量去做成它，但就是我們三個人嗎？」

「是的！本來我只打算獨力爲之，現在你們來了，就是我們三個人，絕不再多了。」

「爲什麼呢？人多一點不是容易成功嗎？」

「姑奶奶，這可不是趕廟會，人人可以參加的，我只能帶一個貼身助手，就是小凡，妳則代表穆大奶奶。」

梅姑一怔：「我代表穆大奶奶？」

龍瑛笑道：「穆大奶奶的身份還是一名格格呢，此地原是她負責的，我這側福晉大了她一輩，才把她壓了下去，妳不是代表她，更是冒充她。」

「那行嗎？我跟她根本不像。」

龍瑛道：「那倒沒關係，事實上她深居簡出，沒有幾個人認識她，連那九親王也沒見過她，不過有一個人的口必須封住，穆傳芳不會認錯自己老婆的。」

「他也要去參加開會嗎？」

「他是本堂在外參與行動的幹員，積功頗巨，這次要去接受褒賞封爵，自然少不了他的。」

駱凡道：「幹鬍匪還能封爵？」

「爲什麼不能，他是滿洲人，名義上是接受招安，給予三等男爵的封賞，食邑五十里，這片穆家集就是他的采地，而且還能實授參將缺，成爲八旗編制下的世襲將領。」

駱凡笑了起來道：「皇帝倒很會哄人，明知他沒後人，這個世襲將軍最多也及身而至。」

龍瑛笑道：「那是另外一回事，再說他才值壯年，未必就見得不能生兒子。」

梅姑道：「他那條腿是年青時被人砍斷的，而且還斷了他的生機，這輩子注定是無後的。」

「妳倒是調查得很清楚。」

「姑姑，梅兒既然要上這兒來設站，總得把一切作個詳細了解的。」

龍瑛道：「我承認你們辦事的能力不差，可是對北地的判斷，你們實在錯得厲害，要不是我在上面壓着，妳們早就被人摸得一個不剩了，所以，這次行動不能再增加任何人了，這次會議是在長辛店召開的。」

「爲什麼要在那個地方，是有特殊作用嗎？」

「是的，那兒離京師最近，九親王出來方便，却又不會驚動人，長辛店地方不大，便於清查人口，那天之前，會把所有閑雜人等一律清除出去。」

「當地原有的居民呢？」

「那自然不會動，不過那是京畿京地，每一個人都被摸得清清楚楚。」

梅姑微笑道：「是了，你認爲够了就行了！」

龍瑛道：「梅兒，妳別搗鬼，我知道妳在那兒有人，開了一家鏢局，但妳絕對不能向他們聯繫。」

梅姑一驚道：「姑姑，你是怎麼知道的。」

龍瑛笑道：「妳們以爲十分秘密，其實早在大內掌握之中，官家不動他們，目的在想從他們身上釣出其他的人，妳可別自投羅網，破壞了大事。」

梅姑臉色蒼白地道：「梅兒不敢，全憑姑姑作主。」

驪影雙雙　樂也融融

穆家集的那家小酒舖歇業了，駱凡前去給了那老頭兒五百兩銀子，說這是他那寡媳送給他養老的，梅姑要跟着他一起過日子，接到穆家集子去住了。老頭子淌着眼淚，再三請求駱凡好好地照顧她那苦命的媳婦，然後套着一輛車子落寞地走了。

馮邦忠是梅姑的族叔，也是綠梅谷主馮國忠的得力助手，他當然是認識駱凡的，也相信駱凡。

梅姑跟駱凡在一起，而且住進了穆家大院，他雖不放心，可是却很安心。

他們在這兒的目的，就是刺探穆家大宅的眞相，駱凡一到，這工作就沒有繼續下去的必要了，這小子雖非組織中人，却有着天生的攪局本領。而攪局的結果，多半是對他們有利的，他們幾年打不開的謎，這小子一到，不出半個月，就會鬧得天翻地覆。所以他們有時要隱起梅姑的行踪不給他找到，怕他去鬧散了，但久而無功時，他們又會隱約地洩漏梅姑的行踪，把他引來鬧一鬧。

這一次也是同樣的情形，果然駱凡一到，鷄犬不寧，把穆家大宅的秘密也揭開了不少。盡管還不太清楚，可是裏面隱藏的高手盡出了，多少能給人一點暗示。

馮邦忠走了，綠梅谷的弟子還有幾個，以佃戶長工等身份落脚在附近的，他們還繼續進行對穆家集的監視。

有一天，他們看見一輛車子出來，說是穆大奶奶歸寧。

駱凡是護送的，騎着馬跟在後面，還帶了丫頭，使女，顯得很神氣，只是有心人注意到，他沒帶梅姑！

有人盯着那輛車，發現了一件很絕的事，穆大奶奶晚上住店雖是獨居一間上房，駱凡却夜夜跟她宿居一屋。

看來穆大奶奶不甘寂寞，跟這小子姘上了。

消息傳回去，讓人很納悶，因爲駱凡不是那種人，他平時潔身自愛，除了梅姑之外，沒有跟第二個女人好過。

留守穆家集的人看見村中人在亂葬崗上埋了一具屍體，聽他們閒談時的語氣，說就是酒店中的小寡婦，爲了跟大奶奶爭風吃味兒，叫駱凡給宰了。

那些弟兄們更難相信，又悄悄地把屍體給挖了出來，身材，高矮，肥瘦都像，只是一張臉被打爛了！

馮邦忠也悄悄地來了，看過了屍體，他瞧得很仔細，甚至於不避嫌疑，剝下女屍的衣服來看了很久，然後靜悄悄地走了，甚麼話都沒說，也沒確定是與否。

有人忍不住問他：「邦叔！這到底是不是梅姑。」

馮邦忠只是含糊地道：「他們說是梅姑，當然假不了！」

這就是答案嗎？爲甚麼要別人來說是誰呢？他應該是最清楚的呀！

車子一直向關裏進發，沿途沒甚麼耽擱，有時落了單，碰了三四個不長眼的小毛賊，想欺負車上的幾個堂客，可是他們很倒霉，駱凡的那柄劍實在很神奇，劍一出鞘，必然有人頭落地，然後他一定像以往的慣例，用劍尖沾了血，在屍體上寫了四個字——劍在江湖。

他是在揚名，還是在表示什麼。每次都寫這四個字呢？

他的一切作爲龍瑛都微笑地看着，不置一詞。

倒是喬裝爲穆大奶奶的梅姑看了有點不過意，在他第三次殺人留號時，忍不住道：「小凡，像這種攔路打刧的剪徑小毛賊，殺了就殺了，算是爲世人除害，你何必要留下名號呢，那沒有多大光彩。」

駱凡一笑道：「我殺人從不爲光彩而留名，我不是俠客，只是一名殺手，爲了領取懸賞的花紅而殺人，這次我沒空去領賞，所以把名號留下，通知收屍的地方，好呈報官府，替我把賞格留下來，等我以後去收取。」

梅姑說道：「這種小毛賊也有身份的嗎？」

「當然有了，每名五千兩，我已經賺了好幾萬兩銀子了。」

「小凡，你別窮瘋了，誰會出五千兩賞格來殺他們？」

「奉天將軍衙門，告示上寫得清清楚楚。」

「你胡說，奉天將軍衙門只出賞格，懸賞捉拿追風十八騎！啊！莫非他們都是追風十八騎中的人？」

駱凡笑道：「梅姐，妳也知道我不隨便亂殺人的。」

梅姑搖搖頭道：「我不是不相信，穆傳芳手下的追風十八騎，個個都有一身絕頂工夫，怎會如此稀鬆。」

駱凡微笑道：「他們要掩飾原來的身份，自然，開始不便拿出眞功夫，也不在妳這位大嫂面前，亮出招牌來，先得裝佯一番，我正好利用機會，出手就是殺着，不給他們有反擊或準備的機會。」

梅姑忍不住向龍瑛道：「姑姑，您不是說穆傳芳是您的部屬嗎？」

「不錯！可是他手下那些追風十八騎，却多半不是的，這樣才能掩護他的身份，以便立功。」

「但他的部下行動，他應該知道的，甚至於是出之他的授意，這不是存心犯上嗎？」

「見了面我會括他的，不過這也難怪，任何人也不甘心綠巾壓頂，看着老婆偷漢子的。」

梅姑紅了臉道：「姑姑！瞧你說的多難聽。」

龍瑛笑道：「我說的是事實，誰叫妳這位大奶奶不甘寂寞，每次住店都把小白臉偷偷地往屋裏放呢。」

梅姑只有恨恨地看着駱凡低罵：「你看，都是你。」

駱凡微笑道：「大奶奶，小的下次不敢了，到了八達嶺，穆大爺一定親自前來興師問罪，叫他拿住可慘了……」

梅姑氣得伸手要打他，駱凡却笑着逃了……。

梅姑只有訕然地向龍瑛道：「姑姑，您看了，這個人永遠也沒正經的，永遠也好像長不大的。」

龍瑛的眼眶有點潤濕道：「小梅，找到一個風趣解意，溫柔多情的伴侶，妳還不知足，一定要像你叔叔那樣，整天板着臉。不苟言笑，你以爲才是個大丈夫。」

「不！梅兒不是這個意思，而且，叔叔也不是那樣的人，否則又怎能得到您的垂青，他是被責所壓的。」

「我沒怪他盡忠職守，我們負的是同樣的責任，但是我討厭他的固執，不近人情……」

「叔叔絕不是那樣的人，您看他對小凡就知道了！」

「對駱凡是個例外，因爲你們家虧欠他太多。」

「姑姑！這是怎麼說呢？」

「妳若是不知道，就不必知道，總而言之，我們每個人都欠他的，所以我們那怕是拚了命，也不能叫他受傷害。」

梅姑聽這些話不止一次了，這雖然是一個謎，但是她知道永遠都不會得到解答的。

天山綠梅谷中的技業堪稱絕世，但是駱凡所學的武功却不是綠梅谷的，馮國忠教給他的是另外一種。也不是親身示範的，都只是給他一張張的練功秘訣，叫他自己練習，馮國忠自己絕不過目，練成一式，就燒掉那一頁，另換一頁新的，馮國忠解釋爲那是駱凡先人傳下的武功。

但梅姑知道不是的，每一頁武功或劍法，都是由不同的人交來，那人就在綠梅谷中留下，等駱凡練熟了才離開，而那些人，都是名震一時的絕頂高手。

他們每個人都獻出了自己武學的精華來作成這個年青人，却沒有條件，沒有任何要求，甚至於根本不讓駱凡知道，他們

難道眞是爲了虧欠而在補償他嗎？

梅姑不去想這些了，只是試探地道：

「姑姑，叔叔對您一直沒有忘情，他閒下時勤練書法，只寫一個龍字，而且每次都是誠意眞心，沐浴淨衣，再焚上一爐香，而後才開始動筆的，梅兒知道他是在思念您。」

龍瑛却很平靜地道：「那很好，他已能找到排遣的方法，就讓他一直思念下去好了。」

「梅兒是說您爲什麼不去看看他。」

「小梅，妳別忘了我是側福晉，是皇親貴族了，他是個叛逆頭子，我能去看他嗎？」

「姑姑，您是別有懷抱！」

「我們漢家女兒最重名節，不管我的心中想的什麼，我這個身子已是滿室貴族，自當以此而終……」

「可是叔叔絕不會在意這些的。」

「我知道，可是我在意，這些地方我會有分寸的，不用妳來教我如何做。」

她的臉色青得怕人，梅姑不敢說什麼了。

這天黃昏，他們在關城門之前進了居庸關，雖然在習俗上，以山海關爲界分關內關外。但山海關內，仍是一片山野，只是不像山海關外那樣荒凉，百里不見人烟而已。

進了居庸關，離京城不過才幾十里，也有了繁華現象，梅姑以穆大奶奶的身份，時而還一露臉，龍瑛則極少見人，大部份時間都隱在車中，駱凡騎馬，有時被召到車中，另外兩個大丫頭跨轅趕車。

這一批奇怪的人在路上已經夠吸引人注意了，可是他們去住店時，更爲叫人詫然！

趕車的小蘭把車才停在一家客棧門口，就有兩名跨刀的錦衣漢子過來，雙雙跪下一腿：「奴才給福晉請安。」

駱凡微怔，車中的龍瑛輕哼一聲：「起來，你們是那一個衙門的。」

一個漢子道：「奴才原在侍衞營當差，後來蒙王爺提拔，調到親王府侍候。」

龍瑛道：「原來是王爺身邊的人，你們的地位不低啊。」

「奴才蒙王爺慈悲，賞了奴才四品花翎！」

「四品花翎，那比一個參將還大呢，玉祥的胆子不小，竟讓你們當這種差使，比皇上還神氣呢。」

「王爺派奴才們是聽候差遣的！」

龍瑛道：「王爺沒告訴你們我的脾氣嗎？」

「王爺只叫奴才們聽候福晉的任何差遣。」

龍瑛道：「我最討厭有人跟着，更討厭排場，帶着你們手下的人，有多遠滾多遠去。」

那兩名漢子互看一眼後才由一人道：「回福晉，這幾天京裏四處，出現了許多陌生人！王爺恐怕……」

龍瑛道：「我知道，這總是難免的，而且有些人是來找我的，你們跟在身後，不是誤了我的事。」

「奴才們怎麼敢，所以奴才却穿了便衣，絕不會妨碍福晉的事，店裏房間都準備好了，王爺說，這一兩天他抽不出空來看您……」

龍瑛冷冷地道：「我知道要趕你們滾蛋是辦不到的，玉祥對我還不太放心呢，不過，我也把話說在前面，我住的地方，可不許有你們的人，讓我看見了，當場就處刑的。」

那漢子忙道：「是！福晉放心好了，奴才雖是第一次侍候福晉，但是該幹什麼，奴才早就打聽清楚了。」

「你們兩個怎麼稱呼？」

「奴才該死，居然沒向福晉報名，奴才叫巴山，他叫烏爾泰。」

梅姑微微一震，她知道這兩個人的名字，是滿洲的技擊好手，萬想不到會派來侍候他們的。

龍瑛把兩個人揮退了，才低聲道：「從現在起，必須要時時留心，尤其是談話，須知四牆有耳……」

巴山爲他們準備的是一所很淸靜的院子，四間院子，獨門出入，四周都是高牆，也十分緊密。

住下之後，茶水飲食都是送到院門了，由小蘭與小菊接進去。駱凡四下轉了一轉，才進來道：「那兩個人也住在這兒，還有五名客商，不過看樣子全是大內的侍衞，整家客棧有四十多個房間，大部份都空着，但店家却宣告客滿，把上門的生意都推掉了。」

龍瑛冷笑道：「你只看見明裏的，沒有發現暗中的，這四週的瓦房中，街上擺攤兒的，挑着担子叫賣的等等，全都是他們的人，我們至少也都是一百多人的保護下。」

梅姑一驚道：「有這麼多？」

「我是福晉，妳也是位格格，咱們都是皇親貴族，才這麼幾個人來保護就稱多了嗎？」

梅姑幾次張口欲言，龍瑛道：「我曉得妳要說什麼，我告訴妳不行，這些人的確是來保護我們的，但是妳想跟人聯絡，也絕逃不過他們的耳目，後天就是咱們五個人力拚了，我這份名單已經交給妳了，另外還有兩份要到那天才能見到，記住，你們兩個人的任務是拿到了名單，脫身走路，不要管任何閒事。」

梅姑道：「梅兒知道，不過那天在長辛店一定守防嚴密，我們走得脫嗎？」

「我會安排的，不過也不敢說萬無一失，所以你們必要作個準備，必要時就得痛下殺手，總之以脫身爲第一，帶走那三份名單才是最重要的，否則我們的犧牲就完全落空了，我們這三條命就送得太寃枉了。」

駱凡一怔道：「三條命？」

「我！小蘭，小菊，可沒把你跟梅姑算上，你們絕不能死，一定要把名單帶出去，那可能保全我們幾萬條命呢。」

她說得很平靜，梅姑忍不住道：「姑姑！您又何必。」

龍瑛淡淡地道：「你別以爲我是求死，我不想死，因爲我的事還多得很，尤其是太湖那邊，我還有幾百個忠心的弟兄同志聚結在東洞庭山中，地方你們是知道的，小桃和小杏恐怕帶不好他們，還得你們不時去照料一下。」

梅姑說道：「既是您知道還有很多事未……」

龍瑛一嘆：「傻丫頭，妳以爲我失身於敵竟萌了死志了嗎，告訴你實話了，我不會那麼迂，也不重視這些，我的太湖姐妹有不少是在當船妓，賣身市笑作爲工作掩護，她們不以爲恥，不認爲自己失節，我們全的是民族大節，守的是大義！」

兩個年青人不僅肅然起敬，忽然小蘭進來低聲道：「穆傳芳求見！」

龍瑛一笑道：「我算他也該到了，他可是捉奸來了，你們兩個進屋去，叫他拿個正着吧。」

梅姑說道：「姑姑，您說得可多難聽啊。」

龍瑛一笑道：「妳若是穆大奶奶，我的說法並沒錯，快進屋去，這一着棋很重要，必須要在此地把他放平掉，才能順利進行以後的工作。」

說着把梅姑與駱凡推進了一間屋子，然後回頭走了幾步，再走過去要敲門，像是準備吩咐他們甚麼，就在這時穆傳芳在小蘭的陪同下進來了，龍瑛回身又迎上他們，同時道：「小蘭，妳怎麼不請穆頭領在客房裏坐呢。」

小蘭道：「婢子請了，可是穆頭領見夫人不在那兒，堅持要到後面來找！」

穆傳芳勉强地行了個禮：「屬下參見夫人！」

龍瑛笑道：「別客氣，穆頭領，我是要你明天才來報到的，你來早了一點。」

穆傳芳的眼睛不斷地瞟向那道門，龍瑛高聲道：「穆老大，你若是來找你渾家，可來得不巧，她出去了。」

穆傳芳道：「屬下進來前，先見到了巴領班。他沒看見我那渾家出去！」

龍瑛冷笑一聲：「哼！巴山跟你居然私下知會了，你知道這是犯誡的嗎？」

「是巴領班盤問屬下時，攀談了兩句，也沒別人看見，屬下跟巴領班是熟人，他到關外公幹時，也曾在屬下那兒做過客，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你們是多熟的朋友也不可以違反我的規矩，我要好好地調查一下，走！咱們上客房去！」

「屬下犯了多大的錯，回頭一定領責，此刻却要找我的渾家談一件重要的事，她在裏面？」

「不在！告訴你出去了，這是小菊的房間。」

穆傳芳冷笑道：「夫人！據屬下所知，這是那小子的臥室！」

「那一個小子？」

「駱凡，自號劍在江湖，專門替天行道領取賞格花紅，殺人爲生的臭小子。」

龍瑛一笑道：「這小伙子倒還眞有兩下子，劍法兇厲，爲了收服他，我犧牲了好幾把手呢！」

「可是屬下却賠上了老婆！」

「這是什麼話？」

「夫人！妳別替他們隱瞞了，一路上他們就打得火熱，成雙作對，日夜都膩在一起，那太不像話了。」

「我管那些幹嗎？他們只要盡心盡力替我工作，對他們私下的行爲，我向不干涉。」

穆傳芳怒道：「可是也不能叫我太難堪，我姓穆的到底還是有名有姓的人，以後我怎麼混？」

突地閃身一腳，踢向房門。

龍瑛及時一截，將他推得偏了開去，沉下臉來道：「姓穆的弄淸楚你的身份，也弄清楚這是什麼地方再放肆！」

穆傳芳的驃悍之氣完全擺出來了：「老子才不管那麼多，我只知道我老婆叫個野小子騙了，我要宰了他！」

龍瑛冷笑道：「那個老婆只是爲了工作需要才嫁給你，她是貴族，你却是個土匪頭，你配得上嗎？」

穆傳方眼中射出了怒火：「是你們硬塞給我的，也是你們硬嫁到我家去的，現在好了，每個人都知道她是我穆某人的老婆，也都知道她姘上個小伙子！」

龍瑛怒道：「妳！姓穆的——話是你說的，我不跟你說話，我找玉祥去，他撥給我的部下是這樣子的。」

她憤然飄身而出，穆傳芳呆了一呆，然後咬咬牙，朝門口叫道：「金桂，妳把那小子叫出來我不怪妳，只要斃了那小子駱凡，小子，你給我滾出來！」

屋中有了响動，不是開門而是推窗，顯然有人想從窗口出去，穆傳芳大爲着急，口中罵道：「王八蛋，兎崽子，有種你就別溜，老子非宰了你不可！」

屋子是連着的，要想到達窗子那兒，勢非要繞個圈子不可，穆傳芳拔出了大刀，身隨刀進，向屋門撞去。

門倒是一下子撞開了，他也看見了駱凡打着赤膊，要從窗子裏跳出去，而炕上棉被中顯然還躺着一個人，被子外面露出了一截長髮，證明那是個女人。

炕邊堆了一堆衣服，有男的，也有女的，却是脫下後胡亂放在一起的，那情況一看就叫人很曖昧。

穆傳芳衝向了炕邊一伸手一把揭開了被子，裏面是有個女人，但只是有點像他的渾家，却不是他的老婆。

穆傳芳微微怔了一下，說了一聲：「妳……」

只來得及吐出這一個字，炕上的梅姑一七首搠進了他的胸膛，而跳到窗口的駱凡也拉到了自己的劍，青光揮處，穆傳芳的頭顱也就飛過一邊。

跟着龍瑛鐵青着臉把巴山帶了過來，看見室中的情形，也似乎怔了一怔，龍瑛裝做地道：「怎麼把他給殺了？」

梅姑已經拉起了一件外衣披上，伸手在扣旗袍的扣子，露出那一角的肚兜，巴山的眼睛直往那兒溜，駱凡一劍對準他的眼睛扎去，口中喝道：「把你的賊眼挪開去！」

巴山嚇了一大跳，連忙往後一跳，總算駱凡沒有存心要他的命，只剃掉了一角眉毛，龍瑛沉聲說道：「駱凡，你想幹什麼？」

駱凡怒道：「哼！他對我的女人不懷好意。」

巴山笑道：「這位年青的朋友，好大的醋勁兒，這可不是你的女人，而是咱們穆老大的女人，你們殺了他。」

吧的一聲，是梅姑跳起來給了他一個大嘴巴！

巴山捂着臉跳開，却不敢發作，因爲駱凡的劍跟着追過來，龍瑛把手一攔道：「駱凡，回來，不許沒規矩！」

然後她又喝道：「巴山，跪下，向格格磕頭陪罪！」

巴山說道：「福晋，是您看見的，他們……」

龍瑛沉聲道：「我不但看得清楚，也聽得清楚，是你自己討打，金桂不管怎麼說，她總是金枝玉葉的格格，是王爺的親戚，那有你胡說八道的份兒！」

巴山一接觸到龍瑛的臉色，倒是不敢倔强，連忙跪了下來，朝梅姑叩了個頭，左右開弓，說一聲：「奴才該死！」就摑自己一個嘴巴，打到二十幾下，臉都腫了，梅姑才冷笑道：「算了吧，巴領班，我可不敢當了，你是王爺的親信，我雖是王爺的親戚，却連面都沒見過，比起你來可就差多了！」

龍瑛道：「金桂，妳這是幹嗎呀，妳心裏不痛快我知道，巴山是個奴才，妳跟他計較可沒意思。」

梅姑道：「福晋！我知道這個格格是唬不了人的，也沒人把我看在眼裏，可還不容個奴才來糟塌我！」

龍瑛道：「好了，金桂，巴山不對我已處分過他了，他是王爺派來的人，妳看在王爺的份上算了，現在談正事要緊，妳怎麼把個穆傳芳給殺了呢。」

梅姑冷笑道：「福晋，是他拉刀要殺我，我斷不能擺着給他砍！」

龍瑛道：「那難怪，是妳太不給他面子了，在家裏妳愛如何就如何，出來妳總得給他留點面子。」

梅姑冷笑道：「那是他自己找死，憑他那付長相，我就是閉上眼睛抓，也抓不到他來做我老公，我們說好了各不干涉行動的，他居然跟我掛上眞了，宰了他還算客氣的，我還想分他的屍呢！」

龍瑛皺皺眉，然後道：「算了，人都宰了，還說什麼呢，問題是在明兒個他要晋見王爺領奬。」

梅姑道：「我去領，本來那些奬也是該頒給我的，憑他穆傳芳那點玩意兒，只配給我挽鞋。」

龍瑛笑道：「金桂，王爺準備爲他請個三等男爵，世襲都統職銜的，妳可不能去受封好了。」

梅姑笑道：「給小駱好了，他的玩意兒比老穆强多了。」

「那怎麼行，他又不是旗人。」

梅姑道：「小駱肯入贅我家，算我家的人。」

「那他的追風十八騎呢？」

駱凡道：「我去接過來。」

「你去接，他們肯承認你嗎？」

駱凡刷的一聲，又亮出了他的劍，露出柄上那「劍在江湖」四個字，傲然一笑道：「他們承認它就行了。」

龍瑛一笑道：「駱凡，當鬍子老大可不是光憑着武功好，劍法快！」

駱凡道：「我也不想幹鬍子老大，我要正正式式的做個官兒，我去找到郝天行他們，告訴他們，追風十八騎必須接受招安，跟着我做事，他們一定很樂意的。」

「這倒不見得，那些江湖人的脾氣很徑的！」

駱凡一笑道：「我的劍在江湖，就不許江湖人在我面前發橫，老板，你放心好了，我跟大姐準能把他們攪得服服貼貼的，你放心好了。」

「我放心又有什麼用，要王爺答應才行。」

駱凡道：「老板，你不是在王爺面前，連這點胆量都沒有，我就不想跟妳了，倒不如直接跟王爺去。」

龍瑛一笑道：「看樣子你的胃口還不小呢，要這樣又何必跟人呢，金桂的老子也算是王爺啊！」

駱凡道：「那是個死的，不作數，只不過她這個格格身份，或許將來還有點用，當然，靠得住的還是我的劍。」

龍瑛笑道：「金桂！我發現妳們似乎有意要除掉老穆，以方便你們在一起。」

梅姑道：「那倒沒這個意思，不過我這次是打算面求王爺允准，擺脫掉老穆。我能拉住一個小駱，比十個老穆還强！」

「妳別忘了，駱凡是我找來的。」

梅姑笑道：「福晋，可是我能拉得住他，您要是無法安置我們，我們另外找出路去！」

「另找出路，這個圈子還作與由得你自由出入。」

「福晋，我家世代在這個圈子裏，利害我全知道，我說的另找出路，就是另起爐灶，再創一片天下，可不是要脫開這個圈子。」

龍瑛哼了一聲道：「金桂，你別不知足了，我雖然接掌了區總監，可是大部份的事情都是妳所管，我還要到太湖去住半年，妳在我這兒，等於是大半個總監了，妳自己另起爐灶混到這個局面嗎？」

「不能，所以姪兒是衷心希望能追隨嬸子的。」

「這會兒妳又跟我論親戚了。」

梅姑道：「不管怎麼說，我不能放棄小駱，我是眞心喜歡他，而且我家也需要那麼一把快劍來振作一下。」

龍瑛道：「我是沒意見，總得等妳祥叔一句話才能作準，巴山，把屍首弄出去，秘密處理掉，然後去稟報王爺，把金桂的要求說一下，請他點個頭！」

巴山忙喳的一聲道：「是！不過這姓穆的也眞該死，怎麼敢在福晋的面前動兒呢？」

龍瑛冷笑道：「最好是他該死，否則你就該死了，你也聽見了，他自己招認了，你們是老朋友了，他在進來前，你們談了些什麼？」

巴山叫了兩個人，弄了張油布進來，把穆傳芳的無頭屍體弄了出去，嚇得連屁也不敢再放了！

小菊監視他們出去後，關上了院門，龍瑛笑道：「第一步總算混過了，小梅，妳出手就是不够狠，扎的不是要害，幸虧小凡一劍補得快，要是給他叫出一句話來，揭穿了妳冒充的身份，那就什麼都完了，這所院子雖然劃爲禁地，但是巴山他們都在等着看笑話呢……」

梅姑道：「我是扎他腰子的，那知他機警得很居然偏過了，才扎在肚子上。」

駱凡笑道：「說好由我動手的，叫妳

抱住他就行，那知妳會用刀子對付他！」

梅姑慍然道：「我只是冒充穆大奶奶，可並不是眞的成了那水性楊花的婦人，你要我去抱個臭男人……」

龍瑛的神色一黯，梅姑知道自己說錯了話，伸伸舌頭不敢開口了，駱凡也埋怨地看她一眼。

龍瑛却一嘆道：「你們也別顧慮我，我是被玉祥捉住了，先佔有了我才不得已而屈從的，若是一開始我能有選擇，我早就自求解脫了，現在執行的這個計劃，雖是爲了大局，我不否認，也有點私怨的成份，我要他死不難，但我不够，我還要作成他昇爵抄家殺頭。」

「會有這麼嚴重嗎？」

「那是必然的，他主管這部份業務，却暴露了各地的密探機密，皇帝第一個放不過他。」

「我們眞能瞞得過嗎？」

「沒有問題，金桂是密探世家，但認識她的人却不會去與會，玉祥就沒有見過她！」

「怎麼可能呢，祥親王怎麼會連自己最重要的部屬都沒見過面。」

「密探本身是個很嚴密的組織，分層負責，而皇帝只派一個大臣總其事，並不屬於圈內人，玉祥是皇帝的叔叔，才輪到這個差使，他自恃聰明，冀圖有所表現，作了許多改革，像把我收服過去，就是他得意之舉，三路總監中，他只知道我一個人，這次可能又將有什麼大舉，才把三路主腦都集中起來，我想正好給他一個迎頭痛擊。」

「那天會有很多人嗎？」

「不會，我只準備派穆傳芳兩口子，小菊小蘭是我的貼身丫頭，別處的人也不會太多的。」

「就算是如此，也已比我們多出兩倍了。」

駱凡道：「我的快劍在出其不意之下是可以解決幾個，我就怕無法貼近去。」

「不會，你們殺了穆老大，補他的缺，再出於我的力求，玉祥會答應的。」

「那個巴山不會看出破綻嗎？」

「不會，第一，金桂本就是那樣的人，第二，我又擠了他一下，他必須爲你們妥善解釋，出脫自己，否則，他知道我不會饒他，我究竟是玉祥的側福晋。」

長辛店在北京城外，近盧溝橋，是一個小鎭，然而它的地位很特殊，因爲京師重地，禁止民衆佩帶武器，所以保鏢的也好，江湖人也好，都集中在這兒。

在一所大宅子裏，重門深閉，周圍有許多跨刀的便衣漢子在逡巡着，很明顯的，他們都是吃公事飯的。

院子裏，駱凡與梅姑在不安地等候着，龍瑛已經先進去了，而且有一會兒了。

片刻後，小蘭才出來招招手：「王爺叫你們進去！」

兩人從她的眼色中知道一切還平安，遂放了點心，到了門口，一個長挑漢子上前，指着駱凡的劍道：「把兵器放下來再進去。」

駱凡立刻一瞪眼道：「老子沒那個規矩，從我開始練劍那天開始，劍就沒離過身。」

漢子冷笑道：「乳臭未乾的小子敢在爺們面前耍橫，你還差得很，放下！」

他伸手去扣駱凡的脈門，動作奇快，一下子扣個正着，但駱凡的拔劍也好快，嗆然輕响中，劍尖已斜斜地抵住了那漢子的咽喉，沉聲道：「把你的爪子搬開，這是老子第一次劍出不見紅，算是你祖上積德……」

那漢子怔住了，似乎沒想到駱凡的身手這麼快，但是他却不甘心如此被唬退，也冷笑道：「小子，你敢殺人！」

駱凡的劍毫不攷慮地輕輕一拉，劃斷了他的喉管，跟着一脚踢出去，把他的身子踢向一邊，血流如注！

駱凡的劍很快歸鞘，看了他一眼道：「你祖上積少了德，還是沒能保住你這條命。」

他輕而易舉地殺了個人，而且此人的地位必然不低，立刻驚動了其餘的保衞，兵刄齊出，圍了上來。

屋中傳出龍瑛的聲音道：「王爺，你如果還想要那些人，趁早叫他們住手，駱凡的劍再出鞘，他們就完了。」

另一個男人的聲音道：「龍瑛，妳用的人這麼橫。」

龍瑛的聲音道：「他對我忠誠，他能殺人，這兩個條件足够了，我不能苛求太多。」

「他能强得過我的虎風八衞。」

「只有七衞了，王爺，在穆家集跟穆傳芳的追風十八騎起了衝突，當着穆傳芳的面，他也能一劍連斃三人，震得穆傳芳忍氣吞聲而退，昨天終於倒在他劍下。」

「可是他太沒規矩了，這還成什麼體統。」

龍瑛的聲音笑道：「他倒還很守本份的，只不過你的人對他太跋扈了，他不吃這一套的，有本事的人，不會輕易向人低頭，也只有兩三個人能命令他。」

「誰？誰能命令他？」

「我，金桂，將來可能還會多一個王爺你，那要看你怎麼對他了。」

默然片刻後，屋中傳出喝聲：「退下去，放他進來。」

駱凡與梅姑進入到屋中，因爲駱凡那一鬧，梅姑的劍也得以隨身帶進來了。

那是一所客廳，一張大椅子，正中對門而設，坐着一個神情威肅的中年人，雙目炯然，一望而知是內家高手。

龍瑛坐在一邊，衣襟還有點亂，看來她跟王爺已經親熱過一陣，但她却一抬手，平靜地道：「見過王爺。」

梅姑穿了旗裝，俊俏地摸頭蹲腿，行了個旗禮，嬌媚地道：「王爺金安。」

祥親王哈哈大笑道：「金桂，久聞妳的艷名，今日一見果然是名不虛傳，看了妳的嬌模樣，我也覺得妳嫁給那個缺腿殘廢實在是太委屈了。」

梅姑低下頭來道：「王爺多慈悲。」

祥親王大笑道：「好！好！祥叔替妳作主。」

龍瑛在旁道：「王爺，您還記得自己是叔叔，在小輩面前就放尊重些！」

祥親王大笑道：「哈哈……咱們再開玩笑，妳嬸子要吃醋了，金桂，妳放心，好好幹，官家不會虧待妳的。」

梅姑道謝了一聲道：「姪女家中就只有姪女一個人了，難得駱凡肯入贅到我家，王爺請多提拔他一下。」

祥親王大笑點頭，眼光移向駱凡，駱凡一拱手道：「草民見過王爺。」

祥親王道：「你就是駱凡！不錯，你劍在江湖這四個字不像是名號，却傳得很快。」

「草民這四個字本不是名號。」

「不是名號，那又是什麼？」

「什麼也不是，只表示一個警號，告訴那些壞蛋，在我這枝劍在江湖上，他們就得老實些。」

「好！好志氣，你說的壞人是什麼人呢？」

「是國法不容的壞蛋，所以草民殺的都是官府懸賞通緝的大惡之徒。」

「可是剛才你就殺了我一名侍衞。」

「那是自衞，草民沒有犯法，他要抓我，我就不饒他。」

祥親王哈哈大笑道：「聽你先前的話，你好像蠻聰明，可是後來的幾句，仍是個憨小子，你見我爲什麼不叩頭？」

駱凡道：「草民不知道王爺將如何對我，若是王爺原諒了草民殺死穆傳芳的無奈，而且還給草民一個官兒做，草民自然感激，若是王爺要殺草民，草民還要叩頭感謝那可是太笨了。」

梅姑按他跪下道：「笨蛋，你沒聽見王爺剛才已經答應我了，王爺要殺你，還會召見你，還不叩頭謝恩。」

駱凡被按着叩了三個頭：「多謝王爺，草民……」

梅姑道：「還草民個屁，你不會改口稱姪兒的。」

駱凡道：「那可不行，他是王爺，我不能往自己臉上貼金，硬湊上攀親戚。」

梅姑氣得擰了他一把，說道：「你是死人。」

祥親王笑道：「駱凡，本爵論輩份是金桂的叔叔，你們既成了兩口子，當然是我的姪兒了，很好，本爵很喜歡你的忠厚，有骨氣，金桂是個女兒家，爵不及女是本朝的規矩，你算她家的人，將來總有你好處的，好好跟着你嬸子，本爵絕不會叫你失望，一個三等男爵算什麼，本爵設法爲你請個貝勒下來封侯拜將都有份呢。」

駱凡傻呼呼地又叩了個頭：「謝謝王爺。」

祥親王笑向龍瑛道：「難怪妳一見到他，就想把他弄到身邊，這小伙子的確是塊好材料。」

龍瑛道：「妾身帶了身邊四婢，再加上一大批好手，却叫他殺得落花流水，妾身才興愛才之念。」

祥親王道：「不過我看他據傲的，要不是金桂，恐怕妳還降不了這頭孽龍。」

龍瑛笑道：「金桂若不是個格格的身份，恐怕也還管不住他，這小子對女人可是心狠得很，穆家集有個標緻的小寡婦叫他弄上了，沒幾天又嫌碍手，他一劍就剁了。」

祥親王哦了一聲道：「你怎麼下得了手。」

駱凡道：「她吃醋。」

「有那個女人不吃醋的，這可不犯死罪。」

「她不是我老婆，却要管我，還罵我是野種。」

祥親王大笑道：「金桂，妳聽見了沒有！」

金桂道：「所以姪女請王爺作主，有了名份。」

駱凡道：「可是妳不能罵我野種，我父母死得早，但我不是野種，誰罵我這句話都不行。」

他表現得就像是一個純樸，粗獷與不受覊牢的漢子，也是權勢中人最喜歡的一種脚色，這種人沒有野心，肯賣命，忠心耿耿，永不會出賣或背叛主子，只要能給他一點虛榮的滿足，他就會成爲一頭忠心的狗。

祥親王十分滿意，笑着道：「駱凡，很好，有本爵爲你作主，誰也不敢再瞧不起你，坐在你嬸子身邊，現在咱們辦正事兒，把他們叫進來吧。」

駱凡坐到龍瑛身後，門口响起了一聲聲的宣召聲，沒多久，首先進來一個五十上下的壯者，帶了三個年青人，跪下後叩頭道：「在下東路總監趙之久，率同犬子趙平，犬女趙琳，小媳王玉霞叩見王爺千歲。」

他的長相平凡，而他的兒子女兒媳婦也都十分平庸，絲毫沒有出奇之處！

梅姑與駱凡在江南也很熟，但是就沒見過這四個人，但他們既爲密探總監，必然有一身超凡技業，可見他們都已到了藏鋒劍刃的境界。

駱凡感到一邊的龍瑛身子在微微的顫抖着，目中也射出了强烈的恨意，似乎她對這一家子有着極深的仇恨！

祥親王笑道：「老趙，你倒還是老樣子，本爵到江南幾趟，蒙你隆情招待，却不知道東路總監就是你這老兒。」

趙之久說道：「托王爺洪福，在下在此任上已有十年了，以前都是受胡總監轄制……」

祥親王道：「本來本爵雖是專領這個組織，但一向都是胡玉洪在管着，他自兼中路總監，却大權一把抓，有許多事都不讓本爵知道，聽說他對大家很刻薄。」

趙之久道：「胡總監很精明。」

祥親王哼了一聲道：「他精明個屁，官當到了九門提督還不够，居然一手把持着這個圈子。本爵得到了瑛福晋的密告，找到了他不少貪墨不法的證據，秘密地將他抓了起來，抄了他的家，你們知道他的家私有多少。」

「卑職不知道。」

龍瑛冷笑道：「趙總監是胡玉洪的最親信部屬，怎麼會不知道，有好多財產都是你替他添置的。」

趙之久看看龍瑛，才微笑道：「卑職替胡公辦事有三，但却是奉諭執行公務，每一件事都有絹册紀錄。」

他身後的少婦忙從所携的錦袱中取出一本絹册，小蘭過去要接，她猶疑一下，但祥親王沒有反對，她只有交出來了，小蘭交給了祥親王。

祥親王隨手放過一邊，龍瑛道：「王爺！胡玉洪家中雖然抄出了將近三億的財富，但恐怕還不止此數，你最好還是核對一下，恐怕還能有所發現。」

祥親王笑道：「本爵知道，從把你們派到北路之後，本爵才知道一個總監有多大的好處，他兼任中路總監多年，收入又豈在少數，所以本爵才要他們把一應詳細底册帶來，徹底清查一下！趙之久，你的一應底册都帶來了。」

趙之久道：「王爺諭示，屬下怎敢有違，琳兒，送上去。」

那個少女也將手中的錦袱要呈上去，小蘭又要來接，趙琳道：「這裏面的文件關係重大，除王爺之外，不得經任何人的手。」

龍瑛道：「這是誰規定的？」

「是胡總監，這些文件由妾身管理，連家父都不曾過目，以示隆重。」

龍瑛道：「胡玉洪已經抄家賜藥了，他的話仍然比王爺的口諭更有用呢！」

祥親王說道：「這愼重一點，也是對的。」

龍瑛冷笑道：「趙總監的隨從助手都是一家人，難道還不够愼重嗎？他女兒保管的文件，他自己沒過目，這話誰會相信，妾身倒希望王爺愼重點，他善於用毒，有些毒物能塗於器物上，傷人於不知不覺間。」

趙之久一嘆：「琳兒，把東西隨便交給那一個，只要是當了王爺的面，咱們就沒責任了。」

小蘭接過包袱，還打開看了一下，大致翻了一遍，才又交給小菊，放進一口皮箱中。

祥親王被龍瑛的一句話嚇住了，果然沒有去動那口箱子，只擺擺手道：「胡玉洪已經伏法，今後一切由本爵自理，這賊子刁狡萬分，有關一切資料他都藏了起來，抵死不肯交出，所以本爵無從着手，只有把你們召來，從頭整理一番，補充作個通盤了解。」

趙之久臉色微微一變，龍瑛笑道：「胡玉洪被抓的消息始終未加發佈，就是怕你們藏下一些資料不交出來，王爺神機妙算，果然是無人能及。」

趙之久只有苦笑道：「卑職問心無愧，但憑王爺查核。」

祥親王說道：「老趙，我知道你跟胡玉洪關係不同，但是你聽見他被查抄的消息，居然無動於色，可見你修養不錯，因此，你交出的資料之中，想必不會有什麼問題……」

趙之久道：「屬下忠心耿耿，但知効忠君上。」

龍瑛道：「我記得你是漢人。」

「是的，屬下與福晋一樣是漢人，但是屬下早知天命，知道大清國王聖明，應爲中原萬世之王，故而將福晋也勸說過來，降順朝廷，福晋得侍王爺，屬下亦有微榮。」

駱凡與梅姑這才知道龍瑛爲什麼恨趙之久了，她失身祥親王，看來還是趙之久擺佈的。

而且她還巧妙運用手段，將原先眞正領導秘探組織的九門提督胡玉洪給整倒了下來。

那是個眞正的厲害角色，龍瑛的這一着，對義軍而言，功勞太大了，而她居然沉住了氣，一聲都不响……

但駱凡也怕龍瑛情緒太激動了，輕輕地觸了她一下。

龍瑛覺察了道：「趙總監，其實我對你亦沒有成見，我也是王爺的人，當然要處處向着王爺，胡玉洪太跋扈專權，我密告王爺拔倒了他，至於其他的人，我向王爺請求過了，審核資料後，縱有缺失也既往不究，只要大家以後全力効忠王爺就是了。」

祥親王笑道：「不錯，瑛福晋這話本爵認爲很有道理，所以接納了，你們放心，那些資料本爵只是作個了解，既往一槪不究。」

龍瑛道：「只是不計其過，功却不可沒！」

祥親王忙道：「那當然，爲朝廷出了力的人，從不會抹殺其成就，胡玉洪的案子已經結了，除了他所兼領的中路總監一職，由本爵自理外，其餘人事也不作任何調動了，只有昇遷，絕不降免，一年以後，再觀績効，本王給大家一年的時間來作更多的表現。」

趙之久這才吁了口氣，退至一旁坐下，他的兒女媳婦則站立在身後。

這時又進來一個人，却使龍瑛及梅姑等一震。

來人也是一個半百老者，帶了一個中年婦人，一個年輕的小伙子跪下叩頭道：「西路總管馬安瀾率同小妻素花及門下弟子白星雨叩見王爺，願王爺萬福金安。」

梅姑故意把臉側向前面，不讓他們看到前面，駱凡忙低聲道：「姑姑，怎麼會是他呢。」

龍瑛也低聲道：「我也沒想到，因爲以前他們只有一個代號，我是按照代號發出了通知叫他們赴會的，因爲詳細資料都在那姓胡的手中，連玉祥也不知道。」

駱凡道：「這老叛賊跟綠梅谷關係太密切了，梅姑的身份絕對瞞不過他的，小姪恐怕也難以騙過他們。」

龍瑛道：「我的身份則早已在玉祥那兒挑明了，只有我出去吸引他們注意，你們儘量往前看，等資料齊全後，我會制住玉祥，爲你們阻路，你們則儘量往外衝！注意，廳後有一間臥房，原作小憇之用，你們進去後關上門，立刻越窗而出。」

她不等駱凡回答，就立刻移身過去，向玉祥低語。

馬安瀾等人向前跪下叩頭後，仍是低着頭，由於祥親王被龍瑛拉住了低語，沒叫他們抬頭。尚未看見龍瑛等人，駱凡心中一動，立刻向趙之久低聲道：「趙老，你對這馬安瀾認識嗎？」

趙之久道：「不認識，連姓名也是第一次聽到，因爲各管一區，互相不相往還，是我們這一個組織的誡條。」

駱凡道：「我是福晋手下的，福晋的身份，趙老想必明白的，她剛才指示說，此人是清水教中的副教主，是個最大的叛逆首領，要你我留心，以防有變！」

趙之久啊的一聲道：「不會吧，胡公用人一向謹愼！」

駱凡道：「他若是只貪一點銀子，皇上不會抄他的家，殺他的頭的，必然是出了大紕漏，趙老宜多愼重。」

「那將如何辦才好呢？」

「聽取王爺的指示，但必須全神備戰，而且還要注意，清水教爲白蓮餘孽，這三人恐怕都會法術，趙老注意他，我們則釘緊另兩個人，王爺若作了決定，一個手勢，我們就立刻發動！」

趙之久回答道：「好的，老朽遵命就是！」

駱凡道：「最好叫令郎等人在發動之後，立刻守住門戶，斷其退路，這可不能叫他們跑掉！」

趙之久點點頭，立刻吩咐他的子女去了。

這邊龍瑛跟祥親王耳語已畢，就站在椅旁，一手還扶在祥親王的肩上，十分親暱，然後笑道：「馬副教主，別來無恙，貴教主安好。」

馬安瀾聞聲抬頭，三個人都大吃了一驚。

祥親王笑道：「馬總監，你想不到吧，瑛福晉說你們是老朋友了！」

馬安瀾忙道：「她……眞是王爺的福晉？」

龍瑛冷笑道：「我可沒這麼大的福氣，說得好聽點嗎，是側福晉，不好聽一點，是小老婆，而且是東路總監趙老做的大媒。」

趙之久道：「側福晉兼任北路總監，爲王爺運籌帷幄，建了不少殊勳！」

馬安瀾這才笑道：「那就難怪了，以側福晉在叛逆中的地位，還有什麼不清楚的！」

龍瑛道：「彼此，彼此，以副教主在義師中的地位，更是予取予求了，難怪這些年來，西北地方的義輩俱見其消而不見其長，除了加入清水教，幾乎別無容身之地！」

馬安瀾笑道：「那裏！那裏！屬下只是把他們集中在一處，易於把握而已！比之福晉仍然差得太多！」

龍瑛道：「我比副教主可差得多。」

馬安瀾對祥親王道：「王爺！屬下的忠貞，胡公可以提出絕對保證的。」

龍瑛道：「胡玉洪自己的忠貞都無法保證，更別說是保證別人了，他已經在幾天前被秘密處決了。」

馬安瀾不禁一呆，神色立變，祥親王道：「胡玉洪貪贓枉法，利用職權營私自肥，跋扈專權，把持住密探營視爲私產、本爵已請得聖旨加以處決了，不過，馬總監，你可以放心，對你這一部門，本爵却無懷疑！」

龍瑛道：「但也要看你的表現，你只要對王爺表現忠貞，王爺還會像過去一樣的器重你！」

「在下絕對忠貞以報效王爺。」

「很好，把你的那些文件資料都呈上來。」

「啓稟王爺，屬下並沒有任何文件資料。」

祥親王臉色一沉道：「你說什麼？」

「屬下身在清水教，一切都利用清水教爲之，自然不能留下任何綫索而致暴露身份，所以屬下的一切資料與胡公統籌紀錄，由他保管。」

「可是胡玉洪至死也未曾交出任何資料。」

「這個屬下可不清楚，王爺最好還是找一找，若是實在找不到，容屬下回去後再慢慢查核記下。」

龍瑛沉聲道：「馬安瀾，我想不是你託胡玉洪代錄，而是他的那份記錄，也放在你那兒，你們兩人一直都狼狽爲奸，圖謀不軌吧。」

馬安瀾連呼寃枉，但是祥親王却哼一聲，手勢一揮，趙之久飛劍而出，直刺馬安瀾，馬安瀾揚手一抛，一團黃烟迷漫，罩住了四週，駱凡叫道：「這是障眼法，別怕，照樣殺進去。」

他與梅姑也揚劍殺了進去。

迷濛的烟霧中但見有血光不住暴現以及呼喝慘叫聲，片刻後，烟霧散盡，却見趙子久倒在血泊中，而馬安瀾却已不見踪影，倒是他的妻子與徒弟倒在地上掙扎，但亦肚開腸流，大概活不成了。

趙之久的女兒與媳婦都被殺於門戶，只有他兒子趙平斷了一條腿，倒在地上。

只見小菊與小蘭還是好好的抱住那隻箱子，而龍瑛的一劍刺入了祥親王的咽喉，祥親王的雙手還揑住了她的脖子，舌頭吐出來，也已死了。

她必是趁機行刺，祥親王及時發覺，垂死反擊，兩個人同歸於盡了，駱凡神色一變，立刻上前一劍砍下了祥親王的腦袋，然後跟着一掌，拍碎了龍瑛的臉。小蘭驚問道：「你這是做什麼？」

駱凡低聲說道：「記住，是馬安瀾殺死了王爺，又發掌打死了福晉，然後逃走了。」

玉祥喉間的匕首是龍瑛的，留下就是證據，而龍瑛的死狀更值得懷疑，必須加以破壞的，除了毀容，也別無他策。

駱凡又道：「我們帶人追馬安瀾去，半途脫身，你們隨後走，帶着箱子回太湖去，我們會引走大批的人，方便你們逃走！快，準備行動了！」

小蘭垂淚道：「你們二位會來嗎？」

「不了，我們必須失踪，造成一件懸案，因爲這個金桂可不能見人的！」

他來到門口，才大聲地叫人來，那些侍衛都趕到了，他問道：「你們有沒有看見馬安瀾跑掉……」

「有啊，他走了出來，說是忘了一樣東西，要快去拿！」

駱凡頓脚叫道：「壞了，這傢伙心懷二志，跟胡玉洪串通一氣，怕王爺治他的罪竟先下手爲强，利用妖術，殺死了王爺和福晉，還殺了趙老跟他的兒女，我們倆只除掉了他的老婆和逆徒……」

梅姑叫道：「大家還不快追，跑了叛逆誰負得起責任。」

這倒是眞話，案情太重大了，尤其是祥王爺跟福晉雙雙被殺，這禍事鬧得太大，每個人都保不住腦袋……

於是大家一哄而出，到了街上，外面的警衛森嚴，馬安瀾却不知下落了。

金桂苦笑着向那些侍衛們道：「大家都知道，這場禍事有多大，如果抓不到眞兇，我們誰都保不住腦袋，大家必須盡一切的力量，拚了命也要把馬安瀾抓回來，否則全是個死數……」

（以下轉入第壹零四頁）

探索大集故事「結局篇」

司馬翎．文
盧令．圖

强人

强有强中手　勝惟勝於心

前言

沈神通果然不負「强人」之名。

他以智謀及武功，盡力鏟除崎嶇的人生道路上障碍。

不過道路却仍然很長很長……

× × × ×

不管沈神通心裏怎樣急法，也不論他動作怎樣迅速，事實却正如他所預料，陶正直果然有足够時間做他的事。李大通所率領的一個王若梅和十五名「獸人」，的確只是一步閒棋。

馬玉儀固然目瞪口呆，連徐奔也驚愕做聲不得。這是因爲那面貌冶艷身材絕佳但全身只有一件透明蟬翼薄紗的呂夫人，忽然從陶正直掌中飛起。

她「飛」得很好看，像輕烟一樣冉冉上昇，到了差不多兩丈高，身子在空中稍稍停歇一下，然後才像蝴蝶一樣輕盈翩翩移動——在空氣中。

這種情形眞是驚人，她姿勢不但好看，最要命的是晶瑩肉體魅力四射極之誘惑，尤其是徐奔由下向上仰視的角度。

本來任何男人看見這等情景都不免怦然心動血流加速，但這種反應却純粹基於「情慾」而沒有感情混雜其中。

徐奔却不同了。呂夫人長得跟她姊姊呂驚鴻一模一樣，單單這一點他本就要花很大力量尅制自己，不准自己表錯情。

平時好像沒有問題，但現在是十分特殊情形，故此徐奔的反應好像比旁的男人强烈得多，好像更迷醉些就甚是合理了。

許許多多事情竟然似是同一刹那發生。例如馬玉儀已像小鷄一樣被陶正直抓住。但馬玉儀却直至感到呂夫人在空中的舞蹈大有古怪時，才發覺自己已落在陶正直手中。

另一方面呂夫人凌虛妙舞也已經結束，因爲她有如一朵落花飄墜在徐奔懷中。

徐奔竟忘記還有別人在旁邊，不但把她抱得很緊，還吻在她美麗朱唇上。

陶正直笑容仍然很俊逸，聲音也很溫柔，但馬玉儀却覺得其中似乎蘊藏着無盡邪惡。他說：「你們應該先查驗我的傷口才可以相信。因爲我本人雖然有血，但別人也有。」

徐奔身子一震抬頭望住呂夫人。

呂夫人也笑盈盈道：「許多男人只不過看見我身體就被處死。你能够抱住我能够吻我，死也比別人化算光采得多。」

她雙手已分別按住徐奔脈穴。當她聲音提高之時，徐奔馬上感到眞氣波盪，顯然她不但已制住他重要脈穴，連他的內力亦在她控制中。

呂夫人本來已被徐奔以極之精純奇奧劍法，破去全身武功——使她眞氣提不起來，也就等於破去武功。

然而陶正直居然能够助她迅即復元，而且過程中無痕無跡，這陶正直的武功造詣委實可以稱爲「深不可測」了。

陶正直看見馬玉儀露出厭惡表情，眼光也不望向自己。當下哈哈一笑，道：「呂夫人，妳願不願猜測一下我怎樣對付這位沈夫人？」

「猜大槪猜不出了。」呂夫人一面吃吃笑着一面回答：「但我却很有興趣想知道，你肯不肯講出來呢？」

「當然可以。」陶正直也笑着說：「我對她胃口好像不怎麼好？不過有些男人一定不同意，尤其是那些像野獸的人，所以我想研究那些人對她胃口究竟好到甚麼程度？哈……」

徐奔是苦於不能作聲，否則他一定破口大罵。

馬玉儀却暗暗慶幸徐奔不能開口，所以沒有激怒對方使對方立即出手，她本人雖仍裝出楚楚可憐樣子。其實她心中充滿希望以及鬥志，原因是她已看見一個人的面孔在窗外露了一下，這張面孔當然是故意露出來給她看見的。

馬玉儀雖然本身簡直沒有武功可言，可是任何女子若是像她一樣經歷過無數風波苦難，也必定會堅强以及會變得大胆。

而且她有一個非常奇怪的預感。

——這一次的災難似乎已是最後一次如果應付得過去，將來大槪不會再發生。

因此她必須鎭定冷靜，以便全力以赴衝破這一重災險難關。

但假如徐奔激怒了對方，使對方立下毒手，那就甚麼都不必提了。

陶正直話聲又傳入衆人耳中：「現在就算沈神通率領了天下無數高手趕到，我担保他一定沒有辦法可想，何況我還下了一着閒棋。這着閒棋必可阻延他趕來此地的速度，故此當他終於擺脫了一切陷阱伏兵趕到此地之時，他只能看見一幢很有意義的屋子。」

「這間屋子有甚麼意義呢？」呂夫人問。

「因爲馬玉儀曾經住過。」陶正直回答：「深刻的感情會使人痴心。因此聰明人也會變成傻瓜，呂夫人妳最擅長利用人性弱點，當然非常了解。」

「我還是喜歡多知道一點。」

「妳不必客氣，妳已經是此道一流高手。例如從前的金算盤，現在的徐奔，那一個不是因爲『痴心』而被妳擺佈？妳不妨問問徐奔，假如他不是把妳當作呂驚鴻的話，他肯擁抱妳吻妳麼？」

「他大概不肯。」呂夫人承認了：「就算比我漂亮十倍的女人，恐怕也不能引誘他。」

「但這種痴心對健康沒有益處，徐奔本是生龍活虎的武林高手，如今却有如病貓，這就是『痴心』的害處了。」

徐奔冷冷道：「廢話講完沒有？」

陶正直笑嘻嘻應道：「別急，我說的決沒有一句是廢話，我意思說沈神通將會由於『痴心』而慘遭敗亡命運。」

馬玉儀道：「不可能，你絕對無法擊敗他，你雖然可以磨折我殺死我，但這只不過我是他的累贅而已，如果你帮他除去我這個累贅，你就有得瞧了。」

陶正直居然不嘲笑不反駁，稍微尋思一下才點頭道：「妳說得很有道理。」

呂夫人皺起雙眉，但這種表情却也竟然能予人美麗之感，她說：「陶兄，你就算眞的不敢殺她，也不應該告訴她。」

陶正直道：「妳的話也有道理。」

呂夫人道：「可是你已經洩露了心中秘密，你已經不能使她變成不知道，這却如何是好？」

「很簡單，任何人肚子裏裝了再多的秘密，也得要活着才能够宣洩，所以如果沈夫人和徐奔都死了的話，大槪連沈神通也無法向屍體問出甚麼秘密，何況，我還有本事能够使沈神通找不到他們屍體？」

「好極了，」呂夫人欣然含笑道：「我可以下手了麼？」

「等一下，」陶正直說：「一來我們時間充裕得很，二來這兩個人死亡的次序亂不得，一定要沈神通的夫人先死，才輪到徐奔。」

不但呂夫人想問，連徐奔馬玉儀也想知道，但陶正直不給他們開口機會，詭笑一聲又道：「因爲徐奔的身份是目擊證人，他必須看見聽見一切情形，然後沈神通以及世上之人才知道才相信，現在你看看我怎樣對付這個目擊證人。」

他把馬玉儀也交給呂夫人抓住，提高聲音說話，好像要給屋外的人聽見：「假如有人襲擊我，妳想都不要想搶先震斷他們心脈，請務必記住這一點。」

呂夫人的話聲也表示出堅決心意：「我一定照做，最了不起同歸於盡，我怕甚麼？」

對，她還怕甚麼？假如拚着同歸於盡的話。所以現在外面就算有很多一流高手，縱然有足够摧毀陶正直二人之力，恐怕也不敢有所行動。除非根本不必理會馬玉儀徐奔的死活。

那陶正直獨自走到牆角，用一些小巧工具，「叮叮噹噹」不知搗什麼鬼。

徐奔歎氣道：「沈夫人，很對不起，是我害了你，因爲我應該看得出陶正直也是瘋子那一類的人才對。」

馬玉儀沒有做聲，現在講任何話看來似乎完全於事無補，她隱隱感到這個最後的災難好像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凶險得多。至少現在外面雖然有朋友，雖然想搶救她。可是正如俗語說「老鼠拉龜」，簡直無法下手。

徐奔又深深歎口氣，道：「我是死是活都不要緊，因爲我好像已沒有苦苦活下去的理由。但妳命不同，沈夫人，爲了沈神通之故，妳必須盡力求生。」

眞是見鬼的廢話，難道有求生機會還肯放棄不要麼？可是徐奔絕對不像講廢話的人，那麼他這些話是何用意？他暗示甚麼？」

馬玉儀連忙定神攝心仔細觀察，首先注意到徐奔站立的姿勢。他全身雖像木頭一樣僵硬，但由於上身向外稍稍斜傾，如果不是呂夫人一隻玉手搭他肩膀，他必定不能保持重心而傾跌。

由於這個姿勢，因而可以生出令人幻想，那就是假如徐奔突然能够動彈，而且這一動乃是起脚疾撑呂夫人小腹要害，這時呂夫人有甚麼反應？她當然只好用盡她的本事，能多快就多快斜斜躍開。

呂夫人能不能躲過徐奔這一脚可以不關心。但此時却必能肯定呂夫人絕對來不及發出內家眞力震斷馬玉儀的心脈，而也可以肯定馬玉儀來得及掙得脫呂夫人的掌握？

但徐奔自己呢？他是否同時脫困？抑是仍然在對方控制之下？他會不會慘死當場。

這答案沒有人比徐奔更清楚，只因徐奔眞氣內力受制於呂夫人並不是假的，所以他根本不能動彈，當然更不能起脚突襲呂夫人。

但如果徐奔不要命的話，却又可以踢呂夫人一脚。只不過這一脚却要他付出生命代價——並非由於呂夫人反擊，而是他施展出本門內功最特殊部份，硬是可以提聚眞力踢出一脚。

當然這一脚踢出之後他自己的心脈也震斷了，所以敵人是死是傷尚未可知，他却一定是一具屍體。

徐奔這種武功上的隱秘，就算沈神通在此也很難猜測得出，何況是馬玉儀，自然更加不知道徐奔的生死竟是繫於她一念之間。

所以當她再看見意外出現人影時，便立刻發動，她說：「我當然想活下去，我希望現在還有機會。」

那邊廂的陶正直雖然很忙碌，耳朶却仍然聽得見這邊的對話，因此他插口一面打哈哈一面說道：「馬玉儀，妳絕對沒有機會。我老實告訴你，我沒有工夫也沒有興趣看妳被那些獸人强姦蹂躪。我只有興趣親眼看見沈神通抱起妳屍體的表情。」

他的聲音殘忍冷酷得當眞有如瘋狂之人。但言語內容却有條有理，使人覺得他比那些神智失常的人還要可怕百倍。

陶正直已經釘完最後一枝金釘，轉回身子，眼光到處。饒他是天下最奸最惡最聰明的人，却也禁不住楞住。

原來當他眼光掃去的一刹那間，他看見三道人影連翩從窗外飛入。

有人衝入來還不算稀奇——其實已是不可能之事。因爲徐奔馬玉儀兩條性命之故——稀奇的是帶頭者竟是俊美有如美女的劉雙痕，後面兩人則是崔憐花崔憐月雙姝。

他們難道不知道硬來會使徐奔馬玉儀一齊送命？

陶正直剛閃過這個疑問，另一件更奇怪之事也已發生。

那就是徐奔居然大喝一聲，竟能側身一脚撑出。這一脚不但快逾閃電，而且風聲凌厲刺耳，那種勁厲勢道大槪連一堵石牆也可以撑塌撑垮。

呂夫人縱然已經煉成了堅硬如石牆的護身功夫，大槪也不敢用自己身體去試驗徐奔的脚力。何況，她根本沒有這類護身神功。

故此她倉卒間斜斜飛開丈許。一切情形正如所料，她已來不及運功震死馬玉儀，也不能拖馬玉儀一起躍開。

馬玉儀總算恢復自由。

劉雙痕現身她面前，不過却是背向着她，這是由於他必須面對她的敵人——陶正直呂夫人——之故。因此劉雙痕沒有跟她打招呼。

在她左右也有人現身，那是崔家雙姝。她們翼衞着馬玉儀，使任何人都不能由側面突襲。

女孩子們總是比較愛管閒事，所以崔家雙姝四隻眼睛滴溜溜盯住馬玉儀而不是陶呂兩個敵人，似乎不足爲奇。

她們不但見過風度翩翩才智絕世的沈神通，也曾暗暗問過劉雙痕，問他對於馬玉儀的意見，劉雙痕的回答相當乾脆。他說如果馬玉儀不是沈神通的女人，他一定會追求她。

所以她們際此危機百伏險象環生時，第一件事還是先看過馬玉儀而不是敵人。

崔憐花頷首道：「唔，很不錯，眞是我見猶憐。」

崔憐月說道：「很可能內在猶勝外表。這就怪不得一時俊彥都要俯首石榴裙下了！」

崔憐月的話可以置而不論，但崔憐花評馬玉儀「我見猶憐」，這個典故却值得一提。

歷史上記載當南北朝時代，桓溫伐蜀得勝，發現蜀主李勢的妹妹非常漂亮，便納爲妾。而且對她極之寵愛。但桓溫的元配妻子却是晉朝南康長公主，可不是平常人家女子。所以當她聽知有這麼回事，一氣之下就親自帶了鋒利長刀去找李勢妹妹，她當然沒有好意，而是要親手殺死媚惑丈夫的女人。

女人在嫉妒時弄出血案一點也不稀奇。幸而這一次居然大吉大利人人平安無事。那是因爲李勢妹妹向長公主哭泣着說：「我只因爲國破家亡所以變成侍妾，如果你肯殺死我，那就最好不過了。」

哀惋傷凄的聲音言詞，再加上美麗動人的姿容。使得女老虎般的長公主也大爲心軟，說了兩句傳誦千古的話。她說：「看見妳連我都忍不住憐惜起來，何況是那個老傢伙呢？」

這就是「我見猶憐，何況老奴」既富於人情味而又凄艷的典故。

且說當崔家雙姝正在評論時，陶正直已走過來，用不能置信的眼光望住呂夫人，道：「妳怎麼搞的？看來問題忽然變得很嚴重。我猜妳一定逃不過大牧塲著名鐵騎的追殺了。」

徐奔砰一聲倒地聲响，證實了他的話的正確性，也加强了緊張氣氛。

但難道著名的大牧塲鐵騎單單只追殺呂夫人，却肯把他陶正直放過麼？

劉雙痕說道：「陶正直，此時此刻，你爲何不替你自己担心？這個女人值得你顧盼關心？」

陶正直欣然笑道：「謝謝你，我雖然向來是個沒有出息沒有胆子的人，但沈神通想殺死我，却還沒有那麼容易。如果你想知道原因，我便告訴你。若是別人問我我絕不說。」

劉雙痕的笑容眞是比美女還漂亮好看。他說：「那就告訴我吧。我聽着呢。」

陶正直聲音壓低一點，可是廳內的人仍然都聽得見。「沈神通這個人大多數時候很聰明，可是有時候却會變成傻瓜。我武力可能比不上他，所以我決不跟他單打獨鬥拚命。」

劉雙痕笑笑點頭同意。他漂亮得連男人都會爲他湧起愛憐之心，女人就更不必說了。故此呂夫人幾乎瞧得呆住，而她的

樣子決沒有人會認為失禮認為不應該。

「劉兄弟，你心裏一定會問：你陶正直雖然決定不跟沈神通拚命，但他若是找上你，你難道寧死也不拔劍一鬥？」

「我正有這種想法。」

「那麼我告訴你，我當然有我的方法。我只要使沈神通變成傻瓜就可以了。當然這是說時容易做時難的事。不過看來好像我一直都相當成功，所以沈神通始終沒有向我動手。」

「使他變成傻瓜？」這答案真是大大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沈神通雖稱「智者」。他本是以機智聰明名震天下武林。要把普通人變成呆笨尚且不易，何況是沈神通？

「你們大家都不必這麼樣目傻口呆。」陶正直又說：「沈神通如果不是每每在緊要關頭變成傻瓜，我陶正直就算有十條命也活不了。不久以前我還在天津死牢中看見他。他沒有向我出手，因為他把何同的性命看得比我重要。你們想想看他是不是傻瓜呢？」

照陶正直的講法，那沈神通的確愚蠢，至少是在那段時間做了瓜傻。因為如果沈神通不放過陶正直，當機立斷地殺了他（假如可能的話），則現在起碼馬玉儀不會有難，徐奔也不必送了性命。

然而這個結論莫說馬玉儀劉雙痕等人，甚至連呂夫人也覺得不能接受。不管有多少真憑實據擺在眼前，但如果沈神通會隨時被陶正直弄得變成傻瓜，那麼世上之人一定全都是白痴了。

劉雙痕白如冠玉的臉上現出好幾條皺紋，朗若寒星的雙眸中也充滿迷茫疑惑光芒。不過他聲音仍然很平靜：「陶正直，這話若是出於別人口中，我根本懶得聽下去。但你卻大大不同，你的確有驚世駭俗的才智，也有扭轉乾坤的力量。」

陶正直歡然笑道：「好說了，而我最高興的是劉兄弟你是第一個這樣誇讚推許我的人。」

劉雙痕道：「這叫做知音世所稀，古今才人總是因此悲嗟。不過我們先別討論這些閒話，我聽說你的武功很博雜竟是兼數家之長，所以在這方面，我希望先證實一件事。」

陶正直疑道：「你要證實甚麼事？」

劉雙痕道：「假如你的武功只不過擅長逃遁，則你能逃過『猛將』朱慎以及司馬無影兩人的刀劍，仍然合情合理。正如你也知道，很少人拔出兵刃時首先想到防備對方逃走的，你說是也不是？」

「這是實情。可是你想證實甚麼我仍然沒有聽見。」

「我只想知道你武功造詣究竟如何？唉，其實我已見過你施展身手，你誅殺黑夜神社那些高手時的威風我真是佩服死了。只不過你夾雜的手段太多，所以我仍然估不透你真正武功造詣到了何等地步。」

陶正直搖頭說道：「我不想跟你動刀子。」

「我也不想。」劉雙痕答得很快：「所以是她們而不是我。」

他後面這句話根本無人聽得見。只因一陣奇異卻悅耳聲響已經瀰漫全廳。原來是崔家雙姝忽然一齊出手。由於她們手中的兵刃都是紫光艷艷奪目的玉簫。而紫玉簫揮動時帶出陣陣諧和悅耳聲響，所以掩沒了劉雙痕話聲。

崔家雙姝的紫玉簫一出手就幻現出千百道紫光艷影。她們的輕功也殊有風緻，一前一後飛落陶正直身邊之時，雖是迅疾無比，卻予人嬝嬝娜娜風姿綽約之感，一點也不匆遽急迫。

「劍劉簫崔」兩大武林世家享譽百餘載之久，自然不是咀巴講講或者吹吹牛皮就可以的。現在只要瞧瞧這兩個艷麗如花面貌肖似的美女所施展的簫法，誰也沒有法子敢不衷心佩服。假如是她們攻擊的對象，當然沒有興趣「佩服」，但心中叫苦連天卻是一定免不了的。

任何人看見陶正直的樣子表情，相信都可以看得出他心裏正震天價的叫苦。

雖然陶正直的劍法精妙嚴密得大有潑水不透之勢。可是崔家雙姝兩枝紫玉簫極是作怪，一個從正面黏黏纏纏攻勢連綿不斷。另一個在後面堵住，招式宛如春蠶吐絲七牽八扯。簡直好像要把陶正直當作蠶蛹，而崔家姊妹則是織繭的人。

由於崔家雙姝艷若春霞體態嬝娜，所以這種黏黏軟軟情意綿綿的招式，不但悅目好看，甚至足以令人心醉神搖。

假如陶正直竟已為之目眩神搖心中迷醉，那麼他只須劍招稍稍鬆懈，讓任何一枝紫玉簫點中身上穴道而躺下，那就甚麼都不必說了。

但陶正直一點也沒有迷醉，他甚至還能夠運功封住聽覺，不讓那陣陣柔靡怨慕迴腸盪氣的簫聲（其實是玉簫揮舞時的聲音）分散精神，不讓簫聲瓦解了鬥志。

不過這麼一來他的確很辛苦很吃力，因為崔家姊妹雖然不是練就聯手合擊招式，可是她們卻是孿生姊妹，心意相通。所以根本等如是同一個人出手。而事實上卻有兩個形體兩枝紫玉簫向陶正直身上各處脈穴招呼，試問陶正直如何能不大叫吃不消？如何能不叫苦連天？

馬玉儀只不過是旁觀者，同時又是女性。照理說崔家雙姝的奇異武功不能影響她才是。然而事實上她卻是首先露出如痴似醉神情的人。

她在如泣如訴纏綿悱惻又宛似空山靈雨的簫韻中，彷彿看見自己還是詩樣情懷少女年華的光景。又彷彿回到大江邊美麗恬靜那幢房屋，有丈夫的笑容，也有兒子的笑聲……

那崔家雙姝忽動忽靜的艷影，也使她迷迷茫茫好像精魄竟要脫離塵世而越空飛去。

劉雙痕忽然伸出左手，毫無忌憚摟住馬玉儀纖腰，還摟抱得很緊很貼。

呂夫人明眸一轉已看清楚，立刻露出嫉妬表情。道：「原來你跟她關係很密切，所以你趕來救她。」

她乃是出身小幻天家派高手，所以崔家雙姝這種能迷惑心神的奇門武功對她全無威脅。

這時崔家姊妹每個人都已攻出七十餘招，表面上她們的簫招黏纏連綿毫不痛快，但其實她們出手時有快有慢。慢的時候不必形容，快的時候則卻也如天風疾雨，絕對不比任何家派的快刀快劍遜色。

劉雙痕答話時，也是崔家雙姝突然展開一輪快攻之際。

劉雙痕說：「呂夫人，請妳準備，我也要出手了。」

呂夫人訝道：「為甚麼？而且為甚麼是現在？」她的確極之迷惑不解。因為她一直暗暗以小幻天秘傳媚功籠罩着劉雙痕。她自然知道自己有多少力量，而以她觀測劉雙痕縱然不至於跪倒石榴裙下，也決計不會對她生出敵意不會對她採取行動。

然而事實卻完全相反。劉雙痕不理睬她而摟住馬玉儀（真正用意是使她恢復清醒神智）這還不說。居然宣佈要向她動手，而且是在陶正直與崔家雙姝戰況正在勝負未分之時，莫非他認為陶正直必敗，所以已經不必替崔家姊妹掠陣？

「我不明白，一點也不明白。」呂夫人喃喃說：「你倒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如果你喜歡女人如果你好色，你不應該不理睬我，不應該視我如無物。但若說你不要女人，你卻抱住朋友的美妾，還抱得那麼緊那麼親熱？」

她剛剛把這幾句話說完，劉雙痕「鏘」一聲掣出長劍，而馬玉儀嬌美可人的身子也從他身邊移到後面牆角。

這時馬玉儀得到劉雙痕秘傳內功手法暗助，神智已恢復清明。何況由於陶正直忽然像一塊木頭似的跌倒，因此崔家雙姝兩枝紫玉簫一齊停歇中止了任何動作。她們雙簫不動，異聲立消，所以馬玉儀也就不至於再陷入迷惘之境。

馬玉儀的情況似乎很好也很安全。但呂夫人的情況卻大大相反。

只因劉雙痕長劍一出鞘，便瀟瀟洒洒幻化為八道耀眼精虹，罩射呂夫人全身八處要害大穴。他的劍要震盪出八道光影，又要攻襲對方要穴，動作當然迅疾得有如電光火石。

但偏偏他看起來正如剛才所形容，硬是瀟瀟洒洒而絕不是急急忙忙。只不過被他這一記「逍遙八表」劍招籠罩着的呂夫人，不止沒有絲毫「逍遙」感覺，還被劍光灼熱得五內如焚芳心大亂。

她一個觔斗向左邊翻出，但身在半空已被左面光華閃掣的劍式迫得不能不改變方向。只見她纖細雪白宛如水蛇的腰身一顫，身子呼一聲向上昇起兩尺。

假如此地還有其他男性旁觀者，而他們又可以不必担心呂夫人勝敗生死的話。他們一定會被她肉體誇張美好的曲綫，以及眩人眼目的乳波臀浪迷醉得丟了魂魄。當然他們也決不知道這正是小幻天家派最著名的「佈施色相」媚功，這種奇門秘功融合在武功任何招式裏施展出來，的確具有強大絕倫的力量。

那邊廂陶正直身子貼地無聲無息滑開三尺。這一着不用說也可以知道必是當世罕見罕聞奇功絕藝的一種。因為他雖然霎時已移開三尺之遠，但崔家雙姝卻直到他站起時才發現，換言之當他移動時竟然能夠令人完全沒有感覺。

陶正直似乎並不如何畏懼崔家姊妹雙簫。因為他在躲避兩枝紫玉簫夾攻之前的剎那間，心中想的卻是劉雙痕。內容是：劉兄弟何以對呂夫人的絕世媚功好像全然無動於中？莫非他跟我一樣，根本對女人沒有一點興趣？

他不但能夠想到別的事情而不是集中全力應付簫招。而且還能夠像鬼魅一樣消失於崔家雙姝眼前。那是他忽然以快得難以形容身法飛出廳外。

崔家雙姝這一伕真是打得大有迷迷茫茫，糊里糊塗之感。可是她們目下卻沒有時間檢討或後悔，因為那邊廂呂夫人豐滿得令人垂涎的白晳肉體往上昇起兩尺之後，緊接着一定非有後續動作不可。故此崔家雙姝現在卻也只好先看完了才有空攷慮陶正直的問題了。

呂夫人果然沒有使任何觀衆失望，她在那麼奇異的凶險的以及困難的情勢下，白晳的嬌軀在空氣中卻好像在床墊上滾動一樣，一下子橫滾七步之遠。

她終於落在地上，不但站得很好，而且不得不承認姿勢甚是美妙悅目，就像一些第一流的時裝模特兒一樣，雖然故意以匆遽動作步法在台上走動，但驀然停止時，靜止的姿態却特別動人。

劉雙痕的聲音一向溫文有禮，但現在卻好像走到另一個極端。至少呂夫人感覺得到絕不留情的殺氣。她聽見他說：「妳千方百計想試試寒家的大自然劍法，現在希望妳已經滿意，也希望妳不要再試。」

呂夫人自然不敢再試，因為她站的姿式雖然美觀兼又誘惑，可是劉雙痕離她太近，反而大櫥看不見她姿勢的妙處。況且他的鋒利長劍輕輕頂住她右脅要害，劍尖已經微微刺入嫩白肌肉，使她感到少許疼痛。

「我可以死心可以不再試了，但我有怎麼好處？」

「妳當然有好處，最低限度你還可以在妳花樣年華裏，繼續欣賞享受錦綉河山。我相信妳一定很同意我的看法。」

「是的，我同意。」她回答得很快，面上泛起苦笑。但雖是「苦」笑，却仍然冶艷迷人。

任何人若是獨門拿手絕技盡數施展之後，仍然對敵人無可奈何，更甚的是敵人的長劍已經頂住脅下要害，在這等惡劣情勢之下，能夠保存性命是喜出望外，自是謝天謝地的事了。

所以呂夫人再也不敢妄動也不敢囉嗦。說也奇怪，她那具近乎赤裸極之誘惑的白晳肉體，這刻忽然失去一切光采魅力，正如櫥窗內的模特兒，不管怎麼漂亮，總是缺乏令人心旌搖蕩的誘惑力。

劉雙痕一掌拍落呂夫人背心大穴之時，崔家姊妹一齊叫道：「大哥，陶正直跑掉啦！」

呂夫人吃了一掌只連續咳了六七聲便停止，表面上好像沒有甚麼事，但她自己卻知道，陶正直剛才以玄門無上精純內功幫助她恢復了的真氣，現在又完全渙散，這意思就是說她又已再度失去全身武功。

劉雙痕笑着安慰崔家雙姝，道：「不要緊，就算連我也一齊出手，也攔阻不住他，所以我第一個目標是這個妖女。」

「難道你還有下一個目標？」

話聲是從廳門外傳入來，這個口音誰也不會忘記，因為說話之人就是陶正直。

步聲橐橐人影隨現。這個逃走了的陶正直居然又出現。他不但昂首闊步走入來

，而且手中還揪住一個人衣服後領，像拖狗一樣拖着一個人進來。

廳外忽然也傳來驚叫喧嘩聲，其中夾雜着女人的口音。是李政的妻子貞烈夫人的聲。

陶正直一面入廳，一面笑道：「他們發現得太遲了。但我只希望我們的這個傢伙的身份，能够帮我渡過刦難。」

他的聲音神態動作都極之從容輕鬆，可是事實上却快得難以形容，只那麼一眨眼間，他已經把手中那個人推到牆角使他直挺挺站立。又從牆上拉出一根金色細絲勒住了頸子，另一端繫接在對角牆上，一口釘子上。這樣他就算放手，那人亦不會倒下，因爲他頸子有一條金色絲綫攔住。

話說時囉嗦，其實陶正直一下子就已用七根金絲綫攔勒那人胸腹肚腿等處，使人覺得那人簡直是被蛛網封在牆角，不但不會倒下不能逃走，看來甚至連掙動一下也很不容易。

「你這是幹甚麼?」劉雙痕問：「以你武功之高，難道一定要使你這等手段而不敢面面相對決一死戰?」

馬玉儀尖叫道：「那是李政，劉雙痕，你一定要救救他。」

李政本是夫婦同行，他們俱是大牧場精選鐵騎之列。怪不得他被抓去及那貞烈夫人叫聲那麼尖銳惶急。

「我知道他是誰。」陶正直笑得好可惡但仍很好看：「任何人看在他妻子份上，決不能不軟化讓步。」

李政的娘子倏然出現在大廳門口，頭巾已掉落，所以頭髮披垂而回復女人面目，當然她面色非常激動非常可怕，而且更可怕的是她手中拉得滿滿的强弓大箭，對準陶正直。

「放了他，」她大叫：「否則我射死你這個臭賊。」

陶正直攤開雙手笑道：「別那麼兇。請冷靜一點，冷靜只會對大家都有好處，決不會有害處。」

劉雙痕也接口道：「對，李大嫂不可衝動，李大哥目前還沒有生命危險。」

陶正直呵呵笑道：「但如果她一衝動射出勁箭，這個李大哥就不保險，照我看法很可能沒有射中我反而忽然射穿了李大哥肚子，那時才好笑哪，哈……哈……」

李政娘子一時呆住，她當然不知道武功中有這等李代僵桃移花接木的精妙手法。陶正直是否精擅這等秘藝不得而知，但是無論如何還是不要拿丈夫性命去試驗爲妙。

她終於卸弦垂弓，不敢造次。其他門窗外對準陶正直五張强弓也莫不如此。

陶正直又道：「我老早聽說過揚州花月樓的『多情簫』是當世奇功，神妙無雙。剛才領教之下，果然名不虛傳。」

崔憐月嗔聲道：「你講話最好別搖頭擺腦，眞討厭。」

「你錯了，崔姑娘，妳大大的錯了。」陶正直的頭搖擺晃盪得更厲害：「古今天下讀書人如果吟誦好文章好詩詞之時，未有不搖頭擺腦者也。現在我講述的是這麼精采的故事，豈可以呆頭呆腦有如木石乎哉?」

「我才不管你像甚麼東西!」崔憐月恨恨道：「你究竟想說甚麼?」

陶正直道：「我只不過想告訴李政娘子，如果不是妳和妳的姊妹施展出『多情簫』奇功絕藝，我就算有三頭六臂也不能够一下子就抓住李政。」

崔家「多情簫」的奇異威力已可以從早先馬玉儀情況看得出來，所以陶正直的確沒有亂講。李政之所以被他手到擒來，無疑是因爲心神受到古怪簫聲所制。

姊姊崔憐花道：「還要你告訴我們?我們自己難道不知道?」她這時才轉眼望向李政娘子，聲音中大有歉意：「但只有武功招式我們可以控制，我們要點陶正直『巨闕穴』決定不會點到李政大哥的『紫宮穴』，然而聲音却不同了，我們非常抱歉，但我們相信李大嫂你一定明白這個道理。」

李政娘子歎氣道：「我明白，我絕不會怪到妳們頭上。」

她與李政結婚十多年來，出生入死經歷過無數患難，所以她已算得上是見慣大風大浪人物，像現在的情形她能怪誰呢?當然，不能怪罪崔家雙妹。故此她唯有歎氣，必要時也只好認命了。

陶正直笑容有增無減，道：「劉兄弟，眞想不到你的才智和劍術一樣高妙，不過你可不可以客氣一點忍讓一下?因爲我想鬥的是沈神通而不是你。」

劉雙痕根本不假思索便應道：「我當然不跟你作對，你莫非還不知道我們趕來此地，就首先制住妖女的主意都是沈神通出的?」

陶正直大驚之色居然掩飾不住，連言語也不流暢吶吶道：「都是他的主意?」

「沈神通主意沒錯!」劉雙痕又强調一次：「否則我怎麼第一步如何第二步如何?照我的想法，上上之策就是集中全力對付你，你若是落敗傷亡，一切問題都消失了，但爲何沈神通不此之圖，反而要找我傾盡力瓦解呂夫人那妖女的戰鬥力量?難道那妖女若是安然無恙，竟會發揮出比你更大威力不成?」

陶正直居然也不必想就連連點頭，道：「她當然可以，你一定忘了她是小幻天家派嫡傳高手，唉!如果不是她運氣不好，碰上了劉兄你的話，老實說只憑她一個人，就可以把此地內內外外連男帶女一齊都制服擒下。當然這過程中我也得帮帮她的忙，但無論如何那時候她是主角而不是我!」

小幻天家派在江湖上聲名雖然不响亮不轟動，可是像劉雙痕崔家雙妹等出身於武林世家的高手，當然知道厲害，換言之陶正直的話至少不算吹牛嚇唬人。

但世人却往往有不少人深信自己貞烈氣節或者正直性格，可以不怕邪恠妖異之事，像外號「貞烈夫人」的李政娘子就是這類人之一。她厲聲喝道：「我不信這一套，那個妖女豈能連我都迷得住?」

陶正直笑笑應道：「你有權不相信，不過你可別忘記一個事實，那就是連花月樓的『多情簫』簫聲(不是吹奏，只是揮舞時的聲响)，你們都受不了，全都爲之如痴如醉，試問『小幻天』神奇媚功誰還能受得了?」

李政娘子縱然仍不信服，但在理論上

她却找不出可以反駁的話，只好憤憤緊閉咀吧。

劉雙痕道：「剛才你問我是不是還有下一個目標，現在我回答你好不好?」

「當然好，」陶正直說時還用手指指住自己鼻尖：「是不是我?」

「對，我們現在要全力對付你了。」

「很好，以你的『大自然劍』，加上『多情簫』竟無疑問足以跟我決一死戰。何況廳外還有幾把可怕强弓。」

劉雙痕聳聳肩頭，微笑道：「照你這樣分析，我應該趕緊動手才是，但我爲何沒有動手?還跟你在講東講西好像閒得很無聊的樣子。」

他問得很有趣，試想誰會將這種問題，反而向敵人請教呢?

陶正直却毫不表示詫異，並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那自然是由於李政之故，你們有沒有聽過『投鼠忌器』的故事。」

他問的是崔家雙妹，不過她們却不理睬他，甚至還把眼睛移開不去看他。

劉雙痕道：「這就是癥結所在了，你已殺害了徐奔，跟大牧場的仇恨已結得够深，何必又多拖一個人落水?話說回來，假如你獨力不能對付我們這些人，也沒有話說。但你分明有足够能力，至少你脫身逃走毫無困難。所以講來講去，我仍然是想知道你爲何拖李政落水?」

陶正直仰天哂笑一聲，想了一下才道：「你可能當眞不了解，但沈神通一定曉得。他絕對知道如果我救助了呂夫人，由於耗費不少眞元內力，武功登時大打折扣，故此當你全力趕緊收呂拾夫人之時，我也就找到機會抓住李政作爲人質。」

事情好像很簡單，只不過經過相當曲折而又緊湊，所以人人眼花繚亂而已。

但是不是這麼簡單?那陶正直當眞因眞元內力，一時恢復不過來，所以覷空覓隙抓住李政作爲人質?

實情是否如此暫且不管，反正陶正直此人心計深沉，古怪花樣極多，誰也不敢自信一定能看穿能測透他。

劉雙痕好像已不想討論這件事，所以不再追問，話題也立刻轉到「人質」身上，他說：「陶正直，你別傷害李政，我們也放了呂夫人。」

陶正直答非所問，「劉兄弟，在任何情形下我都不會抓你作人質，也不會傷害你，但對別人我就絕不會忌憚憐惜了。」

他眼睛却是瞧着崔家姊妹，顯然所謂「別人」就是她們兩個。

劉雙痕笑一下，道：「你明知我極之關心她們，你是不是利用她們威脅我?」

「正是此意，」陶正直連連點頭：「這是你和我之間能維持和平能不傷感情的唯一辦法。」

劉雙痕不再駁詰這件事，說道：「我還是要舊話重提。我放呂夫人，你也放了李政如何?」

呂夫人叫道：「陶正直，救救我。我願意做你的奴婢。」

可惜她聲音已失去蕩人心魄之嬌媚魅力。這一點自然與她眞氣渙散失去武功有關。

陶正直道：「我不幹，你我之間既無恩亦無愛，故此你我只有互相利用價值，可是妳現在已失去一切條件，妳對我已全無價值。我把妳這個廢物換回來幹嗎?」

話很殘忍冷酷，却也是實情。

人類絕大部份的活動都是建築於互相利用價值之基礎上。講得可怕一點，甚至連父母與兒女之間亦有這種現象，兒女如果「身」「心」兩方面都能自行生長成熟以迄成熟的話，大槪就不必有父母了。

已經沒有人需要詰問陶正直剛才何以肯帮忙呂夫人?這個疑問已經不存在了，因爲徐奔已死，大牧場力量(目前來說)已被擊垮，所以呂夫人已沒有利用價值。

陶正直又道：「劉兄弟，請問沈神通囑咐你第二步應該怎樣做呢?」

劉雙痕沉默了老大一會工夫，才道：「他沒有說。」

陶正直眼中露出疑色：「他爲何不說呢?」

劉雙痕道：「因爲他根本連第一步應該如何也沒有對我說，他只告訴過我幾句話。」

陶正直一時大感震撼，只因他忽然發現世上多了一個足以頡頏的對手，而這個對手却正站在他眼前。

他仍然問道：「沈神通對你說過怎麼話?」

「沈神通說，目下局勢既複雜又千變萬化，一時不能分析得清楚，所以你自己看着辦，第一步怎樣做第二步怎樣做，你自己決定好了。」

照他這樣說法，沈神通的確有講過「第一步」，「第二步」這些話，所以他當初亦沒有對陶正直說假話。只不過有內容的步驟，跟沒有內容的步驟，那就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

總之，如果劉雙痕由到達現身直到現在，一切行動俱是他領導的話，則劉雙痕腦筋之佳反應之快，只怕也已不遜於沈通通。

陶正直面色比泥土還難看，聲音也很乾澀：「我一向以爲臉孔跟腦筋總是配不起來。越漂亮臉孔，腦筋越像木頭石塊，所以我一點都不提防你。」

「跟妳談話眞是有趣極了。唉，我以前想法也和你一樣。」

陶正直的聲音仍然不像平時悅耳：「好吧，就算你不知道你第二步該怎樣做，但你總該知道我應該怎樣做吧?」

「我也不知道，這是老實話。」劉雙痕說：「假如你寧可聽假話而不聽老實話，我大槪會繼續勸你放了李政，把呂夫人換回去。」

李政娘子面色一時變得雪白，眼中露出內心深處的疑懼。

以她的立場自是李政性命爲重，不管付出多大代價，只要能救回李政就行了。可是聽劉雙痕口氣，却好像不把李政的危險當一回事，這叫她如何能不爲之臉色發白?

陶正直皺起眉頭，很不以爲然地道：「你知不知道，你的話多麼傷李政娘子的心?」

劉雙痕微笑道：「難道爲了不傷她的心，你就肯答應交換人質的條件麼?」

陶正直道：「你爲何不試一試?」

李政娘子聲音甚是嘶啞，大槪是驚懼

緊張過度之故，她跟着說：「是呀，劉公子，你可以試一試呀，我……我還可以籌出一千兩黃金。」

劉雙痕面上微笑忽然消失，因爲局勢已變成好像是他不想救李政性命，甚至好像是他從中作梗，但事實上是不是這樣的呢？

事實上當然不是，根本他正在殫精竭智極力想救回李政。任誰也懂得一個簡單原則，那就是越想得到的東西，表面上越須裝出漫不經心毫不在乎，這樣才可以談得攏甚至殺低對方的價錢。

所以這件事李政娘子確實不應該插咀不應該參加，然而揆諸事實却又怪她不得，因爲李政是她的丈夫而不是別人。

雖然怪她不得，但劉雙痕心裏已經很不舒服，故此微笑也消失了。他冷冷道：「李大嫂，究竟是誰抓住李政？是誰使李政有生命之險？是我還是陶正直？」

李政娘子道：「可是你却不肯跟他談談條件。」

談談條件當然沒有甚麼不可以，就算談不攏亦沒有甚麼損失，主持談判的人又不會因此而少了一塊肉。

因此連崔憐花也用同情眼光瞧瞧李政娘子，又用不同意的面色對着劉雙痕，說道：「李大嫂說得對，談一談有甚麼關係呢？」

但劉雙痕忽然露出的啼笑皆非表情使任何人都明白他一定另有苦衷，這一點連李政娘子也明白了。

因此她們都極力擠出含有歉疚意思的苦笑。

這時她們聽見劉雙痕向陶正直說道：「陶正直，你贏了。」

陶正直迅即恢復平常神態，不再是那種可憐兮兮無路可走的樣子，他笑道：「劉雙痕，我跟你打賭，這些女人們沒有一個上過菜市場，你敢不敢賭？」

「我不敢，她們如果上過菜市場，當然懂得怎樣爭斤論兩地討價還價，也懂得裝出並不想買的姿態，但事至如今好像已沒有甚麼好說的了，你不妨把條件說出來，如果你有的話。」

「你的確很聰明，我沒有什麼條件可說。」

李政娘子雖然心裏還塞滿濃濃歉意，但仍然忍不住問道：「劉公子，他是甚麼意思？難道他非殺死我那當家的不可？」

「不，你放一百個心，他絕對不想殺害李政。」劉雙痕說：「因爲我們完全沒有談判的資格，所以他懶得多講，他反正勝券在握，大可以捉弄我們一下。」

「你確實是聰明人。」陶正直又讚他一次：「本來你們還有少許談判資格，因爲你和崔家姊妹大可以不管李政死活跟我決一死戰。我當然不想發生刀來劍往這類危險的事，所以我或許會軟化一些，換言之你們越不在乎李政安危生死，我就越會讓步。可惜那些女人掀了你的底牌，哈……哈……」

李政娘子崔家姊妹被他這番話刺激得痛苦不堪，另一方面，由於直到現在還弄不清楚這兩個男人究竟有何意圖？爲何都沒有觸及問題核心？爲何全無具體意見提出？所以她們又復爲之煩惱頭痛之極。

她們過後也許不再記得現在對「男性」佩服之情，但此時她們却的確感到「男性」當眞是高一等的生物，她們也强烈感到「女性」好像不大適宜這種充滿險惡風波生涯，她們似乎更適宜於平穩安定的生活。

至於日後她們肯不肯讓自己歸於平淡？讓自己回到厨房？誰也不得而知。只因人生是如此變幻無常，命運是如此離奇莫測，明天的事誰知道呢？

陶正直又仰天長笑數聲，說道：「我要走了，你有何打算，是情詞懇切地挽留我？抑是企圖使用武力？不過據我看法，你可能恭送我揚長而去，對不對？」

劉雙痕立刻道：「對，因爲我們認爲趕快施救李政，比找你痲煩重要。」

陶正直笑容未斂，施施然向廳門行去。他只走出三步，李政娘子已如一縷輕烟飛過去落在牆角李政身前。

陶正直冷冷聲音恰好「鑽」入她耳朶，由於他的話聲堅凝强勁有如錐子一般，所以別人就算不想聽亦辦不到。

那股鑽入衆人耳中的聲音說：「李政可以不死，假如你們小心一點的話。」

李政娘子登時有如泥雕木塑動也不敢動。

劉雙痕大聲道：「外面大牧場的朋友們，別攔阻陶正直。」

五把拉滿勁弦搭着硬箭的强弓有四把立刻垂下。但其中之一巳經出手。

弦聲一响，前後兩枝長箭挾着勁烈破空聲已射到陶正直咽喉和小腹兩處要害。

弓弦其實一共兩响，只因發箭者連珠手法已臻精妙之境，快得間不容髮，所以聽起來好像只有一响。

陶正直右手按劍沒有任何動作，只用左手揮拂一下，表情和手勢都顯示出漫不在意的味道，就像我們隨手趕開討厭的蒼蠅一樣。

但如果我們用趕蒼蠅的手勢對付兩枝急勁長箭，後果自是不問可知，所以那兩枝勁疾長箭忽然變成樹枝一樣掉落地上之時，大牧場其餘的鐵騎們（也是箭道高手）登時明白何以劉雙痕不讓他們出手之故了。

發箭的那個鐵騎姓杭名吉，此人性情暴烈武功高强，現在也只有他不管劉雙痕的暗示，兀自發難撲截。

這杭吉肩寬膀粗，甚是高大，他宛如巨鷹般由屋頂衝瀉落地之時，强壯的身形帶出勁急風聲。

陶正直感到好像被一堵石牆擋住去路，所以沒有法子不停住脚步，面上微露訝色，大槪是奇怪何以還有人胆敢攔阻？

不過他第一眼瞧的不是杭吉面孔，而是杭吉握刀的手，第二眼才看他的人。

杭吉瞋目厲聲喝道：「老子姓杭名吉，小兔崽子好好記住，可別忘了。」

陶正直訝道：「你是甚麼意思？我爲何要記住你？你以爲你自已是誰？」

「我是你老子。」杭吉跟着還罵了一句三字經，接着道：「老子是怕你見到閻王爺，竟說不出斬下你狗頭的人是誰。」

「啊，原來如此，謝謝你的好意。」

陶正直話聲表情連一絲火氣都沒有。

劉雙痕聲音傳出廳外：「杭大哥，別

攔住陶兄去路，咱們還有要緊事商量。」

但杭吉彷如不聞，明晃晃大刀斜斜竪起。他這姿勢的意圖是如此明顯，就算不懂得武功叫不出招式名稱的人，也敢担保杭吉已經决心要出刀砍劈陶正直。

剎時間四下忽然靜寂得連繡花針掉落地上也聽得見，這是因爲杭吉既已決意拚命，便絕對不可再跟他說話，也不可以再勸他，以免他心神分散反而慘死。

杭吉拚命之心顯然誰也不能挽回，因爲他更不打話，手起刀落，那把寒光耀眼大刀勁斬陶正直頸子，看來他的確一心一意想斬下陶正直的腦袋。

大牧場餘下四鐵騎本來都居高臨下，這時個個迅即彎弓搭箭準備帮助杭吉。他們人人身經百戰，自是深知雖然單憑幾把强弓奈何不了陶正直，但用來擾亂牽制他却極有效的道理。

杭吉第一刀沒有斬下陶正直腦袋。但並不氣餒失望。假如陶正直的頭是這麼容易斬下來的，他老早就活不到現在了。

杭吉自是明白此理。所以他毫不停滯緊接着連發三招，登時但見刀光繚繞漫天匝地。

只瞧得劉雙痕等人個個心馳神醉目瞪口呆。原來杭吉這三招有剛有柔，有慢有快。每一招都是六刀。三招一共十八刀殺將過去，刀光殺氣森厲嚴密，大有一代名家氣勢。

這就是令劉雙痕爲之目瞪口呆之故。誰想得到此大牧場鐵騎中竟然潛隱着有這等特殊刀法大家呢？

劉雙痕只不過驚訝而已，但陶正直却是既訝又駭，額上冷汗如漿滲出。

在那每一閃都能喪命之刀光捲裹中，陶正直的劍不但也巳出鞘，而且也使出一路極之嚴密又極之悅目好看的劍法。

他每一劍都嬌柔如風中垂柳，纏綿如春蠶吐絲，再配上一路奇異步法，居然好像被剛猛雄威大刀的風力所捲起的飛絮遊絲一般，飄飄後退。

就在此時，劉雙痕的心忽然一緊，同時禁不住歎口氣。歎氣聲相當响亮，所以崔家姊妹馬玉儀李政娘子等人都聽見了！

雖然這些美麗的女人及少女們一時還不明白劉雙痕何故歎氣，但轉眼間事實巳經將答案告訴她們。

原來杭吉一十八刀將陶正直殺得一身冷汗連退七尺之後，刀勢忽然微滯，雖然他接着仍然極之凶猛迅劈疾攻，但正如寫字一樣，敗筆就是敗筆，不論你怎樣努力彌補遮掩都不行。

何况陶正直絕對不會給他時間不會給他機會補救。

杭吉只不過盡力彌補極迅猛地劈出三刀，第四刀就砍出陶正直劍身上。他刀勢雖猛雖勁，却只發出「叮」一聲微响。並且發覺好像劈中又稠又黏的膠漿中，既不受力又抽不回大刀，那種滋味實在難受極了。

不過他其實也沒有難過很久，只因陶正直左手巳經快得幾乎看不見地在他胸口印了一下，而杭吉便巳馬上全身痲木，神智也忽然失去，變成跟枯木腐草同一類的東西。

枯木腐草亦即是生物的屍體，總之就是失去生命斷絕了生機的意思。

陶正直提脚跨過杭吉屍體時，連望都不望屍體一眼，好像那只是一堆磚頭泥土之類的東西，並不是一個活生生的剛剛被他殺死的人。

不過他脚步還是停下來，因爲劉雙痕提高聲音的問話送入他耳中。

劉雙痕問道：「陶正直你何以一出手就用武當太極劍爲主，以湖水劍派春蠶七縛爲輔，以對抗杭大哥的『怒刀』？你好像預先知道他的刀法路數，因此能够使出最恰當劍法應付，你怎能預先知道的？」

大牧場四鐵騎居高臨下的弓箭巳經沒有擾亂機會，所以都垂下了。他們會不會一齊撲攻陶正直現在尚未可知。但劉雙痕涉及上乘隱秘武功的問話，却足以使任何練過武功，具有相當成就的人爲之聳耳聆聽。

大槪這就是劉雙痕發問的用意吧？

陶正直只停下脚步，却沒有回頭，應道：「我第一眼看杭吉的手，從他手腕以及握刀的指法就知道應該怎樣應付了。不過老實說，這一門觀測武功的學問就遠遠比不上沈神通，假如你還有疑問，將來不妨向他請教。」

劉雙痕立刻接口道：「你爲何忽然提起沈神通？你不滿意你自己？你剛才那一路縹緲飛逸的神奇步法是誰傳授你的？」

「你爲何不問我拂箭的手法？你有沒有覺得問題提得太多了一點？」

「不，我認得拂箭手法，只認不出你的神奇步法。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講話？」

「恰恰相反，我很願意跟你聊聊，但目前你仍然視我爲敵，所以少講幾句對我一定沒有害處。哦，對了，我可以告訴你，那一路步法，是神女宮的絕技『巫山雲雨』。」

劉雙痕聽見自已歎氣聲音，他甚至猜想假如沈神通在此也很可能會像他一樣歎氣。

試想武當派正宗內家太極劍巳經是多麼難得多麼難學的絕技？但陶正直居然還可以把湖水劍派的絕藝「春蠶七縛」夾雜於太極劍中施展。這還不說，他竟又可以同時使出神女宮「巫山雲雨」步法。相傳這一路步法乃是神仙傳授，陶正直怎麼學得會？爲甚麼「風鬟雨鬢」南飛燕肯傳他絕世秘藝？莫非嫌他害人作惡的本領還不够？

此外，由至剛極猛的「嵩陽大九手」脫胎而成的「忘情手」，外表變成極之輕軟陰柔。陶正直正是用這「忘情手」，當時好像拂趕蒼蠅一樣，毫不經意地就拂落兩枝勁急長箭。

劉雙痕知道得越多懂得越多，就越不能不爲之歎氣。也不能不爲沈神通深深担心。

陶正直身形巳消失了好一陣，但劉雙痕還在發怔還在歎氣。

× × ×

在並不平坦的大路上，沈神通却走得很快。

他實在不大喜歡北方太乾燥也太寒冷的秋天。

當李紅兒加快脚步連奔帶跑追上來之時，他邊走邊道：「江南天氣好得多了，



將來妳會知道。你一定不想回到北方。」

「我知道，我看見老帮主那種急不及待的樣子就知道了。」

「老帮主」就是杭州神手帮帮主司徒拙。他被放逐北方多年，最近全靠沈神通取消禁令，所以他已經可以返回江南故鄉了。

只說了兩句話，李紅兒便又落後了尋丈，所以她不得不提氣奔跑才趕上。

沈神通之所以走得這麼快，他的心情誰都了解也都很同情，李紅兒自不例外。

他們很快就踏入鎮甸，這個鎮就是候橋鎮。他們不必很費時間就到達馬玉儀住的地方，那是因爲沈神通老早勘踏過此鎮，同時這個地方本來就是他租下的。

還散佈在屋頂上的大牧場鐵騎們看見沈神通趕到，他們自然絕對不會攔阻，但居然個個都不作聲，不告訴屋裏的人。

所以當馬玉儀看見沈神通的面孔，簡直呆住了，沈神通沒有呆，不過他眼光却集中在馬玉儀面上，所以既沒有瞧看別人一眼，亦沒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事實上劉雙痕已經用手勢示意，所以崔家雙姝一個揪住呂夫人，一個拉住李政娘子，連同隨後跟入的李紅兒，都避到廂房去了。

沈神通伸出雙手，堅穩地搭住愛妻雙肩。

有力的手掌以及溫暖，使馬玉儀從迷迷惘惘中忽然回到現實，她美眸中雖然湧出淚水，但嘴邊却泛起笑意。

現在她知道自己並不是在夢中。

無窮盡的噩夢刦難以及種種羞恥凌辱，驀然都消失、都不存在了。

那是因爲沈神通眼睛已告訴她——忘記命運旅途中的災難和不幸。

馬玉儀輕輕嘆息：「你一定會堅持分担我的痛苦，就算我不肯也不行，因爲你是非常固執的男人也是最可愛的丈夫。」

「我是的。」

「所以我決定忘記決定丟開了以往所受的痛苦。」

「妳是個很體貼丈夫的妻子，我好想念妳。」

沈神通擁抱了她一下，又道：「我們親熱的時間還多，所以我要先處理一些事情。」

馬玉儀用白皙柔滑的掌背替沈神通拭去眼邊一些水份，那可能是汗水，但也可能是淚水。

他們刦後重逢的場面，便這樣並不如何戲劇性地結束。而另一些場面則繼續展開。

× × ×

陶正直覺得自己很像某一種動物——鼹鼠。

這是因爲他整個人連頭帶脚都埋在泥土裏面之故，但當然不是被別人埋的。

世上有千萬種動物，每一種動物都有特長或奇特的生存方式。

例如鳥類中的大杜鵑，永遠不自營鳥巢也不孵蛋，只把蛋生在別的鳥巢中。連嬌小的雛鳥，體積比初孵生的大杜鵑雛兒還小，却還是傻呼呼的替人家餵養。

又例如中南美洲的箭毒蛙，除四肢之外全身鮮紅刺目，任何動物很難看不見牠。箭毒蛙這身裝扮正是唯恐人家看不見牠，因爲牠皮腺分泌的是世上最毒的毒液，當然那些食肉動物都知道這一點，所以箭毒蛙必須穿上十分鮮艷刺眼的衣服，才反而不會被一些糊塗傢伙吞下肚子。

鼹鼠跟箭毒蛙大大不同。牠以強有力粗大前肢挖掘地洞，躲在裏面，不但陰涼安全，而且還順便可以吃幾條美味的蚯蚓等等。

陶正直可比鼹鼠還高明得多。因爲鼹鼠的洞口掩蔽得遠遠不及他巧妙。而且他不會預先在不同地方掘許多洞，以便隨時隨地可以躲起來，也就是可以隨時隨地消失踪跡之意。

他跟鼹鼠最重要不同之點，老實說却是在於陶正直挖地洞時，就算看見一百條蚯蚓，也絕對不會引起食慾而吞下肚子。

他從細細縫隙小心看着陽光下地面情況，也極之小心用耳朶聆聽一切聲音。

× × ×

「世上沒有人能找得到陶正直。」

沈神通肯定的語氣，使李政娘子登時面容慘淡，眼淚也橫濺直射。

她怎能不相信當今公門第一強人的沈神通的判斷？沈神通焉會有錯？

但她必須找到陶正直，而且要快。如若不然，李政只怕活不過今天了。只不過她沒有想深一層，那就是假如能找到了陶正直，可是這個擁有「人面獸心」外號的人，若是獸性大發堅不帮忙解救，那時又怎麼辦？

李政仍然像一把木頭，僵立於牆角。

他由咽喉開始，一直到小腹。一共有七道金色細綫攔住，使他身軀不至於向前

仆跌。當然別人也沒有法子能搬他離開牆角。

每一道金綫兩端都連結在直角的牆上的黑色釘子上，由於李政壯健魁梧，所以每一道金綫都勒得很緊，假如李政不是被點了穴道失去神智，看來他只要一動，那些金綫若不被他繃斷，那就一定割破衣服而深深勒入皮肉之內。

李政如果仍然清醒，自是很難一直像僵屍那樣動也不動。所以陶正直任他昏迷實未大有深意。這一些是劉雙痕早就指出的。

沈神通看了看之後，自己也覺得自己相當殘忍地向李政娘子道：「很困難，只怕救他不得，妳最好先有輸這一場的心理準備。」

李政娘子眼淚撲簌簌直洒衣襟，雖然人生中經常有贏有輸，可是這一場她實在輸不起，這使她反而忽然覺得好像是在夢中而不是在眞正的殘酷的現實中。

劉雙痕迅即將陶正直施展過的武功以及經過情形扼要說了。最後才評論道：「這個人簡直是魔鬼，我已想不出其他可以形容他的字眼。」

沈神通同意地苦笑一下，陶正直當然是「魔鬼」，這傢伙甚至敢在天下任何牛鬼蛇神都害怕的「中流砥柱」孟知秋眼前攪鬼搗蛋，而且當時還有好幾位天下武林高手中的高手在場，陶正直居然不怕，還敢攪鬼，何況目前這等小小場面？

不過陶正直此人與其說他是魔鬼，倒不如認爲他是命運之代表更妥。

沈神通深深吸一口氣，使自己完全平復完全冷靜。他不但不可以煩亂，甚至要比平時更加冷靜，因爲假如他對抗的是命運的使者，他除了全力以赴之外尚有什麼法子？

劉雙痕似乎也極之冷靜，澄澈如秋水的眼睛閃耀出智慧光芒。

他輕輕道：「我們是先救人？還是追敵？」

沈神通道：「這兩件事本來分不開，只不過是輕重緩急略有不同而已。」

「那麼我很希望知道陶正直這種手法叫甚麼名堂？」劉雙痕問。

「這是『巧手天機』朱若愚無上絕學之一，稱爲『七巧天羅』。七條金綫可以利用任何地形任何事物困住敵人，每一條金綫的壓力一旦固定之後，稍有改變，被困者馬上死於非命，據說是忽然會有毒針刺入肌膚之內。因此李政如果忽然清醒的話，他一定會用力掙扎，這時七道金綫壓力都爲之波動改變，因此結果如何我不必描述，總之，我絕不希望他忽然清醒就是了。」

每個聽見這些話的人，腦子都像忽然塡滿了漿糊，都不知道應該怎樣想。

沈神通忽然微笑一下，使沉重氣氛輕鬆開朗了一點。他只向劉雙痕道：

「假如陶正直眞是魔鬼化身，我當然一點辦法都沒有，對不對？」

劉雙痕也奮然笑道：「對，你說得很對。」

「幸而終究他還是『人』，只不過比別人卑鄙惡毒而又聰明些而已。」

「他既然是人，當然就有『人』的習慣軌跡可資推測追索。你是不是這意思？」沈神通歎口氣又道：「他只不過是人面獸心而已。」

「那七道勒住李政的金綫，只怕幷州快剪也剪不斷。照這樣的情勢看來，自然是先盡力找到陶正直最要緊。」

「是的。」沈神通點點頭。

劉雙痕又道：「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做錯？因爲我讓陶正直大搖大擺離開。」

沈神通道：「你沒有錯。我明白你爲何這樣決定這樣做法……」

崔憐花搖搖頭說道：「我們一點不明白。」

崔憐月道：「當時我們若是聯手合力圍攻，陶正直不一定逃得掉。」

劉雙痕道：「反過來說我們也不一定能够收拾他或者困住他，對不對？」

馬玉儀居然也插嘴。她的容貌以及聲音雖然都比不上崔家雙姝美艷迷人，可是她却有另一種吸引人的風致味道。

她說：「武功方面我不懂，但我却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李政大哥一定比現在更危險，假如你們合力向陶正直出手的話。」

劉雙痕笑得很漂亮，這一特點往往使他的話更具說服力。尤其是女性受到影響更大，他還特地向李政娘子說：「我就是沒有法子忘記這一點，所以不敢用拚命方式對付陶正直。」

李政娘子連連點頭，含有無限感激之意。

劉雙痕又道：「何況陶正直想沈神通大哥趕到，我也一樣。所以我們好像有了默契而暫時不必拚命了。」

崔憐花道：「你希望沈大哥趕到，人人都明白，但陶正直也希望他趕到？有沒有攪錯？沈大哥趕到對他有甚麼好處？」

「他的確想等我趕來此地。」沈神通回答：「因爲陶正直深信『七巧天羅』天下無人破得，所以要利用李政性命跟我講和，像這種威迫我低頭的機會並不多，他一定要好好利用。」

人人都恍然明白了，這道理本來很簡單很明顯，假如你是陶正直，雖然本領很多武功很強。可是你既然一直害不死沈神通，那就不能不反過來攷慮沈神通追捕罪犯或仇敵的本領了。

陶正直極可能已感到，若是此生此世常常要提防一個像沈神通這種人物的大仇人，必定是極之痛苦可怕的事情。

故此他打算和談，他不想變成沈神通追捕的獵物。

馬玉儀替李政娘子發問最關心的問題：「那麼沈大哥你怎樣決定呢？」

沈神通立刻回答道：「他唯一不知道的是我何以好像很有把握？」

崔憐花崔憐月兩姊姐一齊抓住劉雙痕，也齊聲叫道：「大哥，你快說，究竟怎麼樣，沈大哥是不是決定講和？是不是先保住李政性命再說？」

劉雙痕道：「喂，喂，你們女孩子斯文一點好不好？」當然他只不過使氣氛不要太緊張而講講笑而已。所以他馬上回到正題上。「如果我沒有猜錯，沈大哥決不輕易講和。換言之，他決不肯輕易放過陶正直這個魔鬼，你們不防再看看李政身上

那七道金綫，大家看清楚點。」

每一對眼睛都依言做了，可是每對眼睛也都發現那七道金綫根本依然如故，並無絲毫變化。

又是崔憐花首先發難。她再揪住劉雙痕臂膀用力的搖，問道：「我們都看了，但好像沒有誰看得出有甚麼古怪？」

「應該有人看得出一些道理。」劉雙痕堅持己見：「如果沒有，那只不過是時機未到，所以這個人暫不作聲，暫不透露而已。」

「誰？這人是誰？」問話的人是李政娘子，她當然比任何人都心急。

「是我，」一聲音有點有氣無力，幸而咬字清晰，故此沒有人聽不清楚：「但我沒有把握。假如我出手無功，那時不但李政沒命，我自己也立刻會被李夫人斬開十七八截，我不想這樣死法，所以我不敢開口。」

說話的是面色蒼白的呂夫人，她的冶蕩妖艷雖是比從前大大遜色，可是嘴角一絲苦笑，却還是頗使人惻然心動。

「你爲何沒有把握？」劉雙痕問。

「劉雙痕問得很對。妳既是小幻天家派高手，而小幻天家派開派二百年以來，幾種秘傳絕藝當中，有一種正是這種『機巧禁制』之學。你不可能沒有精研過此道，我有沒有猜錯呢？」

呂夫人道：「沒有猜錯。」

「那麼妳爲何一直不吭一聲？」沈神通咄咄質問：「妳想等到甚麼時候？想等到甚麼時候才肯透露妳有這種本領？」

呂夫人答非所問，道：「世上已經很少人知道我小幻天家派之名，更少人知道『機巧禁制』這門絕藝名稱。但這兒不但有人知道，竟然還多達兩人，我眞是覺得難以置信。」

沈神通徐徐道：「劉雙痕出身武林名門世家，他擁有的資料檔案只怕說出來妳也不敢相信。此所以陶正直使出各門派奇功秘藝都瞞不過他眼睛，尤其是杭吉的『怒刀』，秘密的程度大槪不遜於你小幻天家派。但他仍然可以一口叫出。」

這個解釋大槪很足以令人信服，所以沒有人再提問題。至於他沈神通何以也知道？亦無人再問。相信是因爲人人都認爲沈神通能够比別人知道多些，乃是很應該很正常之故。

呂夫人道：「然而還不止你們兩個，那陶正直既然跟隨過『巧手天機』朱若愚，他難道會不知道我小幻天家派這一門秘學？」

現在大家總算有點眉目了。想來那呂夫人不敢自告奮勇之故，大槪是恐怕陶正直另有陷阱。就算不是陷阱，總之陶正直也一定已把呂夫人的本事計算在內。

呂夫人又道：「除非你們答應放我走，而且我先聲明我不一定成功，但即使我不成功，即使李政死了，你們仍然得放我走，這樣我才肯盡力試一試。」

沒有人知道應該是怎樣決定才好，所以連李政娘子在內，無人作聲！

劉雙痕靜靜地望住沈神通，劉雙痕對他很有信心，所以等他開口！

沈神通並沒有故弄玄虛，並沒有故意不作聲使大家焦急，他的確正在大動特動腦筋，務求作出最佳決定。

何以決定這種嚴重問題的責任，總是落在他頭上？他終於歎口氣，歎氣聲中包含無盡孤獨沉重之意！

任何人有時總不免會有點感慨或牢騷的，沈神通忽然記得自己曾經用這話勸慰過別人，但現在却輪到自己勸慰自己了。

所以他泛起別人不能了解的自嘲的苦笑：「大牧場的朋友們離開此鎭之後，一直回到關外。」他終於用淸晰堅定的聲音說：「劉雙痕崔家小姐們好像也應該打道回府，不可再在江湖遊蕩了。」

崔憐花皺起兩道眉毛，皺眉人人都會，只不過她却皺得特別好看，這一點使人不明白她有甚麼訣竅？

她說：「這是以後的事，沈大哥，我們目前該怎麼辦？」

沈神通道：「不必心急，我們一步步來。」

不過他所謂一步步來的方式却與衆不同，別人解決事情是由先至後順着次序。但他顯然是反過來辦。

沈神通接着說：「由於你們一心一意回去，不會再與我碰頭也不會有任何接觸，所以陶正直就算安然逃脫了，大槪也不會把你們當作目標，最低限度他不至於將時間氣力浪費於你們身上，因爲他已不能用你們的安危來威脅我了。」

劉雙痕說道：「如果我是陶正直的話，無疑也必定先集中全力來對付沈大哥你再說。」

沈神通顯然是首先解除了再有「人質」事件的顧慮。假如上述這些人都一直回去而不再與沈神通聯絡。則陶正直就算再抓到他們，一時間也對沈神通起不了甚麼作用。

「我們現在雖然找不到陶正直，但他遲早必會出現。」沈神通聲音很冷靜，每個字都咬得淸淸楚楚：「不過等到他自己出現時，那便是意味我們全都束手無策無法解決李政，所以他現身出來跟我講價錢談條件。」

李政娘子垂頭躬身，說道：「眞對不起。」

馬玉儀伸手摟住她肩膀，柔聲道：「不必這樣，我們誰沒有很關心很重要的人呢？」

沈神通徐徐道：「如果我們有辦法把李政從七巧天羅中救出，情況當然又大大不同。」

崔憐月道：「但你又說過誰也找不到陶正直？假如我們能解救李政大哥之難，但那時候陶正直却又不敢現身了。我們怎麼辦？」

「這種情勢仍然對我們有利，至少李政已經不受威脅，我現在要先知道一件事，那就是關於呂夫人如何處置？我眞正意思是徐奔兄死前有沒有透露過他的想法？如果有的話，那就是他的遺志，我一定要盡力爲他完成遺志。」

答案只有馬玉儀講得出。她說：「徐大哥說過，他決定將呂夫人送給『東海四賢』，他還說這是最好的主意，因爲呂夫人這件禮物，可以叫東海四賢替他報復呂驚鴻被害的仇恨。」

她看見沈神通連連點頭，不問可知沈

神通知道東海四賢是甚麼人（其實世上之事沈神通不知道的大槪很少很少）。於是連忙問道：「東海四賢究竟是甚麼人？又假如呂夫人正是害死呂驚鴻的主凶，他們眞有法子履行諾言替徐奔大哥報仇麼？」

「他們都是很有信用的人。」沈神通說：「照我看大槪履行諾言並不困難。」

他仍然沒有講出「東海四賢」是些甚麼人以及是一些怎樣子的人。

反而是呂夫人告訴大家。她面色蒼白得可憐可怕，尖聲叫道：「不，不！沈神通，你怎可把我送給那些瘋子？」

原來「東海四賢」都是瘋子，假如呂夫人的話屬實，當然誰也會感到震駭恐怖。任何人若是自詡胆大得連瘋子也不怕的話，最好先去參觀過瘋人院才可以誇口。

「我向來不主張任何形式的私刑。」沈神通說道：「但這是徐奔兄的遺志。徐奔兄現在既不能再有其他願望，同時亦沒有可能更改了，所以這件事恐怕就此決定了。」

呂夫人雙腿忽然軟得有如棉花，因此不能支承體重而癱坐地上，她還急促地喘氣，大有驚怖欲絕之態，那樣子眞是可憐極了。

沈神通連看也不看她一眼，話聲一如平時，道：「李政夫人，叫一個人進來，用被子把這女人包裹起來，我自會着人送去東海。」

呂夫人尖聲叫道：「不！沈神通，你怎可以這樣對我？」

沈神通冷冷反問道：「我爲何不可以這樣對妳？」

別的人都不敢插嘴，因爲人世上江湖上的恩恩怨怨實是有如亂絲，連當事人也可能不盡了解，何況是局外之人？

沈神通又道：「至少呂驚鴻徐奔以及大牧場一些熱血朋友們，還有春風花月樓的幾條人命，通通都得算在你們頭上。」

「你們」的意思自是包括了金算盤，很可能連金算盤那個一直坐在轎子裏的兒子也有份。

「何況另外還有許多未爲人知的寃魂？」沈神通聲音冷如冰雪。他向來很少流露出內心情緒，所以這回他顯然對這個美艷如花但却是蛇蝎心腸的女人極之極之痛恨。「老實說你將落在東海四賢手中的命運，已經不可能改變。我現在攷慮的只不過是把妳就這樣送去呢？抑是先毀了你的容顏，例如割下鼻子或甚麼的。」

每個人到了最後關頭時，自然會盡力選擇痛苦較少的路，呂夫人亦不例外。她聲音都變成嘶啞了，道：「不，不！沈神通沈夫人，求求你千萬別毀我的容顏。」

沈神通大槪亦沒有毀她容顏之意、所以他作個手勢，馬上有兩個大牧場鐵騎出現，用兩張大棉被將這個妖嬈冶艷的尤物包裹起來，還用繩索縛好，只讓她露出頭顱。

沈神通只向劉雙痕解釋，可能是因爲這些話的內容不便對住一些少女及婦道人家說出，但却又不能不讓她們曉得。

他說：「她容顏如若無損，東海四賢雖然一樣會折磨她，至死方休，但這個過程就跟容顏已毀大不相同了，你也知道男人對漂亮女人總是比較優待些，何況如果她比普通漂亮女人更漂亮的話，受的苦當然少得多了。」

× × ×

靠近鎭口的一段街道由於特別寬闊，所以乍看好像一片專門停車駐馬的廣場。又由於出入這候橋鎭不論向那一個方向走，都是由這兒開始分岔，所以這片廣場中永遠都有很多車馬以及行人。

廣場中出現兩輛馬車。其一軟簾深垂顯然是供人乘坐的，另一輛則四邊露光，所以人人都看得見車上載着兩具棺材。

這兩輛馬車落在別人眼中，可能沒有特殊意義，但是被陶正直瞧見便大不相同了。

廣場四下原本有些樹木。不過現在却只剩下光禿禿樹椏，地上還有不少枯黃樹葉，隨着寒冷深秋凄風移動。空自發出沒有意義，却又能够使人覺得很空虛很寂寞的低微聲響。

× × ×

木立牆角中，被七道金綫勒住的李政，面色又灰又青，看來好像沒有了生命。

李政娘子既想摸摸他，却又生怕觸動精妙機關而不敢伸手，那樣子表情可憐之極。

馬玉儀溫柔地拿起她一隻手輕輕撫摸，道：「別急，現在急也沒有用，沈哥雖然沒有說一定能救回李大哥，但他也沒有說一定不能，所以妳一定要耐心等候。」

一名鐵騎在後面道：「對，沈夫人說得對，李大嫂先別慌，一慌就會出事。」

赫赫有名的大牧場執法鐵騎原本一十八騎，那時何等威風，但現在連李政也算上，只剩下六人，可說是一敗塗地。

沈神通聲音一起，所有的人包括剛進來的大牧場四鐵騎在內，無不立刻閉咀，也停止任何動作——連搔搔頭皮摸摸鼻子都不敢。

每一對眼睛都凝注沈神通的咀巴，急着等聽他經過一番深思後的決定。

「馬車和棺木既然都準備好，我們要開始行動了。」其實那兩輛馬車和車上兩副棺木，已經在大門口停了好一會了。

現在當然不會有人魯莽無禮插咀，所以沈神通在寂靜中徐徐環視每個人一眼，便又說道：「兩副棺木其一裝殮徐奔兄，另一副是杭吉兄的，這兩具靈柩自然要用一輛車子載返關外，至於另一輛車子，則是李政夫婦乘坐順便也替我把姓呂的妖女運走，我會另外派人在路上將她轉送去東海。」

他的口氣好像已經把李政救出，已經破了「七巧天羅」一樣，但事實上李政情況並無改變，他仍然像一根木頭豎立於牆角。

馬玉儀知道此時此地只有自己最適合担任大家的發言人，所以她柔聲笑問：「沈哥，那李大哥現在好像還沒有辦法上車，你倒是告訴我們該怎麼辦呢？」

沈神通也微微而笑，不過他的笑容顯然有點沉重意味：「我不會忘記這一點。只不過我要告訴大家，特別是告訴李政夫婦，李政無論是死是活，都要乘搭那輛馬車離開，如果他吉人天相幸而無恙，那就沒有甚麼可說你們一直返回關外就是。」

大廳內沉寂了一陣，終於還是沈神通開口：「假如李政兄巳遭不幸，你們仍然出關返回大牧塲，你們當然可以復仇，但必須先回去一趟，準備好了才可以入關報仇。」

李政娘子聽了眞不知道應該恐懼的好？抑是悲傷的好？

「不但你們一直返回關外，還有劉雙痕他們也一直返回揚州。這理由剛才巳說過，那就是我可以沒有顧忌可以放手對付陶正直，尤其是最重要是現在，你們務須不動聲色以不悲不喜的態度迅速遠去。」

劉雙痕忽然發覺沈神通透露計劃時，時常用顚倒次序手法，他同時也發覺這種手法有時會有特別效果。例如沈神通先巳交代好如何撤退以及强調那李政不論死活都須要這樣做，等大家的震撼過去了之後，才提到如何盡力解救李政之事，這時人人心中有數，誰也不敢期望李政一定還能活着離開此地了。

沈神通眼光落向呂夫人露出被子外的面孔，而不是牆角的李政身上。

他說：「這個妖女不但心毒，而且極之靠不住，所以與其把李政兄性命放在她手中，倒不如我們自己想辦法。」

「你不敢相信她肯盡力施救？」馬玉儀問。

「當然。」沈神通說：「她的條件是不管李政是死是活，都必須放她走，這樣她才肯出手，我相信我沒有記錯。」

「她的確是這樣說。」劉雙痕說。

沈神通等候一下，才道：「我巳給她機會，假如她自問有七八成把握可以破得『七巧天羅』，現在就應該改變條件急於爭取救出李政的機會才對。但她爲何全不作聲？難道她忽然變成又聾又啞的人？」

劉雙痕道：「如果她既不聾又不啞，便又如何？」

「結論只有一個，她自知破不了七巧天羅，同時她又知道若是胡亂自稱有本事可以破得，一定會被我揭穿謊言。」

李政娘子大大着急，眼淚紛紛掉落，只因本來那妖女呂夫人是唯一希望，現在希望忽告破滅，敎她怎能不驚怎能不急？

沈神通又道：「這回總算呂夫人沒有低估了我，因爲我老早從她纖嫩指尖，看出她根本沒有修習過幻天『機巧禁制』這門絕學，她最了不起也不過比別人多懂一點而巳，但要她動手萬萬不行。」

崔憐花忽然大大歎氣道：「沈神通，沈大哥！」她用乞憐聲音說：「算我們服了你，你究竟打算怎樣處置李大哥的事呢？你知不知你巳經把我們吊足胃口？想來你老人家也不想我們都活活急死吧？」

人人都因同感而或是點頭或是握拳頓足，又或者發出特別响亮的吸氣聲等等。總之大家都用某種動作或聲音，極力表示支持崔憐花的意見就是了。

沈神通沒有用言語而是用行動回答。

每個人都從他審視那勒住李政的七道金綫的動作，看得出他極之小心仔細。

他自然須要特別小心仔細，因爲這是「巧手天機」朱若愚獨步天下的絕學，就算你巳經有了破法有了把握，最好仍然再度嚴密精細地檢查一次。

人人都屛息靜氣瞧看着，尤其是李政娘子更是緊張得全身微微發抖。如果稍加分析，這兒就出現一個奇異現象，例如李政或他的妻子，不久以前都曾經爲了徐奔而起過不惜一死的決心。那時李政若是戰死了，本質上跟現在才死並無區別，可是現在李政娘子却會爲了丈夫安危而顫抖，但不久以前下决心時却毫無所懼毫無牽掛，人性的微妙變化於此可見一斑。

只聽沈神通道：「紅兒，過來。」

李紅兒趕快走過去，人人都看見她左手只有幾隻手指露出衣袖外，右手則簡直完全被衣服包住。

然而每個人眼睛都忽然睜大，都使勁死盯住李紅兒那幾隻手指，連曾經帮助李紅兒練功的崔家姊妹也不例外。

李紅兒的幾隻手指不但像玉葱一般纖巧美麗，而且有一種吸奪目光以及迷醉心神的奇異力量。

但那只是左手幾隻手指而巳，假如是整隻手露出來又如何？還有一個疑問就是她的右手是怎樣子的呢？是否跟左手一樣美麗？是否一樣能令人心醉神迷？

當然崔家姊妹驚愕的內容與別人有點不同，她們一齊走近沈神通，崔憐花道：「沈大哥，紅兒的手不但美麗好看，而且也必定屬於世上最靈巧的手之一。」

沈神通頭也不回，面孔仍然向住牆角的李政。「我知道。」他聲音透出少許快快不樂之意：「而且我比你們還早一些知道了。」

崔憐花道：「沈大哥，假如這雙手忽然變得很難看，因爲有些疤痕以及又青又紫，又或者這雙手長在沒有生命的軀壳上等等，那豈不是很令人難過的事？」

「是的，我一定也十分遺憾。」

「但難過就沒有別的法子？你一定要用這雙美麗的手去担負這件危險可怕的任務嗎？」

「巳經沒有別的法子了，除非妳們想得出來並且告訴我。」

崔家姊妹一齊輕輕歎口氣退開了好幾步。

既然她們巳透露很可怕很危險，人人的心都忽然抽得很緊，而且誰也不知道究竟是爲了李政抑是爲了李紅兒的手？

沈神通聲音很溫柔但很堅定，他說：「紅兒，小心聽着我所指定的部位，那都是在牆壁上的，我要妳摸到有毒的針尖，還要一一拔出來。」

李紅兒擠近去，身子等於靠在沈神通背上。她應道：「我知道了，你說吧。」

「妳的手現在還穩定麼？心跳得快不快？」

「還好，大槪沒有甚麼問題。」

「那麼現在開始。」

最先搜查部位是李政頸項緊貼的牆壁，由於頸項沒有衣服遮蔽，所以人人都看得見李紅兒伸手探入李政頸後。

她的手由形狀，長度以至膚色無不極之美麗悅目，因而令人無法不注視也無法不衷心讚歎欣賞。

如果有人能够把看見她整隻手的心情，跟剛才看見她幾節手指的心情作一比較的話，必定會十分驚訝地發現這兩次心情及反應竟然都是一樣的。

換言，李紅兒只露出幾節手指所收到

的效果，跟露出整隻手掌居然沒有區別。

這種現象自是値得驚異，若以美女的肉體爲例，大胆澈底的暴露無疑比只裸露一隻手或一條腿更觸目更吸引人注意。

這時很可能由於李紅兒的手在動作中，所以誰也沒空去想這些問題，現在大家都用心看李紅兒的手怎樣擠入李政頸後，她能不能摸到毒針？假如摸得到毒針，針尖會不會刺破了李紅兒的白嫩手指？

若是指尖表皮被毒針刺破，李紅兒就算倖而不死只怕也一定十分痲煩。這一點人人都很明白，所以才替她緊張。

只見李紅兒的手一下子就巳經擠了進去，輕鬆容易得好像那兒本來有一條很大的縫隙一樣。不但如此，她還能在牆上摸來摸去毫無滯碍，連那道橫勒在李政咽喉的金綫，也似乎全然不妨碍她的活動。

人人都泛起了歎爲觀止之感，雖然大家都知道沈神通若不是有些把握的話，絕對不會叫李紅兒出手的。可是似這般神乎其技的靈巧手法，仍然不能不認爲大開眼界。

李紅兒的手縮回來，說：「每一邊的牆上都有一口毒針。」

她的手指居然沒有被毒針刺破，連沈神通都大大透一口氣別人就更不用說了。

李紅兒攤開手掌，掌心有兩枝像牛毛的細針。她又說：「我巳經拔出來啦！」

既迷茫而又險惡的情況忽然變得開朗順利。李紅兒依照沈神通指示每次摸出兩枝毒針，一共摸出了十四枝之多，在這段過程中，反而是沈神通想的時間多，李紅兒動手的時間少，因爲沈神通想好了後一講出口，李紅兒幾乎是一伸手就把毒針給弄出來了。

李紅兒得到暗示稍稍退開，沈神通回轉身子向着衆人仰天長笑，聲音充滿了愉快得意之情。

他這個人極難表露出較爲强烈的感情，所以人人都大爲歡欣興奮。

李政娘子奔上來，抓住沈神通臂膀，叫道：「謝謝你，我知道巳經成功了。」

崔家姊妹一個摟住李紅兒，另一個揪住沈神通另一條臂膀，話聲中夾着銀鈴般的笑聲：「沈大哥，你眞了不起，眞了不起……」

馬玉儀當然比別人更高興更快樂，因爲至少大牧塲鐵騎們是爲了保護她而繞到候橋鎭的，假如他們不來，就不會碰到陶正直了，何况沈神通的成功，亦即是她的光榮。

不過當她看見劉雙痕俊美動人臉龐上，只有一層笑容之時，心裏便不禁大爲迷惑驚詫了。

笑容如果只有一層，那意思就是說在笑容下面還有別的東西。

他不但漂亮而且智慧過人，這是馬玉儀第一個念頭，她腦中所想的「他」是劉雙痕而不是沈神通。

他爲何有點勉强地裝出笑容？他絕對不可能嫉妬沈哥。那麼他是爲了甚麼原因呢？

究竟是甚麼原因，她知道自己一定想不出，可是她却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這就是女性最最奇妙的本領——直覺。

她也沒有甚麼驚人之擧，只不過動作比平時快一點，走上前向沈神通說：「沈哥，你先看看劉雙痕的樣子好麼？」

她把問題推給沈神通，讓他找出原因當然是最佳方法，誰的腦子能比沈神通還靈光呢？

沈神通望了一眼，道：「唔，他的笑容好像裝出來的。」

在他身邊幾個女性都趕緊定睛望去，從她們這種迅速的反應看來，能够不關心劉雙痕的女性大槪不怎麼多。

馬玉儀道：「他的笑容爲甚麼要『裝』出來？」

崔憐花也接口說道：「對呀，莫非沈大哥你解救李政，成功得手，他反而不滿意？」

崔憐花接下去所說的話，才使人覺得很合理。因爲以崔家姊妹和劉雙痕的密切關係來說，就算劉雙痕眞有問題，她們亦不應該公開揭穿，當然更加不應該當衆譴責。

崔憐月說：「劉大哥絕對沒有不滿意的道理，我也敢保證他肯爲李大哥脫險而連乾十大盃最烈的酒。」她肯定的口氣和聲音巳充份表示出强烈信心。

然而很多時候單單表示「信心」是不够的，最强有力的還是「事實」。

崔憐月說不出任何具體事實以解釋這種情况，幸而她也有她的法子，她說：「不過我這位劉大哥，智慧過人，我向來猜不透他心裏想甚麼，所以我看我還是不要亂猜的好。」

如果她最好不要亂猜，則別人亂猜毫無疑問一定更加不好了。

所有的目光現在都集中在劉雙痕面上，沒有人不深深感到這張比美女還漂亮的臉龐，散發出吸引人注意的强大魅力。

劉雙痕却只瞧着沈神通，眉梢微挑好像作無聲的詢問。

如果是一男一女這樣子眉挑目語，可能令人感到旣旖旎而又有趣，但兩個男人給人的印象就沒有這麼羅曼蒂克了，甚至不但毫無浪漫情趣，還會引起噁心之感。

沈神通一開口，人人都鬆了口氣，否則恐怕有些人眞會無法忍受了。

「崔姑娘說你智慧過人，她又說永遠猜不出你心裏想甚麼，這兩句話使我打破了一個悶葫蘆，不過這是題外之言，現在似乎不大適宜提出來談論。」

劉雙痕點頭道：「是的，現在的時機好像不怎麼合適談這些事情。」

但有人不同意他們的見解，而且還不止一個人而是四五個人之多，所謂不同意也就是希望他們講出來的意思，這四個人都是女性，她們是崔家姊妹和馬玉儀，這三個人作出這種反應甚是合理，但第四位女性竟然是階下楚囚的呂夫人，就使人覺得奇怪了。

而且表示不同意之後，四個女性的發言人居然是呂夫人，她說：「沈神通，你的悶葫蘆是不是劉雙痕跟崔家姊妹的關係何以沒有更加密切？何以不更進一步？」

她做發言人很有道理，因爲其他三個女性是想問問葫蘆究竟是甚麼，但呂夫人却知道是甚麼。

呂夫人又道：「我們很多人仍然希望你們先談談這個問題。」

崔憐花道：「現在我們却只想知道你憑甚麼打破這個悶葫蘆？」

沈神通道：「我知道我若是堅持己見的話，反而會浪費寶貴時間，你們三個人……」他指指劉雙痕和崔家姊妹：「一定有某種特殊關係，所以不會有男女相悅之情，崔家姑娘們請記住，男女之間往往是用心靈用感覺知道對方心裏想甚麼，而不是用腦子理智去知道的。」

大廳裏寂靜了一下，沈神通又道：「這就是我找出你們之間有特殊關係的推理基礎。」

別人都不作聲，只有呂夫人深深歎息一聲，道：「沈神通，如果我的男人是你而不是金算盤，我相信結局一定不會像今天這樣子了。」

答話的人不是沈神通而是劉雙痕：「你的想法很對，呂夫人，但已經成爲過去的事，現在談論也沒有用，我建議妳最好抓住目前一個小小機會，看看能不能改善妳將來悲慘的命運。」

呂夫人驚訝得連眼珠也差點突出眼眶外。吶吶道：「機會！我還有機會？」

劉雙痕向李政娘子還有大牧場殘餘四名鐵騎們用手勢打個招呼，道：「你們諸位別見怪，雖然徐奔兄以及可能還有別的人所遭遇的不幸，她要負相當大的責任，不過假如她能夠出力使李政兄生命得到保障，甚至可能在對付陶正直這件事再出點力，你們認爲可不可以將功折罪呢？」

雖然仇恨使人難以忘記，但目前李政的安全却是更加重要，何況陶正直比這個美貌女人又更可惡可恨，誰不想先對付陶正直呢？

劉雙痕得到衆人一致贊成的表示，便向呂夫人道：「我已經爲妳盡了我的力量，希望妳心裏不會記恨我。」

由於呂夫人是被他用劍刺散內家眞氣，因而失去武功，連逃走也有所不能，所以劉雙痕會這樣向她說。

劉雙痕又道：「既然妳已經點頭，那就趕緊過去帮帮沈大哥的忙。」

沈神通向姍姍走近的呂夫人說道：「妳以胸中所知『機巧禁制』之學，仔細瞧瞧李政的情形，然後告訴我他還有沒有危險。」

這時人人恍然大悟，原來劉雙痕並不隨衆欣忭歡笑之故，敢情他認爲李政的安全脫險還有疑問。

在寂靜中呂夫人仔細查看良久，才將臉望着沈神通，肯定地說：「沒有，七巧天羅最高水準也不過一共十四根毒針而已，我看過每一道金綫兩端的位置，並沒有值得我懷疑的情形，既然你已起出十四根毒針，應該沒有問題了。」

沈神通好像很信任她的判斷，立刻付諸行動，他的行動並不複雜，只不過用手指勾住金綫用力一扯，每道金綫只要有一端的黑釘鬆脫這一道天羅就等於破去。

當然這樣做法若是未起出毒針以前，一扯之下必定有兩枝毒針彈出刺入李政身體。

七道金綫轉眼已扯掉六道，只剩下一道乃是橫勒李政胸口而沒有動過，也因此即使無人扶撐李政身子，他亦不會仆倒。

沈神通沒有再動手，露出尋思神色，呂夫人擠近去再查看一下，聲音很堅定自信，道：「這道天羅也沒有問題，我保證不會有毒針射出。」

劉雙痕居然已站在他們身邊，接口道「妳說得對，這正是沈神通最不放心的原故。」

呂夫人訝道：「爲甚麼？」

劉雙痕道：「陶正直必須防妳精通此道，也就是說他必須防妳能破他的七巧天羅，假如他沒有出奇制勝之道，他怎敢放心揚長而去？這決不是陶正直作風。」

馬玉儀大聲道：「對極了，這不是陶正直的作風。」

他的話聲停歇之後，廳堂內更無聲响，因爲沒有人敢弄出聲音擾亂沈神通和劉雙痕的沉思。

當然如果有人想得出道理的話，大可以開口，可惜人人都被忽然有把握忽然又沒有把握的局勢弄得昏頭腦脹了。

沈神通終於有了動作，他伸手把了一下李政的脈，翻開他眼皮瞧了一瞧。

他也終於開口打破沉默，：「我這一回本想全力擊殺陶正直的。」

他的話乃是向劉雙痕說的，故此回答的人也是劉雙痕：「但看來你好像由智者忽然變成傻瓜，這話是他說的，他意思是說你放過殺他機會，是你忽然變成傻瓜之故。」

沈神通苦笑一下，道：「放眼當世，大槪只有他有資格這樣笑我，是的，我決定再做一次傻瓜，你有更高的主意麽？」

劉雙痕雙手一攤，表示完全沒有任何高明主意，不過他的笑容不但不苦，還充滿讚賞佩服意思。

他說：「只有你，沈大哥，只有你這位當代公門强人，才肯自認去做傻瓜，也只有你的氣魄度量，才能够將別人的困難放在前面，自己的事反而放在後面。」

不但李政娘子明白劉雙痕說甚麼，其餘大牧場鐵騎們，以及崔家姊妹等也清楚明白得好像看自己掌紋一樣。

× × ×

看起來誅殺陶正直的可能性已經消失了。

地面上那道小小的裂縫，透入微弱光綫，因此陶正直得意的笑容誰也瞧得出來，假如有人能够瞧得見的話。

陶正直是在「時間」上推測各種情況演變，所以露出得意的笑容。

毫無疑問他從鐵騎，馬車，劉雙痕等人甚至沈神通等，這些人馬上出現於廣場的「時間」，使他知道了很多情況，也使他知道應該怎樣做。

好些枯葉被秋風捲掠掃過縫隙，深秋的寒冷也使人一嗅就知道了，然而陶正直似乎全然不會感到物換星移時序變化的深遠意義，他好像只有「現在」，他好像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

× × ×

靜悄悄的廣場一如平時，其實廣場上仍然有人馬有車輛，換言之並非「靜悄悄」，只不過在陶正直來說却是的。

那是因爲他只關心注意沈神通以及有關的人，除此之外在他來說普通的車馬人物都等於不存在於世上。

故此沈神通等人通通走了之後，陶正直便覺得很靜很靜，也許以後的日子比現在更靜，因爲從各種情況推測，沈神通似乎終於沒有救出李政。

李政如果死了，陶正直當然變成衆矢之的，他自是不可以公開露面，否則復仇之刀一定很快就砍向他頸子。

但何以那一輛簾帷深垂的馬車，却好像有三個人？其他的人全部都露了面部都親眼看見了。只有三個人沒見到——其實一共五人沒露面。不過其中徐奔和杭吉是他親手殺死的，所以這兩具屍體必定在棺柩之內——這三個人就是李政，他的妻子，還有就是呂夫人。

如果這三人都在馬車內，便發生了一個大問題——李政究竟是活着，抑是已經死了？

陶正直原本在「時間」上推算，李政應該已遭慘死，所以這些人才會在這時候出現，然而現在一切推論又已變成不怎樣有把握了，因爲假如李政已死，他的屍體無須放在馬車上，就算放在車上，那李政娘子陪着丈夫屍體還說得過去，但怎會讓呂夫人也乘坐那輛馬車呢？

看官，有時有些推論看來所採用的證據並不十分强大堅固。因此你可能覺得這等無關重要之事本來不值一提，更不能充作推論的基礎。

這種看法本來不錯，只不過通常我們要找出某一神秘事件的眞相，往往須得從很微細的無關重要的地方觀察，也從這方面找出綫索，陶正直正是採取這種方式途徑。

因此依循這種「觀微知著」的方式途徑推論下去。便可得到如下結論。

——李政已經死亡，但沈神通爲了掩飾這一點，故意把他屍體放在馬車內。

——李政沒有死亡，可是沈神通不想被他（陶正直）知道，所以用此手法。

——總之不論李政是生是死，這個人質已經失去作用，這是因爲李政如果已死，便不成爲「人質」了，如果他沒有死而又被救走，當然也不是人質。

——但爲何沈神通那麼魯莽？以他的經驗成功和才智，怎會貿然去破那天下無雙的絕藝「七巧天羅」？

——就算沈神通犯了錯誤吧，但他何以匆匆忙忙率衆離開？這候橋鎭沒有老虎也沒有鬼，他害怕甚麼？爲何不派出所有的人手先搜索我的下落？搜不到才離開也不遲呀？

沈神通固然給他一些資料，可以藉以推論，但同時也留給他一些難以解釋之疑問。

這也正是沈神通最道地、最正宗的手法。

縱然他已經失敗認輸，仍然可以使敵人大大傷一輪腦筋，這種評語絕非虛構，至少陶正直一定投贊成票。

因爲陶正直苦苦思索好久之後，忽然又由於某種奇怪事情發生而不得不集中精神趕緊查看，而查看之後又不得不趕緊動腦筋尋思。

這種奇怪情況當然也只有沈神通擺佈得出來，所以陶正直非投贊成票不可。

現在且說那能使陶正直從深思苦慮中突然驚醒的原因。

敢情那片廣場上忽然「眞」的寂靜無聲，甚至連馬匹也不噴鼻踢蹄。

先前說過陶正直雖然認爲沈神通等人走了之後，廣場上就等於沒有任何生物一般寂靜，但這只是他心理狀態所形成的感覺而已，事實上聲音多得很只不過完全無關重要，所以他可以當作沒有生物存在。

然而本來有人有馬，也有種種聲响，却忽然完全靜息完全沒有了，陶正直豈能不立刻從冥思中突然驚醒？

陶正直的眼睛自然很好，普通人的眼力比起他大槪等於大近視眼，於是乎人人都看得見的景象他更加瞧得清楚了。

在廣場上只出現一個人，不過由於這個人還背負着兩個人，所以顯得極特別極不尋常。

被背負着的兩人首先是個年輕健美女子，她由於衫裙裂開，幾乎直達脅下，所以露出了小半邊雪白的身體和大腿、甚至連乳房也隱約可以看見一部份。

這樣子裝束的女人，只要白白淨淨面目不醜，大槪走到天下任何一個角落都會惹起注目閧亂。

單單這一點恐怕引人注意則有之，使衆聲俱寂却又未必，尤其是那些不會看女人的牲口，老實說就算完全赤裸美若天仙的女人，對於牲口的魅力只怕還比不上一桶草料。

然而現在所有騾馬牛羊全都寒噤悚立，可見得壓在那漂亮雪白女子身體上面那個黑毛茸茸大漢，大槪有些古怪。

那像伙稱之爲大漢已經形容得不確切了，正式一點應該稱之爲「野獸」才對。

陶正直自是認得出那「野獸」和「美女」是甚麼人。他還認識背負着野獸與美女的人那個衣服光鮮還佩着劍的年輕人。

他爲之再度大大傷腦筋正是因爲他認識這些人。那佩劍青年是李大通，乃是大江堂堂主嚴溫身邊的侍衞殺手之一，這次率衆北上他就是領隊。

其餘兩個一是獸人十七號，一是王若梅。

陶正直全都認得，但問題正是出在此處。以大江堂嚴溫訓練出來的殺手李大通，不但絕對不會背負獸人及王若梅行走於大路之上，就算是他的親生父親受了傷不能行動，他也決不肯用背負方式揹之逃命的。

所以陶正直現在不但變得迷迷糊糊腦子細胞全體罷工，而且不久就像夢遊一樣破土躍了出去，這意思說他躍出現身之舉，連他自己也好像在做夢，並非經過冷靜思攷之後的行動。

李大通一看見他，歡欣神態的神情簡直不能描寫不能形容。

陶正直本來已經迷迷糊糊，現在更像墜入漿糊缸裏，大大訝道：「你好像很高興？」

「我當然高興，簡直高興得形容不出。」李大通答話聲音快而不响亮。

他的聲音顯示他已出了問題。陶正直一下子就感覺出來因而皺起眉頭：「爲甚麽？」

「因爲我總算檢回一條小命。」李大通仍然答得很快：「你也知道的，每個人只有一條性命。能够不丟掉總是值得歡喜

高興的事。」

陶正直眉頭皺得更深，道：「我知道，可是我不明白，一點也不明白。」

他們相距其實還有十三四步之遠，所以李大通忽然向後連退七八步，兩下的距離就拉得更遠了。

李大通說：「我知你不會明白，否則你不會親身露面，這是沈神通的想法。」

「沈神通？你們見過他？」陶正直只覺全身汗毛直豎，冷汗直流。

李大通屁股一扭，背上兩個人砰砰連聲摔跌地上，却只蠕蠕而動竟不會起身。

地上之人是死是活陶正直全不關心，最最緊要之事就是必須馬上從李大通口中多知道一些有關沈神通的資料。

「你碰上沈神通你們只剩下三個？」

「是的，只有我們三個人了！」

「你何以能逃得過沈神通掌心？就算你他媽的逃得過，爲何不趕緊夾尾巴溜跑？爲何還揹這兩個該死的人跑來此地？」

「因爲他是沈神通，所以我沒有辦法可想，我非這樣做不可。」

雙方對答之時，李大通話聲雖是衰弱無力，陶正直的聲音却挾着强大內勁，震得四下那些看熱鬧的居民和過路人的耳朵轟轟洪洪嗡嗡直响。

所以那些人都不知不覺間後退，大部份還掩住耳朵以免耳膜震破。

因此在廣場中好像只剩下陶正直以及遠在二十步外的李大通（地上躺着的兩人當然不算）。

也因此沈神通忽然出現，並瀟瀟洒洒地向他們走過來時，份外顯眼份外清楚。

「沈神通，我服了你啦！」陶正直等他腳步一停，便道：「你怎可能想得出這種詭計使我們現身呢？」

沈神通再走前兩步，雙方便只相距一丈左右。「我不是容易欺負的，這一點請你務必記住。」

陶正直馬上賭咒：「誰要是認爲你是好欺負的，誰就是龜孫子王八蛋。」

沈神通略表滿意笑笑點頭，道：「我知道你素來是很明白事理的人。」

「我當然是。」陶正直回答：「我知道你的忠告對於我有延年益壽，還有身體健康不會有病痛的好處。」

「那很好，看來我們有可能談得攏了。賣貨的人最怕就是碰到不識貨的人，最高興就是遇上大行家，你同不同意我這個笨拙的意見？」

「我當然同意，我平生對任何意見簡直沒有比現在更同意的了。」

陶正直講得極之肯定，任何人聽見他這種口氣，絕對不會有一絲一毫懷疑。

只是美中不足的却是陶正直根本還不知道沈神通要賣甚麼貨，這一點又未免會使不懷疑他的人們變得懷疑起來了。

陶正直問道：「我們會有甚麼事情談得攏呢？看來我現在只是刀俎上的魚肉，看來我雖然是識貨，也未必有做買家的資格。」

「不要這樣說，你太看輕自己的份量了。」

「不，沈公過獎啦，我一直深信每個人都應該時時刻刻知道自己的份量，才可以長命百歲，沈公你有何指示呢？」

「唔，如果你希望長命百歲，我們就更容易談得攏了。」

他本來還有話說，但由於王若梅努力掙扎一會兒之後，竟能爬起身，而且能夠走到沈神通身邊，她顯然有甚麼要緊話要說，所以沈神通轉眼望她，暫不開口。

王若梅一身破裂的衫裙，反而平添無限魅力，那半邊若隱若現的裸體，使得四下年紀輕一點的男人無不心跳加快，無不暗吞口涎。

「沈公，」她趕緊說：「別跟他談交易談條件，這人比魔鬼還可怕，比騙子還靠不住，你只有一個方法——殺死他。」

陶正直哇哇叫道：「王若梅，我幾時對不起妳了？難道我挑妳出來走這一趟，對妳竟不是恩惠，竟不是好處？」

「不管怎樣，你仍然是不可相信的人，而且仍然是世上最冷酷無情的人。」

陶正直攤開雙手表示詫異道：「我是甚麼？我曾經做過甚麼事使妳這樣想呢？」

王若梅大聲道：「我甚麼事都不必知道，總之你就是這種人，嚴溫雖然殘忍惡毒，却還遠遠比不上你。」

有時世間之事很奇怪很難說，通常你要指證一件事，必須有證有據才可以使人心服，使人相信，但有時候却又不一定需要，尤其是女人指證的事情，常常不必任何證據也可以令聽者相信的。

王若梅正好是這等情形。

陶正直聳聳肩頭道：「算了，我不跟你爭辯，就算我是沒有信用的人好了。但我和沈神通的問題，讓他自己去決定行不行？」

王若梅沒有回答，只長長歎口氣便向後退。

沈神通道：「這個女孩子很靈慧，她不必探詢，便巳感覺出我將會怎樣做。」

陶正直衷心地點頭贊成道：「她的確是的，因爲連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你想怎樣做。」

沈神通微微而笑，看來好像還很愉快。他說：「我打算再做一次傻瓜，當然是你口中的所謂傻瓜。」

陶正直眼睛睜得比銅鈴還大，訝道：「沈神通，你這話可是當眞，你沒有因爲想使我出乎意料之外而這樣做吧？」

「笑話，誰願意做傻瓜，我們長話短說，那就是我暫時還不能殺死你。」

陶正直雙手舉向天空，露出一副樂不可支樣子，大聲道：「沈神通，我又贏了一仗啦！」

「你贏了，但這是最後一次了。」

「那可不見得，因爲你是凡人，你不是神仙，所以你一定還有弱點。」

「這些理論以後有機會再說，現在你跟我到那間屋子去，你不至於害怕那兒有圍攻你狙殺你的圈套吧？」

「當然不至於這樣想，老實說，如果連你沈神通都信不過的話，這世上還可以相信誰呢？」

他們很快回到馬玉儀暫居過的屋子，在大門口沈神通巳禁不住停步皺眉，並且回頭望住王若梅。

「爲甚麼只有妳跟來？妳又爲何要跟來？」

陶正直冷笑一聲，這種笑聲令人想到

陶正直必定是看出王若梅心意，而且她的心意必定是壞的必定是屬於大陰謀之類。

陶正直也不敢逕自入宅，因爲沈神通殺死他的人很多，尤其是沈神通的朋友。

王若梅一手按住衣裳裂縫，以免春光外洩，所以她只能用另一隻手攤一下，表示她無可奈何心情以及無法奉答的焦急。

陶正直道：「嚴溫只怕還有很大的影响力，王若梅，是不是這樣呢？」

王若梅明眸一瞪，道：「我不要跟妳講話。」

陶正直冷笑道：「妳爲何連分辯都不敢？假如妳是無辜的是被我寃枉的話。」

王若梅道：「因爲他是沈神通。」

陶正直怔一下，才苦笑喃喃道：「唉，沈神通，你究竟有甚麼魅力？何以人人都相信你？」

其實沈神通心中也發出苦笑。

在別人眼中他是「强人」，然而事實上是不是呢？確切的說法是——在命運之前他還算不算强人呢？

「好吧，王若梅，跟我們進去。」沈神通說：「假如不發生意外，我大槪還可以替你找到穩妥的安身立命之處。」

事實上王若梅叛離了大江堂之後，眞有天地雖大無處容身之感，而她除了希望沈神通指引幫忙之外，還有甚麼辦法？

三個人踏入大廳內，只見李政依然僵立牆角，不過只有一道金綫勒住他，使他不至於向前仆跌。陶正直面色大變一下，因爲「七巧天羅」看來巳被沈神通破去，雖然還留下一道金綫，但那只不過用來攔住李政身子而巳。

「我承認七巧天羅眞是當世罕見的無雙絕藝。但幸而我另有不依常理的奇怪方法予以破解。」

沈神通說話字字咬得甚是清楚，故此誰也不會聽錯也不會不明白。

「那麼你認爲我因何變色？」

「你一定深感訝疑，你甚至覺得十分震驚，因爲你想不通何以我瞧得出除了『七巧天羅』之外，你另外還做了手脚。」

陶正直側轉頭看看旁邊的王若梅，冷冷道：「王若梅，你想不想沈神通得到答案？」

王若梅訝道：「我當然想。」

陶正直道：「如果你眞的希望他們得到答案，妳就不必裝出有氣無力的樣子，更不必要靠近我。」

王若梅吃驚地退開幾步，却又忍不住怒聲罵道：「陶正直，你眞是最混蛋最可惡的魔鬼，你簡直不是人。」

陶正直聳一下肩頭向沈神通笑道：「瞧，每個人若是假面目被人拆穿，總之不免會老羞成怒。」

沈神通道：「這是她正常的反應，你認爲我們繼續再談這些閒話好呢？抑是立刻直接觸及問題核心好呢？」

陶正直忙道：「當然直接些較好，老實說這個候橋鎭巳經使我覺得作嘔了。」

「我對這個地方沒有好印象，」沈神通說：「我只想趕快回到江南。」

陶正直一定是對他的話大有疑惑，所以緊緊皺起眉頭，不過他却沒有再談論下去，而是展開行動——解救李政。

只見他沒有先觸動那根僅存的金綫而是先將李政左腳掀高，離地至少有兩尺。

陶正直又蹲低身子伸手在李政鞋底摸一下，雖然誰也看不見他摸出甚麼東西，但却可以肯定李政鞋底一定曾經被他做了手脚。

李政右脚也接着被抬起，陶正直的手飛快在鞋底摸一下，起身道：「行啦。」

他不但隨手弄開那道金綫，還順便解開李政受制穴道。李政長長吐一口氣，接着咳出一口濃痰，睜開眼睛看見陶正直，馬上泛起凶狠神色。

陶正直連忙搖手，道：「不要衝動，你先看看那個人是誰？我希望你認得出他是沈神通。」

李政大槪花了不少氣力才抑住心頭暴怒，話聲仍然挾着咬牙切齒意味。「我當然認得沈公，這個世界上也只有沈公能夠阻止我不跟你拚命。」

陶正直道：「那就行啦，老實說今天若不是沈神通，換了任何高手，就算破得了我的『七巧天羅』，但絕對想不到你鞋底還有毒針，因此你除非永遠不會走動，否則只要一舉步，你就變成一具屍體。」

他停歇一下，仰天冷笑一聲才可道：「你老兄如果巳變成一具屍體，我陶正直似乎就不必怕你跟我拚命了。」

他的話有根有據，尤其是當着沈神通說出，無疑只有眞而無假。

李政不是頭腦不清也不是不講理之人，所以他現在只能長長歎口氣。「陶正直，你贏了，你未死之前我李政決不踏入關內一步。」

沈神通靜靜觀察一切情形，直到現在才開口：「陶正直，我們之間好像還有很多問題很多糾纏。」

陶正直道：「是麼？例如甚麼？」

「例如我的師父和我的小兒子。」

陶正直微微而笑，但笑容却很邪惡並且令人恐懼，他道：「你的嬌妻遭受不少男人凌辱，這筆帳難道不算在我頭上？」

沈神通瘦長挺直的身子微微顫抖，王若梅上去伸展雙臂，無限溫柔地摟抱這個男人，她的心也和豐滿溫暖身體一樣，緊緊貼住這個男人壯健却頎瘦的後背。

兩對炯炯有光的眼睛（陶正直和沈神通的）對視片刻，陶正直收回眼光，沉吟道：「你雖然受了傷害。但却有許多人肯爲你而死。男人和女人都一樣。沈神通，你的確很了不起。」

王若梅李政一齊厲聲道：「對，我願爲沈神通而死，決不後悔。」

氣氛一時變得激動壯烈，顯然一點點小火花就可引起一場驚天動地的大爆炸。

陶正直沉默片刻，緩緩道：「可惜這世上有些事情不是『死亡』就可以辦妥的，沈神通你同不同意呢？」

他似乎並沒有眞正徵詢沈神通意見的誠意，所以他又巳接下去道：「沈神通，你小心聽着，既然我還有一次機會可以對付你，我發誓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現在讓我們離開這個鬼地方吧，我希望在山明水秀風光綺麗的江南見到你，不過那時候你一定巳經不是不能擊敗的『强人』了。」

世上千萬億芸芸衆生，可眞有不能擊敗的强人？尤其在命運之前，誰敢言勝？

（全文完）

兩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萬里雄風（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威鎮北五省已十餘年的金衣堂主向無羣既然被一位灰袍人當牛騎着來到虎堡，灰袍人要找周鐵氏，當虎堡堡主魯山君叫人把周鐵民叫來時，周鐵民已上吊死去，原來這周鐵民正是二十年前中原鐵衛盟七大長老之一，他知道是銀手老妖端木絕來到，自感走投無路，唯有自盡，其實灰袍人却是灰鵬嚴疾雨，嚴疾雨又來到黑鼠穴中在此他找到關血鵬和卓寒星，關血鵬也是鐵衛盟七大長老之一，他們之間展開一場激鬥，卓寒星雖力戰羣敵，但始終保護了關血鵬，關血鵬混亂中，一斧劈中脖子，當場死去，而向無羣也受了重傷。

祖師歸極樂　老妖入黃泉

鐵衛盟復出

楓葉。

為了要找回楓葉，他幾乎盡了一切方法，包括在神祇面前禱告。

他本來並不是神佛們的信徒。

但神佛似乎未能給予他任何的帮助。

整整五年，他找不到楓葉。

甚至沒人聽過楓葉這個女人的名字。

他終於放棄了。

他的放棄，雖然只是屬於表面的，但那巳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可是，等人和找人都是這麼捉狹的一回事。

當你等待一個人，等來等去等不到，等到心灰意懶，不再去等他的時候，他往往就會出現在你的眼前。

找人也亦復如此。

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楓葉忽然又來了。

直到這一次重逢，他才知道楓葉的家世背景。

楓葉原來只是她的小名，她眞正的姓名是端木婉秋。

端木婉秋的父親，也就是中原魔敎敎主——銀手帝君端木絕。

當向無羣知道這一切的時候，端木婉秋問他，是否感到很震驚？

向無羣却搖頭。

他說：「無論妳是誰的女兒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妳。」

他的回答很眞摯，眞摯而坦率。

但端木絕却認為向無羣並不配和自己的女兒在一起。

他在一座秘谷中，召見向無羣。

他對向無羣問道：「你對婉秋是摯誠的？」

向無羣點頭。

端木絕又問：「你不後悔？」

向無羣反問：「我為甚麼要後悔？」

端木絕道：「你必須知道，無論是誰成為了她的丈夫，他的日子都絕不會好過

，最少目前如此。」

向無羣再問：「理由何在？」

端木絕冷冷道：「因為到時你就是本帝的女婿，你必須和本帝在一起，驅除本敎的異己份子。」

向無羣沉吟半晌，道：「這是理所當然的。」

端木絕道：「但本帝認為，你並無效忠於本敎的誠意！」

向無羣道：「只要能够和端木小姐在一起，在下是萬死不辭。」

端木絕搖搖頭。

「本帝不要你死，你若死了，以後就再也不會和婉秋在一起。」

他冷冷的盯着向無羣，道：「本帝只要你服從本敎。」

向無羣道：「如蒙敎主不棄，在下願效犬馬之勞。」

端木絕問道：「你願意忠心的伺候本帝？」

向無羣道：「在下是一片忠誠，絕無半點虛詐。」

端木絕道：「但你現在還沒有資格伺候本帝。」

向無羣默然。

端木絕接道：「為了要證實誠意，你現在首先要服從另一個人。」

「誰？」

「灰鵬嚴疾雨。」

「敎主之意是，只要在下服從嚴先生，也就是等於服從敎主？」

「不錯，你能否辦到？」

「能。」

「一言為定。」端木絕淡淡的說：「只怕你受不了灰鵬的氣燄，他並不像本帝，可不容易相處。」

向無羣臉上露出了堅決的神色。

他說：「我不怕，就算他要騎着我走路，在下也是心甘情願。」

端木絕盯着他，似是呆了好一會。

他忽然大笑：「好！有種！就瞧瞧你是否如此忠於本帝。」

× × ×

就是因為這樣，向無羣跟着了灰鵬嚴疾雨。

嚴疾雨也沒有對他怎樣，只是把他當作牛馬一樣，騎着闖到虎堡。

× × ×

當向無羣醒過來的時候，只覺得花香撲鼻。舉目一看，自己躺在一張柔軟的床上，身旁一座紫檀木几，几上有花瓶，瓶中插着正在盛開的梅花。

楓葉就在那梅花旁，滿臉關切之色的凝視着他。

就只是這麼一瞥，向無羣差點又要昏倒過去。

他這一次若昏倒，完全是因為興奮。

能够一睜開眼睛就看見楓葉，這是他近數年來的夢想。

現在，他的夢想似巳變成事實。

「楓葉！」他微笑着。

「我叫婉秋，端木婉秋，」她笑盈盈的走了過來，又說：「但我更喜歡你叫我楓葉。」

向無羣站了起來，微笑道：「我沒事，根本就不必躺着。」

但他才說到這裏，胸口一疼，支撐不住，又跌倒在床上。

一個白髮錦袍老人走了進來，嘆道：「好倔强的脾氣，他若是眞的忠心於本敎，倒是不錯。」

端木婉秋叫了起來：「爹，人家巳為我們重傷，虧你還能說出這種說話。」

「爹不說！爹不說！」白髮錦袍老人大笑，這人顯然正是銀手帝君端木絕。

他笑聲甫歛，又拈鬚嘆息，說：「以他的武功，本巳不能算差，但此刻本敎强敵環伺，其中更不乏武功絕頂之士，再弄下去，恐怕這條性命，遲早不保。」

端木婉秋面露不悅之色：「爹，你為甚麼老是要人家為你拚命？」

端木絕面色一沉：「這是大勢所逼，鐵衛盟主又巳重出江湖，咱們若不先下手為强，等到對方勢力坐大之後，那時候巳是噬臍莫及。」

端木婉秋道：「鐵衛盟主又怎樣，他莫非有三頭六臂？還是刀槍不入？」

端木絕道：「三頭六臂，刀槍不入的都並不可怕。」

端木婉秋道：「為甚麼不可怕？」

端木絕道：「一個人縱然有三頭六臂，但沒有眞實的本領，就算是六頭十八臂，也不是一樣會給別人統統砍掉下來？」

端木婉秋想了想，不禁點頭道：「不錯，這就和大而無當的大塊頭一樣，不中用。」

端木絕道：「刀槍不入的人也不可怕，自古以來，曾有過若干武功練到登峯造極的高手，他們苦練金鐘罩，鐵布衫，玄門不滅神功，結果眞的能練到刀槍不入，但他們仍然並非永遠不敗的神。」

「刀槍不入，還會敗？」

「他們都有罩門，只要破了罩門同樣會敗，即使別人找不到他們的罩門，但使用其他的方法，仍然可以把他置諸死地。」端木絕緩緩的說：「例如不倒神魔于凡勇，死於毒酒，泰山第一人孫肇香，死於火攻，以至近三十年前的祐源上人，被困於一座山洞的奇陣內，終於活活餓死。」

端木婉秋點點頭，若有所思的說道：「所以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並不一定是武功最厲害的人。」

端木絕淡淡的說道：「不錯，鐵衛盟主武功相當，但最可怕的，却還是他的心智。」

端木婉秋道：「但他豈非曾經敗在爹的手上？」

端木絕道：「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雖然爹曾擊敗過鐵衛盟主，還一度把鐵衛盟瓦解，但鐵衛盟現在又巳漸漸復甦過來，對咱們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端木婉秋道：「但江湖上的人，都說鐵衛盟中人，個個忠肝義胆，而且都是抱着為武林謀取和平、幸福的宗旨而行事，倒是咱們魔敎的人，在外面的聲譽實在是令人不敢恭維。」

「胡說！」端木絕怒道：「甚麼聲譽令人不敢恭維？本敎是替天行道，爹是武林中的眞正主宰，在十年之內，爹就要統治整個武林，到時，還有誰敢對本敎胡亂置評？」

端木婉秋皺眉道：「常言道以德取人

，才始上策，但爹却是太霸道了。」

端木絕臉色一變，脾氣又待發作。

但最後，他臉上的神態還是平靜了下來。

「妳還年輕，不懂事，實在太不懂事。」他長嘆一聲，離開了這房子！

向無羣直到這時候，才又再站起來。

這一次，他站得很穩。

端木婉秋瞧着他，忽然問：「是不是我錯了？」

向無羣彷彿怔了一怔，旋即笑道：「當然是妳錯了，教主所說的，才是至理明言。」

端木婉秋咬着唇，道：「你怎能說出這種話來，難道你不知道，本敎弟子在外面胡作非爲，殺人放火無惡不作？」

向無羣道：「爲了要壯大本敎的聲勢，這是無可厚非的事，在這世間上，你不去吃人，別人就會把你一口吞掉。」

端木婉秋臉都白了。

「向無羣，直到現在，我總算弄淸楚你是個怎樣的人。」

向無羣一怔：「我有甚麼不對，大勢如此，難道我們逆流而行，自取滅亡？」

端木婉秋的身子開始發抖。

她突然擰身，離開了這座房子。

向無羣沒有追出去。

他既然沒有追出去的意思，而且現在也沒有氣力能追得上她。

他回到床上，躺下。

他仰望着那些梅枝，臉上木無表情。

× × ×

鐵衞盟與中原魔敎的糾葛，已是越來越嚴重。

一塲腥風血雨，又再掀起。

這是每一個愛好和平的人，所不願意看見的事。

但風暴既已來了，又有誰能令它立刻消失？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昔年鐵衞盟的精銳份子，他們都紛紛回到鐵衞盟主旗下，誓與魔敎決一死戰。

因爲他們都知道，即使是想躲避，到頭來還是躲避不了的。

文四與關血鵬之死，已激發起他們的怒意和戰意！

遺憾的是，金衣堂主向無羣，竟然在這時候全投靠在魔敎中！

這不但令人感到遺憾，也令人感到驚怒不已！

在白道武林上，他已孤立。

他現在唯一的靠山，就只有端木絕而已。

南宮三小姐

（一）

雪在窗外飄舞，室中一燈如豆。

這裏是一個很偏僻的山峯，除了野獸飛鳥之外，可說是罕見人跡。

山峯無名，地勢險峻，道路崎嶇。

誰也很難會發現，在這山峯上，會有一間小小的石屋子。

它建在一個很隱秘的石叢後，即使有人攀登到這山峯的絕頂，也未必會看見這間石屋子的存在。

尤其是在這種嚴寒的天氣裏，連鳥獸都已絕跡，四週環境更是冷淸淸的。

天色快黑了！

就在這時候，一個白衣人，像是一隻白鶴般，淩空飛了過來！

人畢竟是人，是不會飛翔的。

但這人的輕功，實在是高明得令人吃驚，看他這登峯而來的姿勢，簡直就和飛鳥般沒有甚麼分別。

這白衣人，原來正是卓寒星。

× × ×

石室外，門戶緊閉。

天色漸黯淡，卓寒星在門外佇立。

山風冰冷，他的衣衫是那麼單薄。

但他却無所懼，靜靜的站在門外。

過了差不多有半個時辰，天色已然盡黑。

石室中，忽然傳出了一把蒼老的聲音：「你是否已練成第十九式劍法？」

卓寒星搖搖頭，道：「回師父，弟子愚昧，還未能把第十九式劍法與第十八式劍法溶滙貫通。」

室中人冷冷道：「既然如此，你登峯是爲了何事？」

卓寒星說道：「楚盟主曾秘密約見弟子。」

室中人沉默半晌，才道：「他還沒有死？」

卓寒星道：「當年中原魔敎大擧進攻，鐵衞盟玉碎珠沉，楚盟主也確已受了重傷，性命危在旦夕，但他還是沒有死掉，只是眇去一目。」

室中人嘆息一聲：「樹大招風，位高勢危，他這盟主的寶座，爲師早就已勸他別坐上去。」

卓寒星道：「楚盟主何嘗不知道這一點，但當時中原魔敎氣燄正盛，他老人家不組織一股力量與之對抗，後果將會更是堪虞。」

室中人冷冷的一笑，道：「但結果，他是幾乎丟掉一條老命。」

卓寒星道：「鐵衞盟雖然遭受到可怕的侵襲，傷亡枕藉，但無可否認，中原魔敎也同樣爲之元氣大傷，楚盟主總算是挫了一挫他們的銳氣。」

室中人道：「爲了要挫一挫別人的銳氣，却令到自己幾乎嚥氣，這到底還是不划算的。」

卓寒星皺了皺眉，沉默下來。

「寒星，」室中人忽然一笑，緩緩地說道：「你是不是覺得師父的說話，很不够意思？」

卓寒星道：「師父切莫誤會，弟子一直都知道，師父絕不是那種自私自利的人，楚盟主能够做的事，你老人家也一定可以做得到。」

室中人默然片刻，終於大笑道：「寒星，你總算很明白師父的心意，剛才那些說話，你就當師父忽然瘋掉好了。」

卓寒星忙道：「師父是不是有意重出江湖？」

室中人輕輕咳嗽兩聲，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能够脫離江湖，當然還是不再在江湖的好。」

卓寒星正想說話，室中人又自接着說道：「但這些年來，爲師已在這裏耽磨了悠長歲月，與其老死在孤峯上，倒不如去找老楚，跟他對奕兩手，看看他這門子的技藝，是否還是和昔年同樣凌厲。」

卓寒星心中一陣狂喜。

師父忽然願意下山，重出江湖，這實在是一個莫大的喜訊。

（二）

夜已深。

在湖邊的小木屋中，透出了微弱的燈光。

這時候，湖水早已凝結成冰。

木屋裏住着一對年紀老邁的夫婦，兩人加起來最少已超過一百五十歲。

在炭湖村附近的人，都知道袁五伯是個終日與酒爲伴的人。

至於他的老伴白頭婆子，雖然人已老了，但針綫功夫，却還是相當不錯。

她經常替村民縫製衣服，不但手藝好，而且比年輕的裁縫匠還更快捷妥當。

這時候，她又在爲一個未來的新郎倌縫製新衣。

袁五伯斜倚在一張竹椅上，悠閒地在喝酒。

忽然間，他嗅到了另一種酒的香氣。

這種酒氣味香醇，中人欲醉，比起他現在所喝的，不知要强多少倍。

他的瞳孔陡地擴大，立刻探頭出門外一看。

只見門外，已來了三個中年人，他們每人的手裏，都提着一罎酒。

當中一人，身穿灰貂裘，左手持着一根金光閃閃的金杖，臉上堆滿笑容。

「這位可是袁老先生？」

袁五伯怔住。

「這位大爺……」

白頭婆子也鑽了出來，問那中年人：「你是從那裏來的？幹嗎提着幾罎好酒來引誘老五？他可喝不起這種價錢貴得要命的好酒。」

這人淡淡一笑，說道：「別誤會，咱們三人，可不是來賣酒的。」

袁五伯嚥了口唾沫，笑道：「不是賣酒，難道是來送酒給我這老頭兒喝的？」

「嗯，一點也不錯，」這人很誠懇地說：「在下是廖青成，川北人氏，這點小小禮物，就請袁老先生收下。」

袁五伯正伸手去接，白頭婆子却拍開了他的手，冷冷道：「無功不受祿，這種不明來歷的酒，萬萬不能收下，更不能够喝。」

袁五伯瞪着這個自稱「廖青成」的中年人，也說道：「老婆子說得對，這種酒我不能喝，誰知道酒裏是否有毒？」

廖青成眼色一變，態度也立時改變了過來：「你是敬酒不喝喝罰酒？」

袁五伯嘿嘿一笑：「還是老婆子有眼光，你們這幾個兔崽子果然不懷好意。」

廖青成金杖一頓，道：「咱們的來意，袁老先生恐怕還是不甚淸楚。」

袁五伯冷笑道：「老漢的確不知道三位的來意，但看來看去，你們都不像是强盜。」

白頭婆子道：「就算他們是强盜，也不會看上我們這等窮苦人家。」

廖青成忽然嘆了口氣，緩緩道：「當年在南宮世家，提起了三小姐，人人都知道她揮金如土，在賭場上輸十萬八萬兩銀子，根本就算不了怎麼一回事。」

白頭婆子冷笑道：「只可惜這位三小姐瞎了眼睛，嫁給了一個窮漢。」

廖青成道：「這已是多年舊事，那時候在下恐怕還未出娘胎。」

白頭婆子的目光有如刀鋒般銳利：「但你現在却對南宮三小姐很不客氣。」

廖青成道：「妳果然就是昔年南宮世家裏武功最厲害的三小姐。」

白頭婆子道：「三小姐已變成了老太婆，而且還弄得一窮二白。」

廖青成道：「南宮世家早已聲言，與鐵衞盟兩不相干，更絕不會與中原魔敎爲敵。」

白頭婆子冷冷一笑：「南宮歡本來就是個胆小鬼，他這種明哲保身之道，看似穩重，其實那是掩耳盜鈴，根本就不知道唇亡齒寒的道理。」

廖青成把酒罎放下，冷冷的盯着白頭婆子說：「看樣子，你們是絕不會和咱們合作的了？」

白頭婆子一翻白眼，道：「直到現在，你還沒有說要我們怎樣和尊駕合作。」

廖青成目光一閃，道：「咱們三人，很想找一個人。」

「找誰？」

「楚柳峯。」

「嘿嘿，原來三位是想找楚盟主。」

「不錯，只要兩位願意說出他的下落，咱們絕不會再加打擾。」

「這算是恫嚇？還是請求？」

「隨便妳怎樣想都不妨，咱們只想找楚柳峯談一談而已。」

袁五伯鐵青着臉：「這還有甚麼好談的？滾出去！」

白頭婆子橫了他一眼：「你是不是喝醉了？爲甚麼叫他們滾出去？」

袁五伯一呆。

「不叫他們滾出去，難道叫他們留在這裏？」

「不錯，就是要他們留在這裏。」

「留下多久？」

「永遠都留下。」

「永遠留下！」袁五伯一拍大腿，叫道：「老婆子說得對，老漢要你們三個混蛋全都留下。」

廖青成冷笑道：「袁承海，你留得下咱們嗎？」

袁五伯一聲怪嘯：「留得下也要留，留不住也要留！」

說着，雙手一翻，射出五枚鋼針。

針無毒，但打的部位，却全是廖青成的死穴。

廖青成身形一轉，閃過鋼針。

袁五伯瞳孔暴縮：「你的身手倒不賴，難怪你敢到這裏！」

廖青成已一杖掃出。

他在這根金杖下的造詣，委實不弱。

杖風呼嘯，袁五伯已陷入如山杖影之中。

白頭婆子眉頭一皺：「老不死喝酒的本事不小，打架却不濟事。」

袁五伯忽然大聲呼叫，道：「誰說老子不濟事！」

說着，雙手一翻，兩把短刀如閃電般擊出。

寒光驟閃，短刀迅捷無倫的攻向廖青成。

這時候，白頭婆子也和另外兩中年人殺的難分難解。

(三)

誰都很難想像得到，這個平時連走路都不太穩的老太婆，竟然具有這等絕世身手。

即使是廖青成，也是感到意外。

雖然他知道白頭婆子武功不錯，但却未想到，到了這把年紀，她的出手仍然是那麼兇悍、狠辣。

終於，其中一人中掌，悶哼倒下。

餘下一人，更是爲之手忙脚亂。

白頭婆子冷笑：「憑爾等身手，竟然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簡直是不知——」

說到這裏，突覺背心一涼。

一把尖刀，已貫穿她的心房。

她回頭，赫然是剛才那個中掌倒下的人，正在陰險地向自己微笑。

她呆住。

這人淡淡一笑，對她說：「在下是嚴疾雨，灰鵰嚴疾雨。」

嚴疾雨悠然的瞧着她，緩緩接道：「剛才妳這一掌，只用了七成力道，因爲妳一直都以爲，我只是個膿包。」

白頭婆子嗆咳，急以手掩。

但鮮血已從她的指罅裏暴射出來。

她的臉色蒼白如雪，身子不斷的在顫抖。

嚴疾雨淡笑道：「但妳錯了，這種掌力，根本就對我沒有甚麼妨碍，但我這一刀，却一定能要妳的性命。」

白頭婆子再也支持不住，倒下，死不瞑目。

嚴疾雨大笑。

廖青成仍然和袁五伯殺得難分難解。

嚴疾雨突然上前，與廖青成聯手對付袁五伯。

袁五伯目睹老伴慘死，心頭驚駭的程度，已達到了頂點。

嚴疾雨一出手，他再也無法抵禦。

他右肩捱了一掌，身如柳絮般飄浮不定。

嚴疾雨急點他胸腹五處要穴。

這一戰，嚴疾雨把鐵衞盟的袁承海制住，還殺了他的老伴——南宮素薇。

× × ×

午夜。

嚴疾雨以酷刑拷問袁承海。袁承海堅決不肯把楚柳峯的下落說出來。

「老漢可以死，甚至可以死得很慘很慘，但却不能出賣盟主！」

未到黎明，袁承海的人頭已被割下，由廖青成飛馬送到長安。

麟角神鏢

(一)

長安，雪已停。

翠明樓內，响起了一陣熱鬧猜拳行令之聲。

一個關東大漢，扯開皮襖，敞出結實的胸膛，在跟一個白衣書生猜拳拚酒。

這關東大漢又輸了。

「行，你果然是聰明的讀書人，看來就算鬧到天亮，你也不必喝一口酒。」

他說到這裏，喝了一大碗酒。

由黃昏到現在，他已喝了整整二十大碗。

他喝的酒，就和他的脾氣同樣猛烈。

這種酒別人只要喝五碗，就會覺得天旋地轉，連站都站不穩。

但這關東大漢喝了二十碗，還是若無其事，就像個沒有底的大酒桶一樣。

那白衣書生，一直和關東大漢猜拳，但直到現在爲止，居然是從未輸過一次。

但關東大漢仍然不服氣，還要再來。

等到他喝到第二十八碗的時候，他終於不能不佩服這白衣書生的本事。

白衣書生也同樣佩服他。

他是佩服這關東大漢的酒量。

倏地，一個青衣漢子臉色蒼白的走了進來。

「舵主，有人送來一個人頭。」

關東大漢瞪目道：「人頭又怎樣？你沒見過？怕甚麼鳥？」

青衣漢子吸了口氣，半晌才道：「但那人說，他手裏提着的，就是袁承海的人頭。」

關東大漢臉色一變，差點沒有跳了起來。

他立刻像一頭猛虎般，向外面撲了出去。

他撲出去的時候，碰跌了一個大酒罎，酒罎立刻摔個稀巴爛。

白衣書生搖着頭，嘆口氣，也緩緩的走了出去。

(二)

看見了袁承海的人頭，這關東大漢眞的楞住了。

他目不轉睛的盯着一個灰袍人，似是想一口就把他連皮帶骨都吞掉。

「你是甚麼鳥物？」

「你且莫先管我是誰，這人頭你是否願意收下？」

「收下！收下！統統都收下！」

「這裏只有一顆人頭。」

「兩顆，最少有兩顆！」關東大漢怒吼道：「袁承海的人頭，俺收下，在你脖子上的人頭，也都一併收了！」

「你不能收下，」灰袍人悠悠一笑：「因爲你還沒有這種本事。」

關東大漢怒道：「你是甚麼人？」

灰袍人道：「嚴疾雨。」

「灰鵰就是你？」

「正是區區。」

「你把袁承海的人頭送到這裏來，算是甚麼意思？」關東大漢瞪着銅鈴般的眼睛。

「勞煩閣下把它轉交給楚柳峯。」

「你知道俺是誰？」

「混世魔王諸葛樊。」嚴疾雨慢慢的說：「閣下是長安天魔會的總舵主，只可惜天魔會與中原魔教，雖然同是以『魔』字爲名，却是道不同不相爲謀。」

關東大漢冷笑：「不錯，俺就是諸葛樊，天魔會雖然不是甚麼名門正派，却還懂得甚麼叫道義。」

嚴疾雨道：「這倒是一件奇聞，想不到諸葛樊居然也會談甚麼道義。」

突聽一人冷笑道：「你若以爲天下問所有的人，都像你們那麼無義無恥，那可

錯了。」

「卓寒星？」嚴疾雨脫口道。

「不錯，在下正是卓寒星。」一個白衣書生，緩緩的從酒家內走了出來。

× × ×

不是寃家不聚頭。

這兩人上次相遇的地方，距離這裏少說也有千里之遙，想不到隔不了多少天，他們又再在長安城中相遇。

嚴疾雨盯着卓寒星，忽然嘆息一聲，緩緩道：「嚴某實在爲你感到可惜，可惜你這麼早就要死在我的手裏。」

卓寒星道：「我的牙齒若不是很穩固，現在說不定已笑掉下來。」

嚴疾雨道：「到現在，你還能笑得出嗎？」

卓寒星道：「聽你的語氣，好像這一次我是死定的了？」

嚴疾雨道：「僥倖的事，不會永遠都發生在你的身上，上次你能不死，那是奇蹟，但今天這種奇蹟恐怕不會出現了。」

不遠處忽然傳來一陣慘厲的厮殺聲。

諸葛樊的臉已漲紅，那不是因爲喝了酒，而是因爲憤怒。

「你竟敢動俺的兄弟，俺宰了你！」他的鐵環大刀已在手，而且一口氣就攻出三刀。

一股勁風，直向嚴疾雨湧來，諸葛樊在這口鐵環大刀上的造詣，倒也是非同小可。

但嚴疾雨却比他想像中厲害得多。

「撒手！」一聲冷叱，嚴疾雨右爪一伸，急扣諸葛樊右手脈門。

這一手功夫奇快、奇準。

諸葛樊竟然給他一爪就扣住，鐵環大刀「鐺」的一聲跌落在地上，接着連穴道都被人點住，登時動彈不得。

嚴疾雨冷笑。

「想不到總舵主的武功，竟叫人如此失望。」

諸葛樊鬥不過嚴疾雨，居然破口大罵：「俺操你娘，有種的斃了俺，不敢動手的就是烏龜王八！」

這時候，他的性命正操在他人之手，而他居然却還敢「操他娘」，倒算是一條不怕死的硬漢。

嚴疾雨冷冷道：「殺你只是舉手之勞，簡直不費吹灰之力。」

諸葛樊瞪目道：「你還等甚麼？殺呀！殺呀！」

嚴疾雨背負雙手，冷冷的凝視着卓寒星：「我現在甚麼人都不想殺，只想先殺掉你！」

卓寒星目光如電，寒光一閃，軟劍已掣在手中。

「在下也正是這麼想。」

諸葛樊急忙叫道：「混小子，這可不是猜拳行令，你是打不過他的。」

卓寒星微微一笑：「打得過固然要打，打不過也要打。」

諸葛樊怒喝道：「這豈不是白白去送死？」

卓寒星道：「白白送死，總比一走了之好一點，最少，我這個人還算有一點點的義氣。」

「呸！」諸葛樊怒叫起來，「你若是夠義氣的就最好馬上滾，別讓老子連死都死得不舒服。」

卓寒星搖搖頭，道：「我走了，你也許會死得很舒服，但我却一定會活得不舒服。」

諸葛樊楞住。

卓寒星又緩緩接道：「你一死了之，以後甚麼事情都不會知道，那麼死的時候舒服與否，又有甚麼關係？但我若一輩子都活得不舒服，這段悠長的歲月，可難過得緊。」

諸葛樊嘆了口氣，道：「將來我若有個兒子，也一定要他讀點書，讀書人講出來的說話，往往都好像很有道理，叫人無法反駁。」

嚴疾雨冷冷道：「你錯了，對付這種書獃子，根本就毋須跟他諸多理論，最爽快的做法，就是在他的頸子上砍一刀，好叫他把那些廢話，全都吞回肚子裏。」

他已拿起諸葛樊的鐵環大刀。

「這把刀雖然笨拙一些，但要砍斷這個書獃子的脖子，應該不會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卓寒星淡笑着：「的確不難，只要你能砍中我的脖子，那就行了。」

嚴疾雨點點頭：「讓我試試看。」

「看」字才出口，刀已如雪花般舞起來。刀光亂閃，嚴疾雨的身形也在亂閃。

一時間，人，刀已混成一體，根本沒有人能看得出，人在哪裏，刀在哪裏。

諸葛樊深深的吸了口氣。

直到這一刻，他才知道，自己的刀法，實在是幼稚得可憐。

(三)

其實，諸葛樊的刀法並不幼稚。

他的三十九路鐵鵬刀法，在長安城內是首屈一指的。在中原武林，他已可算是威震一方的武林大豪。

然而，嚴疾雨比他更強，那是事實。

他一出手，就已搶盡先機。

刀鋒呼嘯隱隱如雷，每一刀都是那麼令人不寒而慄。

卓寒星却在對方排山倒海的攻勢中，連接十八刀。他的劍及不上嚴疾雨的刀光兇猛，但却比嚴疾雨的刀更快。

論到他身形的矯捷，兩人都是不相上下。

嚴疾雨的內力，已凝聚在刀鋒之上，每一刀劈出，都令人有驚心動魄的感覺。

殺氣濃重，戰況進入更兇險的境界。

驀地，兩個身裁瘦長的灰衣人，分別從卓寒星的背後出現。

這兩人來的很快，出手更快。

兩把長劍，一左一右，左攻卓寒星後腦，右攻卓寒星背心要害。

霎眼間，卓寒星已經變成三面受敵之局。倘若卓寒星不是正在全神貫注對付嚴疾雨，這兩個灰衣人絕不容易能傷害到他一根毫髮。

但這時候，卓寒星却已無暇兼顧。

眼看這兩把劍立刻就要取了他的性命，這兩個灰衣人突然相繼發出一聲慘呼。

只見他們的脖子上，都已中了一枚形狀奇特的飛鏢！

× × ×

卓寒星大難不死，全憑一個青袍老人

出手相救。這青袍老人，一直都在酒家裏自斟自飲，誰也沒有去注意到他。

想不到，他竟然是個深藏不露的暗器高手。令人更想不到的，他原來竟然就是卓寒星的授業恩師！

× × ×

嚴疾雨本來還是很有把握可以殺掉卓寒星。但當他看見這個青袍老人的時候，他的信心頓然消失。

從那兩枝形狀奇特的飛鏢，他已知道這老人是誰。

那是麟角神鏢，而這個青袍老人，當然也是在三十年前即已名滿江湖，在當世十大高手中名列前茅的天麟祖師古齊霄！

天麟祖師

（一）

古齊霄的長相，並不威嚴。他的相貌，就和身上穿着的衣裳，同樣平淡。

像這種老頭兒，幾乎是觸目俱是，和一個普通老鄉下，完全沒有半點分別。

只有嚴疾雨這種高手，才會看出這老人與衆不同之處。

古齊霄的一雙眼睛，隱隱透出一種難以言喻的光芒，這種光芒若能化爲武器，嚴疾雨必已死在這武器之下。

因爲這簡直是令人無法揣測，也是令人無法加以抗拒的，連嚴疾雨都不能。

他只好靜靜的站在那裏，停止了對卓寒星的攻擊。

他不動，卓寒星也不動。

古齊霄緩緩走過來，緊盯着嚴疾雨。他突然問：「你吃飽了沒有？」

他手裏居然提着一隻燒得香噴噴的鴿子，並道：「你若餓了，不妨吃掉這隻鴿子，就算死也可以做個飽鬼。」

嚴疾雨神色不變，說道：「這鴿子不錯。」說着，伸手取鴿。

但他鴿子還沒迗到他的手，他的袖裏已射出三枚彈丸。彈丸射在鴿子上，發出一陣輕微的爆炸聲響。

一股黃霧，立刻散開。

顯然，這是殺人的毒霧。

嚴疾雨也不理後果如何，身形一掠，迅速地向後倒退。他出手快，退得更快。

這陣毒霧，能否殺得了天麟祖師他已不理，他最主要的，還是要讓自己安全的離開這裏。

他從長街飛上屋頂，施展飛簷走壁的輕功，迅速地向城門掠去。

城門已在望，他的腳步也停了一停。

誰知就在他腳步一停的時候，一隻枯瘦而蒼白的手，突然輕按在他的肩頭上。

× × ×

就是這麼輕輕一按，嚴疾雨渾身冰冷如雪，如墮萬年積雪的冰窖。

他咬牙，回身拍出一掌。這一掌拍在一個人的胸膛上，發生了「噗」的一聲。

但這人紋風不動。

這人的手掌仍按在嚴疾雨的肩頭上。

嚴疾雨這一掌雖然擊中了對方，但竟然是軟綿綿的，使不出半點勁道來。

「古齊霄……你好毒辣……」嚴疾雨滿頭冷汗，聲音顫抖不已。

古齊霄淡淡對他說：「你能用毒，老夫爲甚麼不能用同樣的手法來對付你？」

嚴疾雨一聲怒叫，身子再向前衝撲。但他的內力已不知如何，完全消失。

這一撲，他沒有撲中古齊霄，却撲進了死神的懷裏。

一把軟劍，已斜裏刺出，穿過了他的心臟。這是卓寒星的劍。

嚴疾雨的目光已渙散，全身眞氣也已盡洩。

他躺下，死得心服口服。敗在天麟祖師的手下，這是很合理的事。

卓寒星那一劍，對嚴疾雨來說，反而是一種很好的解脫。

（二）

灰鵰的死訊，很快就傳入端木絕的耳中。端木絕立刻親手宰了一頭羊，從羊頭裏倒出一碗鮮血，然後把它喝掉。

他現在唯一也必需要做的事，就是找楚柳峰，古齊霄，還有卓寒星算賬。

這該是決勝負的時候。

沒有人阻止這一場風暴。

即使是端木婉秋也不能。

她只是對父親感到失望。

但更令她失望的，還是向無羣。

她只覺得，向無羣已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他再也不是昔日的金衣堂主。

她寧願回復以前的日子，他還是叫自己一聲：「楓葉。」但從前那段日子已過去，再也不會回來。

（三）

古城下，寒風中。

端木絕約戰楚柳峰、古齊霄。

他們依約而來，唯一隨行的，只有卓寒星。

端木絕也不只是一人而來，在他的背後，還有兩個人。這兩人一穿紫袍，一穿綠袍，年紀俱約六旬左右。

端木絕冷冷的對楚柳峰說：「你不愧是英雄本色，如今又再捲土重來。」

楚柳峰是個長相很威嚴的老人，他平時不苟言笑，在這時候更是沉肅：「端木敎主，楚某不是爲復仇而來，而是爲了天下蒼生萬民着想，是以非要殺你不可！」

端木絕默然半晌，緩緩道：「在本帝身後的，是天河雙老。」

紫袍老人道：「老夫郭無量。」

綠袍老人道：「老夫邵行雲。」

楚柳峰抱拳道：「久仰！久仰！」

郭無量道：「楚盟主不錯是人間俊彥，但要想對付本敎，那是自取滅亡。」

邵行雲道：「以老夫之見，楚盟主不如加盟本敎，自當更有一番作爲。」

楚柳峰冷冷一笑，道：「楚某若是怕死，也不敢登上鐵衞盟主這寶座，既然已坐了上去，就算死，也絕不能讓江湖上的英雄好漢笑話。」

邵行雲臉色一沉：「楚盟主好倔强的脾氣。」邵行雲桀桀一笑，忽然出手。

郭無量叫道：「老邵小心——」話猶未了，楚柳峰已一掌劈在邵行雲胸膛上。

但邵行雲並未退縮，反而施展凌厲的掌法，與楚柳峰週旋。

這人竟似不怕楚柳峰渾雄的掌力。

他已連吃五掌，但居然毫未受損傷。

但楚柳峰身手比他迅捷，他想擊中楚柳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邵無量突然一聲冷喝：「楚盟主，老

夫來領敎一下閣下的驚人絕藝。」

他用武器，他的武器是一桿長槍。長槍抖動，漫天槍影。

楚柳峰的人已陷入一片槍影之中。

兩人合擊之勢已成，但古齊霄，卓寒星仍然沒有援助他一臂之力。

他們都似乎對楚柳峰抱着極大的信心，知道他可以對付得了這兩個老人。

古齊霄的目光，一直都停留在端木絕的臉上。端木絕也沒有注視二老與楚柳峯的一戰，也是目光灼灼的逼視着古齊霄。

古齊霄冷冷說：「昔年楚柳峯打不過你，到了今時今日，他還是及不上你。」

端木絕道：「所以，他找你來對付本帝？」

古齊霄道：「不是楚盟主找老夫，而是老夫找楚盟主。」

端木絕道：「你是一意孤行，一定要與本敎爲敵？」

古齊霄道：「老夫已是風燭殘年，甚麼風浪沒挨過？這一次就算死在你的手下，也是死而無怨。」

端木絕目光一沉。

古齊霄嘆了口氣，緩緩接道：「實不相瞞，老夫雖然自信武功極高，但碰上了你，能够拚個同歸於盡已是心滿意足。」

端木絕道：「祖師的說話很坦率，咱們就在這裏見個眞章。」

驚心動魄的一戰終於展開，這幾乎可以說是近百年來最重要的一戰。

古齊霄可以死，但却絕不能敗。

倘若連他都殺不了端木絕，那麼世間上還有誰能拑制這位銀手老妖？

這實在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

楚柳峯苦戰邵行雲，郭無量，終於分出了勝負，畢竟還是楚柳峯勝一籌。

郭無量中掌，他的長槍也落在楚柳峯的手上，楚柳峯最後終於一槍刺穿了邵行雲的咽喉。

他可以抵擋得住楚柳峯的掌力，却無法抵禦這致命的一槍。但楚柳峯却已元氣大損，一張臉色蒼白得有如白雪一樣。

卓寒星立刻在旁嚴加戒備。無論誰想接近楚柳峯，最少得要問一問他的軟劍。

（四）

寒風凛冽，端木絕的手已漸漸變了顏色。到最後，他的一雙手，竟已變成了一片銀色。他的一雙手，早已塗上了一種奇怪的藥物，只要運用內力逼聚，這一雙手就會變成這種樣子。

天麟祖師古齊霄面色變得沉重起來。

銀手老妖端木絕，的確是一個勁敵。

這一戰，絕不能讓他勝過自己，否則鐵衞盟中人的命運如何實在是難以逆料。

可是，兩人四掌交接之下，古齊霄竟然是迅速敗落！這實在是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事。即使是古齊霄，也不相信，憑自己的武功，竟然會在短短的時間內，敗在端木絕的銀掌下。

端木絕獰笑。「古齊霄，你的內力，本來在本帝之上，但講到用毒的本領，却仍然是本帝勝你一籌。」

古齊霄慘笑。「好厲害一雙毒掌！」

他才說一句話，已是口吐鮮血仆倒地上。

他吐出來的血，已是藍瘀之色。

卓寒星眼睜睜的看着師父死在端木絕的毒掌下。端木絕緩緩的走了過去，「卓寒星，本來假以時日，你必能成大器，可惜，你現在甚至已無法多活一個時辰。」

卓寒星吸了口氣，道：「我知道自己並不是你的對手，但身爲天麟祖師的弟子，在下是絕不會退縮的！」

「好，」端木絕厲聲笑道：「果然不愧是古齊霄的得意弟子，有種！」

突聽一人在遠處大聲道：「把卓寒星留給我！」只見一人有如飛鳥疾掠而來。

「向無羣！」端木絕大笑：「你來得正好，本帝就把這小子交給你。」

（五）

向無羣的傷勢已復原！

端木絕瞧着向無羣道：「只要你殺了這個姓卓的小子，婉秋就是屬於你的。」

向無羣面露興奮之色，道：「晚輩一定會殺了他。」

端木絕大笑，退開一旁。

卓寒星冷冷一笑，揮劍，急攻！

向無羣以刀相迎，剎那間兩人殺得難分難解！嗤！卓寒星劍法變幻無倫，忽然一劍刺在向無羣的右肩上。

一道半尺長的血槽裂開，向無羣已處劣勢。一個蹌踉，退後丈三。

卓寒星運劍如風，繼續追擊。

端木絕怒喝：「小子休再放肆！」

三支毒針，飛射而出。他的暗器手法，極爲奇特，卓寒星似已無法閃避。

但就在這一剎那間，一個人的身子擋住這三枚毒針。

「向堂主！」卓寒星驚呼。

端木絕也一呆。他做夢也想不到，向無羣竟然會救卓寒星，就在他這一呆的時候，向無羣手中的刀突然閃電般刺出。

端木絕以手握刀鋒，這是向無羣的刀。端木絕的手在流血，胸膛也在流血。

他的眼睛已殷紅，彷彿也將要流出鮮血。「向無羣，你早就想殺本帝……」他的聲音大變，就和他的面色一樣！

向無羣大笑，笑聲又帶着幾聲嗆咳。

「我想娶你的女兒，但更想殺你。」

「爲甚麼？爲甚麼？」

「鐵衞盟七大長老之首是我師父。」

「嶺南神仙手洗大申？」

「不錯，他就是死在你手下的。」

「好小子，你幹的好，本帝服了你……」端木絕最後一句說話，是由衷之言。

向無羣道：「你也別愁寂寞，黃泉道上，咱們一起走！」

他身中三枚毒針，已是必死無疑。

但就在這時候，端木婉秋突然出現。

她甚麼話都沒有說，只是拿了一瓶藥水，交給卓寒星，這解藥可解針上奇毒。

向無羣嘶聲大叫：「楓葉……」

端木婉秋沒有理睬他，向遠方而去。

這一戰，端木絕罪惡貫盈伏誅，但古齊霄却比他更早一點離開人世。

楚柳峯，卓寒星俱爲之黯然神傷。

向無羣傷癒後，到處找尋他的「楓葉」。他找不到，一直都找不到。

直到八年後，江湖上忽然出現了一個法號叫「楓葉」的和尚，有人懷疑他就是向無羣，却又無法加以證實。

在此同時，卓寒星已憑一把軟劍名震中原，成爲萬里鏢局的總鏢頭。（完）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文·蕭逸
圖·盧令

塞外飛虹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月明之夕，夜景如畫，杜鐵池觸景思人，想起紅顏知己梁瑩瑩，就在他遐思潮湧之際，驀見對面山峯出現夢中人——梁瑩瑩的人影，正在含笑向他點頭。杜鐵池驚喜交集，旋即化作一道遁光，向前追去，而對方也化成一道光華遁走，登時兩道光華一前一後，一追一馳，轉瞬間越過數個山頭，前面梁瑩瑩所化的光華頓然一歛，已不見踪影，與此同時，杜鐵池眼前突然出現一個白髮道嫗，背向着他，當他看清楚時，原來竟是司徒猛之母——雷姑婆，施展了「三屍化身」法術，誘使他到此，欲報殺子之仇，於是，雙方便展開舌戰……

妖屍噴毒焰　圍攻杜鐵池

雷姑婆怒聲道：「你少拿崑崙七子來嚇唬我！我只是以為這件事與他們無關，那個又怕了他們？你這小狗不過是仗了幾件師門留下的法寶，便敢目中無人，如此橫行，且待我施展無尚大法，先把你擒住，待到返回仙山，再要你生受煉魂之苦，與我兒報仇便了！」

一面說，這婆子直把一嘴牙齒咬得格格出聲，那隻鳥爪也似的怪手，更是不停的搓着！

隨着她搓動的手指，只聽得一片劈拍聲響，像是小鞭炮一般的散發出許多火星來！

杜鐵池心中一動，料知不妙，當下右肩輕晃，身後七修仙劍先化為匹鍊也似的一道經天長虹，直向着雷姑婆身上飛去！

雷姑婆似乎沒有料到對方劍勢如此猛厲，見狀吃了一驚——

嘴裏怪叫一聲，右手乍然伸處，却由其手掌處化出了一道碧森森的光華，這道光華也同於其他魔道高手所慣常施用的手法相同，一經出現即形成了一隻碩大無比的巨手，只一下已迎住了杜鐵池來犯的劍光，頃刻之間糾纏在了一起！

那隻碧形大手，起先原以為只一下即可將對方劍光抓住，無如礙於對方七修劍威力過强，一連三次均未能得逞，只得改變戰略，與對方糾葛一氣，看來頗有改攻為守的意思！

這麼一來，雷姑婆更不禁被激起了怒火萬丈！

遂見她長嘯一聲，另一隻怪手，霍地向前抖處，同樣的飛出了一隻碧色大手，直向杜鐵池身上凌空直抓下來！

杜鐵池自與她一照面，即已猜知對方絕非易與之輩，這時見狀不敢遲延，慌不迭舉手向着空中劍光指了一指，施展「分光劍影」的手法，由七修劍光中分出了一枝同色光華，神龍戲空的向下一捲，已迎住了雷姑婆另一隻手上所幻化的大手！

原來杜鐵池近來功力每有長進，即以眼前這種「分光劍影」的施展手法，便非

一般尋常仙道者所能施展，分一為二，竟然並無潰敗之象！

雷姑婆見狀，又自發出一陣怪笑——

「無知小狗，我當你何以不知天高地厚，原來還有些能耐，哼哼，充其量仗着不過有一枝好劍罷了！」

說時只見她那雙三角眼裏，閃爍着灼灼兇光，忽然身形搖了一搖，倏地竟現出了與她本身一般無二的三具色相，看來一般無二！

原來雷姑婆潛居南海烟雨峯，數百年來最稱拿手的法力，便為此「三屍化身」之術，一經施展後，三具屍身各能有所發揮，端的厲害之極！

這三尺化身的法力一經施展之後，其本人仍然站立當地，那三具看來與她本身一般無二的三具化身，却分別落向不同之處。

一霎間，那三具方自落下的化身，各人手揚之處，飛出了一道閃電也似的奇光，一閃而逝。

緊接着空中霹靂一聲大震，一陣紅光昇起，當空十數丈處，像是高懸着一具奇大火傘！

——先是一陣奇熱！百十道烈火碧焰直向着杜鐵池站身之處噴射而來，繼而隨着那赤紅透明的大傘疾轉之處，並射出千百萬碧粼粼火星，自空而墜！

杜鐵池那裏知道這是雷姑婆的鎮山之寶「赤雲帳」，內裏包藏着千百冤魂厲鬼，間以雷姑婆獨家所煉的「碧鱗流焰」，一經中人必當失魂落魄而已！

杜鐵池識得厲害，他原意施展出破月三寶中的「破月仙鏡」迎敵，一來這件寶物過於厲害，生怕又造成不可收拾局面，另一面有關此寶的諸多禁制，杜鐵池並未能十分控制，萬一這個雷姑婆看出了其中破綻，施展法力強據為己有，並非不可之事！

有了以上諸多顧忌，杜鐵池雖然感覺到情勢危急却也不敢任意施展！

慌忙中，他探手入法寶囊內，隨手一摸，却摸着了「飛花仙子」藍宛瑩贈送自己的那個「青玉舫」，當下也不及多思，咀裏唸動口訣，心念洞府，往地上用力一摔，霹靂聲響裏，已現出了青光四射，奇大的一艘玉舫。

杜鐵池身方跨入，那艘青玉舫已衝霄直起！

無如雷姑婆其人詭詐十分，早已料到了對方有脫逃之意，四下既已佈好防範，眼前之「赤雲帳」更是厲害無比！

眼看着那艘「青玉舫」所形成的巨形光梭方自騰空，即陷於四面巨大吸力之中，一時左旋右轉，其速雖是快到了極點，奈何却苦於不得其門而出！

雷姑婆目睹之下，咀裏更不禁連聲桀桀怪笑不已！

——即見連同她本人在內的四具屍身，走馬燈也似的在「赤雲帳」所形成的光罩之下連連跳動騰躍不已，隨着她們揮動的手勢，一團團碧大密如貫珠般，直向着空中玉舫擊去。

一時間霹靂連天，碧火森森，聲勢好不驚人。

杜鐵池雖然處身玉舫之內，却是無計得出，身子隨着青玉舫上下翻飛，左衝右撞，無如對方那高懸空中的紅色帳光，看來雖然薄薄一層，其實却深其韌力，青玉舫那等猛厲的衝勁竟未能破開幃帳，一經撞上就像是碰在了一堵深具彈力的牆上一般——

衝力越大，彈勁也越强，再加上雷姑婆所發出的「彈指神雷」，猝然加諸之下，杜鐵池可真有些吃受不住！

所倖青玉舫雖然用來逃走無能，用以防身却甚為得力，那麼猛厲的雷火，儘管是威力至猛，却不能傷及舟身分毫。

如此雙方僵持了一陣！

雷姑婆想是按捺不住心裏的怒火，忽然長嘯一聲，身子一連晃了幾晃，前化的三具屍身，倏地又合而為一，緊接着化成一道碧火，已遁出帳光之外！

她本人深悉進退之法，故此出入如意，換在另一人可就大不簡單！

隨着雷姑婆的身勢方一進出，空中「赤雲帳」倏地收縮起來，竟將杜鐵池連人帶舟緊束於其內！連同着雷姑婆一溜碧火的起勢，拖起一天紅雲，風馳電掣的劃空而起，直向南天疾馳而逝！

× × ×

杜鐵池幽幽醒轉之時，敢情已是另一個世界。

不知怎麼回事，他竟然會睡着了。

眼前顯然處身在一個奇怪的山谷之中，他眼睛最先接觸的是一片閃爍的碧光，緊接着感覺到此身彷彿在雲游之中。

「青靈舫」仍在空中繞着圈子，只是顯然速度極慢——只是繞着一定的軌跡，靜而緩的繼續走動而已！

那是一片佔地極大的山谷，四周的山，高聳如雲，竟然看不見一些兒青色，全係黑褐色的巨大崖石，當空是濃重的霧層，不時亮起幾道閃電，加着隆隆震耳的雷聲。

杜鐵池就着催動青靈舫向雲層高飛，每一次均為雷電所阻，不能得逞！

他立刻明白過來，不用說，此身已為雷姑婆所困，多半是回到了她的老家，南海的「烟雨峯」了！

林鐵池這麼一想，也就不必急於一時，既已被她所困，自非輕易便能進出，倒不如好整以暇，先定下來再謀對策了。

當下遂即催動青靈舫向下馳去。

却見面前是一片起伏崗巒，倒不似周圍石崖那般寸草不生，放眼望去倒也一片青茵！

杜鐵池催動青靈舫在這片山谷內低飛一圈之後，遂即在一座山巒上停下來，收起了青靈舫，信步走下——

眼前一座洞門，上面丹書寫着「玄極」兩個大字！兩扇青石巨門緊緊關閉。

奇怪的是只見洞門，却不見洞室，倒像是深入地下的一個入口。

杜鐵池看了一刻，身形輕搖，駕劍光又馳向另一座山巒之上，奇怪的是同樣的又發現到一座洞門，其式樣一如前狀——

同樣色澤的兩扇青石巨門，緊緊關閉着，洞門之上也寫着兩個丹書大字，却非「玄極」，而是「中極」二字！再看附近各處，共有一般高矮的山巒共一十三處，似乎每一個巒頂，都有同樣形式的石門兩

扇。

杜鐵池心中一動，暗忖着不好，這個雷姑婆把我好生生引來這裏，又是爲了什麼，莫非想誘我進入這些洞門不成？

他已連番吃虧上當，實在不敢再掉以輕心！心裏盤算了一陣，再駕遁光來至另一座山巒，依然發現了同樣的兩扇石門。

這座石門上卻寫着「黃極」二字。

以此類推眼前這十三座山巒之上，料必每一座峯上都有這樣的一座洞門，大小格式完全一樣，只是洞門之上的名字略異而已。

杜鐵池想了一刻，忽地駕馳遁光直飛而起——

這道遁光騰起如龍，眼看着衝霄直起，待得衝破重重雲霧，直馳天外，忽然眼前閃電一亮，一點火星直飛眼前，緊接着霹靂一聲大震，杜鐵池慌不迭以劍光裹體，球也似的被震回了地面，雖賴劍光護體，未致成傷，却也震得眼前金星亂冒，全身百骸盡痠。

這麼一來，他才知道果然厲害，仰視谷上當空，雲氣森森，深不可測？

杜鐵池目力本來就好，自服食靈石仙乳之後，更能洞穿雲霧，饒是如此，亦祇能看出霧層之外，似有五色光華隱隱作閃，除此別無所見。

——他心裏方在納悶兒，即聽得空中傳來陰森森一聲冷笑，像是雷姑婆的聲音道：「小子，你還打算逃麼？我看你還是老老實實的呆在這裏吧！」

杜鐵池怒道：「雷姑婆，妳把我誘來這裏意欲何爲？莫非我還怕了妳不成？」

「小輩！」雷姑婆聲音充滿痛恨的道：「你把我兒子害得太慘死，今天我要你形神俱滅，我倒要看看你這小輩到底有多厲害，能够逃開這煉魂谷太陰十三極？」

杜鐵池聽她這麼一說，心裏由不住暗吃了一驚——

他原以爲雷姑婆是把自己帶回到南海烟雨峯她的住處，聽她這麼一說，敢情並非如此，那煉魂谷太陰十三極，顯然前所未聞，聽來何等可怖，眞不知又是什麼路數，自己被她擒來這裏，料將不妙——

心裏一急，杜鐵池霍地摸出了破月三寶中破月仙鏡，手按機鈕，發出了紫濛濛一道經天長虹，驀地衝天直起，

仙家至寶畢竟不同凡响，眼前雲霧，實地爲他衝開了一個大洞，大有直上青冥之勢。

杜鐵池心中大喜，正待駕馳遁光，追循着破開的雲向外衝出——

忽然間，耳聽得空中雷鳴之聲，彷彿整個地面都爲之大大的震動了一下。

再看空中，於雲霧遮蓋之處，閃爍出大片玄光，一時間黑雲滾滾，如萬馬奔騰，那衝開的雲霧，瞬息之間又合攏起來。

隨着紫光過處，雖是一路勢如破竹，無如隨開隨合，情勢竟是有增無已！

杜鐵池雙手托鏡，只覺得手上破月仙鏡一時重若萬斤，憑他功力，竟然難以把持，眼看着自鏡面上所噴出的那道紫光，越張越大，同時所加諸在鏡身之上的力道，也更爲沉重，直似要脫手而出。

——他那裏知道，這面破月仙鏡，乃古眞人仙家至寶，妙用無窮，其上的四個按鈕所顯示的水火風雷無不威力至猛，威力無極，以眼前杜鐵池功力至多不過展示其三分之一威力而已。

眼看着那些紫光化成的光面越來越大，威力亦在加強之中，只是其上重力，却也相對的增加，杜鐵池雖是施展出全身功力，亦難以把持。

——心中一驚．趕忙施法將所噴出紫光收回，頓時手頭一輕，如釋萬斤，却已累得滿頭大汗，氣吁喘喘。

隨着他眼前的鏡光收回，空中的雲霧乃得四面滾滾而來，瞬息間已恢復原狀。

耳聽得空中雷姑婆嘿嘿冷笑道：「怪不得我兒竟會爲你所害，原來你竟然持有破月神君的寶貝，哼哼……這就難怪了，憑你眼前功力，還不配享用，活該便宜了谷中老鬼，可惜，可惜！」

杜鐵池心中一驚，方自悟出她話中有話，耳邊上却响起了一絲異音，彷彿來自地底深處，漸漸由遠而近，遂即傳出冷澀的聲音——

「雷姑婆——妳莫非忘了我們之間約法三章之事麼？今天要沒有一個交代，看我豈能便宜放得了妳？」

話聲方歇，即見一道綠色火焰，倏地自雲霧中現出，初時不過匯集成一堆綠森森的碧火，緊接着碧火叢中遂即現出了一個清晰的人影。

那是一具人影的坐姿，看來十分矮小的。

杜鐵池已由對方咀裏自稱的「朱矮子」，肯定出他的體位不高，却是沒有料想到竟然矮小到如此程度。

看上去，簡直就像是一個七八歲小孩子的身影。

當然他並非眞的就是一個小孩子。

在閃爍着的周身碧火裏，杜鐵池看清楚了此人的形貌——那是一個瘦骨嶙峋的赤身老人，臉部看來尤其陰森，除了瘦削的頭骨之外，就祇是繃得十分緊的一張白慘慘臉皮．襯以下巴上凸出的那一綹鬍子，看過去眞是形像可怖之極。

這個矮小的赤身老人，看來直似幽靈般地盤坐空中，周身上下環繞着一層碧陰陰的火焰。

隨着他的出現，天空中滾起了大片烏雲，一時間天昏地黯，白晝無光，四周圍更似平添了無數鬼影，啾啾之聲此起彼落，間以明滅的點點燐光。

一霎時間，杜鐵池直似來到了鬼魑世界。

隨着這人的出現，空中雷姑婆亦發出了一陣桀桀怪笑之聲——

「老鬼幾年不見，敢情道行大有增進，竟然煉成了『聚陰』之術，倒是應該恭喜！妳我多年不見，見面就出口傷人，未免不通情理。」

說時空中紅光連閃，現出了雷姑婆人影，正與姓朱的矮小鬼影對面而立。

杜鐵池因知雷姑婆精於「三尸化身」之術，看來眼前所現必爲其化身之一。

他們雙方彼此對答顯現，却非眞身相對，也算是別開生面，前所未見之事了。

姓朱的赤身矮小鬼影，森森一笑，目注向當前的雷姑婆冷冷的道：「妳我舊仇未消，還有什麼好談的？老乞婆，如果妳

兀自仗着妳煉就的三尸化身，便可出入自由，來到我這裏胡作非爲，那妳可就想左了。」

一面說時，只見這個矮小的赤身鬼影，舉起一隻瘦手在頭頂上摸了一下，頃刻之間現出了滿天鬼影，其狀貌一如眼前的他一般模樣。

這些甫經現身的鬼影，一經出現遂即將雷姑婆的化身團團圍在其中——大有一言不合，即出手問罪之勢。

被圍困在正中的雷姑婆，見狀並不驚惶，嘿嘿有聲的笑了起來。

「有什麼好笑的？」姓朱的赤身鬼影怒聲道：「今天妳要是說不出理由，嘿嘿，休想離開我這煉魂谷！」

雷姑婆啐了一口道：「算了吧，老鬼，我不說話，你還眞當我好欺侮，這年頭好人眞難作，俗語說得好，伸手不打送禮人，怎麼，我眼巴巴的給你送來一份大禮，還把你這老鬼開罪了不成？」

姓朱的赤身鬼影，怔了一怔，怒聲道：「老乞婆，妳又在鬧什麼玄虛？」

「桀桀……」

雷姑婆怪笑了幾聲，才道：「實在告訴你吧，朱申，當年我壞了你的身體，心裏着實過意不去，這件事我一直掛記在心，時時留意在爲你尋覓一個軀殼，只是尋常人你這老鬼萬萬不會瞧在眼中，還要有根基的道童，又要是童身，這便難了。」

姓朱的赤身鬼影冷笑插口道：「既然這樣，妳又何必多說？」

「老鬼，你忒急了，」雷姑婆桀桀笑道：「剛才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你又急些什麼？實在告訴你吧，今天我來，便是給你送人來的。」

朱申怔了一下，左右打量了一眼道：「人呢？」

雷姑婆怪笑道：「這一個包你滿意，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你且看來！」

一面說，即見雷姑婆手掐訣向下一指，眼前紅光乍閃，遂自拉開了一層隱藏的幃幕，頓時將足下一切現出眼前，朱申依言下望，頓時發覺到杜鐵池的存在，不禁怔了一怔道：「這是那個？」

雷姑婆桀桀笑道：「你先不要管他是那個，只看他質稟根骨如何，是不是合了你的心意？」

朱申在她說話時，早已把杜鐵池仔細的打量了個够，不禁大爲驚喜，連連道好起來。

雷姑婆冷冷一笑道：「話可是說在前頭，這個小輩，道力雖然不怎麼樣，可是手頭上却是有好幾樣厲害法寶，而且背後很有幾個厲害人物在支持他，你要是害怕，或者不敢招惹，乘早說話，我馬上就把他帶到我的烟雨峯去！」

朱申冷笑了一聲道：「老乞婆，妳這是在罵我，這個天底下妳又何曾見過我朱申怕過誰來？……」

一面說時，他那雙閃閃發着綠光的眸子，頻頻向着杜鐵池注視不已，越加的覺出對方仙風道骨，宛若渾金璞玉，如此質地，簡直一流金仙人物，何以會落在了雷姑婆的手中？

原來這個朱申，乃是魔道中一個極厲害的人物，只因爲當年爲惡太多，遭了一次天刧，將其道身毀去，幸賴其煉魂有術，得將生魂暫時依託好友司徒元身上。

司徒元即雷姑婆之夫，爲人陰險，他夫婦素知朱申所煉之煉魂術，十分了得，由是存下私心，乃將朱申藏於某處之另一軀殼（人身）找到，當場與以火焚。朱申便成一流離孤魂，非得借助司徒元軀殼不足棲身——

由是此後十數年，便爲司徒元夫婦百般威迫利誘，只得忍痛將所習煉魂之術，傾囊傳授了他夫婦，雷姑婆之所以能有今日「三屍化身」成就，全係得力於當年朱申傳授，雙方淵源不謂不深。

朱申恨極了司徒元夫婦威迫利誘，無奈被司徒元控制太深，逃走無門，直到他夫婦認爲已無利用價值，才將他送來此煉魂谷內。

原來這煉魂谷太陰十三極，乃前古眞仙「伏魔眞人」未飛昇前坐鎭修眞之所，他在生之年所收伏之各方邪魔外道，取其狠厲生悍者，悉數她押於所設置之「太陰十三極」地堡之內，日受水火風雷等狠毒煉魂之苦，使之永世不得超脫。

雷姑婆夫婦將朱申之元神送來此處，可謂之用心至毒矣。

無如朱申本身既精「煉魂」之術，自來此谷之後，日受水火風雷之苦，如此日久天長，魂魄益堅，幾成不死之身，後來精益求精，竟成「分屍化影」之術，儼然成爲地獄谷衆魔之首，以太陰十三極主人自居。

朱申雖然煉成如此魔功，無如彼等生魂皆受制於當年伏魔眞人所引發之地底元磁眞力，一任有托大之能，也不得離開這煉魂谷，除非能找到一理想肉軀，完成本命相接過程，再以百日之功修性養命，始可脫離這片十剎苦海！

——這件事說來簡單，其實難比登天，試想那一個有道之士甘心來此捐軀送死？尤其此輩凶魂厲鬼在生之日多位爲惡多端，即使心存慈善之有道高士，也不欲他們再世爲惡！

有了這些原因，煉魂谷這些凶神惡煞便落得永世不得超生！說來雖慘，却也咎由自取！

「妖尸」朱申雖然煉成了堅厲魂魄，自認魔道中一等一之蓋世高手，奈何却因沒有理想肉軀以供還魂脫身，內心之悵恨誠可想知！今日萬萬沒有想到，雷姑婆竟然大發善心，送來了如此一個美質少年，心裏這份狂喜眞非言語所能形容！

雷姑婆之所以把杜鐵池擒來這裏，當然絕非是單方面向「妖屍」朱申示惠，却有其陰狠私心。

第一：杜鐵池與她有殺子之恨，此仇不共戴天，僅僅殺死他，難消心中之恨，非要他嚐嚐日受水火風雷煉魂之苦，不足以洩心中之恨。

第二：她却又探知杜鐵池乃七修眞人當今唯一傳人，七修眞人雖已飛昇，無如其一干舊友，甚至於當今正道所有人士，無不對其敬服，即以當今最難招惹之「崑崙七子」來論，一旦知道杜鐵池也落在自己手上，前來興師問罪，自己便萬萬不是敵手，樂得假手外人，一樣報仇雪恨，却又脫了自己的關係，正是何樂不爲？

基於以上諸多原因，雷姑婆才不顧一切把杜鐵池擒來此谷。

她當然知道「妖屍」朱申之陰狠毒辣，杜鐵池一朝落在他手裏，非但性命不保，肉軀被佔，其魂魄必當淪落「太陰十三極」內，日受煉魂之苦，永世不得超生，此舉雖然便宜了朱申，到底消除了自己心中之恨，也算為亡兒報了大仇。

「妖屍」朱申眼見杜鐵池之美好質地，早已心花怒放，那裏再顧忌其它。

雷姑婆自忖着此計甚妥，眼看着朱申一副急迫不耐狀，桀桀怪笑道：「老鬼，你聽着，我雖然好心送了你這麼 個大禮，收不收得下，可就全靠你的了。」

朱申大叫道：「這個自然，老乞婆你還不走麼？」

雷姑婆冷笑一聲罵道：「天下可有這麼好的事麼？老鬼，在你受下這個人之前，你却要答應我的條件，要不然嘿嘿，你相不相信，眼前雖是來到了你的天下，我却能要這個小輩形神俱滅，叫你這個老鬼來個空歡喜一場，怎麼樣，你可願意？」

朱申眼看着杜鐵池美好身軀，恨不能立刻出手，將之搶到手裏，了却心願，偏偏雷姑婆在旁儘自叨叨不休，以他性情，早已向對方出手，只是聽到雷姑婆所說後半截話，生怕她果然加害杜鐵池，使自己希望成了泡影，不得不與以應付。

聆聽之下，他發出了森森的一聲冷笑道：「有什麼條件妳說出來就是！」

雷姑婆見他對自己百般遷就，好不得意——

當下鼻中冷哼了一聲道：「第一，你我當年仇恨一筆勾消，你脫困之後，永世不得再來向我尋仇。」

朱申陰森森的笑道：「原來妳也有害怕的時候，要論你夫婦過去對我之種種，可謂之不共戴天……不過，看在妳今日送軀的份上，這筆仇恨也就罷了。」

雷姑婆怪笑一聲道：「好——第二件，此人軀殼既為你享用，生魂萬萬不可放他逃出，以免今後對你我不利，這個料必你也懂得。」

「這個當然，還要妳來教我麼？」

朱申已顯現出十分的不耐。

「還有最後一點！」雷姑婆厲聲道：「你只要答應了，我轉身就走。」

「不要嚕嗦，妳就說吧！」

「好漢作事好漢當！」雷姑婆道：「這人背後有厲害靠山，今後要是尋起仇來，你可要一力承當，此事與我無關，你可心甘情願？」

朱申一心只想着擒下杜鐵池，那裏有心與她嚕嗦，當下怒聲道：「老乞婆妳太嚕嗦了，我剛才不是說過了麼，就算是天王老子來，我也不怕，那一個又要妳來多管閒事，妳可以走了。」

雷姑婆見他極口答應，心知此老目空一切，剛愎自用，當不致賈禍於己——

有了這番保證，她實在大可安枕無憂，當下狂笑了一聲，向下面杜鐵池傳聲道：「姓杜的小輩你且聽了，我此刻把你交給煉魂谷主朱申朱眞人，是死是活也就看你的命吧。」

說吧冷笑一聲，身形輕晃，現場化身遂即消失，即聞得天外一聲號嘯，化為一道赤焰無踪。

其實雷姑婆與「妖屍」朱申之一番對答，雖然相距甚遠，却亦為杜鐵池清楚聽知。

杜鐵池雖不知朱申之過往今來，但是觀其形像再聽其與雷姑婆之一番對答，已可猜知其為人，心中焉能不為之暗暗吃驚，雷姑婆這一手借刀殺人簡直狠毒萬分。

這時，他眼見着雷姑婆要走，心裏一急，怒吼一聲縱身就起——

七修劍即化為一道長虹，陡地射空直起！

空中「妖屍」朱申見狀微吃一驚，只見他作勢一連向四方指了一指，即見由四面八方射出一片碧火，千百道血光黑氣。

這番形勢較之前次更加猛厲。

杜鐵池起勢雖疾，猝然間却像是投入空中撒下的一面巨網之中一般，霍地又反彈了回來！

杜鐵池自然知道此番落在了對方手裏的下場，當下撥轉劍遁，衝向另一個方向，却也是一如前狀，去的猛彈回的快，似這樣一連好幾次俱都被反彈了回來！

眼看着碧火叢中的妖屍朱申面相極為猙惡，所幻化的鬼影，有如走馬燈也似的滿空亂轉，鬼聲啾啾裏，不時更傳來他尖銳的笑聲！

杜鐵池盲目的試了十幾次，皆未能衝破眼前幃幕，乾脆按下劍遁，停立在一堵石丘之上！

鬼聲啾啾裏，當空遂即現出了朱申栲栲大小的一顆人頭，喝風吐氣似的道：「小輩，你來到了我的煉魂谷，我觀你還是稍安毋躁的好。」

杜鐵池自忖着事已至此，倒也不必急在一時，先安靜下來再謀對策的好！

當下目注朱申，一聲斷喝道：「老魔頭，你聽清楚了，我名杜鐵池，乃是七修眞人三世嫡傳弟子，本世功力尚未完全恢復而已，否則憑你與那個老乞婆一點鬼魍伎倆，焉能制得了我——我勸你回頭是岸，少造孽，快快放我回去，要不然後果如何，你這老魔可要仔細思量了。」

「妖屍」朱申先行觀察對方劍光，竟是出奇的強，設非得自當年「伏魔眞人」所引發的地底元磁眞力，幾乎困他不住，心裏一驚，這才不敢對杜鐵池掉以輕心！

這時經杜鐵池自己一說，他才恍然警覺到對方敢情大有來頭，原來竟是正派中前輩金仙七修眞人的轉世弟子，這一驚，眞有點不知所措。

原來這個「妖屍」朱申在未來煉魂谷之前，曾在七修眞人手下吃過大虧，深悉對方乃正道魁首人物，如今雖已飛昇，亦當有龐大擁戴之力，實在是招惹不得。

這麼一想，朱申雖毒惡萬分，亦不禁有些猶豫。

當時冷森森一笑道：「小輩，你想拿七修眞人的名號來嚇唬我麼？你說你是七修眞人門下轉世弟子，又有什麼憑證？」

杜鐵池冷笑道：「還說什麼憑證，你也曾是魔道中縱橫一世的人物，莫非連我這口七修仙劍也認不得麼？」

一面說右手揚處，七修劍頓時化為匹鍊也似的一道經天長虹，衝天直起。

雖然受控於谷內元磁眞力，不能勢所欲為，然而前古神兵，畢竟不同凡响，劍光過處，當空黑雲直如開了鍋的稀飯一般，紛紛四避而開。

眼看着這道長虹之下飛舞一圈後，倏地掉過頭來，龍歸大海似的已自落向杜鐵池手上，變為一把冷氣森森的三尺龍泉。

杜鐵池持劍大聲道：「如何，你可看清楚了？」

「妖屍」朱申當年曾在這口劍下吃過苦頭，此刻留神細看，自然心裏有數。

當時，只見他鬼臉上興起了一片怒容，却把白森森的一咀牙齒，錯得「克克」發聲。

「不錯，果然是七修老兒的那口七修劍，這麼看來，你這小輩大概眞的是他門下弟子了？哼！」

一面說，妖屍朱申連口的發出了一串笑聲，忽地怒自如凸，錯齒出聲的道：「小輩，你既這麼說，我也不妨告訴你，你那老鬼師父，當年與我曾有舊仇，嘿嘿，說得好，說得好……這可眞是一報還一報，他如今雖已飛昇，想不到五十年後，你這小輩却落在了我的手裏，且看我取你生魂祭煉便了！」

說時，即見空中所現出的那個鬼面人頭，忽地車輪一般地打起了轉來。

非但如此，那人頭隨着他的轉動之勢，越轉越快，越轉越大，霎時之間，已是大如圓桌，倏地張開大咀，直向着杜鐵池噴出了一股綠色火焰。

杜鐵池慌不迭，運手一指，發出了七修劍光。

眼看着白光過處，將那道綠色火焰斬為節節片碎，心中正自高興。

那裏知道，這其中竟是有詐！

原來妖屍口中所噴的綠色火焰，乃其所煉經年的內元丹氣，朱申與腐屍惡煞相處，所煉丹元氣息，即是提取其中濃菁，乍然一嗅之下，感覺到有異常情的異香，却不知身已中毒。

杜鐵池眼前情形正是如此，總算他見機得早，一覺不妙，連忙閉住息吸！

儘管如此，却依然覺出一陣子天旋地轉，幾乎昏倒在地，總算他地基深厚，發覺得早，一面運功調息，一面思忖着那顆「兩刹神珠」的出手口訣。

心念方動，懷中那顆「兩刹神珠」已脫身而出，紅紫兩色奇光裏，這顆兩刹神珠倏地脹大如車輪一般，高高懸在了杜鐵池當頭之上，隨而噴洒下大片紅霧，形同一面紗帳，將杜鐵池實實罩定。

這麼一來，「妖屍」朱申所噴出的大片丹毒，遂即如風中浮雲一般被格阻於帳外。

「妖屍」朱申不禁為之大吃了一驚。

他出道極早，閱歷自深，眼前杜鐵池所施展的這顆「兩刹神珠」為破月三寶之一，朱申雖不曾眼見過，却是聽過傳說，想不到竟然會自對方手上直展出來。

顯然杜鐵池功力不濟，否則只是有此一珠一劍，朱申便莫奈他何。

眼前杜鐵池雖然施出了兩刹神珠，勉強護住了身體，却只覺得身上乏力，百骸盡酥，這才知道厲害，匆匆坐下來盤膝坐定，兀自由不住心旌頻搖，幾乎為之癱瘓下來。

「妖屍」朱申原以為憑自己所煉腐戶丹元內氣，對方不要說吸進一些，只要略有沾染，也必將全身痲痹，不省人事，想不到對方竟然還能施展法寶，從容坐地，可見其道力深厚，心中大是駭異！

當下朱申一面加緊運功，遂即施展出「分屍化影」之功，化為無數鬼影，各自口發綠焰，將杜鐵池環身粉紅光帳團團罩住，看來確是猙獰可怖。

此時杜鐵池雖然心裏明白，却已力不從心，設非剛才見機得早，此刻簡直無能應付！

好在那顆兩刹神珠，前古至寶，畢竟不同一般，雖然杜鐵池目前已無能操縱，其本身初發功能，亦甚為可觀！

眼看着朱申所幻化之衆方凶鬼惡刹，各自口噴毒焰，其勢有如一片火海，將杜鐵池全身裹住，但是那團粉紅色帳光却依然光華如昔，一任衆鬼口啃火噴，休想損壞分毫！

「妖屍」朱申雖是施出了所有能耐，一時却是無奈對方何，只急得連聲怒嘯不已！

耳聽得一陣「噹！噹！」雲鐘聲响：「妖屍」朱申更是怒發如狂，敢情凡是押困在此煉魂谷中的魂魄，俱都難免一日兩次煉魂之苦，這陣雲鐘聲即在提醒衆鬼，否則時辰一過，地門自關，這些魂魄便不得其門而入，一俟日出便將有消失之危。

是以，無論多麼厲害的厲鬼兇魂，在聽得雲鐘示警之後，便得快速轉回！

「妖屍」朱申雖然煉成分魄化屍之術，亦不敢稍有違背，無如又實在放不下杜鐵池這邊，當下厲嘯數聲，十數個化身各自張開巨口，噴出了大片毒烟，像是一天綠霧般，將杜鐵池全身上下緊緊罩住，只要對方略現空隙，必當一湧而入！

他雖然作了這番佈置之後，心裏兀自放心不下，再次發出了淒厲嘯聲，却把現場十一道元磁眞力全數引發，一時間整個地谷內充斥着橫七豎八的五色光氣，這番部署可是眞個稱得上厲害，任何人陷身谷內，也難以離開！

「妖屍」朱申作了這番部署之後，這才寬心大放潛入地門之內！

杜鐵池雖然身中朱申所噴出的屍氣丹毒，一來所中不多，再者他內功深湛，又以曾服食靈乳異果，頗具化冰之功，經過一陣運功調息之後，漸漸已感覺到恢復如常，只是環身四側為朱申所噴之毒火丹氣所團團包圍，有了前番經驗，更不敢貿然把兩刹神珠收回，一時奇熱難耐，在火陣珠光之內，汗如雨下！

這期間，他試着飛身運轉，才發覺到通體上下似為一種奇怪的力道吸住，只能在谷內作一定的運轉，想要高飛越谷而出，簡直萬萬不能！

幾番試驗之後，杜鐵池才不得不暫時打消了逃走之念，朱申所噴毒火丹氣雖無能攻破環身珠光，只是處身其內却被烤得奇熱難耐！

雙方似這樣又堅持了一段時候——

杜鐵池先還担心朱申就藏身附近，隨時還會現身而出，向自己猝下毒手，可是等了甚久，仍然不見他現身出來，這才想到其中有故！

——未完——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無奇不有樓的主人白大爺的房裏，侯門公子到此神秘約會，從他們的談話中，可知他們均以武帝的旨意而行事，武帝是何許人？可能是一個秘密組織之首，他們正議論日前失踪了幾個手下，更懷疑是否有人對無奇不有樓的幕後主腦人物進行調查，而他們首先想到的人就是火種子唐漢和無眉公子張天俊，另外還有金滿堂，而金滿堂來到無名鎮已有三個多月了，整日不是醉仙樓喝酒，便是黃金賭坊賭錢，看來金滿堂來無名鎮是有所期待的，侯門公子和白大爺密談一番後，趁天未亮忽忽離去。

財來自有方　幸遇飛來蜢

無名鎮上很艱難找到一頂四人大轎！就算有，生死大夫也不會乘坐。

唐漢說得很明白。

他喝退蔡二虎，只是爲了爭取時間，問問他這位生死大夫願不願意接下這個燙手的山芋。

他既然不反對飛刀帮這項邀請，自是愈秘密越好。

難道他眞想坐着一頂四人大轎，招搖過市，讓每個人都來看看他這個由「猴子精」一下變爲「生死大夫」金玉厚的風采不成？

× × ×

山脚下，的確住了一個名叫蔡二虎的獵戶。

那是荒山僻谷裏的三間小茅屋。

迎請生死大夫的是飛刀帮「第一」「第二」兩堂堂主，「子母刀」曹如冰，「穿楊刀」柳燦陽，以及那個冒稱蔡二虎的飛刀帮弟子莫燕。

× × ×

生死大夫一脚剛剛跨入茅屋的門檻，迎面撲通一聲，已直挺挺的雙雙跪下兩名壯漢。

這兩名下跪的壯漢不是別人，正是飛刀帮的第三堂堂主「追魂刀」溫良玉，第四堂堂主「流星刀」陳青雲。

生死大夫臉孔一沉，從破鏡片頂端射

出兩道充滿怒意的目光道：「是不是付不起診金想來個軟的，就這樣一跪了事？」

兩位大堂主匆匆磕了個响頭，慌忙起立。

追魂刀溫良玉道：「金老前輩恕罪，良玉等絕無此意。」

生死大夫當然明白兩位堂主是基於什麼情感而向他下跪。

再說，他這位生死大夫，又何嘗是爲了診金而來？

他所以如此胡扯一通，不過是因爲自己也有個心腸太軟的弱點，怕受了感動，影响情緒，也許會妨碍等會兒對病人的診斷而已。

他冷冷接着道：「救命如救火，廢話少說，快快帶路。」

溫良玉忙道：「是，是，前輩請往這邊來。」

× × ×

三間茅屋破舊剝落，已然不堪風雨侵襲。

雖說如今已是春末夏初的節候，但荒山中氣溫偏低，仍非一名重病患者所能承受。所以，茅屋後面，已另依岩壁砌了一間小石屋。石屋內點着一盞油燈，地上一層厚厚的獸皮，重病的飛刀帮主童子飛就躺在這些獸皮上。

飛刀帮主童子飛虎背熊腰，身長八尺，原是個標準的偉男子，道道地地的關西大漢。

而今一眼望去，已比一副剔光了魚肉的魚骨架好看不了多少。

「我用不着查問是誰下的毒手了。」

生死大夫搖搖頭，嘆了口氣，像告訴自己似的喃喃道：「除了雙龍堡刺龍獨孤威那老混蛋的五陰蝕骨砂，別的毒器絕不會在一個人斷氣之前，令中算者周身潰爛成這副樣子。」

他轉向第一堂堂主子母刀曹如冰道：「中了刺龍獨孤威的五陰蝕骨砂，要保住最後一口眞氣，便須以長白老參及當歸雄黃等名貴藥材文火燉鴨日服三頓，這些藥材，目前眞貨難求，這該花了貴帮不少金錢吧？」

子母刀曹如冰垂下視綫，黯然道：「不瞞前輩說，敝帮因財力耗盡，又不敢以非法手段掠奪，已先後將三十八處分舵解散了二十五處……」

生死大夫點點頭，又嘆了口氣道：「這就叫做善有善報，你們今天能找到我這個生死大夫，算你們飛刀帮氣數未盡，又檢回了一個帮主。」

躺在獸皮上的童子飛，輕輕蠕動了一下，氣息微弱的道：「金……金老，童子飛慚愧……」

生死大夫扭過頭去，低喝道：「少他媽的嚕嗦了，你可知道，你這一開口，又得多浪費老夫多少名貴藥材？」

童子飛沒有再開口，深陷的眼窩中，却止不住湧出了兩行熱淚。

× × ×

唐漢的酒量到底有多大？

無眉公子張天俊不知道。

也許連唐漢本人都不知道——因爲他練的是大天心無相玄功，可以任意調整胃納，只要他想繼續喝下去，他隨時可以找

個空檔，乘人不察之際，將已喝下去的酒一下吐得乾乾淨淨。

當然他也可以任意吸收其中的一部份，讓自己看上去像是有了幾分酒意，或是加以誇張，裝成爛醉如泥。

這是他跟無眉公子賭酒，十之八九都能穩操勝券的原因。

他偶爾較上一次，那只是為了他不願失去一個像無眉公子這樣的朋友。

如果還有其他理由，那便是他希望能藉輸了東道，當無眉公子提出要求時，他可以弄清這位無眉公子忽然趕來無名鎮的原因，以及保持這種遊戲的吸引力，當他需要金錢時，隨時都可以取得一筆不算菲薄的支援。

×　×　×

昨夜，唐漢是由小紅小橙兩僮招進福字二號上房的。

二號上房就在一號上房隔壁。

福字一二號上房，只隔了一道月洞門，一道迴廊。

二號上房，也是個獨立院落，院子裏也是一明兩暗，一排三間；格式跟一號上房大同小異，收費也是一天白銀十兩整。

唐漢住的是東端臥室，無眉公子住的則是西端臥室。

唐漢昨夜眞的醉了麼？

當然沒有。

他當時所以故意要找無眉公子鬥酒，不惜再輸後者一個東道，除了想看看這位無眉公子還會向他提一個什麼要求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昨夜他非醉不可。

而且醉得越快越好！

因為他如果跟無眉公子一杯一杯拚下去，可能喝到天亮也難分出一個勝負來，那樣將會耽誤很多人的事情。

包括他自己要辦的事情在內。

所以，他在不着痕迹之下，很快的「灌醉」了自己。

他醉倒後，侯門公子陪無眉公子大約又喝了一個更次。散席後，侯門公子提着一盞燈籠來探望他時，他沉睡得就像一頭死豬，侯門公子推搖不醒，才輕輕噓了口氣，滿意地轉身而去。

當夜，侯門公子為這兩位嘉賓留下了兩名姑娘。

陪伴無眉公子的是「海靈」，陪伴唐漢的是「江玲」。

無眉公子昨夜只有六分醉，擁美同眠，下文如何，不得而知。

唐漢這邊，則不難想像。

侯門公子離去不久，他便磨着牙齒，咿咿唔唔的翻身將江玲姑娘一把摟住；江玲姑娘被他胡亂摸了幾下，便告嬌軀一軟，昏昏睡去。

×　×　×

侯門公子顏名揚掠出福字一號上房時，唐漢於暗處瞧得清清楚楚。

但是這位火種子似乎一點也不感覺驚訝。

他好像早知道侯門公子會來這一手，也好像已知道侯門公子今夜要去的是什麼地方，所以他並沒有跟踪的打算。

他顯然只是為了證實事先的某種猜測，才採取了這種守候行動。

等侯門公子去遠了，他毫不遲疑，足尖一點，人如脫弦之箭，立即轉於反方向，騰射而去。

×　×　×

老胡兔肉店後不遠處，有個小池塘；塘旁是叢生的雜樹，樹林裏有兩間小茅屋。這裏，便是「無名鎮之寶」、「方二爺」方老頭的居所。

唐漢推開柴門，躡足走進去時，方老頭——飛天豹子歐陽俊——正在一盞昏黃的油燈下呆呆出神。

這位天台三傑之一的飛天豹子好像沒有看到唐漢走進來，唐漢也沒有跟他打招呼。

唐漢繞過他的身邊，逕直走向以一道布帘隔開的裏屋。

裏屋只有一桌、一椅、一床。

桌上一盞油燈，椅上一隻藥罐，床上躺着的，則是一名熟睡的年輕人。

黑笛公子孫如玉。

唐漢端起油燈，仔細瞧清孫如玉呼吸均勻，臉色紅潤，額前包紮得齊齊整整，傷口附近的皮肉，紅腫業已消退，這才點點頭，悄悄退出。

方老頭望了他一眼，又轉向那盞油燈，點點頭自語似的道：「你小子猜測得有道理，老大那一家的慘遇，的確跟飛刀幫無關。」

唐漢一旁拉開櫈子坐了下去道：「你總算想通了吧？」

方老頭道：「飛刀幫上上下下，均以長短刀、或飛刀為兵刃，現經老夫回想起來，事後查驗的結果，老大一家三十六口，幾乎沒有一個是死於刀傷，根據這一點，便足以證明……」

唐漢道：「這只是常識之一。我們應該知道，童子飛跟屠龍劍客紅過臉，固屬事實。但是，這種一時的意氣之爭，是否會轉為不解之仇，也得看看雙方當事人是誰。」

他注視着飛天豹子，又道：「你說，你們老大事後，早就將那一塲不愉快忘記得乾乾淨淨；那麼，你不妨想一想，童子飛這個人的度量，跟你們老大比起來又差多少？」

飛天豹子默然無語。

唐漢道：「最重要的一點，你說，事後從火爐中發掘出來的屍體，幾乎沒有一具不帶着暗器的傷痕，這跟刺龍獨孤威、火龍獨孤烈的習性，又恰巧不謀而合。」

飛天豹子喃喃道：「老夫只有一點不明白。」

「那一點？」

「我們天台三傑跟雙龍堡向無瓜葛，這兩個老賊子，何以會狠得起心腸來下這種毒手？」

「我猜大概不外乎兩個原因。」

「那兩個原因？」

「一是兩兄弟剛加入『武統邦』不久，想求『表現』。」

「其次呢？」

「其次，也許是你們老大的外號犯了他們兩兄弟的忌諱。」

「什麼忌諱？」

「他們兩兄弟，一個稱『刺龍』，一個稱『火龍』，當時江湖上以『龍』為號的人物不多，而你們老大却偏偏起了個『

屠龍劍客』的外號，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屠龍？屠誰？你想想，他們兄弟兩個心裏怎麼舒服得了？」

「江湖人物的混號，多半都是別人喊起來的，如果以這種理由殺人滿門，豈不是太莫名其妙了？」

唐漢輕輕嘆了口氣道：「殺人有個藉口，已算是不錯的了。像童子飛目前受的活罪，又該怎麼說？」

飛天豹子一怔，問道：「童子飛怎麼啦？」

唐漢端起桌上那碗泡茶，喝了一口，然後緩緩道：「方才我來這裏，經過長安藥店，生死大夫金老頭正在漏夜趕製丸散，據說童子飛中的暗器，是一種『五陰蝕骨砂』……」

飛天豹子不覺又是一怔道：「『刺龍』獨孤威的『五陰蝕骨砂』？」

唐漢苦笑道：「你們老大，屠龍劍客，名號上多少還犯了點忌諱，飛刀幫跟雙龍堡，路隔千里，井水不犯河水，獨孤威又憑什麼理由要向童子飛暗施毒手？」

「童子飛中了獨孤威的五陰蝕骨砂，居然還能活到現在？」

「命是保住了，飛刀幫上下受的損害，即使鐵石心腸也會為之鼻酸。」

飛天豹子切齒道：「老夫若是碰上了這兩個老賊，一定叫他們不得好死！」

唐漢搖頭道：「這種想法要不得。」

飛天豹子一呆道：「你小子這話什麼意思？兩個老賊罪案如山，難道我歐陽俊不該找他們算賬？」

「不是不該。」

「該又怎麼說？」

「不是時候。」

「什麼叫不是時候？」

唐漢正容道：「歐陽前輩也許忽略了一件事。須知，『武統幫』經多年來秘密的慘淡經營，根基已經穩固，內部組織，已儼然一個小朝廷，獨孤兄弟，只是該幫的左右將軍，比這兩兄弟高明的人物，却以百計，要跟這樣一個邪幫抗衡，決非三五個人的力量所能成事。像前輩你，以及晚輩和無眉公子等人，都只能說是起事之初，一股脆弱的骨幹，我們的一舉一動，甚至一個意念，都對今後整個武林的命運，有着莫大的影響。」

他又喝了一口冷茶，接下去道：「你老的脾氣，晚輩非常清楚，人各有志，如果你老念念不忘的，只是屠龍劍客滿門的血債，願以一條命快意恩仇，晚輩除了惋惜，也沒有話說。」

飛天豹子隔了片刻，才望着唐漢冷冷道：「若依了你小子，又該如何？」

「珍惜並保存我們這一小股力量。」

「坐視該幫胡作非為？」

「我沒有這樣說。」

「你打算怎麼說？」

「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無名鎮地勢孤立，屏山為障，有險可守，目前的無奇不有樓，很可能就是武統幫未來的根據之地。」

「是又怎樣？」

「準此而論，該幫的實力，必定會於短期內向無名鎮逐漸集中，你老目前的身份，是一個很好的掩護。晚輩不反對你老以非常手段，暗中撲殺該幫的爪牙，但必須要像晚輩。處置血殺手萬人屠的手法一樣，決不意氣用事，安全穩當第一。」

「能製造一點矛盾，讓對方來個狗咬狗，則更佳妙？」

「全對！」唐漢含笑起身。

「走啦？」

「回去睡覺。」

「天都快亮了，還睡什麼覺？」

「如果你曉得我回什麼地方去睡覺，跟什麼人睡覺，你就不會這樣說了——嘻嘻。」

×　×　×

唐漢昨夜的東道輸得很明顯，無眉公子這次沒有賣關子，他提出的要求是：限唐漢在天黑以前，讓他有機會看到一個活生生的風流娘子。

唐漢的回答非常乾脆：沒問題。

如果唐漢上次提出的保證不是信口開河，這一要求對唐漢可說相當寬厚。

不過，無眉公子的想法却不一樣。

他認為唐漢說話一向不負責任，到目前為止，這小子根本就不清楚風流娘子那女人的下落，而這小子也絕想不到他會以這個要求贏得的東道，他要當着侯門公子面前，叫這小子好好的出一次醜。

現在離天黑當然還早得很。

所以，侯門公子接着宣佈：白天，各玩各的，今晚，還是他作東，不過宴客地點將改在百花院。

「給你一個翻本的機會。」他朝唐漢笑笑：「今晚你們可以再拚一下，還是由我來當證人。」

唐漢望向無眉公子道：「聽到沒有？十萬兩銀子好先準備準備了。」

無眉公子道：「哼哼！」

侯門公子又朝唐漢笑了一下道：「到時候要不要我替那位岑姑娘多安排一個座位？」

唐漢居然不假思索，笑答道：「沒問題。」

×　×　×

大廟口今天很熱鬧。

原因是廟前廣場上，突然來了一批叫賣綾羅錦緞等高級衣料的布販子。

這些布販子帶來的衣料，不僅花式齊全，而且價錢也很公道。

這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

因為無名鎮上雖然也有兩間布店，但是賣的都是一些深色粗土布，鎮上的姑娘太太們，若是想添件出色像樣的衣裳，大部份必須托人去省城裏購買，布料長短，顏色深淺，價錢高低，經常都無法盡如人意。

所以，消息一傳出去，不到半個時辰，百花院、美人窩、夢鄉，以及胡大娘院子的一些姑娘們，便將十幾名布販子圍了好幾層，一時鶯聲燕語，爭先恐後，如趕盛集。

一些來遲了的大姑娘少奶奶們，便只有流連徘徊，嬌嗔向隅的份兒。

鎮上的男人，今天也特別起勁。

女人看布料。

男人看女人。

偌大一片廣場，就這樣漸漸被一片人潮所吞沒。

大廟口再次出現這種壯觀的場面，第一個受益的人，便是專賣黃酒茴香豆的槓子頭呂炮。

這個無名鎮上的大厭物，今天可樂開了。

一大桶黃酒以及一大桶茴香豆，不上一會兒工夫，便賣了個桶底朝天。

比那些布販的衣料，賣得不知快了多少倍。

以男人爲顧客的生意，總是好做得多，尤其是當着有女人在場的時候。

喝廉價黃酒，配茴香豆，品評標緻的女人，有幾個大男人願放棄這種惠而不費的享受？

槓子頭呂炮健步如飛，很快的又回去担來兩大桶黃酒和茴香豆。

近晌午時份，熱潮過去了，呂炮已賣出三担酒和豆子，生意也逐漸稀鬆下來。

這時蹲在酒担子旁邊的酒客，只剩兩名短衣中年漢子。

這兩名漢子，酒量都很驚人，兩人都已喝下三大碗黃酒，如今喝的都是第四碗，居然仍看不出多大酒意來。

呂炮生意一閒，一張咀就閒不住了。

「兩位是本鎮人吧？」他問那兩個漢子。

一名漢子回答道：「不是，我叫羅石山，他叫佟八雙，我們是省城裏十字大街四方鏢局的夥計。」

呂炮立即點頭道：「我猜兩位大概也是吃這一行飯。」

佟八雙笑笑道：「我們哥兒倆雖然是第一次前來貴鎮，不過對你呂兄弟的大名，却是聞之已久。」

省城離無名鎮不過六十多里路，無名鎮上，除了一位白大爺，便數「槓子頭」呂炮和「無名鎮之寶」方老頭的「名氣」最爲「响亮」。

省城裏，尤其是吃鏢行這一行飯的人，知道無名鎮上有個槓子頭呂炮，自是算不了什麼稀奇。

所以，呂炮一點也不在意，順口道：「兩位到本鎮來，有何貴幹？」

「找人。」

「找誰？」

「說出來你呂兄也不會認識。」

呂炮有點火，這兩個像伙既然知道他是無名鎮上的槓子頭呂炮，居然還會說出這種話來，你說氣不氣人？

無名鎮上有他呂炮不認識的人？有他呂炮不知道的事？

「萬一我姓呂的認識又怎麼說？兩位要不要打個賭？」

「怎麼個賭法？」

「多了我也賭不起，就賭兩位的酒錢如何？」

「我們如果贏了，酒錢免費？」

「不錯，輸了加一倍。」

「我們的酒錢共計多少？」

「兩錢八分。」

「賭了！」

「說吧。」

佟八雙道：「我們要找的是兩個人，一個名叫謝雨燕，一個名叫高凌峯。」

呂炮笑了：「這兩人一個外號『玉樹公子』一個外號『多事公子』對不對？」

佟八雙望着羅石山道：「我們是不是輸了？」

羅石山道：「廢話，付人家銀子。」

佟八雙摸出銀包，付了五錢六分碎錢，呂炮老實不客氣的收下了。

佟八雙接着問道：「呂兄見過這兩位公子？」

「當然見過。」

「什麼時候？」

「好幾天了。」

「在什麼地方見到的？」

呂炮忽然露出狡黠的笑容道：「已經記不清了，兩位找他們有什麼事？」

無名鎮是個很特別的地方，只要你運氣來了，幾乎時時刻刻都有賺進銀子的機會。

像名流大客棧的孫猴子，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他跟這兩個像伙還是第一次見面，一點交情也沒有，他爲甚麼要有問必答呢？爲什麼要爲這兩個像伙免費服務？嘿嘿！你們乖巧？我是傻瓜？

「事情是這樣的。」佟八雙道：「我們鏢局最近到了一批銀兩，是鎮江方面交運過來的，收欵人便是這兩位公子，但我們却到處找不着他們二位。」

呂炮同情地點點頭，心裏顯然在想：「唔，果然有點油水。」

佟八雙又接着道：「這件事老兄是不是可以帮個忙？」

呂炮沉吟道：「很難。」

羅石山輕嘆了口氣，道：「既然這位呂兄都說難，那恐怕沒有什麼希望了。」

呂炮道：「也不盡然。」

佟八雙面露喜色，轉向羅石山道：「聽到沒有，這位老兄好像有辦法。」

羅石山搖搖頭，道：「什麼辦法？他不過是歡喜抬槓，成了習慣，隨便說說而已。」

呂炮竪起了眉毛道：「怎麼樣？要不要再來打個賭？」

羅石山道：「賭什麼？」

呂炮道：「賭我知道那兩位大公子如今住在什麼地方。」

「還是老注子？」

「加一百倍。」

「二十八兩？」

「不，五錢六分的一百倍，是五十六兩。」

「如果你找不到人輸了呢？」

「如數照賠。」

大概數目太大了，羅石山有點拿不定主意，轉臉望着伙伴，希望佟八雙表示意見。

佟八雙皺眉道：「打賭不過是好玩罷了，幹嘛要賭得這麼兇？」

呂炮一聲不响，開始收拾酒担子。

羅石山輕咳了一聲，道：「萬一……呂兄……咳咳，這麼一大筆銀子，呂兄……咳咳……拿得出來？」

呂炮道：「笑話！」

他從貼身腰袋裏摸出一個已被汗水泡黃了的小布包，抖抖索索的解開，露出一雙金手鐲，揚臉道：「這個折合了够不够數兒？」

佟八雙道：「你渾家的東西？」

呂炮道：「那用不着你管，就算是偷來的，搶來的，也跟你無關，要賭，廢話少說，拿銀子出來。」

佟、羅二人又商議了一下，大概因爲非找到兩位公子不可。

於是，便以一張五十兩的銀票，另加六兩零數，湊足了賭注，一切放在酒担子上。

呂炮挑起担子，下巴一甩道：「走！跟着我來。」

× × ×

大廟後面，是條小巷子，胡大娘開的窰子就在這條小巷子裏。

穿過這條小巷子，便是一片荒山。

呂炮領着兩名鏢局伙計走去的地方，便是巷子後面的山區。

緊跟着呂炮的佟八雙越走越起疑，忍不住追上一步，問道：「徐、高兩位公子都是有身份的人，他們放着好好的客棧不住，跑來這片荒山中幹什麼？」

呂炮扭頭一笑道：「你們不相信？」

佟八雙道：「要不是賭了這麼大的東道，我們早就掉頭回去了。」

呂炮又笑了笑，道：「老實告訴你們，你們的東道輸定了。」

佟八雙道：「兩位公子眞的住在這片荒山中？」

呂炮道：「當然假不了，他們前幾天不曉得跟什麼人交手受了重傷，如今就藏在前面一個山洞裏療治調息。」

佟八雙道：「你親眼見到的？」

呂炮笑道：「不是親眼看到，我敢跟你們打賭？你們以爲我槓子頭一天能賺幾個子兒，眞的輸得起這一大把銀子？」

佟八雙也勉強笑了一下道：「這兩位主顧很重要，只要找到了人，我們也不算太吃虧。」

× × ×

呂炮說的果然一點不假。

轉過一座山頭，踏着亂石走下去，淺谷中果然有個山洞。

洞前草地上，兩名年輕人正躺着晒太陽聊天。

遠遠望過去，僅憑衣着和側影，便不難判定，這兩名年輕人無疑就是他們想找的「玉樹公子」謝雨燕和「多事公子」高凌峯。

（未完）

練功秘訣之四十九

柔骨功

靈空子・文

柔骨功爲學武者必須練習之一種功夫，蓋可使周身骨節柔軟，身體輕靈，免除生硬牽掣之病，亦所以使筋骨活之法也。最初一步，宜從溜腿下手，故有打拳不溜腿，一世冒失鬼之語。所謂溜腿者，即踢單飛是也。踢時坐腿宜挺，踢腿宜直，務須踢得高，愈高愈妙，踢過頭頂，始爲合式，踢時兩足互行，晨夕各一次，每次踢一二百腿，半年之後，進而練習朝天檨。所謂朝天檨者，即一足直立，將另一足從前面舉起，以手扳之，使腿面緊貼脅際，脚底向天，直竪耳旁，亦須左右互行之。數月之後，更練一字步，此步有橫竪二式，橫一字步，即兩腿依原方向，向左右躺出，臀坐於地，兩腿平貼地面，成一字形，上身挺直，竪一字步，即兩腿向前後躺出，左前右後，左腿之肚兩部貼地，右前左後，則反是，以上各式，皆係練習腿步。至於練腰部之法，則先習狸貓伸腰，人並足正立，兩手叉指，反托於頂門之上，然後將上身下俯，至手心貼地爲止，兩腿宜挺直，毋使稍有彎屈，頭與肩背三部平，約一炊許，舒身休息。此功練有成績之後，更練翻把，即俗稱爲拗元寶之法，將身向後翻轉，亦以兩掌貼地，身成橋洞式爲止。其次更練習左右拗折，練成之後，身體可以柔軟如棉，腰腿各部尤靈活異常，偃臥時可以縮做一團，環成一圈，隨意屈伸，蓋筋絡之伸縮之力，較尋常人爲大，然後更習拳技，無往不宜矣。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一指紅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獨孤嬋和方旋前去舟山找樊橋尋仇時，因西門長春買通船家把獨孤嬋方旋誘至大戢山，兩人在荒島上艱苦的生活，同時也結成夫婦，過了大半年，在一場大風暴後，適有一艘破船送上海灘上，獨孤嬋和方旋大喜，經一番修補，兩人便乘船來到滃州，祁無害也在此地出現，祁無害帶來的消息使獨孤嬋大爲震驚，因爲祁無害查出范大俠的遇害以獨孤建的嫌疑最大，而獨孤建正是獨孤嬋的父親……方旋，獨孤嬋來到白馬寺，希望能找到玖陀大師，但問了不少人，却不得要領……他們更發現寺附近多了不少武林人物，暴風雨可能很快發生。

七劍齊聚首　共商拒敵計

方旋道：「咱們無法由白馬寺找到玖陀，就算能够找到玖陀和尙，也不一定能够找到令尊，咱們在這裏耗下去豈不是一種浪費。」

獨孤嬋道：「你的話不是沒有道理，可是我隱隱覺得玖陀和尙對我十分重要，我一定要將他找到。」

「好吧，妳既是這麼決定，咱們只好在這兒待下去，不過……」

「別担心，方旋，沒有人能够將咱們怎樣，我餓了，叫小二送點酒菜來吧。」

「好的。」

晚餐之後，獨孤嬋要方旋早點歇息，方旋有點不解，道：「嬋嬋，怎麼啦，夜色這麼好，爲甚麼要這麼早就睡。」

獨孤嬋道：「我想咱們來個夜探白馬寺，所以要調息一下。」

方旋道：「去找普渡方丈？」

獨孤嬋道：「不錯，我覺得老和尙很可疑，他不只不肯說出玖陀的去處，居然還知道我的來歷，我非弄個淸楚不可。」

方旋道：「好吧。」

待三更時分，他們越窗而出，踏着月色向白馬寺聯袂急馳。

馳出約莫三里，一聲嘿嘿的冷笑忽然由一側傳了過來，同時人影連閃，四名彪形大漢已經攔住去路。

獨孤嬋擧目一瞥，攔路的人倒有三四個是素識，他們是君山三虎曾家兄弟，曾找過獨孤嬋的麻煩。

另外一個約莫五旬出頭，身材高大，壯如鐵塔，懷中抱着一柄厚背長刀，形象顯得十分威猛。

此人方旋認識，他就是當代九大名刀之一的「刀不留人胡柱」。

在當代九大名刀之中，除了已遭暗算的無敵神刀范梵，刀不留人胡柱是功力最高的一個，他生性殘暴，出手狠毒，因而江湖朋友才送他一個「刀不留人」的渾號，適才的笑聲就是他發出來的。

方旋並不怕他，但禮不可失，因而拱手一禮道：「方旋見過胡前輩。」

胡柱皮笑肉不笑的嘿了一聲，道：「原來是五莊主，好，老夫不爲難你，你請吧。」

方旋道：「謝胡前輩，可是她……」

胡柱道：「我知道，她叫范嬋嬋，白衣刀客就是她改扮的，老夫奉命爲江湖除害，希望五莊主不要插手過問。」

方旋冷冷道：「這就難了，她是晚輩的妻子，晚輩如何能够不加過問。」

胡柱道：「那就不必說廢話了，五莊主請。」

方旋道：「胡前輩，晚輩能不能討個人情？」

胡柱道：「除非你親手將她拿下，否則連你五莊主只怕也有些不便。」

方旋道：「胡前輩既然如此堅持，晚輩只好得罪了。」

他拔出長劍，平胸緩緩遞了出去。

這是禮貌，他不想一上來就使出本門絕學，但胡柱就不管這些了，爲「保持他刀不留人的金字招牌，一刀出手就是極端兇狠的殺着。

刀如奔雷，帶起厲烈的勁風，刀不留人果然名無虛致。

方旋不敢硬接，點足彈身，旁移三尺，長劍急揮，攔腰掃了過去。

胡柱哼了一聲，手腕一沉，鋼刀砸向方旋的長劍，他想以強勁的內力，將方旋的長劍砸飛。

方旋並不害怕跟胡柱拚鬥內力，只是不願使體力作過多的浪費，因而挫腕飄身，後退三尺。

胡柱似乎在態勢上佔了上風，他自然不願意讓方旋有喘息的機會，口中一聲大喝，挺刀逼了上去。

但他剛剛跨出一步，忽然聽到連續三聲慘嚎，他暗道一聲「不好」，急忙扭頭向慘嚎之處瞧去。

他沒有猜錯，那慘嚎之聲是君山三虎發出來的。

敢情方旋與胡柱交手之際，曾氏三兄弟也找上了獨孤嬋。

他們是熟人，獨孤嬋曾經被君山三虎追得忘命而逃，雖然他們並未交過手，曾氏兄弟也會以勝利者自居。按說他們的想法並沒有錯，一個聞風而逃的對手，她自然是技不如人。

現在他們再度相遇，曾氏兄弟以三搏一，當然應該穩操勝劵。

曾老大踏前兩步，輕蔑的哈哈一笑道「范姑娘，還要咱們兄弟動手麼？」

獨孤嬋道。「很抱歉，我這個人一向胆量很小，要我自己抹頸子，我可沒有那份勇氣。」

曾老大道：「既然如此，咱們兄弟只好費一點手脚了，老三，上。」

曾老三道：「老大，這丫頭曾經扮過白衣刀客，咱們可不能讓她逃掉。」

曾老三沒有上，他却提醒曾老大獨孤嬋扮過白衣刀客，此人心機之深，果然不愧是君山三虎之中的靈魂。

曾老大明白了，如果不三人聯手，只怕很難勝過對方，因而一擺手中的鋼刀，道：「不錯，這丫頭刁滑得很，的確不能讓他逃掉。」

這三兄弟聯手攻敵，一向很有默契，老大迎面出招，老二抽冷子由側方攻擊，最陰損的是老三，身形急如鬼魅，專門在別人背後偷襲。

他們這一套戰法十分管用，君山三虎的名頭就是這樣闖了出來的。

只不過這一招現在不靈了，三人聯手的陰損打法，竟然出了意外。

首先是當面的曾老大，他的鋼刀剛剛劈出，忽然精芒耀眼，冷焰砭肌，他來不及作任何應變，獨孤嬋的刀鋒巳經掃過他的喉管。

這一刀如同天外飛來，快得令人目不暇給，刀鋒帶着曾老大的鮮血，再度撇進曾老二腰部。

獨孤嬋一刀除了曾家二虎，曾老三的長劍也刺到了她的脊心，她忽然嬌軀一擰，避過長劍，右腿倏的飛起，一脚踢在曾老三的太陽穴上。

這一脚十分沉重，曾老三的耳門凹了進去，軀體也跌飛一丈以外，名滿湘南的君山三虎，就這麼一起報銷了。

刀不留人胡柱殺過不少人，也看到過殺人，但在指顧之間連殺三名高手，他却前所未見。

現在他瞧到了，却驚得汗流浹背，雖然他的手裏還拿着一把鋼刀，這把鋼刀巳經不能再殺人了。

獨孤嬋瞧到他那副窩囊相，忍不住撇撇嘴道：「你是怎麼啦？方旋，又是上天有好生之德，是麼？刀不留人兩手血腥，對付這種人你居然也不肯下手？」

方旋微微一笑道：「咱們總該給別人一個機會，下次他要是再撞到我的手裏，我負責叫他扒下就是，快走吧，姓胡的，別等方某改變主意。」

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既然拾回一條老命，不走還等甚麼。

他正待轉身逃走，方旋忽然啊了一聲道：「慢點，在下還有一事請敎！」

刀不留人胡柱道：「甚麼事？」

方旋道：「閣下適才說是奉命而來，請問是誰叫你們來的？」

刀不留人胡柱道：「這個……」

方旋道：「怎麼，不願說。」

刀不留人胡柱忽然雙目一闔，道：「我不能說，你殺了我吧？」

獨孤嬋怒叱道：「你以爲咱們不敢殺你？」

這位姑奶奶可不像方旋那樣軟心腸，長刀一挺，逕向胡柱的脖子上抹去。

方旋急忙攔阻道：「算了，嬋嬋，也許他有苦衷，放他走吧。」

胡柱再一次拾回性命，那裏敢再作停留，身形一轉，忘命的狂奔而去。

獨孤嬋櫻唇一噘道：「你呀，眞把人氣死了。」

方旋道：「別急，嬋嬋，他們偷鷄不着蝕把米，妳還怕以後沒有機會？」

獨孤嬋道：「好啦，都是你有理，咱們還去不去白馬寺？」

方旋道：「我不反對去白馬寺，不過胡柱既是寧死不說，普渡方丈又焉能例外呢？」

獨孤嬋道：「你認爲這件事跟咱們找玖陀和尙有關。」

方旋道：「我想是的，否則誰會對付

咱們？」

此時一陣兵刃撞擊之聲忽然隨風傳來，獨孤嬋微一凝神道：「山上有人搏殺，咱們要不要前去瞧瞧？」

方旋道：「好，咱們走？」

他們翻身向北走，一逕撲向山區，待越過一重山頭才趕到一羣男女搏殺之處。

此時浮雲掩月，視綫並不清朗，但方旋已然瞧出其中一男一女正是鷹爪門的少門主禽嘉年，以及他的七妹唐星。

對方是二十餘名黑衣大漢，排成兩列半月形的橫隊，向禽、唐二人作亡命的攻擊。

這般黑衣大漢左手使的是柳葉長刀，右手執着鈎鐮槍，是一種頗爲少見的奇門兵刃。

他們並肩前進，集中攻擊，左刀右槍，打得兇悍無比。

禽、唐二人功力極高，兩人聯手拒敵，應該是可自保，但他們却創傷被體，處境危殆已極。

敢情這般黑衣人的身手全都不凡，而且受過極端嚴格的訓練，就算他們被人開腸破肚，只要他的雙手還在，他手中的兵刃必然毫不遲疑的刺殺出去。

像這等兇悍的對手，江湖上極爲少見，因而禽、唐二人雖是放倒了十幾個敵人，他們也受到不少創傷。

方旋瞧得熱血沸騰，他知道如不立予馳援，禽、唐二人絕對無法再支撐下去。

一聲龍吟長嘯，方旋夫婦飛身撲向黑衣人，刀劍並舉，展開一場無情的搏殺。

方旋的追風三十六式，已經練到爐火純青，劍劍相接，有如雷電交擊，無論黑衣人如何兇悍，他們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還能不一片片的仆倒下去？

獨孤嬋的功力較方旋還要高過幾分，他們夫婦這一聯手，殺人幾乎像斬瓜切菜一般。

只不過剎那之間，對手已經找不到一個活人，方旋才長長一吁道：「你們太狠，這可不能怪我！」

獨孤嬋噗哧一笑道：「放心吧，他們不會到閻王殿告你的，還是快瞧瞧你的師弟妹吧！」

方旋扭頭向禽、唐二人一瞧，心頭不由一懍，敢情他們雖是殺光了敵人，禽、唐二人却也仆倒下去。

「七妹……七妹……」

「五……五哥……我只……只怕不……不行了……」

「不，七妹，妳會好的，嬋嬋，妳能不能救治他們？」

獨孤嬋點點頭道：「放心吧，他們的傷勢並不嚴重，兩天之後，就可以全部復元。」

她師門的藥物靈驗無比，經過一陣內服外敷，禽、唐二人已經可以站起來了。

禽嘉年抱拳一拱道：「大恩不敢言謝，請教姑娘……」

方旋道：「禽兄不必客氣，她是拙荊獨孤嬋。」

唐星啊了一聲道：「是五嫂？你們幾時成親的？那可不成，你們非請我喝喜酒不可。」

這位唐七莊主，一直熱戀着方旋，她所以隻身單劍闖蕩江湖，就是爲了尋找她的方五哥，聽口吻她是想通了，方旋不由心頭一喜，道：「沒有問題，明天咱們夫婦作東請你們兩位，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你們兩位住在何處，我送你們回去。」

唐星道：「咱們住在東雲閣。」

獨孤嬋道：「那不是就在咱們客棧的對面麼？巧極了，咱們回去再聊。」

回到客棧之後，方旋原想讓禽、唐二人早點歇息，但唐星不依，硬要禽嘉年去叫醒店小二，弄來一些酒菜，準備來個徹夜長談。

方旋拗她不過，只好讓她跟禽嘉年半坐半躺的靠着，然後邊飲邊聊。

唐星首先一嘆道：「今天當眞險得很，如果不是五哥五嫂趕來，咱們早已躺在山裏了。」

方旋道：「這批人是甚麼來歷？怎麼跟你們拚上的？」

唐星道：「誰知道，咱們只是跟踪一個怪人——」

禽嘉年道：「咱們今早去逛周公廟，回來得晚了一點，在經過白馬寺的時候，忽然發現一個白袍白帽，身材異常高大的怪人，所以咱們就跟了下去。」

方旋面色一變道：「白袍白帽？莫非是無常殿？」

禽嘉年神色沉重的點點頭道：「咱們正是如此猜想，所以才悄悄跟了下去。」

獨孤嬋惑然不解的道：「甚麼叫無常殿？」

方旋道：「無常殿是一個新興的門派，統治者名叫無常殿主，該派之人一律白袍白帽，白巾蒙面，時至今日，江湖黑白兩道，沒有人瞧過他們的廬山眞面目。」

獨孤嬋道：「這倒是一個十分神秘的門派。」

禽嘉年道：「神秘固然可怕，但最可怕的還是他們的武功，他們出現江湖不過兩年，江湖黑白兩道已經有五大絕頂高手喪生在他們的手裏，連無敵神刀范大俠也無力自保。」

獨孤嬋愕然道：「你怎麼知道范大俠是傷在他們的手裏？」

禽嘉年道：「據在下所知，范大俠在出事前三天，曾經收到一枝無常箭。」

獨孤嬋道：「無常箭是甚麼？」

禽嘉年道：「據傳說無常箭是一枝鬼頭令箭，一面刻着無常箭三個紅字，一面是大小七滴鮮紅的血水，接到無常箭的人，必須於三天之內向持箭人指定的地點自行投到，否則殺盡全家，鷄犬不留。」

獨孤嬋柳眉一挑，雙目神光如電，射出兩縷凌厲殺機，禽嘉年與她目光一觸，竟然心頭一懍，不由自主的低下頭去。

方旋也瞧出獨孤嬋目光中的殺機，急忙出聲詢問道：「妳怎麼啦？嬋嬋，禽兄說的是江湖傳言，並沒有說錯。」

獨孤嬋殺機一斂，道：「禽兄沒有錯，我只是想我爹可能在范伯伯莊中同時遭到毒手。」

禽嘉年吁出一口長氣道：「令尊是那位高人？」

獨孤嬋道：「家父獨孤建。」

禽嘉年啊了一聲道：「斷水刀獨孤前

輩？久仰。」

方旋道：「禽兄，後來呢？那白袍人去了何處？」

禽嘉年道：「咱們跟到金墉城遺址，白袍人忽然不見，後來咱們在廢墟之中發現一個地道的入口，正待下去查看一個究竟，忽然湧出一批黑衣人向咱們圍攻，這批人悍不畏死，而且越來越多，咱們無可奈何，只得向山區退走……」

方旋道：「原來如此，那金墉城的遺址，必然就是無常殿的總壇了。」

獨孤嬋哼了一聲道：「就算是龍潭虎穴，我也要去闖它一闖。」

方旋道：「自然要去，不過不必急在一時，至少要等待他們兩位的身體復元之後才能行動。」

唐星道：「五哥，咱們在逛周公廟的時候，聽人說大哥他們也到洛陽來了，小妹替他們担心，最好會合在一起再採取行動。」

方旋道：「哦，七妹可知道大哥他們在那兒歇脚？」

唐星道：「聽說在龍門街，我想他們必然住在香山寺。」

方旋道：「不錯，香山寺的方丈聽禪老禪師跟大哥是方外之交，咱們明天去瞧瞧。」

唐星道：「五哥，明天你自己去吧，小妹想休養兩天，好早點復元。」

方旋道：「好吧。」

翌晨，方旋留下獨孤嬋照顧禽、唐二人，他獨自經洛陽，過天津橋，逕向龍門街奔去。

龍門街在龍門山麓，位於伊水的北岸，香山寺在香山山麓，緊傍伊水的南岸，兩地隔水相望，只要過一道橋就到了。

方旋趕到龍門街已是午夜，他感到有點飢餓，想在街上打一個尖再過河，那知一脚踏進酒館，迎面遇到四莊主葉楚材。

「啊！四哥，這當眞巧得很，小弟正在尋找你們，大哥現在在那裏？」

兄弟二人久別重逢，歡愉之情，溢於言表。

葉楚材握着方旋的手搖撼一陣道：「咱們的住處，離這兒不遠，大哥去香山寺了，五弟只怕餓了吧，咱們邊吃邊聊。」

他們叫來酒菜，兄弟倆暢敍離情，葉楚材是最關心他這位五弟的，當他問明了別後一切，才感慨的一嘆道：「敬業修德，不涉足江湖恩怨，是大哥一向處世的宗旨，想不到本莊此次却傾全力投入江湖，這也是始料未及的。」

方旋道：「究竟爲了甚麼使大哥改變了主意？」

葉楚材道：「咱們要安居樂業，別人却要咱們身敗名裂，大哥要以全莊之力與敵人周旋，實在是情非得已。」

方旋道：「究竟出了什麼事，竟至危及本莊的生存？」

葉楚材道：「無常殿找上了咱們。」

方旋愕然道：「有這等事？無常殿要怎樣對付咱們？」

葉楚材道：「無常殿要本莊成爲該殿的一個分殿，並控制荊楚一帶的武林同道或是向洛陽投到，加入無常殿的組織。」

方旋道：「那是無常殿主看中咱們了，本莊此次前來洛陽，就是要加入他們的組織？」

葉楚材嘆道：「大哥是何等人物，豈會加入個邪惡組織，咱們是採取主動，準備犂庭掃穴，對無常殿作致命的一擊。」

方旋搖搖頭道：「離鄉背井，如同猛虎離山，小弟不敢同意大哥這項措施。」

葉楚材又嘆道：「這還不是因爲你的原因。」

方旋一怔道：「因爲小弟？這話怎麼說？」

葉楚材微微一笑道：「咱們七劍莊的實力，你應該十分清楚，你離莊之後，咱們的實力就弱了一半，你既是來了洛陽，大哥自然要遷就你了。」

方旋面色一紅道：「四哥又來調侃小弟了，我不信。」

葉楚材面色一整道：「這是何等重大之事，四哥焉能信口開河，當無常殿向本莊送來無常箭之後，本莊派出尋找你跟七妹的弟子正好回來報告，他說七妹已到洛陽，你正在來洛陽途中，所以大哥才作了這樣一個決定。」

方旋道：「原來如此，走吧，咱們見大哥去。」

七劍莊租用的是一幢古老民房，除了幾位莊主，還帶來三十六名精幹的弟子。

大莊主童巨臣已經由香山寺回來了，方旋的來到，使七劍莊的弟子大爲興奮。

兄弟姊妹經過一番寒暄之後，童巨臣詢問道：「五弟與七妹有沒有見到？」

方旋道：「見到了，昨晚她與禽少門主夜探金墉城遺址，被一批黑衣人圍攻，他們退到章帝陵附近之時，已經受到劍傷，當時小弟與獨孤嬋聽到搏殺之聲前往採視，才救了他們，她現在在平東鎭東雲閣養傷，一二日之內必然可以復元。」

童巨臣道：「五弟可知道圍攻七妹的是什麼人？」

方旋道：「可能是無常殿的，他們是跟踪一個白袍白帽的怪人，才陷入黑衣人的重圍。」

童巨臣面色凝重的道：「那金墉城遺址，必然就是無常殿的總壇了，無常殿武功詭異，高手如雲，五弟將七妹留在東雲閣，愚兄有點放心不下。」

方旋道：「小弟讓獨孤嬋在照顧他們，又是白日，不會有事的。」

童巨臣道：「聽五弟的口吻，獨孤嬋必然是一位高人了，她是誰？」

方旋道：「她原名范嬋嬋，以後又以白衣刀客的面目出現——」

童幼臣啊了一聲道：「一指紅就是她？你如何跟她交上朋友的？」

方旋雙拳一抱道：「請大哥恕小弟不告而娶之罪，當時咱們被困孤島，才有這樁結合。」

童巨臣沉吟良久，長長一吁道：「世人將一指紅目爲魔道，咱們就讓一般平魔衞道之士新一新耳目吧。」

趙芳楠道：「大哥，五弟妹雖是身負絕學，但一人照顧兩位傷者仍然有點不妥，咱們必須立刻將他們移來此地。」

童巨臣道：「這話不錯，三弟六妹立即率領四名弟子，隨同五弟前往東雲閣，連同禽少門主一併接來。」

趙芳楠道：「好，六妹快去挑四名弟子在門外等候，此去平樂鎮往返不近，咱們必須立即出發。」

他們到達東雲閣，會見了獨孤嬋及禽、唐二人，平樂鎮還是一切依舊，只是人們的神情好像緊張得很。方旋不明白人們爲甚麼緊張，却感到那些目光有點異樣。

白眼相加，側目而視，是最不禮貌而含有敵意的行爲，這般人他全都素昧平生，人家偏偏就這麼對他無禮。

而且他們像是變成了瘟神，只要是他的足跡所到之處，人們必然會紛紛走避。

此等情形趙芳楠也瞧得十分明白，他却對方旋道：「叫小二過來問問，這其中只怕又有甚麼古怪的事情發生。」

方旋點點頭，揚聲對立在遠處的店小二道：「伙記，咱們要走了，請你過來一下。」

店小二的職責就是伺候客人，只要住進他這個店裏，無論是怎樣的客人他都得伺候。因此，他對方旋的呼叫，絕對不能拒絕，雖是有些不顧，仍然走了過來。

「客官有甚麼吩咐？」

「咱們想搬到別處去住……」

「好啊，小的馬上替客官算賬。」

天下那有這樣的店小二，聽到客人要走，馬上露出高興的笑容，莫非他不想做生意了？

但方旋却叫住他道：「別忙，伙記，有一件事咱們還得考慮。」

店小二詫異道：「哦，客官要考慮甚麼？」

方旋道：「咱們好像是不受歡迎的人物，這是爲了甚麼？」

店小二道：「這個……」

方旋道：「伙記，咱們要考慮的就是這件事，如果不弄清楚明白，咱們不會搬走的。」

店小二道：「要是弄明白了呢？」

方旋道：「立刻就走。」

店小二遲疑一下道：「小的知道不多，是聽客人說的。」

方旋道：「不要緊，你知道多少說多少就是。」

店小二道：「昨晚白馬寺的普渡方丈死了……」

方旋心頭一震道：「傳說是被咱們所害？」

店小二道：「是這麼傳說的，還說客官這一夥是魔道，會使甚麼一指……哦，一指劍。」

方旋道：「原來如此，好啦，替咱們結賬吧。」

他不想分辯，其實店小二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對他分辯也於事無補。

他不分辯，獨孤嬋可就不能算完，櫻唇一噘，冷冷道：「你們走吧，我還想住在這裏。」

方旋一怔道：「爲甚麼？嬋嬋。」

獨孤嬋道：「我不怕別人說我是殺人的兇手，但不能讓人隨便栽贓嫁禍，這件事我非弄清楚不可。」

方旋道：「嬋嬋，別生氣，嫁禍之人心存叵測，咱們自然要弄個明白，不過龍門街距離這兒近在咫尺，咱們不一定非要住在此地，再說大哥他們都想見妳……」

趙芳楠道：「是的，他們大伙兒都想見妳，走吧，五弟妹，咱們聚在一起也好拿個主意。」

獨孤嬋雖是氣惱，却拗大家不過，只得擁着禽、唐二人，一起返回龍門街。

在七劍莊的臨時住處，七位莊主來了一次大團圓，而且還多了一個新婦，一個未來的七妹婿。

江湖動蕩，紛亂迭起，像這種大團圓的聚會是不容易的，因而童巨臣叫門下弟子準備了幾桌酒菜，當相互介紹，把臂寒暄之後，大伙兒立即開懷暢飲起來。

待酒至半酣之後，方旋將白馬寺普渡方丈被害之事稟告了大莊主。

童巨臣錯愕半晌之後，道：「三弟，你看這件事會有怎樣一個後果？」

趙芳楠道：「昨晚七妹與禽兄經過白馬寺，因爲瞧到一個白無常，才惹來一場打鬥，依小弟猜想，普渡方丈必然是白無常所害。」

童巨臣道：「這話不錯。」

趙芳楠道：「白無常嫁禍五弟的目的有二，一是配合一指紅的宣揚，必期激起武林的公憤，使咱們成爲衆矢之的，無常殿就可以毫不費事的檢到便宜，其次，白馬寺是御賜古刹，歷代方丈都是大有來頭的高僧，普渡方丈的被害，六扇門中只怕放不過咱們。」

童巨臣道：「六扇門中倒不要緊，洛陽將軍是香山寺聽禪方丈的師弟，只要託他關照一聲，必然不會有事，咱們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來個犂庭掃穴，只要擒到幾個無常殿的門下，咱們就可以洗脫一切了。」

方旋道：「不知大哥準備何時採取行動？」

童巨臣道：「今晚。」

趙芳楠道：「今晚？現在已是薄暮，走到金墉城遺址至少需要兩個時辰，那麼咱們就該動身了，可是七妹與禽兄弟的身體還待休養，大哥你何必急在一時？」

童巨臣道：「兵貴神速，七妹與禽兄弟就不必參加了。」

唐星道：「不行，大哥，小妹不碍事的。」

趙芳楠道：「其實咱們的行動，無常殿可能瞭如指掌，行動的遲早都是一樣，而且無常殿的總壇是在金墉城遺址的地下，如若其中佈有機關，咱們就算能闖進去，必然會付出相當大的代價，所以此事咱們還得從長考慮。」

禽嘉年道：「小弟有一點拙見，提供各位兄長參攷。」

童巨臣道：「禽兄弟不必客氣，有話請說。」

禽嘉年道：「咱們進攻無常殿總壇之時，不必進入地道，可以想法子逼他們出來。」

趙芳楠道：「薰蛇出洞？」

禽嘉年道：「不錯，不過咱們不用烟火，是用火藥。」

趙芳楠道：「好辦法，爆竹店有火藥賣，咱們買來炸他們幾個洞口，還怕他們不拚命的往外逃？」

童巨臣道：「這項辦法果然不錯，但不必去買火藥，待明天愚兄去向聽禪方丈要幾顆雷火彈來就行了。」

方旋道：「大哥，咱們今晚不行動了麼？」

童巨臣道：「你三哥說的不錯，既然遲早都是一樣，咱們就該穩扎穩打了。」

既然沒有行動，大家自然要盡歡而散，不過在戒備上他們並沒有鬆懈，這幢臨時住所，他們依然防守得像鐵桶一般。

次日童巨臣去了香山寺，晌午過後不久，一名弟子奔了進來，道：「禀二莊主，外面有人求見。」

此時涂浚、趙芳楠在廳上閒聊，涂浚漫不經意的道：「什麼人求見？」

弟子道：「公孫世家少主人公孫紹，八卦門快刀葛玉郎，廬山少門主陳紫台，八卦門下四妙之一的荊妙娥，長白雙煞之一的黑煞樓蒙。」

涂浚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來頭不小，三弟，咱們出去瞧瞧。」

他們剛剛趨出門外，葉楚材，方旋，藍玉圳，獨孤嬋也聞聲趕到。

來人大都相識，只有黑煞樓蒙沒有見過，涂浚向來人流目一瞥，然後雙拳一抱道：「在下涂浚，不知各位俠駕寵臨，有何指教？」

公孫紹抱拳一拱道：「小弟奉家父之命，約請方五莊主到邙山厤屯一會。」

方旋道：「好，請少門主訂一個時間，在下當準時赴約。」

公孫紹道：「明日正午，愚父子在邙山厤屯恭候俠駕，告辭。」

他向藍玉圳瞥了一眼，便轉身急馳而去。

廬山少門主陳紫台道：「在下奉命約請范姑娘於明日正午到洛水西岸三山村一會，以便了斷當年岷山的一段過節。」

獨孤嬋正要回答，方旋却在搖頭示意，叫她不要答允，她雖是有些不解，仍然遵照方旋的意思道：「你是誰？」

陳紫台道：「在下陳紫台，是廬山的少門主。」

獨孤嬋道：「你說了斷當年岷山的過節，我不懂你在說些甚麼。」

陳紫台道：「當年岷山之會，黑夷以魔道武功一指紅傷害本門太祖師，此事天下皆知，姑娘何須否認？」

獨孤嬋道：「當年黑夷傷了你的太祖師，這與我有甚麼相干？」

陳紫台道：「姑娘不是也會魔道武功一指紅麼？」

方旋接口道：「陳少門主這麼說就錯了，天下武術同源，沒有甚麼正邪之分，一指紅只是一種指力，誰都可以練，如果說習得此種指力的就是魔道，未免太過武斷了。」

陳紫台一怔道：「這麼說范姑娘是不想赴約了？其實咱們只是要印證一下，請范姑娘不要害怕。」

獨孤嬋叱道：「誰說我害怕了？回去告訴你爹，明日正午我到三山村會他。」

陳紫台雙拳一抱道：「希望姑娘一諾千金，在下告辭。」

陳紫台一走，方旋的眉峯却皺了起來，獨孤嬋分明中了別人的激將之法，他却來不及予以阻止。

而且兩起約鬥，地點是南轅北轍，時間却全是正午，這絕對不是巧合，而是有計畫的分散七劍莊的人力，然後予以各個消滅。

方旋想到了，七劍莊的其餘幾位莊主，也全都瞧出了這項危機。

現在來人還有三個，不容他們再施詭計，涂浚立即先發制人的雙拳一抱道：「以武會友是武林的常事，不過敝莊一日之間分赴兩地，再也抽不出人手來了，三位如果也要邀約，明天恕敝莊無法奉陪。」

黑煞樓蒙冷哼一聲道：「這就難說了，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二十幾條人命債，豈容你們推拖？」

涂浚道：「樓大俠是關外的高人，敝莊幾時欠下你的人命債了？」

黑煞樓蒙指着方旋道：「好漢作事好漢當，莫非閣下還想賴賬？」

方旋道：「這麼說，樓大俠已經投效無常殿了？」

黑煞樓蒙道：「不錯，你們殺了本座手下二十餘名，樓某是來討債的。」

方旋道：「那好辦，樓大俠劃下道來就是。」

黑煞樓蒙冷笑道：「你們是想倚多爲勝？」

方旋道：「樓大俠儘管放心，無論生死，全由方某一人奉陪。」

黑煞樓蒙道了一個好字，摘下一對八稜鋼鎚就待出手，但八卦門下四妙之一的荊妙娥忽然伸手一攔道：「樓大俠且慢動手，小妹還有話說。」

黑煞樓蒙道：「荊姑娘有何指教？」

荊妙娥道：「樓大俠一人獨闖七劍莊，依小妹猜想，樓大俠的本意不是爲了搏殺來的吧？」

黑煞樓蒙道：「荊姑娘說的不錯，但人家二莊主有言在先，不接受在下的明日之約。」

荊妙娥微微一笑道：「二莊主不接受明日之約，樓大俠就不能約後天麼？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何在乎延後一日？」

黑煞樓蒙道：「話是不錯，如果後天七劍莊無法應約，咱們的仇找誰去報？」

涂浚怒叱道：「姓樓的，你再敢胡言亂語，涂某就叫你扒在這裏。」

荊妙娥道：「別生氣，二莊主，樓大俠心直口快，請你包涵一二，其實這也怪樓大俠的顧慮太多了，七劍莊何等聲威，後天豈會無人前來應約？」

黑煞樓蒙道：「好吧，姓涂的，後天戌初樓某在金墉城遺址候教。」

語音一落，轉身急馳而去。

荊妙娥向黑煞樓蒙的背影瞥了一眼，回過頭來對涂浚嫣然一笑道：「二莊主，小妹有幾句不中聽的言語，希望二莊主不要見怪。」

涂浚道：「不要緊，荊姑娘儘管說好了。」

荊妙娥道：「小妹認爲適才幾場約鬥，二莊主不應該答允的。」

涂浚道：「哦！在下不懂荊姑娘的意思。」

荊妙娥道：「明日午時，貴莊兩地應戰，難免會力量分散，顧此失彼，風濤的險惡，自然在意料之中了。」

（未完）

密勤池斂客傳

景仁宮譚青青死節

蹄風・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雲、黃梅兩人得楊雲表之助，終於從禁宮中救出陳圓圓，但不幸在途中又被江雲和尚刧去，以致功敗垂成。兩人無可奈何只得回馬奔走，不覺來到先前遇見楊雲表的地方，突聞林中傳來一陣琴聲，於是循聲走去，只見一個書生在一溪流水的小橋上盤膝鼓琴，一見兩人，便告知他們朝元長老的一番心血已付諸流水，而楊雲表亦已大禍臨頭。命兩人即趕到京師營救。白雲、黃梅將信將疑，欲待詢問清楚時，這書生已杳無踪跡。兩人躊躇良久，思前想後，不知何去何從。由於救陳圓圓不果，自不能去見吳三桂，於是兩人決定赴京……

那時景仁宮內，李自成正和一班部將飲酒，丞相牛金星，軍師李巖，分坐兩旁。副帥劉宗敏在前綫統軍，沒有留京，李自成昨夜和吳三桂接過一仗之後，又從獄裏取出吳襄，命作書向三桂招降。

這時李自成正悶悶不樂，牛金星展開奸笑道：「公主，目下登基大典已籌備好了，只差玉璽未竣工，主公要是高興時，那勞什子不用也行。」

李自成記掛着陳圓圓未知能否截回，牛金星的話，他簡直沒聽到，便道：「你在處嘮叨什麼，快着人請老傅來吧！」李自成記起昨夜刺客進宮，要查一下來的是什麼人。

殿外傳報譚民祐進宮叩見，李自成問左右道：「這姓譚的是誰？」金星和李巖都不認識，往日十八隨從中，只有「紫金梁」王自用在旁，稟道：「大哥，這個老頭子就是龍駒寨主啊！前幾天選進宮來那一班美女，大哥看中那個鵝蛋臉兒的姑娘，不就是他的女兒了嗎？」

李自成一時記起，答道：「原來這老鬼還未死，他大槪要來討女兒了，傳他進來！」

譚民祐走近階前，伏下叩頭，李自成一看後邊還跟着一個少年人。問道：「老譚，帶來的是誰？」

譚民祐道：「回稟大王，隨來的是老漢的姪兒，仰望大王神威，特來叩見。」

李自成記起昔年譚民祐收留他們十九人，臨行又贈送金錢，召譚民祐上殿，命左右設座，那少年卻一旁站着。

李自成道：「老譚，你看我今天打平天下了，你來向我要些什麼？」

譚民祐應道：「老漢特來向大王叩賀，順便乞大王施恩，給老漢一個人情。」

李自成笑道：「你還算有眼光，今天你要什麼？北京城的金銀財帛，堆積如山，你能拿得多少，我不會稀罕。」

譚民祐叩首道：「老漢不求賞賜，只望大王將小女交回領出，得敍天倫，那就感大王之恩不淺。」

李自成又笑道：「我早知你爲此事進宮，你女兒作個貴妃不好麼？」

譚民祐汗流滿面，叩頭道：「小女生來沒有福相，求大王不要折殺了她！」

李自成把眼射向旁立的少年，見他隱含妒意，面帶怒容，心裏詫異，但念譚民祐昔年總算有恩自己，不想令他難過，正想命人把譚青青帶出宮來。殿外傳報國師爺駕到，譚民祐一看，一個穿了紫紅水火袍的道士大步踏進殿來，李自成部下一齊起立相迎，暗念這個就是朱衣道人傅青主了。

怎知站在他身旁的楊雲表，面上突然變色，究竟少年人忍耐不够，這番譚民祐進宮，本無禪師已勸他不要隨行，可是楊雲表急着接出譚青青，所以冒充譚民祐的姪兒，隨在身邊。朱衣道人眼光如電，向座上各人掃了一眼，瞪着楊雲表，直着鼻子呼吸，立刻走到李自成座後，在耳邊說了幾句話。

原來昨夜楊雲表偸進齋宮，給老道打出掌風，夾着一股有異香的粉末，好教豢養的鷹子追踪。如今鼻子一嗅，立刻嗅到那一股氣味，知道他就是昨夜來的刺客。

李自成大喝一聲，目吐兇光，叫出「拿奸細！」殿後又躍出幾名武士，大刀一晃，奔向譚民祐。

楊雲表懷裏暗藏着七首，當下一躍便起，利刃拔出，撲到李自成座前，說時遲，李自成身經百戰，況且早就有所準備，一個鯉魚反尾，全身向座後翻去，雙腳迎面打出，楊雲表心裏着慌，手才撼落，便給李自成一脚將刀踢飛。朱衣道人的擒拿手剛好攫到，一下把他的衣領抓着，摔到殿外，跌個發昏，殿前武士一擁而來，把他綑上。

譚民祐連聲喊寃，李自成罵道：「你這老鬼，原來昨夜刺客是你遣進宮來的，險些兒給你暗算了。」

譚民祐還是極口呼寃，李自成大怒，喝令左右拿贓證來！朱衣道人的首徒八臂靈猿捧着一口佩劍上殿，李自成接過向譚民祐面前擲去，果然刻着錦衣衞楊統領幾字，才驚至面無人色。

李自成喝問：「老賊，今番還有何話可說？」

譚民祐年老體弱，早就嚇得暈去。

李自成要訊問楊雲表昨夜同什麼人闖進宮來行刺，用了幾次酷刑，楊雲表抵死不招，這番激怒了這混世魔王，立刻傳命把譚青青帶來，一面召「滾地狠」和「抓地虎」候令，這兩個流寇中三十六煞星裏面最殘忍的東西，單看二人的相貌，就要駭怕人，一個赤髮獠牙，一個青臉紅眼，活像地獄鬼王，往日殺人就是吃飯一般。

掌燈時分，李自成和各人還在殿上吃酒取樂。抓地虎拿楊雲表脫光衣服，吊在廊下，譚青青帶到，還以爲爹爹來了，李自成喚她出來相見。怎知一眼望去，當堂驚至失魂，她的爹臚在釘牀上，手足套着鐵環，呻吟輾轉，那邊吊着一人，體上已笞得縱橫無數鞭痕，皮膚滲血，細認一下，立刻叫出一聲暈了。滾地狠命人拿冷水噴醒，她一眼望見楊雲表，叫一聲：「雲哥，你怎的……」已泣得不能說下去。

楊雲表望着殿上咬牙切齒道：「闖賊恩將仇報，妹妹不要替我難過，大丈夫視死如歸，我楊雲表生不能取他首級，死後也要剜他心肝，給天下人報仇！」

滾地狠一手提着烙紅的鐵棒，狠狠的打下，楊雲表身體給烙鐵燒得起了白烟，還在大罵。譚青青心裏一橫，熱血湧起，叫道：「哥哥，我死也隨你一起！」驀地掙開武士的手，向楊雲表面前撲去。滾地狠不知譚青青有一手本領，她自被擄進宮來，沒有發作，就是想到了最後關頭，才和李闖一拚。她飛身一脚掃出，滾地狠冷不防她突如其來，中脚即倒，青青奪了火棒，剛好抓地虎哮着撲來，她就攔腰一棒，打得這惡魔隨地亂滾。

青青已到了楊雲表跟前，想把他脫下，怎知楊雲表雙手給鐵鍊鎖在架上，滾地狠已翻身爬起，拔刀剁到，青青手攀鐵鍊，身子向上一縮，滾地狠一刀剁了個空，青青火棒揮得通紅，迎面掃去，這一棒使盡全身之力，滾地狠給火棒劈落，眼珠當堂給烙得爆裂，面部燒焦，向後倒栽。

譚青青奪了腰刀，向鐵鍊亂剁，只削毀一邊，楊雲表一手還是吊着，他大聲喝叫：「妹妹快上瓦逃走！不要理我！」

譚青青那裏肯聽，階前武士已蜂擁到來，刀劍齊舉，錨鈎搭出，譚青青只是練過幾年武技，如何抵擋得這一羣老虎，她一手持刀，揮動鐵棒，擋着一羣武士。

不料抓地虎受傷未死，使命的滾身來到，把譚青青一撞，仆在各武士刀劍叢中，一陣血光，可憐這個絕代佳人，便在情郎之前送了性命。

楊雲表一手鎖着，看了嘩的一叫，吐出一口鮮血，氣極昏迷，武士上前要將他結果，殿上有人喝叫「住手！」發自李自成，他還要審問楊雲表口供，不想立即把他了結。

李巖在旁稟道：「主公取了大明天下，目前正要收買人心，譚民祐雖然罪無可恕，但昔日曾是一飯之恩，若把他殺了，人家會說主公忘恩負義，不如把他放走，料也作不得惡。」

李自成怒道：「你這議論只是腐儒之見，我李闖殺人如麻，天也不怕，誰個敢道我半個字，不怕頭顱掉下來嗎？」

牛金星在旁道：「主公何必費心，只須如此如此擺佈，豈不掩人耳目。」

李自成點頭道：「這樣也好，就交老牛去幹吧。」

當天譚民祐給人放進車中，已是奄奄一息，車子一路走出宮門，來到半途，已是七竅流血倒斃，就此了結一生。

那晚深宵，楊雲表送到東廠囚禁，這處是魏忠賢得勢時的秘密監獄，機關重重，設置種種酷刑。李自成攻入京師，就把東廠作爲囚禁重犯之用，許多明朝閹宦，王公巨卿，全都關在東廠裏。

四更過後，一條黑影越過高牆，來到牢房門外，拿七首在鐵枝上輕輕削去，一會兒已剁開一個穴口，縱身竄入。這來的是少林寺的本無大師，日裏在宮門外守了半天，知道譚民祐翁婿二人凶多吉少，後來見囚車奔向東廠，沿途戒備森嚴，自念孤掌難鳴，即時不敢下手，等到夜裏才進來偸探。

他從前給魏忠賢關過在東廠裏，知道死囚室在什麼地方，一看牢門關得緊緊，他在甬道裏躲了些時，傳來脚步聲，來了兩個守衞。本無一個螳螂躍步，繞到二人背後，把少林點魂法施出，一個守衞給點了魂門穴，當堂定着，其他一個要喊時，利刄已指在他的眼前，本無抓着他一拖，到了暗處，低聲喝道：「要命的不要喊！」那守衞驚至面無人色，本無又道：「你乖乖地聽我指揮，還可饒你一命！」

他換上那倒下來的衣服，拿利刄挾着守衞一同叫門，內裏應了一聲，從小孔瞧着，見是接班的同伴，才開了鐵門，本無閃身突入，利刃扎出，把掌門的人掀翻，隨來的守衞也給他攫着咽喉，一忽兒把二人解決。跟着虛掩獄門，大步進獄，走過一條通道，前面是地下囚房的進口，隔着一度鐵欄，本無運出掌功，毀去門鎖，正待竄進。

隧道裏突來一聲叱喝，衝出兩個人，一個紅面的漢子，使一對五行輪，劈面打到。

本無一看出手，力沉勢猛，心想這個定是赤面哪吒李元貴。連忙向側一閃，那時另一個漢子，一張朴刀從旁剁到，本無擰身疾攫，一記「雲龍探爪」大擒拿手法，閃電般把朴刀奪過來，那漢子一腿打出，本無已縱起數尺。

李元貴剛才一記五行輪打空，第二招隨手掃到，本無左手拿刀向下一擋，煞着五行輪，右手利刃一彎，向李元貴面門戳

去，這一出手是左右連環出招，一擋一彈，剎那間已把李元貴壓倒牆邊，五行輪巳給本無封鎖着，正待一刀把他了結。

牆角處光影一亮，倏忽露出暗門，一條影子如風搶到，身形輕忽，本無驟覺腦後掌風襲到，急的縮身斜閃，那人五指一抓，就把本無的頭巾扯落，露出光頂，本無心裏一驚，來人手法如閃電，定是八臂靈猿趙三槐，看來已是走了風，今夜如何能够把楊雲表救出。

轉眼間隧道火光亮起，出現十幾名守衞武士，一擁上前把本無圍在核心，刀劍齊下，剛才給本無奪去朴刀的漢子，也抓到一口長劍，和李元貴趙三槐一起，丁字兒殺到。本無一刀一劍在手，拚力急擋，暗想戰下去定然吃虧。當下身形一轉，把刀齊劍一擋開，翻身竄出圈外，看到甬道的門還未閉上，立刻提刀衝出，那裏站着兩三個守衞，也給他一下子剁翻。

李元貴三人，在後大喊「拿賊！」飛趕而來，還有兩三丈便到牢門，驀地來了一股風，這股風來得十分奇怪，所過之處，燈火盡熄，本無給風勢一冲，也打了一個寒噤。這時通道裏一片漆黑，本無一想：「此時不走，尙待何時？」雙脚一點，直撲出牢門之外。

只見星光暗淡，簷頭突來一個白影子，和他幾乎撞過滿懷。他的衣領很快給人抓着，立刻覺得身體飄高，耳畔聽到有人道：「你還不走，就要送命！」

聲音若隱若現，跟着衣領像是一鬆，全身下墜，忙把丹田一斂，定着身形，一看巳到了東廠門外，不禁又驚又愕。回想好像有人把自己救出，來的又是什麼武林高手，越想越覺得驚奇，按下不表。

那時守在獄裏的李元貴等人，驟覺燈火熄滅，那股風吹過，鼻裏嗅到一種異香，迷迷惘惘，跟在後邊的守衞武士，一忽兒雙足發軟，神智昏然，恰似睡在夢中，連趙三槐等練過多年武功的人，也都站着似睡非睡，體軟無力。約莫過了半盞茶時分，大家才清醒過來，連忙擦亮火種，回到獄裏一看，隧道裏燈光全滅，留在囚室前守衞的獄卒，正在如夢方醒，揉着雙眼，再點燈火。問各人外間出了什麼事？

守獄官叫「翻山鷂」，是李自成的副將，他對李元貴說，剛才人影一閃，自己便昏下去，問李元貴拿到賊人沒有？趙三槐一眼看見牢門打開，嚇得一叫，連忙走上前察視，鐵牢裏禁着楊雲表的囚室，巳是空空如也，楊雲表巳失了踪，兩度門鎖毀在地上，一時各人惟有面面相覷。

楊雲表怎樣給人救出東廠？作書人這裏補述一筆。他自日間受了重刑，又眼見自己妻子慘死，立刻吐血暈倒。到他醒來的時候，仍是頭腦昏昏，全身痛楚，手足像脫離了軀體。他呻吟一下，回復了記憶，才知自己還未死。睜開雙目一看，模糊地看見面前一個人影，個子不大，跟着鼻裏嗅到一陣香風，如蘭似麝，精神略爲清爽，不過視綫還不清楚。他想：「李闖爲何沒有把我殺却？這處又是什麼地方？」

正在思疑，突然來了一隻溫暖的手，按在他的額上，用一種清脆的聲音道：「楊公子，你醒來了。」是女子的聲音。

楊雲表心裏納罕，極力睜開雙眼一望，楊前站着一個絕色女子，盛髯豐容，珠光四射。他的雙目又復閉上，問道：「姑娘，這裏是什麼地方？難道李自成派你來騙取口供？」身子一動，創傷痛得他叫出一聲。

那女子道：「公子巳脫出闖賊的魔掌了，如今且不要動亂，讓我拿金創藥替你敷上。」

女子解開他的衣裳，捧過一盆清水，替他洗去血污，又拿鵝毛塗上一些藥，着體清涼，痛楚漸減。楊雲表疑雲頓釋，暗想此女既非李自成派來，那末她又是什麼人？爲何會把我放到此處？不禁問道：「多謝姑娘照料，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

女子答道：「楊公子一會便會明白，這金創藥是世間難得之物，公子如今還有痛楚嗎？」

楊雲表漸覺四肢轉動，剛才痛苦巳是消失。

女子捧着一盞茶走近來，送到他的唇邊，一股香風，送進鼻裏。楊雲表想起身道謝，女子一手按着他道：「公子剛塗了藥，且不要動，這裏還有一顆活命丹，是救你的人命，我給公子服下的，明天身體便可復元了。」立刻有一顆東西送進口裏，女子拿茶灌下，肚裏嘰咕一響，一團熱氣透到四肢，骨筋跳動，冒出一身熱汗，楊雲表神魂飄飄，不覺沉沉睡去。

原來他服的是雪山靈藥，一時血液循環，流轉四肢，沉沉睡去。他因身體受了重傷，若非靈藥挽救，日後便不能成爲世間的一流劍客。直到第二天，他才睡醒，一骨碌的爬起來，覺得身輕神爽，一看躺處是一間雅潔的房子，從窗口外望，一片雲海，樹木隱現，才知身在高山之上。回望自己身上，劍傷都巳結痂，隨手脫落，喜得驚呼起來。

室門推開，昨天的女子婷婷走進。楊雲表忙下拜道：「姐姐是何處神仙？這番蒙你救我一命，請受一拜。」

女子把他挽着道：「公子不要折殺圓圓，我也是和公子一般給人救出陷阱，那敢受公子的禮。」

楊雲表驚道：「姐姐不要騙我，陳圓圓是吳將軍的如夫人，如今正在禁宮，我不會相信。」

女子笑道：「公子不要生疑，這裏替公子備了食物，你一面吃着，讓我把來歷告訴給你。」她輕輕喚了一聲，一個小沙彌捧進食物進來，四式齋菜，一盤饅頭，楊雲表巳不吃兩日，一時狼吞虎咽，那女子坐在一旁，說出來歷。

× × ×

陳圓圓分明給紅雲和尙奪去了，怎會又和楊雲表在一起？書中交代：那天紅雲和尙從白雲黃梅手裏刼走陳圓圓，展起翻山越嶺輕功，回到碣石山，山上有一間靈官廟，紅雲就住在廟裏。水烟劍單齊雲帶領一隊紅刀子隨着趕到，對紅雲稱讚一番，打算把陳圓圓即日送回京去。

紅雲道：「貧僧這番助闖王一臂，既非爲名，亦非爲利，如今美人巳在手裏，未知闖王如何謝我？」

單齊雲道：「大師要什麼報酬，我們大王料必不會吝嗇。」

紅雲道：「昔日明宮之內，乾淸門上

，雙龍蟠着的寶珠，藏有一口避火劍，請頭領即日回去向闖王求得這劍，拿來交換美人。」

單齊雲知道紅雲本領高强，不敢逆他的意思，當下答應了，乘夜派出馬快入京，禀告李自成。

黎明時候，混世魔王李自成正在率領衆將出城，到前綫和吳三桂決戰，聽了來人禀告，便道：「俺也不知乾淸門藏有什麼寶劍，你傳俺的命令，着牛金星把門頭的寶珠拆下來，找那東西就是了。」匆匆上馬。來人傳了李自成的命令，牛金星不敢怠慢，即派泥水工匠把乾淸門頭的裝飾拆落，果然發現一柄短劍，古色斑斕，劍鞘滿了銹蝕，牛金星是個粗人，說道：「這東西拿來斬瓜切菜，也沒見得有用，那會是什麼寶物。」丟在來人手裏，這個傳令馬快即日飛奔出城，向單齊雲覆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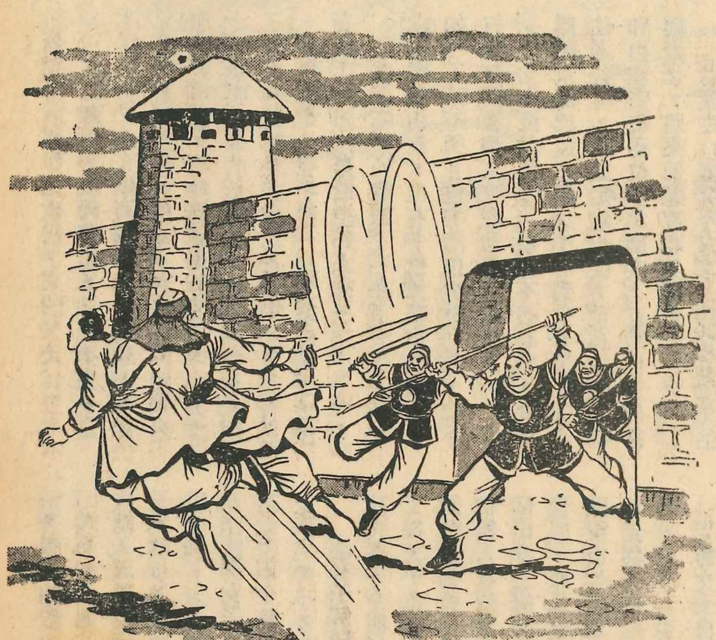
走到半途，路上走出一頭驢兒，騎在驢上的是個書生，橫吹玉簫。馬快喝聲「讓路！」策馬直衝，書生的簫管愈吹得响亮，那馬兒聽了，忽地停着不走，馬快心裏奇怪，暗想：「難道是馬兒看見牝驢不肯走嗎？」打了兩鞭，那匹馬豎起兩耳，四蹄像生了根一般。馬快叱那書生道：「你在處攪什麼鬼？再不走時，老子下馬來給你一頓皮鞭子。」

書生笑道：「我這簫管專吹給禽獸聽的，要是你再駡時，勿怪我就當你是禽獸一般看待。」

馬快喝出一聲「胡說！」擧起馬鞭向書生打去。書生忽地把簫管轉過來對他一吹，當堂毛管直竪，打一寒噤，在馬上定了神，擧着的皮鞭也放下來了。

書生放開簫管，伸手道：「拿劍給我！」馬快便覺形神彷彿，從懷裏拿出寶劍，書生接過，說道：「你等我走了，才好起程。」眼看他吹着玉簫，騎上驢兒緩緩走了。馬快方才如夢方覺，自己也不知怎麼會把寶劍拿來給他，連忙追趕，已是毫無影跡。

紅雲和尙和單齊雲等到中午，廟外紅刀子入報，說外面有一書生捧劍求見，說是京裏送避火劍來的。單齊雲一楞，心想：「闖王怎會派個陌生人帶劍前來。」吩咐黑夜叉和手下幾個劍客，伏在廊下。那



寶劍瞬已奪在書生手裏。

書生緩緩走進，二人放眼一望，這人輕袍暖帶，儒雅溫文，顧盼之間，神氣內斂，步履凝重，看來是個懷有上乘武功的人，不禁打了一特。紅雲起座相迎，掌風疾起，從袖裏打去，若在常人，給掌風一掃，身子便會連翻帶滾，仆開數丈。那書生渾如未覺，單齊雲迎着問道：「來人報上名來？」書生擧劍在前，答道：「兩位看了這劍，自然明白。」

紅雲雙掌一合，使出吸攝掌，立刻把劍攝在手裏，定睛一望，這一柄果然是明朝鎭宮之寶避火劍，鞘上刻了蝌蚪文字，心裏一喜，正待抽出劍鋒來看，怎知使勁一拉，動也不動，細看才知劍鋒巳和鞘子溶合一起，不禁驚奇。

書生忙道：「大師不知，在下奉命來時，闖王命朱衣道人在劍身施了法術，讓它合而爲一，除非陳夫人出來親手接劍，這劍鋒才可脫離劍鞘。」二人半信半疑，單齊雲暗念「朱衣道人素來懂得禁制之術，難道他怕紅雲不把陳圓圓交出，故意弄成這樣？」於是對紅雲道：「闖王旣有此意，大師何不命陳夫人出來一試。」這時紅雲巳給寶劍吸引着，巳忘却了面前站着的書生是個武功絕頂的高手。

陳圓圓給黑夜叉攙着出到殿外，面露驚惶，紅雲把古劍遞到她的面前道：「夫人勿驚，若能把這劍抽出，貧僧便放你回去。」

圓圓以爲他眞的會放自己，接劍在手，還不斷地打顫，書生在旁道：「夫人試試一拉。」

陳圓圓聽了，心靈上像來了一股勇氣，神色一定，拿着劍鞘，玉手一抽，嚓的把劍鋒拔出，靑光四射，果然是一口寶劍。紅雲和尙喜得心花怒放，望着陳圓圓手裏捧着那晶亮的劍鋒，正待伸手接取。說時遲，那時快，書生袖子一晃，巳把圓圓扯過一旁，寶劍瞬巳奪在書生手裏。

紅雲二人才知中計，單齊雲喊一聲「好奸細！」把水烟劍拔出，紅雲也全身縱起，雙掌一分，呼的發出蝴蝶掌向書生劈落，掌風疾若奔雷。

這當兒，書生帶着陳圓圓一同竄起，袖子一拂，衝着紅雲雙掌一盪，紅雲掌未劈到，巳給書生的袖子風掃開，馬步動搖，倒身出外。

單齊雲和黑夜叉雙劍疾起，只見靑光一閃，書生的劍隨風剁到，手肘當堂震的發痛，兩口劍嚓的給削去一截，一時驚得目定口呆，階前人影一晃，書生挾起圓圓竄起，寶劍撒開，恰似一團光影，直向門外衝出。

紅雲早巳定着身形，翻身趕上，單齊雲黑夜叉也跟踪追出，書生所過之處，門

外倒下十餘人，手裏的紅刀把都給削去，這些人就是單齊雲手下紅刀子劍客，剛才一陣旋風刮起，他們便似倒冬瓜一般躺下，連書生的影子也未看出。

靈鷲峯劍士遇奇僧

陳圓圓就是這樣被文士救出虎口，當下楊雲表聽了，才深信不疑。起來重新見過禮，問道：「夫人，這位先生究竟是誰？如今他在那裏？」

陳圓圓梨渦泛起淺笑一下，道：「他不是在公子身旁嗎！」楊雲表還以爲他在作弄自己，回頭一瞧，一個青年書生站在他的身旁，這人穿了明朝士子衣服，髮向上梳，瀟洒出塵，不覺驚得站起來，一時說不出話。

那文士儀容英雋，柔聲道：「楊兄勿驚，山人侍候已久。」楊雲表才知他站在自己旁邊多時，却因靜聽陳圓圓細述她怎樣被救出險，一時未覺，料面前的不是劍客奇士，就是武林裏俠隱之流。連忙上前堆金山，倒玉柱，叩謝相救之恩。

文士輕輕出手一抬，便有一股勁兒把他帶起，那人跟着道：「楊兄來此三天了，魔王施用酷刑，使楊兄身體受到重傷，還幸根基深厚，服藥之後，今天便見復元，眞替楊兄可喜。」

楊雲表覺得這先生內功本領高强，答道：「先生救在下逃出虎口，又給靈藥活命，此恩此德，沒齒難忘，如不以唐突見嫌，乞示尊號。」說了又深深一拜。

陳圓圓站在一旁，掩口微笑，暗牽他的衣袂道：「先生是個劍仙，不言姓氏。楊公子就稱他作先生好了。」

文士聽了，讚圓圓道：「陳夫人果是冰雪聰明，山人年過花甲，姓氏早忘，楊兄目前遭逢厄運，但望不要灰心，將來還有許多事業，等待楊兄去幹的。」楊雲表十分驚嘆，驚的是這位先生年紀看來未過三十，却說已是花甲以上的人，豈不奇怪。感慨的是如今孑然一身，家亡國破，愛妻慘死，如何還敢想到未來。

當下嘆了一聲道：「在下大仇未報，此番雖蒙相救，但有一位父執本無大師，如今下落不明，還有兩位少林朋友，在下打算日間再到京裏探訪他們的消息。」

文士淡然道：「楊兄不必心急，此處離開京師已遠，賊兵不易到來，楊兄安心住過些時，局面定然一變，現在本無大師和白雲黃梅兩位少林朋友，正潛伏京外靜觀變化，將來何愁沒相見的日子。」

楊雲表口裏沉吟未答，暗想這位先生如何會清楚本無幾人的行踪，便道：「在下心急報仇，先生却說靜待時局變化，豈不是守株待兎嗎？」

文士道：「天機不可洩漏，遲日楊兄便會明白。」

楊雲表半信半疑，文士回顧陳圓圓道：「夫人要和吳將軍重敘，就要聽山人的話，在此多留幾天。此處是世外桃源，夫人有楊兄作伴，也不愁寂寞。」說了輕拂衣袖，出了室門。楊雲表見他是救命恩人，料不會騙自己，也就不敢再問。

原來他們所住之處，是北京城外西北叢山之中，最險峻的鷲峯山，從黑龍潭附近大覺寺前去，還要走幾里才到。這裏峯巒蒼翠，兩座高山，像兩頭鷲鳥站着，由山麓上到鷲峯，一口氣攀登八九里。山路峻陡，在兩峯之中蜿蜒，下臨峭壁。平日遊人甚少。鷲峯之上，築有靈鷲上院，庭院深幽，雲封門外，舊日靈鷲寺的高僧在此閉關靜修。自從李自成攻進北京，賊兵四處竄擾，許多僧人避亂他去，如今只留下兩三個小沙彌，掌着上院。

楊雲表自服了雪山靈藥之後，體力比前大異，身輕神壯，氣力大增。在上院住了幾天，每日得陳圓圓伴着，有說有笑。圓圓住在竹林裏一所靜堂，和楊雲表隔院相對，有時憑欄呼喚，聲息相聞。她又是個出身王府的歌姬，言語大方，沒些小家儀態，而且眉挑目語，處處動人，楊雲表雖沒有半點邪心，可是日夕坐對美人，長日無聊，得她伴着身旁，漸把憂愁忘了一半。

那文士自那天見面之後，便去如黃鶴，幾個小沙彌居住外院，每天倒茶送食，偶一進來，此外便只得楊雲表和陳圓圓二人，有時彈琴下棋，有時花間閒步，感情漸漸融洽。楊雲表是個英雄漢子，一晚忽然念及，孤男寡女，圓圓又是個熱情如火的婦人，自己無異走進火山之旁，一失足便難挽救。又想到那位先生不知是什麼來歷，難保不是合着陳圓圓施出美人計來陷害自己，就算和李自成沒關係，也怕是吳三桂的陰謀，故意佈下這陷阱來籠絡自己，好教他借了清兵入關，逐走李闖，垂手奪去大明天下。想到這裏，不禁驀地一驚，決計明天離開這裏，訪本無等人下落。

當他走出靈鷲上院，才知這山峯高出雲表，旭日初出，山下還是一片陰暗。他走了十餘丈，一看四邊都是密林，腳下羣峯屹立，如萬山朝拜。忽然一陣山風吹來，山谷飛出一團團白雲，逐漸散開。楊雲表見路便走，眼前一片迷茫，盡是雲海，愈走愈遠，見路便奔，約過一個時辰，還是在林子裏面，白雲飄去又來，舉頭一望，靈鷲上院還在眼前，相隔不過半里，不禁呼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道：「奇了，這裏又非天台仙境，怎麼走來走去，還是在這裏打轉。」他不服氣，起身再行，又走了半個時辰，走來走去還不出這個林子。忽然有人高聲喊他，一看是陳圓圓。

她邊走邊道：「楊公子，大清早便不見了你，誰知你出來散步呢。」瞬已臨近，嬌喘細細，伏在楊雲表臂上，香澤微聞。楊雲表怕她告訴那先生，不敢說自己打算離開此地。輕輕把她推開道：「我在院裏幾天，悶得發慌，才出來走走。」

圓圓道：「公子拋下我一個人在室裏，怪寂寞的，下次你出來時，記緊把我帶在一起。」楊雲表苦笑應了，和她一起回到靈鷲上院。

又過兩天，一夜楊雲表在廂裏躺着，突然有人掩進，却是那位先生，忙起身相迎，問這幾天何往？文士道：「山人替楊兄帶來消息哩。」說了從懷裏掏出一封書函。

楊雲表接過一看，是本無大師的手筆，忙拆開一閱，書裏說李自成屢戰不利，已退返北京，閉城緊守，吳三桂進兵城下，李自成縛了吳襄和吳三桂妻子家人三十幾口，在城上逼降，吳三桂大罵，李自成



楊雲表一躍下牀，直衝出室。

見三桂不肯撤兵，便把吳襄殺了，拿頭顱擲下城去，三桂眼眦盡裂，誓要攻破京城，生擒李闖。

楊雲表看到這裏，不禁道：「吳三桂也算是個英雄好漢，不愧男兒本色！」

那先生微笑道：「楊兄且看下去。」

書裏寫道：「吳三桂已派使者到清營乞師，多爾袞帶領二十萬精兵，間道入關，和三桂夾攻李自成，只可憐三桂這個武夫，引狼入室，將來清兵入到北京，恐怕大明江山，就此斷送在吳三桂之手……」

楊雲表嘆道：「這樣爲之奈何？」

那先生道：「山人見到本無大師，他知陳夫人無恙歸來，正要勸吳三桂謝絕清兵，山人因將此書帶回來，請楊兄不要讓陳夫人曉到這消息。」

楊雲表急着要見本無一面，商議入京一行。先生搖頭道：「如今賊兵正在四處刦掠，料李自成不日便逃出北京，楊兄還是不要冒險，就算見了本無等人，恐也不能挽救大局。」說到這裏，又在楊雲表耳邊道：「楊兄是明室忠臣，如今正有一宗消息，聽說崇禎帝的女兒長平公主，斷臂後匿居民間，當日賊將四處搜索，幸得費宮人作了她的替身，如今長平公主已給一位俠士送她出京。」

楊雲表聽了，熱血沸騰，問過原因，才知費宮人冒認是長平公主，李自成把她賜給賊將羅汝才，羅汝才混號曹操，悍鷙善戰，費宮人在洞房之夕，把羅汝才灌醉，抽出懷中利匕殺了羅汝才，然後自刎，當日賊將不知這個是假冒的長平公主，因此後世便傳說長平公主殉國。

這一夜，那文士取出從京裏帶回來的陳紹酒，和楊雲表陳圓圓對酌。飲至二鼓，文士起來道：「山人還有一事未了，如今要趕回京裏一趟。」楊雲表要問時，先生一聲長嘯，出了院子，腳下展出飛雲縱輕功，乘風便去。山峯寂靜，星河滿天。楊雲表跟着出到院子，踪跡已杳，一陣冷風吹來，微覺有點酒意。

院裏幾株山茶樹，吐出陣陣芳香，他倚在菩提架下，覺得心頭卜卜地跳動，一種莫名其妙的情緒，隨酒意而來，使他有點惶惑，不願回到室裏去，正在神思紛亂，雙眼突然給人在後掩着，他本能地一摩，却是一雙柔荑，滑不溜手，心裏已知道是圓圓，口裏還故意問道：「誰人拿我作弄？」背後咭的笑出，是陳圓圓的聲音，笑得份外誘惑，雙手跟着撤開。他回首一望，陳圓圓已卸了粧，穿上一襲輕紗，露出雪白粉頸，雲鬢低垂，酒後美人，愈見得艷麗。楊雲表看了她一眼，有點不好意思，問道：「夫人還未睡嗎？」瞥見山茶樹下，石桌上放了銀盤，盛着兩隻玉杯，一個酒壺。

陳圓圓低聲答道：「我今夜喝了酒，無法入寐，估不到公子也在院裏。因此携酒出來，與公子再飲一杯。」扯着楊雲表的衣袖，來到桌前。

楊雲表道：「夫人見諒，在下已不勝酒力，夫人也不宜多飲，請回房裏休息吧。」圓圓作嗔道：「公子剛才喝得高興，如今我要敬公子一杯，便要推辭，難道我的酒會有毒的？」說了含情欲涕，楚楚可憐。

楊雲表究竟是個人，而且性情率直，不慣作僞，又想起先日她替自己洗滌創傷，親手敷藥，不忍過拂她的好意。只得應道：「那麼，在下站着奉陪一盞。」圓圓於是微舉玉臂，斟滿了兩杯酒，托起銀盤奉上。翠袖迎風，袖口張開，楊雲表無意之間，一眼看見酥胸微露，如水中蓮花，含怒挺放，心頭一時如小鹿亂撞。圓圓在他耳邊道：「公子舉杯！」他才驚覺，忙端起玉盞，和她一飲而盡。

圓圓又再斟滿一杯奉上，楊雲表辭道：「在下實不能再飲了。」圓圓呶着小嘴道：「公子是否不賞臉，幾曾見過單飲一杯的。」

楊雲表推辭不得，又是一飲而盡。酒力浮動，漸忘了嫌疑。陳圓圓粉臉含羞，盈盈欲語，一手牽他坐下來，說道：「公子年少英雄，他日復國報仇，名垂後世，祝公子他日馬到功成。」又斟上一杯。楊雲表這時已有九分酒意，片刻間一大壺酒已飲個清光。陳圓圓談笑風生，雖未近於輕狂，漸見形骸脫略，只見噓氣如蘭，眼波傳送。俗語說得好：「酒乃色之媒」，任是頭腦如何清醒的人，到了這時候也會渾忘一切，少年男女常在這個環境之下，鑄成終身大錯。

楊雲表平日對圓圓只視作患難中知己，絕無半點非份之想。可是陳圓圓是個歡場女子，又是一朵盛開的玫瑰花，如今在患難之中，對着一個年少英雄，就作他是吳三桂一般，渴望得到一點慰藉，這時趁着幾分酒意，媚眼如絲，瞧着楊雲表，意

馬心猿，體裏一般熱淚奔流，難以遏制。當下嬌喘一聲，倒在楊雲表身旁。嚇的楊雲表一跳，急得攔腰扶她起來。

圓圓乘勢伏在他的肩上，肉體緊貼，弄到楊雲表手足無措，只覺胸前觸着軟綿綿的東西，像一股熱力透到全身，無可抵拒，圓圓忽地哇的作吐，氣喘汗流。楊雲表根本也醉了，扶起圓圓的頭問她覺得怎樣？圓圓閉目應道：「我全沒氣力了。公子扶我回房去。」

楊雲表抱着她，脚步也是一搖一擺，推開圓圓的房門，但見一室沉沉，院外光影射入，爐香嬝嬝，香氣微聞，愈是增加神秘氣氛。他輕輕把圓圓放在榻上，自己也覺得頭腦昏然，勉强支持起來，正待走開，圓圓突然一手抓着他，含醉道：「我怕……你不要離開。」使力一拖，楊雲表也倒身榻上。正是奈何天奈何地，圓圓順手掀着被子一蓋，連楊雲表也裹在一起，他已忘了這裏是圓圓的房子，加以適才圓圓一拖，酒意衝起，立刻覺得天旋地轉，迷迷惘惘地躺下去。

但片刻之間，他又醒過來，發覺身上外衣已經脫下，觸手之處，滑如凝脂，完全摸不到一片衣服。他不禁暗叫一聲：「天呀！」理智在心裏交戰起來。那人呼吸短促，緊緊地抱着他，軀體擠近，像是要溶合爲一。他的手巳不受自己指揮，遊移走動，那人像一頭羔羊，任他宰割，喘息可聞，一似隨他的手移動而增加呼吸。他還以爲自己做夢，試把手停着不動，怎知夢裏有人握着他的手，從上拉向下，這番他的心似乎要從口裏跳出，觸到的不是利刃，却使他神魂飄蕩。這時那人巳開始抵抗，她的手也在還招，出手比楊雲表更熟練，幾下子便使他抵受不來。時間過得多麼神秘，那人巳不能再忍，一個鯉魚反尾，翻着半身壓下，他口裏忽然給兩片溫暖的東西堵着，使他出不得聲。這巳是最後關頭，仙凡之別就在這一刹，楊雲表終於張開雙目。

他一看，圓圓像人魚一般爬在自己身上，月影西斜，光影射進，瞥見她的酥胸之旁，殷紅一點，恰似指頭兒蘸上胭脂捺下去的印子。

不禁低聲問道：「這是什麼？」

圓圓嬌嗔道：「不要多問，人家急死了！」

楊雲表道：「你不說嗎？」就是一推，圓圓急道：「我告訴你便了，這是大內守宮砂，昔日明宮妃嬪全部染在身上，吳將軍討了一些，在我身上留下印記，怪討厭的。」

楊雲表暗驚，說道：「這樣你如何能見吳三桂，我幾乎累了你！」宿酒頓醒，出了一身冷汗，念到自己頂天立地，今夜險些兒送在這一個女子身上，理智隨即回復，剛才熱淚片刻消失。

圓圓見他當堂冷却，啜泣起來，楊雲表輕輕把她推開，拿錦衾掩上，一躍下牀，匆匆披衣。圓圓雙足頓牀，哭成梨花帶雨。楊雲表道：「你將來定會記得今宵之事。」直衝出室，砰的把門掩上。

他回到室裏，關上室門，連喝冷水，心神漸漸恢復，想起剛才情景，又羞又愧，還幸臨崖勒馬，不致墮下深淵，總算生死關頭，省悟得快。又念到那先生回來，如何有面目相見。

惶悚之間，已忘了疲倦，立刻整衣出堂，踰牆離開靈鷲上院，覓路下山。飛鳥出巢，巳到了天曙時分。

只見道旁人影一閃，有人牽着他的衣袂道：「楊兄何往？」却是那位先生，不覺面上一陣紅。先生道：「楊兄迷途知返，不負貧僧從千萬人中，看中了你，且隨貧僧到林下坐着，有話奉告。」

楊雲表聽他忽然改口自稱貧僧，不免生疑。

文士引他走進樹林，一同坐下，說道：「不瞞楊兄，貧僧並非什麼文士，也非劍仙之流，你聽過西天之上，有密勒池一處地方嗎？」

楊雲表想了一下，答道：「在下昔日避禍嵩山，曾聽長老朝元高僧說過，西域佛國之中，有地名密勒池，是得道高僧潛修之地，凡人可望而不可即，傳說密勒池每代遣弟子下山，化身劍客，拯救世間苦難之人，這幾十年間，却未有人遇及，難道先生乃是密勒池劍客嗎？」

書生微笑道：「楊兄今夜，能以道力却魔，釋迦佛祖昔日菩提樹下苦修，亦曾給嬗女繞體，佛祖施大法力，戰退淫邪，得成正果，貧僧今次奉命下山，尋訪具有慧根之人，無意中得遇楊兄，可稱巧合，未知楊兄有無看破塵俗之心，還望剖心相告。」

楊雲表又驚又喜，連忙跪下道：「弟子愚昧，不知聖僧降臨，只恐弟子六根未淨，塵俗難除，有負聖僧選拔。」

文士回禮道：「楊兄不要稱我聖僧，我不過密勒池劍客之一，山上還有掌院尊者，三藏高僧，都是修持密宗大法的金剛不壞之身，楊兄若有意皈依三寶，將來便是密勒池的弟子。」

楊雲表想了答道：「實告先生，在下還有未了的心願，大仇未報，壯志未酬，塵俗勞形，恐怕凡心難靜。」

文士一拍他的肩頭道：「好好！楊兄想望之事，將來一一如你心願，就算世間榮華富貴，也教你身歷其境。」楊雲表半信半疑。文士又道：「今天先教楊兄得知密勒池的法力，十天之後，再來此松林相見。」

當下傳授楊雲表吐納易容之術，楊雲表照做了幾遍，走到水潭一照，面容起皺，鬚髮斑白，果然容貌一變。

（作者按：一般武俠小說中，所謂吐納易容之術，大概是戴上假髮面具，和現代化裝術相似，書裏沒有說明，迹近無稽，故附註一筆。）

密勒池劍客又授他寶劍一口，那就是明朝鎭宮之寶避火劍，劍把裏藏有避火珠，昔日明宮幾次失火，都沒成災，就是這口劍的功效。

楊雲表拜謝一番，又問陳夫人將來如何安置。

密勒池劍客道：「楊兄不久便會知道，目下未可言明。」

說了指示下山。

旭日初升，陰霾盡去，陽光照射大地。楊雲表回頭一望，那劍客已不見了。

（未完）

奇人奇事

獨木橋生死戰

江上雲・文
盧 令・圖

壯志未酬 慘遭暗算

近代武林的英雄豪傑當中，蔡李佛佔了很高的地位，美國和加拿大，以至澳洲，都有蔡李佛的拳館，可見威名遠播，至於蔡李佛的開山鼻祖，姓陳，單名一個亨字，陳亨係新會外海鄉的鄉民，初時僅學蔡李兩家拳脚，後來碰着五經僧，加入佛門的絕技，然後變成「蔡李佛」，至於陳亨本人，十多歲巳經係武林高手，當時外海荷塘以及江門等地，都係非常喜歡練武的，特別是新會，海盜經常出沒，搜刮鄉民，元氣大傷，不惜重金聘請外來的師傅回鄉教授拳脚，由於當地陳亨係最有份量的拳師，故他在外海教授拳脚，當地人士十分敬重，由於他僅有二十三歲，所習的招式太多，亦有一部份教頭認爲他不過純盜虛聲，並非有眞才實料，故此陳亨不安於位，稍爲有機會表演他的武功，就不肯放過，希望附近各鄉的武林中人對他刮目相看。

有一年暮春時候，潮連鴻勝大王誕辰將到，由於水上人家一向都十分崇奉鴻勝大王的，農曆二月十三就是鴻勝大王誕辰，有許多人到鴻勝大王的神廟之前賀誕，帶備儀仗馬匹、獅子，尤其是獅子，更加重要，因爲每一條鄉照例必請武藝超著的教頭負責舞獅，率領門徒出獅前往賀誕。

由於鄉中婚嫁開稼等重大的事情，必然在鴻勝誕辰前決定，故此鄉民齊往鴻勝廟賀誕之日，各鄉的獅子亦必到該處賀誕，主持的人必然係潮連，由當地的鄉紳出頭，中請當局除了在廟前蓋搭戲棚演戲之外，另有大棚六七座，準備各鄉武士到來觀光，舞獅助慶，另外在台上表演武功，由於當地喜歡武藝的人士特別多，表演武功之際，照例有人把銀牌贈送，由於賞金優厚，看熱鬧的人非常擠擁，一般教頭以及後起之秀，都想得到一面銀牌，不論舞獅或者單人表演抑或雙人對拆，一定傾全力演出，掌聲雷動。

新會各鄉當中舞獅最出色的一個人就是荷塘陳鐵漢，一向用硬橋硬馬取勝，氣力充沛，拳大如斗，他曾經跟一個拳師過招，當胸一拳打出，此人就向後飛開十多尺，即時倒地重傷，故此有鐵漢之稱，因爲他教授拳脚，自稱本人的武功乃係少林正宗，不同凡响，叫別人不要看另外一些門派打門，免得學壞拳脚，只是這一點，已經可以反映出他非常驕傲，如果他有機會跟陳亨碰頭，便會展開龍虎鬥。

那一年鴻勝大王誕神，各鄉獅子到潮連賀誕，陳亨亦屬如此，他故意選擇有特殊標緻的獅頭，鐵角青鼻牙擦鬚，設了這種標緻等於挑戰，表示隨時打門，用牙擦鬚而不用白鬚，表示這個教頭乃係年紀尚輕，如果係老教頭，那一隻獅頭必然係白鬚，白眉，一眼便知。

當時陳亨籌備妥當，率領鄉人前往賀誕，水陸並進，陳亨想誇耀他的武功，在貨艇上面仍然舞獅，鑼鼓震天，旌旗飄蕩，非常刺眼。另一小隊人馬則由陸上出發，帶備金豬火鵝菓品之類，當時鴻勝廟前的海灘，雖然廣闊，但因賀誕的船隻過多，必須依照次序泊岸，陳鐵漢預知陳亨如此舖張，當然想揚威耀武，決心挫折他，表示自己的功夫威猛，他叫門徒沿路舞獅，抵達潮連之際，由於當日船隻過多，依照次序泊岸，並且照例以紅帖送入廟中，由值理編排號數。陳亨有意向武林示威，故此，很早就編定較前的號數，即是說，他的船隻到達鴻勝廟前，應該較早泊岸，陳鐵漢存心挑戰，暗中吩咐門徒，看見外海的貨艇泊岸之際，故意爭位，他本人則握着竹篙，先從小艇登岸，到時必令陳亨的貨艇到得早，但却泊得遲，借此示威。

當時荷塘的艇駛近岸邊，外海的艇亦係同時駛近，因爲依照次序由外海的貨艇先泊，故此，艇上的人大聲呼喝，叫對方不可爭先，荷塘那邊的人絕不理會，轉眼巳經抵達岸邊，當時陳鐵漢站在岸上，手持竹篙，如果荷塘貨艇先到，他就把竹篙勾住艇頭，盡力拉近，能够泊岸較先，反之，外海的貨艇先到，便把竹篙頂住船頭，使它無法埋岸，照陳鐵漢的想法，如果陳亨在貨艇之內，必然怒火沖天，走出艇頭理論，那就有機可乘，借此大打出手。

他以爲自己的武功一定壓倒陳亨，然

後想出這個挑戰的辦法來，怎料外海的貨艇駛近岸邊，雖然給他用竹篙頂住，無法埋岸，但因陳亨不在艇上，而在廟中找位置放下香燭菓品等賀誕的食物，那一艘貨艇雖然受到挫折，陳亨的門人仍是不敢挺身而出，跟陳鐵漢理論，陳鐵漢並非想向外海的子弟尋仇，只係想向陳亨挑戰，因此他大聲怒駡，沒有做出更進一步的挑戰行爲。

轉眼之間，荷塘的貨艇已經泊岸，就在此時，陳亨聽到兩艘貨艇爭先泊岸的消息，加緊脚步由廟中走出，一口氣走到岸邊，果然看見陳鐵漢用竹篙頂住外海的貨艇，故此無法埋岸，不覺氣湧如山，走近幾步，順手在另外一艘已經泊岸的貨艇當中取出竹篙，依照陳鐵漢的模樣，將竹篙向荷塘那艘貨艇的船頭猛衝，憑着一人之力，竟然使剛剛泊岸的貨艇倒退幾步，於是，兩艘作爲進香用的貨艇都無法埋岸，看來就快爆火。

陳亨向陳鐵漢怒目而視，大聲說：「每年到來賀誕，一定要預先用紅帖送入廟內編排號數，不必爭先恐後，免得破壞秩序，我的號碼比你佔先，當然是由我的貨艇先埋岸，何以你用竹篙頂住我的貨艇，使他們無法泊岸呢？」

陳鐵漢哈哈大笑，說：「今日之事，有目共睹，我用竹篙頂住你的貨艇，你亦用竹篙頂住我的貨艇，彼此目的相同，這樣做實在難以決定先後，我想提出一個辦法來，由我站在荷塘的貨艇上面，一隻脚站在艇頭，另外一隻脚站在岸上，以四平大馬姿勢站穩，如果你用竹篙發力推荷塘的貨艇，使我無法站得穩，不是倒向艇頭那邊，就是抽起踏艇的一隻脚，跳回岸上，那就算我輸了，你們就先泊岸好了，反之，過了半個時辰，你仍然無法在我紮馬踏穩脚步之後，用竹篙把我的貨艇推開，就算你輸了這一仗，請即離開，讓我們的貨艇泊岸，你是否同意這樣做呢？」

陳亨當時年少氣盛，心裏暗想，只用一隻脚踏在艇頭，海水飄動，怎能保證站得穩呢？看來陳鐵漢一定鬥輸，故此欣然點頭，立刻依照這個條件進行。

陳鐵漢分別把兩隻脚踏在艇頭和岸上之後，大喝一聲，叫陳亨用竹篙推船，陳亨果然照做，不過，他發力把竹篙向貨艇發力之際，雖然用盡全身的內勁，竹篙變成鐵條那麼堅實，仍然無法把荷塘的貨艇推開，心上一急，滿頭大汗。

雖然他覺得不易取勝，陳鐵漢也是不容易支持得太過長久的，因爲陳亨站在岸上發力，只用竹篙推船，不會覺得怎樣辛苦，他必須把渾身氣力放在兩隻脚上面，踏在船上，海水忽漲忽落，太過吃力，時間拖長了，他就不易支持下去，如此一想，他也覺得焦躁，頭上浮起了豆大的汗珠來。

兩個教頭採取這樣古怪的辦法搏鬥，別開生面，看熱鬧的愈聚愈多，誰也不知道究竟兩人誰勝誰負，就在此時，忽然聽見一陣非常宏亮的笑聲，從看熱鬧的人叢飛出來，各人定神一望，只見一個光頭和尚站着哈哈大笑。

那個和尚既然有本領在人叢之內發出狂笑之聲，那種聲响係含有內勁意味的，顯然不同凡响，看熱鬧的人都覺得驚奇，陳鐵漢以及陳亨兩人就更加感到詫異，不自覺的向和尚那邊多望幾眼，那個和尚說：「兩位憑着一時之氣，就在碼頭用竹篙和貨艇較量高下，那是值得一讚的，這樣做比較明打明的開拳踼脚好得多，最低限度也不會攪出命案來，不過，如此決鬥，只係蠻牛搏鬥而已，誰勝誰負，都是不值一笑的，如果兩個還想繼續鬥下去，我想參加一脚，請你們看在老僧的份上，暫時摒息干戈吧！」

說完這幾句話，那個和尚就在岸上一跳，跳到貨艇上面，站穩一雙脚，他就突然之間大喝一聲，竟然發覺那艘貨艇自動升降，好像海裏忽然波濤洶湧一般，各人看了大吃一驚，由於那艘貨艇忽起忽落，陳鐵漢固然無法用一隻脚踏住它，迫於跳上岸去，同時陳亨無法利用竹篙把那艘貨船勾緊或推開，一切任由和尚擺佈，到了那時，他們兩人才知道自己並非和尚的對手，只好認輸，各自離去。這一場龍虎鬥就此結束。

事後陳亨覺得這個和尚的武功的確在他們兩人之上，而且有很深的內勁，並非普通教頭能夠辦得到，決心追隨和尚學習武藝，但却不知道那個和尚在甚麼地方，立刻派出門徒緊隨於和尚之後步步跟踪。

靠近傍晚，他們發覺和尚在一家酒家裏面痛飲，陳亨單人匹馬，到達那間酒家去，昂然而入，坐在和尚的前面，說：「大師，剛才失敬了，請恕晚輩眼拙，不知道大師的法號，同時不知道大師的武功蓋世，我們絕非敵手，故此到來謝罪。」

說完這番話，他就吩咐酒保多拿一些酒菜肉食來，跟和尚痛飲，普通的和尚不會飲酒吃肉，這個古怪的和尚就大不相同，他非常放肆，絕不把別人看在眼內，自管自的飲酒食肉。

那個和尚似乎永遠不能喝醉，飲了許多酒，後來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向陳亨瞪了一眼，說：「施主，你說賠罪，講完就算，何以陪着我喝那麼多的酒呢？你是否想做和尚？」

陳亨柔聲說：「晚輩敬重老前輩的武功，很想學習武藝，如果你肯教授我一些拳脚，就算晚輩離鄉別井，跟隨你雲遊四海，晚輩也辦得到。」

和尚哈哈大笑，說：「原來你想學習武藝，故此請我飲酒，既然你一片誠心，而且武功不弱，我就教你一些武藝吧，不過，我有兩個條件你必須遵守，第一個條件就是我從今日開始，絕不把眞姓名以及和尚的法號說出來，你也不必問我，就叫我做光頭和尚好了，另一方面，我自由出入，你不必管束我的行踪。第二個條件非常簡單，一兩年之後，我已經把武藝傳授給你有七七八八，我就飄然而行，你不必挽留。」

只要和尚肯把高深的武功教授給他，陳亨就甚麼條件都答應，何况和尚提出來的兩個條件，根本上就是微不足道的呢？故此很樂意接受，馬上點頭，此後和尚就住在陳亨的家裏。陳亨却也謹守諾言，絕不查問和尚的來龍去脈，不過，他心知肚明，那個和尚如果不是江湖大盜，就是給清朝下令通緝的少林僧人，因爲當時火燒

少林寺，有些僧人漏網，到處奔走，至善禪師就是最有名氣的一個，除了他之外，還有幾個僧人都是武功極深的，清廷想斬草除根，窩藏和尚有罪，故此他不再查問，也沒有在別人的臉前吐露半句，至於那個不肯吐露姓名的和尚，住在陳亨家內，幾乎整天沒有到外邊去，只是在後園休息，有時他到外邊走動，必然是在深夜，天亮之前就必然回去，因此他很少在茶樓酒家出現，陳鐵漢根本就不把那個和尚放在心上，因此沒有再三調查，和尚也樂得趁這個機會留在陳亨的園林別墅之內休養。

另一方面，陳亨的武功逐漸有點成就，他也覺很開心，不過，陳亨無論怎樣苦練，始終打不過和尚，他也覺得莫名其妙。

有一天，陳亨忍不住對和尚說：「大師，你當然是個非常厲害的人，如果你的法號說了出來，江湖震動，不過，我跟隨你苦練武功已久，手上總算有些斤兩，何以跟你交手，試一試自己的成就，總是落敗呢？」

和尚很鄭重的說：「凡是練武，總是要躲在山林泉石之區，朝夕苦練，然後才有成就，此外，有了成就的人，還要在外邊走動，跟高手過招，才會得到實際作戰的經驗，再進一步，熟極生巧，有許多招式是臨時變化施展出來的，事前想也沒有想到，到了這樣高深的境界，那就不算得是天下無敵，也可以跟另外一些武林高手站在同樣的地位，決不吃虧，你只是鄉間的教頭，一來武功少根基，並非從頭練起，二來，你沒有跟高手過招，故此，你的悟性不夠，只係教你那麼多的武功，你充其量把它照樣施展出來，其實你現時的武藝已經有資格在這幾條鄉稱雄，不必再求深造。」

陳亨說：「假如陳鐵漢向我挑戰，我有沒有資格打贏他呢？」

和尚說：「陳鐵漢只是蠻牛，除非他跟你分手之後，碰着一個武林高手，繼續苦練，然後有資格跟你再決雌雄，否則，他一定鬥不過你的，你放心好了。」

陳亨的武功本來已經不錯，他除了學習蔡李兩門武功之外，還學習佛家拳脚，那就更加厲害，故此，陳亨聽了和尚這番話之後，心裏就另有打算，準備與陳鐵漢拚一拚。

當時引起打鬥的事件，只是爲了種芥蘭一些小事，雙方引起糾紛，經過多次調解仍是無法化干戈爲玉帛，終於陳鐵漢向陳亨提出決鬥，地點與日期，由陳亨選定，必須有兩村父老做公證人，縱有死傷，各安天命，陳亨正想找個機會揚威耀武，聽了這個建議，當然喜出望外，於是選擇最適當的日期，仍在上次交過手的鴻勝廟前決鬥。

到了那天，人山人海，陳鐵漢跟陳亨兩人相對而立，擺好架式，便即展開惡鬥，陳亨先採攻勢，從十多尺遠的一處，站定脚步，怒吼一聲，揮拳搶出，向陳鐵漢撲攻。

當年陳鐵漢係因爲雙臂如鐵，故有鐵漢之稱，他輕視陳亨，亦係由於他的體型比較陳亨粗壯許多，手臂更加粗壯，預測兩手相交，只係用橋手較量高下，已經壓倒對方，故此他很有自信心，殊不料對方用直拳搶攻，他橫臂擋格，看看對方的橋手有沒有份量，兩臂相交，他就覺得陳亨的手臂堅如鐵石，自己由下邊向上邊托出的一隻手，無法把陳亨的手撥開，暗呼不妙，立刻把那隻手向斜裏閃側多少，打算變招出擊，就在那時，陳亨將另外一隻手貼住兩臂之間衝上，陳鐵漢趕快放棄橋手，另一隻手化爲二龍爭珠的毒招向對方雙眼插去，怎樣陳亨早有準備，頭部向後一仰，並且回手保護中上門，免得對方插眼之手落空，改插咽喉，同時飛起一脚，向對方下體踢出，這一招撩陰腿，不必用眼睛先看，即時踢到，非常厲害，等閒之輩，吃了這一脚，便即喪命，不過，陳鐵漢在本門的拳脚方面，早有很深造詣，發覺對方身形靠後，知道必有撩陰腿踢來，趕快用右拳向下打出，這一個鞭搥，如果打中陳亨的小腿，陳亨立刻發生劇痛，就會打輸，不過，陳亨那一脚雖然踢得快，但又收得快，對方的鞭搥落空，用雙掌向陳亨身形沒有站穩，疾忙進馬，趁住陳亨左右兩邊耳朶拍去，這一招叫做「鬼王撥扇」，陳亨蹲下搶他的前鋒馬，叫做小鬼抱佛脚，如是者兩人互鬥，一招破一招，連消帶打，搏鬥多時，仍未分出高下來，站在兩旁觀戰的鄉間子弟，齊聲喝采，兩人給喝采之聲鼓舞，更加英勇。

最後，陳亨傾全力向陳鐵漢發招，陳鐵漢用金鶯鎖喉之法，伸出一隻手來向陳亨的咽喉撲攻，殊不料陳亨雙手齊出，故意中門露空，誘他發招，其實是佈局迎戰的，突然俯伏下來，雙手壓地，用右脚向對方猛烈踢出，這一脚非常凌厲，落空之後，跟住進馬以蔡李佛三招出擊，即是掛，啃，插，這三拳又快又急，陳鐵漢不知道對方的招式如此厲害，頭部中掛搥，腦袋受到劇烈震動，立刻暈倒，於是陳亨一戰揚威。

當時陳亨雖然打贏，發覺陳鐵漢牙關緊閉，臉色灰白，呼吸仍未斷絕，知道他已受傷，趕快用藥敷治，並且叫陳鐵漢的門徒把他抬返鄉中用薑湯急救，並且用童子尿灌飲，陳鐵漢暈了一個時辰，便即甦醒，除了有點迷惘之外，並無其他病態，很快他就復元。

經此一戰，鄉中的子弟認爲陳亨的心腸十分善良，不單是沒有趁着對方受傷補加一脚，還用藥醫治，紛紛投入陳亨的門下，陳鐵漢雖然恢復健康，亦覺面目無光，很快就離開荷塘，搬到別個地方搵食，陳亨索性以蔡李佛的拳術作爲標榜，教授鄉中子弟練武，威鎮一方。

自從陳亨擊敗陳鐵漢之後，蔡李佛的拳術就盛行在台城新會各處，順德縣陳村有一個青年姓張，名炎，別字鴻勝，一向就喜歡武技，聽到陳亨的大名，遠道而來，投在陳亨門下苦練，他的身型體態，肌肉雄厚，肩闊腰細，目光銳利，看來是可做之材，故此陳亨對他另眼相看，他在陳亨的門下苦練三年，武功突飛猛進，可以說是陳亨手下最有份量的一個門徒，但因他是陳村的人，並非本鄉，故此，陳亨方面對他雖然另眼相看，至於當地姓陳的子侄，却始終對他不滿，特別是村中陳宏以及陳聰，兩個都是外海鄉的人，在陳亨負責教拳之際，已經是做助教，後來張鴻勝

加入陳亨的蔡李佛門下，亦係做助教，因爲他是外姓人，武功深厚，師傅經常誇耀他，故此他們對張鴻勝始終發生反感，希望有一天想出一個辦法來，剃張鴻勝的眼眉，並且誇耀本鄉的人馬並非低能。

有一日，各人同往一處採青，回來之後，再度痛飲，他們預先有約，設法將陳亨灌醉，然後由陳宏當衆宣佈，擧杯邀請張鴻勝說：「師傅既然飲醉，座上的嘉賓仍有多位未醉，在情在理，蔡李佛門下應該派出一人做師傅的代表跟各位對飲，既然張師弟一向係代表師傅教授拳脚，故此現時我們想推擧張師弟代表師傅跟嘉賓痛飲，相信蔡李佛門下的人多數會贊成。」

各人聽了此言，鼓掌稱善，至於張鴻勝，知道陳宏的來意不善，心裏暗想，自己的酒量太淺，如果眞的答應下來，當衆對飲，一旦醉倒，許多想不到的事情都會發生，防不勝防，不過盛情難却，那又不便嚴詞拒絕，稍爲想想，說：「我的酒量跟師傅相差太遠，如果叫我代表師傅飲酒，只有飲醉而已，既然各位如此熱情，推擧我做代表，我就不能不奉陪，不過，我只是隨量飲酒而已，如果每一杯酒都要乾杯，無法做得到。」

各人知道他堅持不肯乾杯，不可强求，便即答應，但却多分幾個人跟他對飲，就算張鴻勝與每位只係飲一啖酒，已經無法捱得起，各人紛紛獻飲，張鴻勝不久便即喝醉，仍未至倒在地上，只係說話有點糊塗，那時陳宏認爲可以利用他薄醉之時，加以挫折，乘機對他說：「張師弟，一生人難得如此高興，現時已經既飽且醉，不能復飲，我想做些餘慶，玩幾路拳讓各人增加見識，大開眼界，各位料必答應，張師弟意下如何呢？」

張鴻勝說：「我們日常工作都是玩拳弄棒的，趁着酒後氣血旺盛，將平日所學的拳脚演出，給大家看看，無傷大雅。」

陳聰插嘴說：「張師弟，以愚兄的愚見，開拳紮馬，乃係我們日常的工作，即使照樣搬演出來，沒有甚麼出奇，古語有云：獨拳不如對打，張師弟一向得到師傅的重視，當然有些秘傳絕技，值得各人欣賞，可否趁此時機，我與陳宏兄合力向師弟進攻，師弟以平時所學的拆招方法演出，點到即止，那就比較單拳獨馬更加值得欣賞，是否可行呢？仍盼張師弟定奪。」

張鴻勝聽了此言，面上雖醉，心中未醉，知道他有意向自己挑戰，根本上他們兩人的武功如何，張鴻勝早已心中有數，認爲不會落敗，不過，表面上仍是很謙虛的說：「兩位師兄的意見甚好，既然兩位有此興趣，彼此過招，讓各人欣賞一番，乃係好事，不過兩位師兄的武功一向係高於小弟，以我一人之力，怎能跟兩位師兄相鬥呢？只怕我會出醜也，現時我已經微有醉意，醉後糊塗，手法凌亂，假如有甚麼差錯，還望兩位師兄高抬貴手，並盼各位嘉賓見諒，至於兩人落塲，由我單人應戰，以師傅所傳授的招式對拆，我只有勉强奉陪。」

這番話說得十分漂亮，既然他一口答應，陳宏與陳聰兩人喜出望外，不必拘禮，便即分別離座，走到天階那邊分左右站定，至於張鴻勝，相距較遠，大概距離十二尺左右，那時因爲夜間歡宴，有四盞大光燈懸掛起來，明如白晝，各人定眼欣賞，每一招都看得十分清楚。

張鴻勝成竹在胸，但却故作酒醉的模樣，剛剛走到天階前面，有些搖擺不定，站在中央，仍似搖搖欲倒，他分別向兩人點頭說：「我不想發招進攻，請兩位先行發招。」

兩人聽了，便不做聲，只是隨意點頭答應，立刻動手，一齊撲進，向張鴻勝夾攻。

張鴻勝似乎脚步浮浮，左傾右仆，兩人以爲三幾招就可以把他擊倒，攻勢非常凌厲，怎料張鴻勝只是閃避，但却有步法可尋，兩人的拳脚始終不能打中他，爲之愕然。

鬥了一會，兩人苦鬥無功，不覺心亂，只見張鴻勝的身體向前突然傾撞，腰膊撞到陳宏，陳宏仆倒，由於陳宏跌倒之際，那條腿無意中向前一掃，竟將陳聰的前鋒馬勾跌，陳聰亦身不由主，一齊跌倒，張鴻勝見已取勝，立刻趨前將兩人扶起，說：「我們演技娛賓，各位大概不會失望，就此罷手好了。」

陳宏與陳聰以爲張鴻勝醉後應戰，必然落敗，殊不料張鴻勝並非眞醉，而且他的拳脚另創一格，似乎少林拳裏面認眞出色的醉八仙拳，兩人並未學過，故此無法相鬥，事後他們感到面目無光。

有一天，趁着陳亨高興，兩人就向陳亨提出這個問題來，並說張鴻勝憑着一種奇異的武功把他們兩人擊倒，此事發生之後，便使鄉人極端不滿，認爲師傅係把醉八仙拳單獨傳授給張鴻勝，故此使他們落敗，問陳亨是否眞有此事。

陳亨聽了，恍然大悟，知道兩人在前幾晚趁着自己飲醉，然後故意向張鴻勝挑戰，如果張鴻勝沒有學過醉八仙拳，可能給他們打個半死，想了想，他就很鄭重的說：「練武之道，必須循序漸進，醉八仙拳係少林拳最高深的絕技，一定要拳脚有相當根底才可以學習，張鴻勝雖然入門較淺，拳脚方面就勝過你們，換言之，你們仍然沒有學習資格，再過一段時間，我認爲可以教授你們兩人，然後再教。」

陳亨迫於這樣解釋，兩人聽了更加不滿，但却沒有做聲，不久就羣情洶湧，外海鄉人以爲陳亨單獨把最出色的拳脚教授給張鴻勝，顯然係偏心了，因此在武館內外有很濃的火藥味，張鴻勝發覺情形不對，便將該晚發生的事情密告陳亨，請陳亨定奪。

陳亨說：「張鴻勝，不瞞你說，關於蔡李佛門的招式，你已經全部學齊，另外少林拳的醉八仙拳技，你也學到，希望你到遠處發揚蔡李佛拳，不負爲師所望。」

張鴻勝聽了此言，知道鄉人遲早會對他展開圍攻，倘有此事發生，便會影响到陳亨，進退兩難，故此陳亨說出這番話來，他領悟得到，決心遠行，對陳亨說：「師傅，我手上有些川資，離開師傅之後，我想到西南各處名勝地區暢遊，結識天下英雄，不過，一向在師門相處已久，一旦離去，實在依依不捨。」

陳亨一向喜歡張鴻勝，當然不願他離去，只是形勢惡劣，他非走不可，故此忍痛分手，當晚決定，三日後張鴻勝就向師傅及同門師兄弟告別，各人看張鴻勝離境，非常高興，擺酒餞行，化干戈爲玉帛。

那時張鴻勝未到三十，身壯力健，除了有些川資，並可沿途賣藝，四處遊覽，故此昂然而行，他在兩月之後，已經遊遍廣東靠近西北方的名勝地區，進入廣西省內，先到梧州，南寧，後來深入八排山，那是苗族的地帶，有一天，他開拳踢脚，當衆賣武，忽然有一名老翁走近，說：「照我看來，好漢一定是從廣東到來，而且你的拳脚十分精湛，必係武林高手傳授，我有話要對你說，收檔之後，請到茶寮一敍。」

張鴻勝聽了此言，喜出望外，匆匆結束賣武，跟隨老翁到茶寮細談，彼此互通姓名，然後知道六十多歲的老翁姓苗，單名一個順字，乃係苗族裏面非常出色的一名高手，兼且係一方之霸，傾談之下，張鴻勝才知道他的師傅也是五經僧之一，而且隱居苗疆，目的是跟中原豪傑結合，假如有一天反清復明，便會領導苗人參加一脚，換言之，那邊亦有許多慷慨之士，準備大擧，由於清廷的勢力不容易深入苗疆，故此八排山那邊有許多苗人精通武藝，可以作爲戰士之用，當時苗順除了把他的抱負說個明白之外，還對張鴻勝說知，希望他到苗疆裏面的菓園居住，順便練習武藝，張鴻勝以爲自己學會了陳亨的功夫，能够在江湖上稱霸，殊不料跟苗順交手玩玩，多次落敗，那時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非常欣喜，就在地上拜苗順爲師，兼學苗順所懂的另外一派武功。

後來張鴻勝威震南方，武藝超羣，得力於苗順的指點不少，原來五經僧確有特長，能够集合幾個老前輩的特長於一身，當然比較只學一派拳脚有利得多。

張鴻勝在苗疆一住兩年，不單是武藝突飛猛進，而且認識江湖上許多知名人物，有一日，苗順叫張鴻勝到密室之內交談，說：「五經僧被清廷逐去，走投無路，到處逃避，順便把武功傳授給天下英雄豪傑，無非想反清復明，我係五經僧的子弟，當然負責協助一臂之力，現時你的武功突飛猛進，可以獨當一面，希望你到佛山東莞一帶發展，一來把蔡李佛門的拳脚開枝散葉，多收幾個門徒，二來順便結識江湖好漢，如果有一天大軍出擊，亦可多找幾個武林高手在軍中教授技擊，你的意下如何呢？」

苗順對張鴻勝十分客氣，所謂半師半友，張鴻勝對他異常尊敬，聽了立刻點頭，說：「我十分喜歡八排山，不過，你既然有重大的任務在身，想辦法反清復明，我當然願意接受此項任務，三天之後，便即離境，到時我在南番東順一帶開設武館，有了名氣，然後派人向你報知。」

兩人俱是江湖人物，豪氣迫人，雖然依依不捨，仍是揮手告別，張鴻勝以前從廣東境內由梧州南寧直上廣西桂林，深入八排山，那時他回到廣東，亦係沿着舊路，雖然身上略有川資，不久便即用盡，迫於在大街找個空地賣藝，他並無家室牽累，亦無童子打鑼，只係養活自己，他帶備多少膏丹丸散，插起一枝旗，便即開檔，雖然收入甚微，仍够一個人的食用，不過，外邊看來，他就平平無奇。

他沿着梧州南下，經過高要，三水，再往南方走動，便是佛山地帶，當時佛山的拳風極盛，他本人係佛山附近陳村的人，很想回到故鄉，未到陳村先到佛山，還沒有進入佛山境內，有一座華光廟，一來那天是墟期，二來係神誕，故此，幾處鄉民雲集於華光廟前，張鴻勝看見廟前的空地甚爲闊大，並無一人賣藝，心裏暗喜，插了一枝旗，放下藥箱，便即開檔。

他先行打鑼，各人聽見鑼聲，紛紛走來看熱鬧，排成一個圓圈，他然後依照賣武的規矩，把飛鉈拋出，使圓圈擴大，然後收回飛鉈，擺出賣武的架式，拱手爲禮，說幾句開場白，跟住紮馬開拳，要出蔡李佛的拳脚來。

他賣武的程序，一向如此，那天他正在拱手說了幾句開塲白之後，忽然看見人叢中是一個高大漢子，目露兇光，站着獰笑，他雖然沒有做聲，已經擺出一副踢盤的姿勢來，張鴻勝既然有胆賣武，當然不怕甚麼土豪惡霸，照樣發拳開馬，由於蔡李佛的拳脚沒有甚麼花巧，另有一股暗勁蘊藏在內，若非武功深厚，若非見識廣博的人，未必看得透，站着獰笑之人就是當地六條村聘請的教頭袁錦成，由他座鎭，從來沒有人斗胆在華光廟前賣武，因此他聽到門徒飛報，獲悉此事，便即到來看看究竟，在他眼中所看到的張鴻勝，並非彪形大漢，拳頭亦非特別雄厚，開拳踢脚，似乎沒有特色，轉身太慢，且又很少出脚，不覺冷笑起來。跟着他大聲說話，喝令張鴻勝停止演技。

張鴻勝迫得停手，站定脚步，向他望了一眼，說：「我在此地賣武，對老哥沒有甚麼影响，何以忽然喝止，叫我不必演技呢？」

袁錦成說：「凡係有資格在華光廟前賣武的人，多數有些斤両，照我看來，你只係會得紮馬發拳，變化甚少，不堪一擊，這般武藝，居然斗胆在此地賣武，而且又沒有在事前徵求我的同意，那就等於目中無人，故此，我就不能不高聲喝止。」

張鴻勝亦有多少怒意，說：「我是個沿途賣藝養活自己的人，沒有打聽到你老哥是何方神聖，如何懂得上門拜訪呢？再者，我賣藝的收入有限，只能養活自己，實在無法孝敬，即使登門拜訪，也是枉然，至於你說我的拳脚不大好看，確是事實，不過，好看的拳脚未必實用，如果你覺得我不堪一擊，不妨落塲交手，敎訓我幾招。」

袁錦成在五年之內，無人斗胆跟他過招，故此目空一切，現時聽到張鴻勝所說的話，有如火上加油，怒不可遏，說：「好的，我就教訓你幾招，同時使我的門徒知道，大多數在江湖上賣藝之人，全無實學，不堪一擊。」

說完這番話，他揮手揚聲，叫門徒分別多引幾個後輩到來，看看他如何打鬥，似乎必操勝劵。

張鴻勝一向聽到陳亨或苗順談及，凡係心躁氣浮的人，落塲交手，一定搏命搶攻，只要化解了對方連攻的三幾招，在他手忙脚亂之際，立刻反攻，施展蔡李佛長拳大馬的招式，從中路出擊，便可獲勝，

因此他認爲袁錦成雖然身形高大，拳大如斗，未必打贏自己，反而他有絕大的信心把對方擊倒，故此他亦想多找幾十人看看，因此暫時不打，讓閒人愈聚愈多，超過二百多人，然後正式比武。

袁錦成似乎有必贏的把握，否則他就不會這樣囂張，叫門徒多找些人來欣賞他的武藝，他看見人齊，跟張鴻勝打個招呼，隨即搶攻，果然不出所料，他的攻勢非常凌厲，一出手就連發幾個直拳，跟着轉身橫拳打出，下邊用脚踢出，一踢就是六七脚，整體活動，有如風車，不過，張鴻勝處處閃避得好，等於他自管自的演式，讓看熱鬧的人欣賞而已，對敵人沒有絲毫損傷的，不覺心裏竊笑，張鴻勝連續閃避對方硬拳硬脚有十多次，忽然一躍而出，跳出圈子，拱手說：「袁教頭，你的招式我已經領教過，現時輪到我發招搶攻了，請你當心！」

他擺出明人不做暗事的架子來，說完這句話，立刻發動攻勢，標馬上前，先行用哨搥向對方額角打出，跟住化爲掛搥，又再一招插搥，連打三拳，俱用右手，打完再用左手出擊，又是三拳，搶了中綫之後，便即改用連環搥姿勢出擊，身形略側，左右手有如車輪，向對方正面發招，對方擋格，便即壓低對方之手，跟住下手化爲上手，用拳背向對方眉眼之間打落，這種拳術係袁錦成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如何能够招架呢？擋了幾招，他就給張鴻勝一個鼻樑打拆，牙齒也跌落幾枚，跟住口鼻一有血流出，倒在地上，各人看了，大驚失色，張鴻勝反而很冷靜的說：「各位街坊父老，你們不必担心，他只是口鼻中拳而已，並無傷及內臟，請袁教頭的門人將他扶起，抬到館裏休息，用藥敷治，不久他就會醒覺，決不會因此喪命，我仍在華光廟前等候，如果他醒了想再打鬥，不妨再來，他的門徒如果有興趣跟我較量，亦請挺身而出。」

各人看見張鴻勝一個連環掛搥，竟然把師傅打到倒地不起，如何够胆向張鴻勝挑戰呢？再又因爲袁錦成口鼻流血，非急救不可，更加沒有這種英雄氣概，替師傅報仇，各人紛紛散去，帶走袁錦成，只剩下幾十人仍在那裏看熱鬧，高談闊論，其中有些人走近張鴻勝，尊稱他是一名好漢，擊倒當地惡霸，等於替鄉民除害。

聽了這番話，張鴻勝才知道袁錦成係一個專門欺壓良民的土豪惡霸，非常高興，臉露笑容，那時在人叢中有一名高大漢子走出，低聲說：「張師傅，此地不宜久留，請你跟我同到舍下坐坐，我叫做賣魚佬，在此地有些朋友，料想袁錦成的爪牙不敢找我算賬。」

張鴻勝向他打量幾眼，認爲此人可靠，便即答應，當晚他就在賣魚佬那邊飲酒暢談，由於賣魚佬排行第四，張鴻勝就叫他做賣魚四，後來賣魚四變成張鴻勝門下第一個徒弟，又由賣魚四召集一班豬肉佬，牛肉佬以及賣魚佬，各籌多少銀兩，替張鴻勝撐起招牌來，叫做張館，教授蔡李佛拳脚，另有各種舞獅應用的獅頭鑼鼓等物，十八般武器，件件鑄造齊全，分別放在演武廳內，另定收費的價格，任何人想學習武功，進門先要跟張鴻勝交手，認爲值得學習，然後拜師，不必勉强。第一個月交白銀二兩，連交三月，第四個月開始就決定學習與否，如想學習，仍係每月再交白銀二兩，以當時的情形看，有十個八個子弟進門學武，已經够開銷，但因張鴻勝打贏袁錦成，威名遠播，開設武館不過兩個月，已經有門徒一百六十多人，由於銀兩增加，排場廣闊，張鴻勝的生活也優悠許多，整個張館更加輝煌，晚上一班練武之人，呼喝不已，看來十分勇猛，袁錦成那邊的門徒雖多，沒有人斗胆向張鴻勝挑戰，故此他十分安穩的住下來。

張館這樣快就平地一聲雷，吸引武林中的人注意，學習武功之人，多數由別個武館轉入館，因此引起當地拳師不滿，有一名叫做梁珠的教頭，那晚跟門下的首徒陳盛在密室計議，梁珠想到張館踢盤，但却担心鬥不過他，想先派陳盛出馬，陳盛係普通的門徒，打輸亦無所謂，儘可以立刻拜師，偷學張館的招式，然後研究破敵之計，否則，陳盛如果出手就打贏張鴻勝，那就更妙，兩人密密計議，翌日的晚上，陳盛就趁着一團高興，喝了一杯酒，大踏步走向張館。

當時張鴻勝正在教授門徒紮馬開拳，忽見一名英俊青年自遠而近，入門就大聲喝問：「誰是張鴻勝？」

張鴻勝知道此人大概是來踢盤的了，因爲對方太過年輕，而且單人匹馬，張鴻勝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內，笑着走出來，點頭回答：「我就是張鴻勝。」

既然張鴻勝已經露臉，陳盛就不再客氣，開門見山，說：「張師傅，我一向喜歡練武，佛山各處都知道陳盛係一名後起之秀，武功甚好，不過，我自問年紀尚輕，很想再求深造，却又無法找到名師指點，今天特來拜師，聽說你很喜歡投入門下的人先行跟你過招，贏了此人然後做師傅，輸了就把招牌除下來，是否屬實呢？」

張鴻勝說：「我一向最喜歡性情爽快，說話坦白的人，陳盛，你放心進攻好了，如果我打輸給你，立刻除下招牌，遠走高飛，至於你輸給我，是否拜師呢？那就悉隨尊意。」

陳盛臉露笑容，於是兩人就在館裏交手，練武廳相當闊大，所有門徒散開，讓張鴻勝跟陳盛兩人對立，陳盛先行發招進攻，張鴻勝看見他來勢甚兇，料想他必然係用連環打出的弓箭拳出擊，讓他攻到眼前來，才把前鋒馬移到後面去，身形略爲閃側，閃過兩拳跟住發招，右手向對方頭上一抓，抓住頭髮，左手向對方的腰臂之間伸出，把對方下半身托起來，順勢一拋，陳盛整個向前飛開六七尺，然後跌下來。

他剛剛跌倒，張鴻勝就站着說：「陳盛，你的攻勢太急，很容易滑脚跌倒，這次較量高下，並非你打輸，不過偶然失手而已，希望你再來一次，我站着恭候。」

陳盛不過跌了一交，聽了此言，心上一喜，趕快站起來，跟張鴻勝展開第二次搏鬥，兩人相隔七尺，仍係陳盛搶攻，陳盛這回不敢再用弓箭拳出擊，右手往上一揚，左手如箭離弦，非常快速，一拳當胸打出，以爲向對方的中間靠左那一個部位出擊，張鴻勝猝不及防，可能受拳倒地，跟住他就用脚踢出，必操勝劵，怎料張鴻

勝另有一個絕招，能够用自己一雙手纏住對方一隻手打鬥，普通的拳師往往敗在這種招式之下，那時他發覺對方目光一閃，左手拳當胸打來，並不變換步法，只係用交加手向上擋格，先行托住對方的左拳，然後把右手順着對方左臂向前推進，快如閃電，一招就把陳盛的頸子叉住，陳盛本來左拳打出之後，右拳仍有變化，但却想不到張鴻勝出手如此快速，還沒有變招出擊，自己的一條頸已經給他叉到幾乎窒息，渾身發軟，迫於認輸。

當時他無法做聲，只係放軟手脚，表示不能再鬥，張鴻勝立刻鬆手，陳盛認爲張鴻勝的功夫比較自己的師傅梁珠勝過許多，不再考慮，立刻跪地拜師。

張鴻勝係如此收了陳盛爲徒的，由於陳盛沒有家室之慮，朝夕苦練，不過一年多些，他的武功就突飛猛進，勝過賣魚四，於是，張鴻勝放心暫時離開佛山，讓陳盛跟賣魚四兩人坐鎭張館，收下來的徒弟先由他們兩人負責指點武藝，至於他自己，本着反清復明的宗旨，到處明查暗訪，希望跟江湖好漢聯絡，不負苗順的期望。

由於張鴻勝四出活動，而且多次回到陳村來，那是他的故鄉，陳村有幾名武功非常深厚的教頭，認爲張鴻勝遲早必然會到陳村設館，那時他們就無法立足，趁着張鴻勝並不認識他們，實行把他暗算。

主意打定，幾個拳師就推舉鄒大洪以及張森兩人負責，決鬥地點係一條獨木橋，另有四名拳師分別埋伏於橋旁的岸邊或沙石之間，擺出悠閒的姿勢，隨時拔刀，至於鄒大洪跟張森兩人，身上沒有武器。

他們的計劃十分巧妙，因爲從佛山到陳村，既然可以搭船，亦可從陸路行走，張鴻勝脚步如飛，很喜歡離開張館，順脚走到岸邊，然後走上獨木橋，獨木橋對面就是陳村地帶，那一條橋係必經之路，故此他們準備在橋上展開龍虎鬥，由於獨木橋僅有兩尺闊，長二十尺，雖是堅實的木料製成，始終地方狹窄，難以發揮任何一派的功夫，照他們估計，張森與鄒大洪兩人，等候到張鴻勝從佛山那邊踏上獨木橋，準備走向陳村那邊去，一個在他的背後跟踪，另一個由對面走過來，張鴻勝走到獨木橋中間，兩人一齊襲擊，他就不易擺脫，假定纏着苦鬥，三人一齊跌落河中，兩岸的教頭紛紛拔出單刀鐵尺，張鴻勝游泳到岸上來，立刻給他們用武器襲擊，仍是落敗，他們認爲這場龍虎鬥必操勝劵。

張鴻勝事前絕不知情，那天他在靠近黃昏的一段時間，走到佛山與陳村交界的岸邊，踏上獨木橋，看見前面僅有一兩名閒人，並不在意，就在獨木橋上面走過去，可是，他只係走了幾步。忽然聽到背後有脚步聲，跟住看到前面另外有一人疾走過來，暗呼不妙，心裏暗想，獨木橋又長又窄，如何能够容納三人一齊走動呢？不可不防，心上一悚，突然覺得腦後一陣風聲，前面疾走過來的人愈走愈快，他索性展開攻勢，先行把上半身往下一沉，避過背後的拳脚，然後右手往背後一抓，隨即用眼尾掃射，當時他見張森的右手落空，立刻把張森的頭髮抓住，往空中一提，使他的身體凌空，由於這種招式十分奇特，快如閃電，負責正面出擊的鄒大洪，看在眼裏，脚步一窒，還沒有發招出擊，張鴻勝已經搶攻，左手向對方抓去，雖然鄒大洪仍有力量迎戰，但却無法鬥得過張鴻勝的橋手，張鴻勝只用左手壓低對方的右拳，順勢向前推進，又是一抓，就把鄒大洪的頭髮抓起來，往另外一邊扯開，於是鄒大洪也是雙脚離地。

那時張鴻勝變成兩個人的核心，左右兩手平伸，各執一人的頭髮，看來好像十字架，凡係練武之人都知道這種情況，雙脚離地，完全沒法反攻，故此鄒大洪跟張森不敢輕擧妄動，連聲求饒，岸上埋伏的拳師看見張鴻勝如此厲害，也不敢動武。

張鴻勝打贏了這一塲仗，趁着對方無法擺脫，問個明白，那時鄒大洪與張森只好坦白說出他們係拳師的身份，在陳村設館授徒，聽到張鴻勝威名遠播，不知是否屬實，故此在獨木橋上碰頭之際，試探虛實，僅此而已，毫無傷害之心，並說明身上沒有武器，亦無旁人協助。

張鴻勝聽了，哈哈大笑說：「憑着你們兩人的武功，就想跟我交手，太過不自量了，今日我饒了你們一死，如果下次碰頭，就要你們的狗命。」說完這番話，張鴻勝雙手一鬆，兩個拳師一齊跌落小河。

當時陳村的地面雖然沒有佛山那麼大，喜歡練武之人，却爲數不少，其中有一名拳師姓侯，單名一個活字，因爲侯的音響有如馬騮，又因侯活的身手異常靈活，故此，南番東順的拳師，都把他稱做馬騮活，拳脚雖然不是頂兒尖兒的角色，手上所玩的一柄三叉，都是無人能及，這種三叉長達八尺，本來係制服老虎的武器，獵虎之人多數懂得使用它，如果猛虎出現，就把三叉向前揮舞，刺向虎頭，因爲老虎僅有兩隻前脚，抓住左右兩邊的叉，三叉中段有一條長刺，形如短劍，剛好刺向老虎的咽喉，要是武功深厚，可能憑着三叉就刺死一頭白額虎，擅長三叉的教頭，俱是臂力特別强的，那種三叉等於三把短劍，飛舞之際，普通武器，無法抵擋，故此侯活在陳村威震一方，既然幾個教頭自問鬥不過張鴻勝，就拜訪侯活，故意把張鴻勝描寫到好像惡霸模樣，使侯活聽了不滿，然後煽動侯活正式跟張鴻勝比武，還要簽了生死狀，雙方如死傷，不得追究。

馬騮活已經有四十多歲，在陳村設館亦有十五年之久，他跟張鴻勝並無仇恨，他聽到幾個教頭的閒言閒語，初時不肯接受這種挑戰式的請求，靠近一年之久，因爲他的門徒跟張鴻勝的門徒相鬥，十居其九輸掉，有些人向他談到將來張鴻勝在陳村設館的情形，加上張森以及鄒大洪的挑撥，他終於毅然挺身而出，向張鴻勝正式挑戰，打算在陳村的一塊空地上面一決雌雄，各携武器，事前還要簽生死狀。

張鴻勝那時在佛山設館有七八年之久，對於附近所有拳師都懂得很清楚，知道馬騮活較擅長的就是一柄用純鋼鑄造的三叉，別人提到三叉就畏之如虎，張鴻勝却另有見地，他在苗疆練習武功的時候，苗順曾經教他如何用三叉打老虎，並且留下一對用雷公銅鑄造的鋼鞭，鞭上有許多節

小啓：「雁血飄香」作者因事，今期暫停，下期繼續刊出。

，認爲它係剋制三叉的武器，此外，還把這一對鋼鞭的施展招式逐項傳授給他，他認爲那些鞭法非常厲害，能够壓倒馬騮活的鋼叉，故此他接到挑戰式的請柬。

三日後，兩人就在一處稱做龍頭墟的空地較量高下，由於比武的消息特別洩漏得快，況且有三日之久，遠近相傳，喜歡武藝的人，早就知道兩頭猛虎搏鬥，且又各携武器，顯然這一場比武確是非常精采的，誰也不肯錯過，那天未到中午，已經人山人海，把龍頭墟包圍得水洩不通，後來張鴻勝率領陳盛以及賣魚四等門徒到來，在東面站定脚步，又看見西面有一簇人馬係侯館的門徒，至於侯活，手提鋼叉，威風凜凜，撥開各人走出來，站在墟場的當中，等候公證人下令出擊。

張鴻勝所握的是兩條鋼鞭，每一條鋼鞭長達五尺，比較普通鋼鞭略長，奇怪的是鋼鞭中間有許多節，看來有如竹蔗，看熱鬧的人紛紛議論，不知誰勝誰負，後來兩邊鄉親父老做主，兩人簽了生死狀，便即展開決鬥。兩個敎頭過招的時候，鋼鞭跟鋼製的三叉錚錚响了幾聲，非常刺耳，加倍令人感到興奮，觀衆已經覺得十分刺激了，兩個敎頭就更加有刺激，初時馬騮活佔盡上風，三叉步步進迫，張鴻勝只是用鋼鞭左砍右劈，勉强把三叉撥開，似乎鬥不過對方，後來各人逐漸看得出來，由於張鴻勝所握的鋼鞭比較輕，馬騮活所揸的鋼叉沉重得多，如果兩人苦鬥下去，再過一個時辰，馬騮活無法像初時較量高下那麼輕鬆，可以說張鴻勝化守爲攻，打算用長時間的打鬥，使對方消耗體力，然後出擊。這一層道理，觀衆看得清清楚楚，不消說，馬騮活當然有所領悟，因此他趁着自己還沒有認眞疲倦之際，盡量把鋼叉忽左忽右的衝刺，希望張鴻勝無法躲閃，被鋼叉由中部刺中，那就一招打贏。

馬騮活這樣想太過樂觀了，再鬥下去，他以爲有機會把鋼叉向張鴻勝中部出擊，殊不料張鴻勝的鋼鞭，雖然無法把它劈落，却有另外一招應戰，忽然蹲低，把兩條鋼鞭好像交叉手似的向上叉開，於是，那一柄鋼叉就此落空，馬騮活不敢怠慢，發覺鋼叉被對方鋼鞭擋住，立刻收回，改向對方下三路刺出，張鴻勝正是希望他施展這一招的，突然飛躍起來，手上的兩條鋼鞭仍係交叉模樣，向下截擊，不但把鋼叉的叉頭避過，而且兩條鋼鞭中間的一截突出地方互相扣緊，有如一把鎖，就此把鋼叉的叉柄鎖住，他這一招演得十分出色，叉住了鋼叉，雙脚然後落地，那時馬騮活無法收回鋼叉，覺得大勢已去，趕快棄叉向後飛奔，張鴻勝手急眼快，加緊脚步追上，一條鋼鞭由高處打落，只是這一招，已經把馬騮活右臂連同背後一塊蝴蝶肌打拆，倒地呻吟，流出許多血來。

見血就定了輸贏，公證人大聲喝令雙方罷手，張鴻勝覺得自己打贏，不必再鬥，便即收回武器，拱手向公證人以及在座的敎頭行禮，隨即轉身走開。

當時南番東順所有出色的敎頭中，如果有武器作戰，最强的一個人就是馬騮活，他也落敗，顯然是無人能鬥得過張鴻勝了，那些敎頭無計可施，只好另想辦法，在中下層農夫以及工人當中說出這一個懸賞來，如果有人用任何一種方法，把張鴻勝置於死地，便即贈給白銀二百兩。這賞格說了出來，不過旬日，就有一名米伕叫做林矩的，自稱有妙計殺張鴻勝，於是各人齊集馬騮活的武館之內，研究此事。

林矩以前在侯館學習過武功兩年，雖然功夫尙淺，但是他的雙臂確有幾百斤力，而且他做米伕，早晚把藍綫包的米托在肩膊上面，行走如飛，由他向張鴻勝偷襲，確有多少希望取勝，後來各人問林矩有何妙計，林矩就說出他苦心想出來的一個妙法來，仍係在獨木橋上面施展毒手。

有一天，他守候到米艇泊岸，各人魚貫而上，張鴻勝就快由船上走上岸來，他偏偏托起一包米，由岸上走落船，兩人在半途相遇，立刻動手，這一場決鬥亦可以說是獨木橋的龍虎鬥。當時張鴻勝急於上船回到故鄉探望妻子，匆匆忙忙的踏上吊板，就向岸上走去，他看見由岸上走下來的米牛托住一包米，並不在意，殊不料半途互相微微一碰，那包米就從林矩的肩膊卸下來，跌在海中，有一陣浪花飛濺起來，張鴻勝看見浪花，覺得自己有點不對，因爲一包米浸濕之後，很難立刻晒乾，正想道歉幾句，就在那時，他發覺對方疾忙伸手過來，左右手一齊搶攻，他只是有機會制服對方的左手，頭上驟然覺得發生劇痛，整體失去重心，已經給對方整個抓住頭髮提起來，如同他以前擊敗兩個拳師所施展的一招，不覺大驚失色。

林矩抓住張鴻勝，提到空中，兩脚懸空，便不客氣，就用左手以短拳姿勢，分別向張鴻勝左右兩邊的肋骨拚命發拳，連打十多拙，自己也覺得氣喘如牛，然後罷手，張鴻勝連聲呼叫，擺出一副痛極求救的模樣來，他以爲大獲全勝，不再打了，把張鴻勝提起，由吊板上面走上岸去，由於他係從上邊走落，此時要走回岸上，便要轉身，他居然可以轉身走動，張鴻勝雙脚始終凌空，無法落地，喘息不已，可見林矩的氣力相當厲害，不過他只有機會走到岸上去，剛剛把張鴻勝放下來，他就給張鴻勝反攻，張鴻勝只有一脚落地，已經可以發力，雙手齊出，把林矩整個抱起來，向岸上之下的碎石拋去，林矩大叫一聲，頭顱撞着石角，就此腦爆身亡。

張鴻勝這一招係傾全身氣力發出的，內勁外勁一齊發盡，由於他內臟已經受了重傷，還要這樣使勁，登時覺得心上一熱，血往上騰，滿口是血，如果他肯吐出那一口鮮血來，他仍有機會救活，可是，他的英雄氣概十分厲害，竟然苦苦的忍受，把口裏的鮮血吞回肚內，傷上加傷，後來他回到家裏，已經無力開口，躺在地上，渾身發抖，經過急救，然後暫時保存一條性命，旬日之後，始終無法醫治，最後，他召集蔡李佛門下的徒弟，講述這一次血戰的情形，吩咐各人繼續把這一個門派發揚光大，隨時參加反淸復明的活動，然後咽了最後一口氣。

南派許多出色拳師中，戰鬥力最强的就是張鴻勝，可惜英年早逝，這次血戰係他給人偷襲然後喪命，他在生死邊緣仍有力量反攻，把存心殺他的人先行送入鬼門關，臨危不亂，可見他的武功登峯造極。

（全文完）

超人（續完）

超人的故事／馬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洪警司讓章日明暫時獲得自由，並讓他帶罪立功，把秘密煉金塲之所在查出來，阿蘭和章日明在追查的過程中，受到幾次突擊，但却被他倆的機警和章日明本身神奇的功力所一一克服，最後章日明抓到洪發父子的一名手下曾强，逼曾强帶他和阿蘭去找洪發父子，曾强在勢成騎虎的形勢之下，不得不盡力去帮他倆，曾强駕着車子把章日明和阿蘭帶到洪發父子的別墅中，經過關卡時，有人查問曾强何事前來，曾强巧妙的回答了他，使章日明和阿蘭順利地走到別墅樓下……

主犯齊落網　超人建奇功

這是建築於郊區僻靜地帶的兩層高別墅式住宅，除了前面有一條水坭小路可供汽車開入來之外，後面還有另一條小路通往後門。

但後門這時已緊閉。

四周有十分廣闊的空地，用鐵絲網構成的籬笆，掛滿了攀籐！因此，外面的人想窺望這裏面的情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院內到處有花草樹木，視綫自然受阻。不過居住環境却是十分幽美的。

但是從另一角度看，却方便了章日明和阿蘭他們，因爲他們可以有許多地方躲藏起來。

現在他們就躲在屋後一處矮林後面，仰首往上望。他們想像到曾强已經上到了二樓去見洪發父子二人。

章日明向阿蘭打了一個眼色，然後便竄近屋角，沿住牆邊，緩緩地騰空飛了上去！

他由窗口望入屋內，果然見到了洪發在內。

洪發正接見曾强，可能章日明來遲了一步，所以他只見洪發正在發脾氣，却不知道曾强剛才對他說過了一些什麼話。

洪發揮掌摑了曾强一記耳光，章日明就趁住這時候由窗口入內。

洪發當堂嚇了一跳！

這間房裏面只有洪發和曾强二人，所以，章日明撲進來時，洪發立即大叫起來，目的是引起外面的人的注意。章日明自然也心裏明白。

洪發十分機警，急忙想衝出房外，可惜章日明的動作比他更快，一手抓住他的衣領：「急什麼？我們還有話好說呢！」

話未完，門外已有二名大漢衝了入來！曾强却趁住混亂中逃了出去！

章日明一手捉住洪發，一手接住一名大漢揮來的棍棒，及時擋住了另一名大漢的利刀狂劈！

章日明的動作又快又勁，反手一扭！與他爭奪棍棒的大漢「喲」的一聲！雙手已不及撤離那支長棒，順勢被扔出丈外。

章日明一手持棒迎戰單刀大漢，一手緊緊抓住洪發，東奔西竄，急如追風！洪發三番四次想擺脫，可惜無能爲力，彷彿被章日明牽着鼻子走一樣辛苦，完全身不由己！

外面的人亦巳知道房間裏出了事，紛紛趕來！但是當他們看見洪發被章日明抓住不放時，却又有點兒猶疑起來！

人羣中有人吆喝了一聲：「停手！不要再打了！」

持刀攻擊章日明的大漢望向門外，原來是洪文昌。

洪文昌似乎早巳料到今晚的事遲早總會發生，所以見到他父親處境堪危，惟有硬住頭皮出面制止各人再苦纏下去。因爲超人章日明的厲害，洪文昌知得最清楚。

房間裏的人當時都呆住了一陣。

洪文昌率領着二名大漢走了進來，很冷靜地對章日明道：「你不要再難爲我爸爸，你那份我怎樣也不會賴賬，怪只怪我們匆匆忙忙之間失去了連絡。」

章日明冷然一笑道：「你別再裝蒜，你分明存心不良，利用我之後，擺脫了我不要緊，你最不該殺死六嬸，所以我這番到來，一則爲了算算公事上的賬，二則也是在私人方面報仇！」

洪文昌道：「這件事你可否讓我解釋？六嬸只是不耐煩，因爲我們到處派人找你不到，所以她開始不信任我們，私自逃了出去。事後我派人四處找她也找不到，惟有放棄了。直至後來才知道她遇害，我想，可能是她身上有些錢，惹起歹徒的注意。」

洪發在章日明手中，也吶吶地說：「是的，我兒講的全是眞話。我們根本無意獨吞那批金磚，亦不想與你作對，只是我們彼此失了連絡，也失去了默契而巳！」

洪氏父子表現得一片眞誠，章日明也開始有些半信半疑。

超人眞希望阿蘭在場，但是阿蘭這時候却不知去了何處。章日明本人却對人類的奸詐，似乎知得不够透澈；他知道阿蘭必然比他知得更多。

章日明道：「那批金磚呢？」

「賣了少部份。」洪文昌道，「但大部份無法脫手。你要不要看看？」

章日明想了想。他終於說道：「好吧！帶我去看看，但你切不可施詭計，否則我可不客氣了。」

洪文昌苦笑道：「一直以來，我知道你是個超人，所以才找你合作，如何敢向你施詭計？過去發生的事，只是我們失了連繫，以至沒有默契而巳！」

章日明於是押住洪發，由房間出來！

洪文昌吩咐他的手下們落樓預備好車子。

章日明心裏在想：阿蘭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出來露面才對，爲什麼不見她？現在洪文昌看來要帶他往另一處地方去，阿蘭知不知道？

無論如何，章日明總覺得非再冒一次險不可！

洪文昌帶住各人到樓下去。空地之上，最少巳有三輛房車升火待發。

章日明在昏暗的環境底下，左張右望，也見不到阿蘭的影子；他忽然担心阿蘭不知是否巳被洪文昌的手下捉住，然則他應該怎辦？

章日明本來想告訴洪氏父子，他還有一位朋友同來，但回心一想：阿蘭和曾强都不見了，他們會不會悄悄躲了起來？

阿蘭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女孩子，她一定會見機行事的；只要她不落入歹徒的手中。

章日明在胡思亂想中，這邊巳有人催促他上車去！

三輛車子分先後，章日明和洪氏父子二人坐在中間的一輛。

章日明這一次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他順口問道：「我們到何處去？」

洪文昌道：「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們這次刧得金磚的數目可不少，你只要分得十份之一，也够你享用半世。現在我們就一齊去一處地方，我要讓你開開眼界，然後分給你應得的一份。」

章日明心裏想：洪氏父子未必眞的帶他去分贓，但他仍然跟他去，因爲只有這樣才可以知道那些贓物在何處收藏。

過去就有不少大盜，將贓物先行收藏好，即使大盜本身落網，被判入獄，到刑滿出獄後，仍然可以享用那些巨額金錢。

因此，章日明就是明知此行極具危險性，也決定去一次。

× × ×

三輛車子先後開進一個小鎭。

這小鎭是一個著名的工業小鎭，工廠大廈林立，來往的車輛也多。

洪氏父子和章日明等人的車子，開進了一間廠房的停車塲裏去。

洪文昌道：「如果讓你擁有那許多金磚，你將如何去處理？」

「賣掉它。」章日明毫不考慮地說，「換取大筆現金，逃往外地去！」

「是的，這是一般人的想法。但是，事實却不可能。」洪文昌落了車，帶住章日明由一處甬道走去；章日明爲防萬一，手裏始終抓住洪發。

章日明好奇地瞪住洪文昌：「難道還有其他方法？」

「有的。」洪文昌這時候又帶住章日明進入一間廠房裏去。

這裏面但見火光熊熊，好像是一間鑄造廠似的。

洪文昌道：「我想過了，求人不如求己，所以，我把所有金磚鑄成各種器皿，當作金屬製品，正式運出，這樣我就可以成功地運往外地去，慢慢地享用。」

章日明又看見二人正在一些製品上噴上漆油。

章日明心裏想：這傢伙好狡猾，金磚整塊運出境去固然不易，就是售給黑市收賊贓的人，價錢也不會太高，反而低得可憐！

假如洪文昌的辦法成功了，毫無疑問，仲們父子二人絕對可以不用工作，也可以安渡下半生了。

洪文昌忽然又問章日明：「你可知道，爲什麼我肯把我的計劃告訴你嗎？」

章日明一怔！他忽然感到有些不妙，因爲洪文昌的面孔之上出現了冷峻的笑容，顯然是別有用心。

洪文昌突然仰望高處，連拍了兩下手掌！

章日明也循勢望上去，只是那個熊熊烈火的熔爐之上，有一個黑影出現。

那是一個人。

那人被一條繩子吊住，在熔爐之上搖搖欲墮！

章日明也定神看清楚，當堂嚇呆了！原來那是一個女子，而且並非別人，正是杜若蘭——他的親密戰友阿蘭。

阿蘭不敢掙扎，因爲火爐就在下面，只要繩子斷了，她的性命亦肯定會完了！

阿蘭手足被縛，她被繩子攔腰綁住，停留在半空中團團而轉！

章日明稍爲分心，洪發巳自他的手上甩脫！

章日明立刻回頭張望，但見洪氏父子與其他人等，正衝出鐵門之外！

章日明正待追過去，忽然有人透過廣播器揚聲吆喝道：「不要動！再動你的女朋友就會燒成焦炭！」

章日明稍爲猶疑一下，鐵門巳經「砰」的一聲關上了！

他回頭望向半空！只見阿蘭連聲呼救，原來那繩子正緩緩下降！

章日明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阿蘭的性命巳經危在旦夕！假如他不加援手，阿蘭就會掉入火爐中去！於是他急急飛騰而起。

綁住阿蘭的繩子突然一鬆，一個人影急速下墮，眼看就要掉入火爐中去！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章日明巳及時飛到，將阿蘭抱住！

章日明輕巧地落回地面，阿蘭的身體上仍然拖住一條長長的繩子，章日明急忙爲她解綁。

一陣廣播聲又自頭頂傳下來：「姓章的，你小心聽着，現在是你的末日到了，希望你死後有知，一切都只不過是你咎由自取，與我們無關！」

這時候，爐中的烈火驀地加强，室內的熱度越來越高，令人難以抵受！

章日明和阿蘭二人同樣感到難以抵受，於是他們急急奔至鐵門那邊，無奈鐵門巳被人在外反鎖起來，任他們如何搖動亦無法打開！

毫無疑問，這是一項有計劃行動，因爲這裏面除了他們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三個人。

再看看那火爐，烈火正在不斷加强，熱度的增高，幾乎令人窒息。

這是一間小規模的鑄造廠，四周本來有抽氣系統，但這時候都巳被人關閉了，因此這裏面也就變得密不透風。

阿蘭氣喘喘地對章日明說道：「快些利用你的飛行本領，到上面看看，有沒有出路吧！」

章日明也實在是忙得昏了頭腦，這時候給阿蘭一言驚醒，於是冲天飛起，直達高處！

高處是用鋼鐵構成的屋頂，其中一條鋼樑之上還有一個滑軸，正是剛才吊住阿蘭的地方。

章日明急急往四下裏作了一次飛行巡視，目的是看看有沒有可以讓他們逃出去的空罅！

屋頂有巨型抽氣扇，但巳經停頓了，章日明就在這兒動手脚！

他駐足於鋼鐵的屋樑之上，動手把抽氣扇中央部份拆去！因爲他早巳看出這是最易拆的地方。

阿蘭不斷在下面催促，因爲氣溫越來越高，而這室內的氣溫，却是由那火爐造成的。火爐可能由機械控制，控制的地方則在外面。所以他們眼看烈火不斷加强，亦覺無可奈何。

章日明雖然在感受上沒有阿蘭那麼緊張，因爲他畢竟是個超人，體能及抵抗力等等，都在一般人之上，但是，他也非常焦急。

憑他的感覺，洪氏父子等人這時候勢必撤離這間鑄造廠。如果他們不及時突圍而出，一定又會功虧一簣，讓歹徒們逃去無踪！

因此章日明加緊將抽氣扇拆卸！

驀地「隆」然一聲！

超人的氣力果然不同凡响，抽氣扇整座被扯離屋頂，掉到下面去！這是章日明事前也估不到的。等到他發覺情況危急時，忙着連聲呼喊！因爲他担心阿蘭在下面會被擊中！

「轟隆」一聲！

整座抽氣扇墮到下面地面上去，發出的聲浪震耳欲聾，尤其是在這密室之內。

阿蘭「喲」的一聲驚叫，當堂又嚇得章日明魂不附體，急急往下望！

章日明居高臨下望落去，只見阿蘭倒在一旁，距離墮地的抽氣扇並不太遠。

章日明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縱身跳下！

超人畢竟就是超人，他與我們常人不同的地方很多，但最顯著的，就是對抗地心吸力；地球上的人類常常被地心吸力影响，從高處躍下時，一定無法輕盈地下降，甚至被摔至重傷。

但是現在章日明就可以輕巧地下降，地心吸力對他好像全無影响。

阿蘭並未受創，只是爲了閃避由高處墮下的抽氣扇而受了驚！

章日明抱起她，凌空飛去！

他們穿出了屋頂，由於抽氣扇的拆卸，屋頂巳出現了一個大洞，他們就由此飛出！

阿蘭忽然對章日明道：「放下我，在屋外放下我吧！你自己去追他們！」

章日明還不明白阿蘭的意思，他問：「你獨個兒不怕他們欺負你麼？」

阿蘭忙說道：「不！他們一定是逃走了……」

話猶未完，「轟」然一聲巨响！屋頂之上，冒起了一股火花，直冲雲霄！

原來那巨爐的熱度巳達頂點，於是發生爆炸！

還好章日明及時抱起阿蘭逃離該處，否則後果實難想像。

他們回頭望望，那兒巳釀成了一塲大火災！

阿蘭道：「我本來以爲他們可能有證據留在現塲，但現在看來一切都完了。」

章日明放下阿蘭，他們一齊朝住郊區通往市區的公路飛去！

時在黑夜，公路上車來車往，加上沿途豎立的鈉光燈，令人目眩。

阿蘭道：「這樣很難找到他們，不如讓我先設法致電報警。」

韋日明却充滿信心道：「我一定可以快過他們，只要我快過他們，他們一定逃不了。」

阿蘭不知道韋日明用什麼方法，也不明白他何故要飛向市區方面。

韋日明加速飛行，阿蘭不敢下望，因爲速度太快，令人感到頭暈噁心！再加上公路上的燈光，她實在很不習慣。

韋日明凌空飛行，飛越過所有汽車，終於在靠近一處分岔路的路口停了下來！然後他告訴阿蘭應該怎麼樣去做。

阿蘭這才明白，韋日明不再是只有一股蠻勁，原來也有頭腦，最低限度現在他已開始懂得用腦。

韋日明肯定洪發父子所率領的車隊一定會經過這裏。他和阿蘭就躲在該處分岔路口等待着。

公路上，入黑後的車輛並不太多，加上路燈照明，韋日明自信可以認得屬於洪氏父子的汽車。

阿蘭趁住這時間向韋日明交代她被洪文昌手下抓住的經過情形。

原來洪文昌早已從曾强口中知道，到他們別墅中去的，不只一個韋日明，還有一個阿蘭，於是一邊由洪文昌出面，把韋日明拖住，另一方面派人在花園內圍捕阿蘭。阿蘭事後才知道，曾强雖然出賣了他們，但他自己也難逃刦數．因爲洪文昌恨他首先出賣他們，所以殺了他！

二人正在交談之際，韋日明的視綫一直盯住公路上駛入市區去的汽車。

忽然他打出了一個手勢，止住阿蘭，示意她不要再說話了！

數輛汽車魚貫而來，最少有一輛是韋日明認得的。

韋日明只簡單地提醒了阿蘭：「別忘記我剛才對你說過的話啊！」隨即見一條人影冲天升起！

× × ×

由郊區駛向市區的汽車之中，其中一輛大房車之內，坐了洪家父子二人。

洪發担心地說：「我担心他們會逃出來。」

「放心好了。」洪文昌安慰他父親：「我敢保證，現在他們已變成焦炭。」

「市區方面怎樣？」洪發又問身邊的兒子。

「一切已經準備好了，離開鑄造廠之前，我已經用電話跟他們連絡過。」

「那班人怎麼樣？靠得住嗎？」

「相信不成問題，他們都非常有經驗，目的既然只志在賺錢，大槪我們出的價錢一定能令他們滿意。」

突然之間，汽車好像震撼了一下。

「什麼事？」洪發有點兒作賊心虛。

「我看，可能路面凹陷吧！」洪文昌也感覺得到，車子在行進中彷彿有物件在車頂之上力壓而下。

「會不會又是他？」洪發有點兒談虎色變：「如果是他……」

「不可能，他不可能逃得出那裏。」洪文昌充滿了信心地說。

忽然之間傳來一陣陣警車的响號，藍色的燈號閃個不停！這一次不但洪氏父子吃驚，就是數輛車子裏的人也無不吃驚！

警車迎面而來，但瞬即一掠而過！

洪發父子二人舒了一口氣！

洪文昌道：「看來鑄造廠那場火一定很大，超人和他的女朋友一定燒得連骨也化成灰了。」

洪發却指指頭頂：「坦白說，我倒担心他就在我們汽車頂上呢！」

洪文昌當然明白，洪發有此恐懼，完全是因爲剛才那突如其來的壓力，汽車受到了震撼所致，但是如果車頂上面有人，爲什麼剛才迎面而來的警車却見不到？

可能由於時在黑夜，亦可能因爲警車太過匆忙，以致警車上的警員都疏忽了。

突然間後面傳來汽車响號聲！

洪氏父子回頭張望，跟在後面的一輛汽車，車裏正有人伸手出車窗外，往上指着！那手勢分明表示車頂有事，於是洪文昌立刻醒覺了；他知道他父親並非敏感，而是超人眞的又追來了！

試想想，除了超人之外，還有誰可以附在車頂之上俯臥着呢！

車頂上面的超人韋日明，本來想一直忍耐，等到入市區之後，看看他們還有些什麼同黨，以及下一步的行動如何，然後才動手。

但是現在對方的人既然發現了他的行踪，他也不再獃下去了。

韋日明揮動鐵拳，直擊向前面的擋風玻璃，「嘩啦」連聲，司機一下子把持不定，就將整輛汽車剷向路旁，弄得車內的人東歪西倒！

韋日明趁勢由車頂滑下，他本來要直接對付洪氏父子，但是，後面緊接而來的一輛汽車，却朝準他直撞上來！

韋日明急急升空！

「隆」然一聲，洪氏父子手下所駕駛的一輛房車，撞向一棵大樹，車翻人傷。

洪發和洪文昌父子二人急忙由另一輛汽車逃出，但走不上幾步，已被超人韋日明凌空追及，雙腿力蹴，父子二人雙雙倒地！

與洪氏父子同車逃出的黨羽們，立刻揮舞利刀鐵尺，齊向超人進攻！一時之間，刀光閃閃，險象環生。超人一再憑着靈活的身手，避過對方的攻擊，無奈對方却死心不息，死纏爛打，目的無非想掩護洪氏父子逃脫！因爲同行的汽車已紛紛在附近停下來接應，韋日明見狀自然又是萬二分焦急。

洪發和洪文昌正奔向前面一輛汽車，那汽車的車門已打開，只等他們上車。

韋日明的目標只在乎洪發和洪文昌父子二人，所以看見他們即將逃去，那肯放過？抽身頓足，一條人影凌空飛去！衆大漢撲了一個空！

洪發和洪文昌剛想進入一輛車子之內，驀地聽到「轟隆」一聲，那輛本來已經打開了車門的車子震撼了一下，整輛汽車隨即翻向路心！

超人從天而降，登時又嚇得洪氏父子二人魂不附體，雙雙倒退了幾步。

那輛翻倒了的汽車，由於馬達仍在開動，油缸却顛倒過來，瞬即發生爆炸！

「隆」然一聲巨响！

汽車裏面數名大漢來不及逃出，紛紛葬身於火海之中。

公路上來往的汽車受阻，偏偏這時候正好有消防車和警車經過；他們都是專程趕往工業小鎭去的，因爲那間小型鑄造廠的火災已經開始蔓延了。

汽車爆炸，交通受阻，自然受到警方的注意。於是車上的警員們，紛紛落車查究！

昏暗的環境底下，警員們只見公路一旁人影幢幢，有人正在那邊大展拳脚。

超人韋日明單拳雙腿，正在力戰羣雄；他的另一隻手，却死抓住洪發不放。

洪文昌逃不掉，惟有硬住頭皮，率領衆手下，圍攻韋日明。

韋日明雖則有着超人的身手，無奈面對的都是一班死纏爛打的人；本來他想抓住洪發，像麻鷹抓小鷄一樣，提着洪發凌空飛去。但是，他又不想洪文昌挾着大量賍物逃去無踪！

韋日明正在進退維谷之際，「砰砰砰」一連响起了三响槍聲！

「不要動！」一名由警車上跳下來的警官，率領着一批警員衝了過來，「所有人都放下手上的武器，把雙手舉起來，蹲在地上不准動！」

超人終於可以舒了一口氣！

警方迅速控制現場。韋日明也把洪發交給了警方，同時向他交代。

那邊又來了另一輛警車——本來要開入工業小鎭去的一輛警車，半途給阿蘭截停了。車上的警長聽了阿蘭的投訴之後，又忙於載着她，趕到現場來。

阿蘭本來要借用郊區路邊電話亭，致電警方的洪國新警司，忽然見到有警方要開入工業小鎭去，於是迅速把車子截停。車上警長知道事件涉及金庫大刦案，自然不敢怠慢。

警方在超人韋日明的協助下，先後截獲四輛大小汽車，連同燒毀的一輛便是五輛。

本來要趕到工業小鎭去的消防車，雖已將焚燒中的汽車救熄，但車內的人都已燒成焦炭。

這也怪不了超人韋日明，因爲他孤軍作戰，既要抓人，又要拿贓，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阿蘭因爲怕警方信不過她，早已拿出洪國新警司的名片，要求警車用無綫電通知警方總部，迅速派人來處理這件事，因此不久之後，夜空之上就出現了一架警方的直升機。

乘坐直升機趕到現場來的，正是處理這宗大刦案的洪國新警司。

「你們眞了不起，這一次做得太漂亮了！」洪國新見到超人韋日明和阿蘭，第一句就開始稱讚他們。「警方十分感謝二位，最令我們頭痛的大刦案，終於可以完滿結束了。」

一名警官過來向警司報告：在那五輛車子的行李箱之內——包括被焚燒過的一輛，都找到一些「金屬器皿」。被焚燒過的，漆油脫落，現出了金色。

韋日明和阿蘭告訴警司，這些都是經過熔解的黃金製品。

警司於是吩咐下去，叫人將此等「金屬製品」都搬到直升機上去，並且嚴加保護，以防不測。

警司似乎對超人韋日明開始有了信心，只叫他一個人押解洪氏父子二人，上了那架直升機。

直升機上只有一名機師，超人韋日明押住洪氏父子二人再加上警司本人，總共是五個人，還有那些「金屬製品」，重量實在也不輕了。因此，阿蘭只好坐上一輛由警司助手駕駛的私家車，直駛市區。

直升機上升之後，警司由機師手中取過一具無綫電通話機，不知跟誰通話，由于他講的是英語，所以韋日明不知他是否向下屬發號施令！

因爲洪國新就是一名高級警司，而且又獲得警察局長的信任，所以韋日明只是全心看管住洪發和洪文昌父子二人，絕不懷疑什麼。

相反，洪發父子二人的態度似乎顯得十分輕鬆。

直升機並非飛向市區，而是飛出公海去，這就令到超人韋日明開始生疑了。

「我們要去那裏？警司先生！」韋日明問。

洪警司瞪住洪發父子二人笑了笑：「等會兒你會知道了，何必多問？」

韋日明忽然想起警司和洪氏父子有同宗之誼，眼前態度更覺可疑，心裏頓感不妙。

韋日明試探地問洪警司：「你們是否一家人？」

洪警司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話你一定也聽過了。」

韋日明心裏已逐漸明白過來：「原來你們是同一伙，我倒疏忽了。」

洪發和洪文昌父子二人相視大笑。

洪警司和機師二人也互相瞪住大笑。

直升機機艙之內，彷彿只有一個人不開心，他就是超人韋日明。

韋日明有被人作弄的尷尬，其實他內心却萬二分憤怒。

此時此地，要說話也得拉高了聲音，否則很難聽得清楚，再加上了笑聲，也就變得更加吵耳了。

洪警司對韋日明提出了警告：「你最好不要輕舉妄動，否則你的女朋友會首先犧牲。」

直升機已開始低飛！

這兒是公海外面的上空，儘管是黑夜，也可以見到海面上的情形。

海面之上，有一艘機動漁船！這時候正不斷發出燈號。雖然韋日明知道原是密碼，却也想像得到這是專爲直升機而發。

直升機也開始在上空盤旋。

漁船上的甲板有燈光照射，尤其是在直升機降落之前的刹那間，變得更爲明亮，明分是專爲直升機下降而設的。

韋日明的弱點已被洪警司充份掌握，他的確担心阿蘭的安全。

假如不是爲了阿蘭的安全，這時候他已經動手，如果他動起手來，洪氏父子警司和機師可能都墮入海中去，這四個人未必是他的敵手。

但是，他不能不顧阿蘭，尤其是聽了洪警司的話之後，他已明白到一切是由洪

警司親自策劃，說不定他也是刧匪集團之一呢。

不過章日明感到奇怪，爲什麼他——洪警司，爲什麼一直不出面？爲什麼他又肯放章日明出來？如果洪警司與洪氏父子等人是一伙的話，洪警司讓章日明恢復自由，顯然是一種冒險。

直升機已經成功地在漁船的甲板上降落。

甲板四周有人分別持有刀槍戒備，所以章日明剛由機艙出來，就被人命令把雙手按在他的頭頂之上。

章日明見不到阿蘭，但可以肯定洪警司已經不是警方的首腦，亦非正在執行職務，而是洪發這一夥人的一份子，甚至可能是頭目之一。

當然，這絕不可能是件偶然的事，也許一直以來，洪警司已經和洪發他們是一夥。

章日明在滿腹疑團的情況下，被押進船艙裏面去，直升機亦隨即飛走了。

章日明只注意到一件事，就是二名手持手提輕機槍的人已登上了直升機去，他們到底飛往何處？」

所以當章日明被押進了船艙之後，他首先就忍不住問道：「我那位女朋友阿蘭呢？」

洪國新道：「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乖乖的不作反，我可以向你保證，她不會有事的，而且不久之後她就會與你重聚。」

章日明道：「有件事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你們會混在一起呢？」

「你想明白也不難。」洪國新警司倒了一杯酒，遞給章日明，「先喝一杯定驚酒，慢慢再說好嗎？」

章日明搖搖頭：「我只想喝杯白開水，不會喝酒，有白開水麼？」

「當然有，這兒什麼都有。」洪國新又走過去親自倒了一杯白開水過來：「你很聰明，所以我一直不肯殺你。假如你反抗，你可知道會產生一些什麼後果。」

章日明呷了一口白開水：「我女朋友首先被殺。」

「哈哈哈……」洪國新笑了，洪發父子也笑了。

「不錯，」洪國新道：「除了你女朋友之外，你父親一樣有難，因爲他一樣在我手下的監視底下，只要我通知他們，他們就會殺你父親。」

「你眞了不起，」章日明道：「我被你騙倒不出奇，爲什麼警察局局長也這麼糊塗。」

「你以爲那些外國人很聰明麼？」洪國新道：「我自問比他們要聰明得多，最低限度，這次我絕對是個成功的人。哈哈哈……」

洪文昌也捧住一杯酒，走到章日明身邊：「有件事我應該向你交代一下，就是關係到你父親虧空公欵的事，只因爲我一直懷疑你是外太空人，所以才有此種安排，當然，你父親是寃枉的，一切只由我安排？爲了讓我的計劃能順利進行，必須把你和六嬸孤立起來。你母親死了，父親又入獄，六嬸自然在無援的情況下，把你交給我們，還好，我的心血總不算白費。」

洪發補充道：「洪警司只是我堂侄，並非我們原定計劃中的一份子，你想知道他爲什麼會跟我們一齊走麼？」

洪國新看看手錶：「可惜時間無多，只怕你未解釋得完，他已經昏倒了。哈哈哈……」

章日明看看手中那一杯白開水，這才想到洪國新已經在水中下了蒙汗藥。

章日明感到頭有點暈，可能藥力開始發作了。

但是他的意志力很强。他極力保持冷靜，內心却一直想着，現在他應該怎樣做呢？

驀地「嘩啦」一聲，章日明手中的玻璃杯掉落地板上，開了花，章日明也軟綿綿地，倒了下去。

三個姓洪的人，包括了洪發父子和洪國新，都在得意地笑了。

他們互相舉杯慶祝，因爲現在他們已經是勝利者了。

洪國新道：「我們如何處置他？」

「就地槍決！」洪發道。

洪文昌却說：「不，他刀槍不入，我怕子彈只會刺激他甦醒過來，你還記得他在X光透視後突然長大的過程嗎，所以我贊成用另一種方法處決他，就是用巨錨把他沉入海底，讓他吸了海水入肺，他自然會死。」

洪發和洪國新都清楚了解他們這個對手與別不同的地方，而洪文昌却是對外星球人最感興趣，最有研究的，因此，他們立刻召來數名大漢，把章日明招到外面甲板上，用一個後備鐵錨，將章日明沉到海底去！

× × ×

另一方面，阿蘭發夢也不會想到洪國新是個僞君子，竟然會「變節」投入匪徒那一邊去！

她正坐在一輛私家車裏面，那是洪警司的座駕車。

雖然只是私家車，但車頭擋風玻璃却貼有一紙特別通行證，以便在某種緊急情況底下，這輛車子亦可以順利地通過各關卡。

當車內一名警司助手用無綫電通話器與直升機連絡時，阿蘭已經感到有些懷疑了，即使阿蘭是個農家女，不懂英語，但看來車內「各助手」的神態和表情，倒也猜到了一些端倪。

阿蘭再抬頭仰望一下天空，只見直升機當時飛出公海那邊，而不是飛向市區，她就心感不妙，再加上有人問她聽得懂英語否？然後才用英語與直升機通話，阿蘭就覺得事有蹊蹺！

她靈機一觸，「啊喲」的一聲叫了起來。

一名助手問她什麼事，她只說肚痛得很，請司機暫時停車道旁，以求解決。

助手與司機等人均信以爲眞，因爲阿蘭一直都表現得如此合作，她又怎麼會出詭計呢？

豈料車子在黑夜中停了好一陣，助手三呼四嚷，却也聽不到阿蘭的回音，原來阿蘭借解決爲名，在矮林的掩護下，蛇行鼠步的，打從小路那邊逃走了。

於是負責監視的助手立即通知其他同

伴們，分頭帶了實彈手槍，在黑夜裏展開追捕工作。

阿蘭是一名農家女，一向生活於農村，所以對田野間的環境十分適應，她有心避開警探們，所以逃得又快又急，轉眼之間已在黑夜裏消失了。

追捕的警探們因爲發覺得太遲，最後即使通知其他同事加入圍捕行列亦無濟於事。

這班押解阿蘭的警探們，包括了洪警司的助手在內，也只不過是奉了洪警司之命，要把阿蘭押回警局裏暫時囚禁起來，想不到頭來還是給阿蘭逃脫了。

洪國新警司不但在存心欺騙章日明，亦有意作弄阿蘭和他的助手們，他對章日明作出要脅，如果他敢反抗就要通知助手對付阿蘭和他父親章心波，其實警司助手根本不知道他們的上司作歹。

洪國新對他的助手說：章日明和阿蘭同是疑犯，如今只不過是利用他們去誘捕大刧匪洪氏父子而已，洪發父子既已落網，章日明和阿蘭二人的利用價值亦已經完了。

當然，除了洪國新的助手們之外，還有他的上司——警察局長，至今仍然在夢中。

直至到警方無綫電台據報與直升機失去了連絡，局長才震驚起來。

局長一向十分信任洪國新警司，所以才把這宗大案交給他全權主理。

現在據報直升機飛出公海，又與電台失去了連絡，事情看來絕不簡單。

於是局長想起了近日發生過的一件事，那就是反貪污大隊曾秘密拜訪過局長，談及洪國新警司可能涉及一宗大貪污案，當時局長也召洪警司問過話，只是證據未足，一切存疑而已。

現在直升機與一批黃金賍物和洪警司一齊失踪了，是意外還是陰謀？這件事情迅速引起了局長的注意，急急派人調查眞相。

就在此時，局長接獲一次緊急報告，第七號碼頭竟然發生了一場「警探」與軍裝警隊「自相殘殺」的槍戰，初步據報有一艘水警輪被「刧走」！

事情似乎充滿了神秘性，也令人乍然聽起來有點莫名其妙，後來查出刧持水警輪逃向公海的，原來是以「廖帮辦」爲首的警探，局長才知道事態轉趨嚴重，因爲廖帮辦正是洪國新的心腹助手。

局長聞訊，立刻下令全力追捕該等「警方叛徒」們歸案，同時另一方面，警方亦已知會軍方，要求軍方派出軍艦和直升機協助。

第七號碼頭對開的海面上，由於據報有一艘水警輪被刧持，所以另一艘武裝水警輪聞訊立刻加入追截，豈料只追了一程，就遭一架武裝直升機射擊。

直升機上面有二名機槍手，他們居高臨下，不斷射擊，令到海面上的水警輪死傷纍纍。

水警輪已知道有人叛變，但想不到對方還有直升機掩護！所以一時之間，被殺個措手不及。

由廖帮辦同一班數目未明的警方叛徒，在直升機掩護下，把那艘水警輪開得極快。

叛徒們都是廖帮辦的下屬，他們原是警探，所以有槍，在刧船的行動中，他們出其不意地，射殺了不少同僚，現在這艘被刧持的水警輪之上，就只有一名負責開船的大副，他是船員中唯一的生存者。

廖帮辦親自用手槍指住他的頭部，要大副將船開出公海去，他們與洪警司有約，在公海會合之後集體逃亡。

原來他們全是集體貪污案的成員，最近被反貪污大隊迫得緊緊，洪國新身爲集團的首領，所以便設法逃走。

洪國新與洪發是堂叔侄，但外人一直不知道他們的關係，只以爲是同宗而已。

洪國新因爲心裏有事，所以老早已有預算，在必要時逃亡外地，他的下屬包括心腹廖帮辦等人，也明知無法過得反貪污大隊這一關，所以也表示要與洪國新採取同一步驟——逃亡外地。

機會終於來了，那就是超人章日明終於憑他和阿蘭的努力，找到了洪氏父子之所在。

洪國新想起他們叔侄的關係，也就靈機一觸，秘密與洪氏父子取得了連絡，在互利的條件下，放洪氏父子一馬，但却要洪氏父子設法協助他們一起逃亡到外地。

洪發在東南亞某一個地方，有一班朋友，只要他能逃往該處，憑住手上刧得的金磚，相信亦可以渡過下半生。

洪國新於是設計了這一次集體逃亡，他利用了洪發收購的漁船，又通知手下們如何接應，甚至駕駛直升機的機師也是他的心腹手下之一，因此，一切看來的確也稱得上天衣無縫。

在其他增援人員未趕到之前，那艘叛輪已駛出了公海，利用燈號與漁船上的「洪氏三雄」取得了連絡。

天空中的直升機，也完成了「護航任務」，但此刻仍然凌空監視，以防軍警的機艦追來。

叛輪與漁船終於會合了。

直升機也順利再次降落機動漁船的甲板之上。

洪發下令漁船立刻起程，直駛向東南亞某處地方，只要到那裏公海外面，自然就有人接應他們。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轟隆」一聲震天價响。

一隻巨錨掉落甲板上，洞穿了一個大洞，登時把各人嚇了一跳，而當時洪國新正與他們下屬們紛紛舉杯慶祝之際。

這艘漁船本來已經起錨了，爲什麼還會有這麼一個巨錨？船員們都還記得，這一個後備錨，較早時已連同超人章日明一起沉入海底去了，爲什麼忽然之間會從天而降。當時各人無不驚愕。

各人驚慌之際，天空中已出現了一條人影，那正是超人章日明。

章日明被人沉入海底去了，怎麼會在此出現了？

原來他喝了那一杯下了迷藥的開水之後，只是感到有一些兒暈眩，但是他畢竟是個超人，一切都超乎常人，所以迷藥並未能眞正令他昏倒過去。

他很冷靜，想到阿蘭的性命被威脅，就感到有點進退維谷。

終於他支持不住了，糢糢糊糊地，感到被人投入大海裏去，直至到冷冰冰為止，巨錨加速令他沉得更深。

深海中的海水份外冷，所以也令他迅速清醒過來，於是他也開始掙扎。

超人的體格固然強壯，就是體內一切器官也異於常人，所以他可以在海底支持得較耐，也因此而可以輕易掙脫了，拖住巨錨由海底游上來。

但是，當時那艘漁船已離開了原來的海面，正加速開出更遠的公海去。

超人章日明並不認得漁船的外型，只是認出了那架停在甲板上的直升機而已，因此，他首先把巨錨扔了下去，就此洞穿了甲板。

洪國新聞訊大為震驚。

他指揮手下向剛剛閃落甲板上的超人章日明開槍射擊。

超人章日明雖然擁有一身細皮鐵骨，但是，他仍然有些顧忌，例如避免子彈射中他的頭部，尤其是眼睛等處，所以他仍以靈活的身手在甲板上東奔西竄。

由於他會飛行，加上時在黑夜，海面之上雖然可以看得見一切物件的輪廓，他在對方的心目中，仍然是十分討厭的，例如他避向直升機那邊，對方就不敢開槍。

雙方在甲板之上，有如捉迷藏一樣，洪國新所率領的一班人，槍法更好亦覺得無可奈何。

後面尾隨而來的一艘叛變了的水警輪，看見前面甲板上槍聲卜卜，忙打燈號過來查問發生了什麼事。燈塔上的水手立即以燈號回答，表示受到了襲擊。

由於燈塔位於船頂高處，所以燈號不但引起了船上的章日明的注意，也受到海面上較遠處一些船隻的注意，那是奉命前來增援的軍警艦艇！

原來警方知道叛輪逃出了公海之後，已知會軍方，由軍方海軍方面派了快艇追來。

海軍快艇看見了漁船發出的燈號，才知道那就是他們要追截的目標，於是立刻知會了空軍。

空軍直升機聞訊，紛紛出動。

漁船與叛變的水警輪本來已出了公海，假如不是給超人章日明纏住，他們逃脫的機會很大；可是現在，海空軍已紛紛趕來！

甲板上，超人章日明有如斷了繩的猴子，東奔西竄，令到要對付他的人疲於奔命。

章日明三番四次躲到直升機後面去，每次當他跑到那邊去的時候，槍聲最少。於是他逐漸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發覺那架直升機已用鐵鍊和繩索綁穩在甲板之上，他担心有人走進這架直升機去，這才是他的唯一尅星，因為他會飛，直升機是唯一可以追殺上天空中去的工具。於是他靈機一觸，就把鐵鍊和繩索弄斷！

等到追殺他的槍手們發覺直升機搖搖欲墜時，欲加制止，為時已晚！

直升機已被章日明整架推側。

「砰砰砰……」一連開了幾槍！

章日明看得清楚，子彈已射中了直升機，嚇得他急忙升空飛起！

「轟隆」一聲！

一團火光，子彈射中直升機油缸，迅速發生爆炸！登時火光冲天！

那架本來屬於警方的直升機，已經被超人章日明推側了，要不是超人章日明及時走避，自有可能被波及，但這時候章日明已飛到了天空中去！

他居高臨下，看見那團火球在甲板上蔓延，曾經追殺章日明的人，此刻正紛紛走避。

漁船上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尾隨其後的水警輪，欲救無從，惟有把船駛得較為接近。

洪發父子等人見此情景，惟有叫人放下救生艇，匆匆將大批賍物搬到救生艇上面去，準備棄船！

這時候，大批軍警控制下的艦艇及直升機，已開抵現場海面上，探射燈與照明彈，把附近海面照耀得如同白晝。但洪國新等人明白落入警方手上必然會吃盡苦頭，所以惟有拚死抵抗！

洪發父子後悔與洪國新串謀，否則不會惹來大批軍警，無奈形勢迫人，假如沒有洪國新「網開一面」，只怕此刻他們已在警局裏落案。

事到如今，他們惟有硬住頭皮，指揮一班亡命之徒，與軍警們展開槍戰。於是海面之上，槍聲卜卜，刹那間有如戰場一樣。

洪國新與洪發父子等人，離開了火光熊熊的漁船，落到了一艘救生艇，在那艘被劫持的水警輪的掩護之下，企圖突圍而去！

無奈軍警的快艇，火力十分猛烈，直迫得他們放棄抵抗！終於有人揮動一件白恤衫，就當是投降用的「白旗」，求軍警停止射擊！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也是唯一可行之路，因為這兒雖然是天空海闊，而且這兒還是公海，但是，軍警派出海追截的軍機，警方直升機，快艇和水警輪，越來越多，眨眼之間，已形成了一個包圍網；假如他們再反抗下去，惟有一條死路，可能連人帶船一齊被擊沉而已。

警方因為這是「內部醜聞」，局長既震驚又氣怒，親自乘直升機在現場上空指揮。

反貪污大隊的高級首腦，因為聞說企圖逃去的是洪國新，他們早已懷疑他是警方貪污集團的頭頭，所以這時也顯得萬二分緊張，乘直升機出海。

大批軍警艦艇逐漸將包圍圈縮小，在高度戒備下，被劫持的水警輪和救生艇，均被軍警控制；所有人等亦被押到一艘軍艦上面去。

超人章日明却在這一刹那之間，不知所踪；軍警們較早時仍然見到他在空中飛翔，為什麼現在連人影也不見了？於是軍警們又忙了一陣。

洪國新等人心裏十分明白，如果不是超人章日明突然由海底冒出，他們早已成功逃出重圍；這時候說不定已在另一國家的水域了。

但是現在為什麼不見了他？

章日明並非我們地球人類，是一個超人，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事，尤其是知得

最早的，應該是洪文昌，所以他才千方百計去策劃一宗大刼案，結果也總算成功了。雖然到頭來人算不如天算，還是功虧一簣，但無可否認，洪文昌所設計的，的確是十分完美的計劃。

超人既會飛，又有異乎常人的身手，他應該不會出事吧！為何却消失於無形？

現在超人是否「功成身退」，飛返外星球去了？還是在雙方激烈火拚時，無意中被擊中要害，屍沉大海？各人紛紛忖測之餘，警察局長因為有感於超人在這次事件中的功績，同時亦為了要向社會人仕交代，於是下令軍警在附近一帶海面大舉搜索；就算溺斃了，也希望尋回他的屍首，以供研究。

本來已經平靜下來的海面，又變得熱鬧非凡。

金庫大刼案的主犯，以及警方大貪污集團的頭頭，都同時落網，警察局長感到非常滿意；唯一遺憾的，却是失去了超人章日明。

就在這時候，市區警方總部有無綫電話要找局長。原來是醫院裏出了事！

據說有人硬闖進醫院裏的羈留病房，把超人章日明的父親章心波刼走！

局長聞訊大為震驚；他真想不通，為什麼會有人刼走章心波？難道洪發父子仍有餘黨潛伏市區？他們的目的何在？於是局長立刻帶人趕返市區去！

× × ×

市立醫院附近一帶街道，都已被警方封鎖！天色未亮，但警方探射燈却把這一帶照射得如同白晝。他們的目標，就是前面一輛已被截停的救傷車。

警方的車隊是經過一番追逐，然後才截停這輛救傷車的。據說車內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章心波，另一個是冒充醫生混入醫院羈留病房，把章心波刼走的人。

沒有人知道那是一個什麼人，因為事情來得太突然。但是無論他是誰也好，他一定逃不了；警方已成功地把他們圍困住。一名高級警官正用擴音器勸降！

雙方正在僵持之際，突然有一條黑影從天而降，由車窗竄了入內。現場上的警方人員都認得，那正是超人。

原來超人章日明眼看海面上大局已定，却想起他父親章心波和阿蘭，担心他們會被洪國新的同黨加害，所以才匆匆飛離現場海面，兼程飛返市區。豈料來到了醫院才知道其父已被人刼走了。及至飛臨這裏上空，又見警方不敢亂來；他救父心切，也就不顧一切的飛降十字車之上。

豈料入到車內，才發覺除了他父親之外，還有阿蘭；原來阿蘭担心章心波死於洪國新同黨的手下，所以才喬裝醫生將他用十字車救走。

章日明把公海上的情形告訴了阿蘭，阿蘭這才放下了心頭大石；章心波也知道自己含冤莫白，全是洪文昌設計。現在歹徒們均已落網，相信沉冤遲早得雪！

不久，局長已乘直升機飛降現場街道上，他親自向超人道謝，也向章心波道歉，同時也向阿蘭表示感激。

「法律是公平的，我深信法庭一定會好好制裁歹徒們，以後希望你們多替社會除害！」局長握住超人的手說。(全文完)

劍在江湖

·本文承自第35頁。

那些侍衛們個個目瞪口呆，看着他們懶洋洋而去。

那一場天大的禍事並沒有渲揚開，大內只發喪說祥親王出門試騎墜馬暴斃！其餘死的人都沒提。

金桂格格跟那個駱凡一去未回，從此在人間消失了，大家知道他們是不敢回來，但他們只是失責之罪，朝廷也沒深究。

受砍斷了一臂的趙平被救醒過來，他說出馬安瀾由烟霧中出來，殺了他妹妹與妻子，而且還把他砍昏過去，奪門而逃，因為他們三個人守在門口，烟霧較淡，勉強可見個大槪。但禍亂之起確是王爺下令要擒殺馬安瀾和他的家人而起，因此王爺，福晉和趙之久都是他殺的無誤，朝廷十分震怒，四下秘發偵騎，要擒到馬安瀾。

馬安瀾自然也有他的耳目，但他知道消息後，却不敢再出來辯解了，他只殺了趙琳和趙平的妻子和傷了趙平，忙着奪路逃走，他沒有殺死祥親王，也沒有殺龍瑛和趙之久，完全是揹了黑鍋，但他却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因為那天他既沒看到梅姑，也沒看到駱凡。可是他知道，不管他如何辯解，趙平會一口咬得他死死的，沒有一個人會相信他了，他更知道自已既不見容於朝廷，也不見容於義軍了，天下之大，很難有他容身之處。

倒是朝廷中被派在義軍中的奸細，一個個被剪除掉了，剪得很乾淨，使得義軍完全脫出了朝廷的控制，得以秘密在各種掩護下延續，成長，茁壯，終有一天，會成為一股洶湧的浪潮。

至於梅姑和駱凡，他們在一年之後，又雙雙出現在江湖上，只是梅姑改了裝束，梳了婦人的頭髻，作少婦的打扮，黑黑的，却更俏了。

他的丈夫是個黑黑高高的漢子，留了把鬍子，很神氣，劍術很高，人也很沉穩，談吐很有學問，他自報姓名，叫駱超塵，雖是從塞外來的無名劍客，但是他很快就闖出了名氣，黑珍珠的夫婿豈會是平凡的人！

夫婦倆驪影雙雙，踏遍了大江南北，關內關外，以三尺劍，掃除人間的不平。

而後他們也曾飄洋過海，遠遊海外神山，在那兒殺死了一個老道，有人認得這就是以前清水教的副教主馬安瀾。

駱超塵是他的本名，小凡是他小名。

劍在江湖，駱凡是個飛揚暴燥的莽小子，有人知道他跟金桂格格躲了起來，這一輩子都不會出來了。

誰也不能去看駱超塵的劍，他的劍柄上纏着漂亮的紅絲繩，裏住了劍在江湖那四個字。

但那柄正義之劍却沒有消失，仍然在江湖上閃耀着。

他們有了第一個女孩子，居然送到了太湖東洞庭山，起了名字叫龍小瑛，過繼給已故的俠女龍瑛做女兒。

他們夫婦也每年在龍瑛的去世的日子，長跪在龍瑛墓前，默默地懷念追思那個偉大的英靈。

——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黑劍門的萬刀、千手兩人，到四海鏢局造訪周千里、包天成、雙方見面後，便展開談判，原來萬刀、千手想說服包天成率同該鏢局全體投効黑劍門，同時勸告周千里、萬壽山、斬情女……等羣俠加盟黑劍門。由於正邪不兩立，談判終告裂決。萬刀、千手忿然告退，却被高空雁暗中施展神力將兩人截回，兩人入內，求告周千里，始得安然而退。這時，衆人才想起高空雁，大家均認爲高空雁並非先天啞巴，他從不說話，必有原因，正在談論紛紜之際，韓二突然而至，說及他主人高空雁的情形，實在須人帮助，於是大家便商量如何帮助之法……

本仁心仁術　亦濟世濟人

韓二道：「我只說明情形，你們先找出帮他忙的辦法，再想辦法使他接受。」

周千里道：「對！你說，他有什麼困難的事？」

韓二道：「他有病，一種很重的病，而且，大都在每夜二更時分發作。」

斬情女呆了一呆，道：「有這等事？」

韓二點點頭，道：「千眞萬確，每一次，他傷勢發作，全身就發高燒，滿身大汗，有時候，人會暈過去，只要能接近他的人，都會很容易的傷害到他。」

斬情女道：「那是一種什麼病？」

韓二道：「不知道，我從未聽人說過。」

周千里道：「發作一次，要多少時間？」

韓二道：「大約有半個時辰左右。」

周千里道：「每天都發作麼？」

韓二道：「好像一連幾天之後，就會變成隔日發作，大約的估算下來，十日之中，總有八日在患病。」

周千里道：「患病之前可有徵象可尋？」

韓二道：「沒有，至少我看不出來。」

斬情女道：「每次發作，都在一定的時間的麼？」

韓二道：「不是太準確，但大約的時間，總在一更和三更之間。」

斬情女道：「發作之初，什麼樣子？」

韓二道：「他輾轉床上，似是很痛苦。」

斬情女道：「他吃過藥沒有？」

韓二道：「過去好像吃過，但近日沒有見到服用過。」

斬情女道：「我們會小心，你先回去吧，我和周大俠研究一下。」

韓二應了一聲，悄然退了出去。

斬情女望着韓二背影，臉上是一片茫然和訝異的神色，緩緩說道：「想不到啊，他竟有這種奇怪的暗疾，無怪他不願意和別人太接近了。」

周千里嘆息一聲，道：「我在江湖上走了幾十年，從來沒有聽說過這麼奇怪的病？發作時辰，每日相同，但却間有隔日，這算是什麼病呢？」

斬情女道：「他這病的時間，已經不短了，奇怪的是，這些病竟然不影响他的武功。」

周千里道：「千手、萬刀，不是好對付的人物，但他却能在不現身的情形之下，整得他們服服貼貼，這人眞不簡單……」

凝目沉思了片刻，接着又道：「易姑娘，不論這病情是否已經影响到他的武功，但既然是病，就得療治，何況他輾輾床笫，痛苦莫名呢。」

斬情女道：「周大俠，你對醫道是否有些造詣？」

周千里道：「走江湖，多少總要懂一點普通的醫道與外傷、內傷的療救之法，但像高公子那樣雜症，只怕就不是我這點醫道所能解決得了。」

斬情女道：「天下名醫，只有一人，他或可能治療這位高公子的怪病。」

周千里道：「甚麼人？」

斬情女道：「狗肉郎中。」

周千里道：「這個人的醫道，據說是精湛異常，但他的爲人，却是不敢恭維，在下和他素無來往。」

斬情女道：「就周大俠的身份去看，那狗肉郎中，是個甚麼樣子的人？」

周千里道：「這個人在江湖上的名譽很壞，他身懷絕世醫術，但却從來不肯輕易爲人醫病。」

斬情女道：「這個傳說不錯，他缺少醫德，不肯輕易爲人醫病，除此之外，周大俠，還聽到他些甚麼惡跡？」

周千里沉吟了一陣，道：「你這一問，倒是把我給問住了，江湖上盛傳他不是好人，這一點武林公認，至於眞正他的劣跡，却是很少聽到。」

斬情女道：「周大俠，賤妾和狗肉郎中很熟。」

周千里道：「哦！姑娘對他的看法又如何呢？」

斬情女道：「我也是個聲名狼藉的人，談不上什麼看法，只是我對他的爲人很清楚，我只能說說他的爲人。」

周千里道：「好的，你說吧！我們洗耳恭聽。」

斬情女道：「他醫道確然很好，但却不肯輕易爲人治病，他自己有一個衡量人的標準尺度，好人、壞人，在他內心中自成一格，他認爲好的人，卽全力以赴，他認爲是壞人，就算你死在他的面前，他也袖手不問。」

周千里皺皺眉頭，道：「哦！」

斬情女道：「周大俠，這樣的人，算不算是很壞的人？」

周千里道：「姑娘請再說下去。」

斬情女道：「他酷嗜狗肉，又好酒，衣不蔽體，活像一個叫化子，手持藥箱，飄零天涯，也很像個落泊江湖的賣藥郎中。」

周千里道：「只是如此麼？」

斬情女道：「最壞的是，他有一身內外兼修的好武功，所以不願意吃虧，但他能作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誰要招惹了他，那就沒有個完，決不罷休。」

周千里道：「就只有這些麼？」

斬情女道：「我所知道的就是這些了，不知周大俠還聽到了些甚麼？」

周千里道：「聽說他殺了不少的人？」

斬情女道：「殺人的事，我倒沒有見過，不過，他氣量不大，倒是不錯。」

周千里道：「他是不是很孤僻。」

斬情女道：「不錯，他不喜交友，不願和人來往，但如一旦相交，他會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周千里道：「對狗肉郎中這個人，我自覺認識的不多，經姑娘這麼一解說，周某人倒是對他多了一層諒解。」

斬情女道：「周大俠，我受過了很多次的傷，而且都傷得很重，到現在還能保下這一條命，大部份都虧了狗肉郎中給了我不少保命的丹藥。」

周千里道：「這麼說來，江湖上對他的傳說，是有些委屈他了。」

斬情女道：「每個人的看法不同，我也不能說冤枉了他，至少，他不算一個仁厚的人，但站在濟世活人的大夫立場，他實在不夠條件，所以，他才自號狗肉郎中，自示不是入流的大夫。」

周千里道：「他既然知道了自己這個毛病，又爲什麼不肯改過呢？」

斬情女道：「只能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吧！他天生這麼一個性格……。」

突然停下不言，凝目沉思。

周千里知道她正想思索什麼重要的事，所以也不驚擾。

斬情女思索了良久之後，才緩緩說道：「他好像受過什麼刺激，才變成了那副樣子？」

周千里道：「姑娘沒有問問他麼？」

斬情女道：「問過，他不肯說。」

周千里道：「姑娘，你知不知道他眞實的姓名？」

斬情女道：「不知道，我也曾問過他，但他却說，讓我叫他狗肉郎中就是，他的名子，和他的心，早就死了，現在活的只是一具軀殼，所以每天要吃狗肉、喝老酒。」

周千里道：「姑娘，能不能找到他，請他替高公子看看病呢？」

斬情女道：「只要能見到他之面，我就有把握請他替高公子看病，但現在找他，確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周千里道：「這就難說了，除非他在徐州，還有找到他的一點機會之外，他如不在此地，找他就太渺茫了。」

斬情女道：「他在這裏的機會很大。」

周千里道：「哦！難道他是個很喜歡趕熱鬧的人？」

斬情女道：「不是，但他很關心我，我想，黑劍門對付我這件事，早已經傳遍了整個江湖。」

周千里道：「不錯。」

斬情女道：「只要狗肉郎中知道我在徐州，他一定會趕來。」

周千里道：「姑娘有把握麼？」

斬情女道：「有把握。」

周千里道：「他既然到了徐州，爲什麼不來這裏找你？」

斬情女道：「他如是肯來這裏找我，他就不是狗肉郎中了。」

周千里道：「哦！」

斬情女知道他聽得不太明白，但他却不又不便開口多問，只好哦了一聲，所以，立刻接着說道：「他只要知道我很安全就行了，而且，這裏人手很多，他自然用不着再出面了。」

周千里道：「這麼說來，他可能就在這四海鏢局子附近了。」

斬情女道：「應該不會離得太遠。」

周千里道：「名無倖至，現在我才覺得姑娘實在不簡單。」

斬情女道：「其實說穿了，也就沒有什麼，在江湖上走動的女人太少，人人都有三分好奇，因此，對女人就多了幾分忍讓。」

周千里道：「哦！」

斬情女道：「狗肉郎中這個人，雖然心如枯井，但枯井也可能再會興波，他是個自制力

量很强的人，所以一切他都控制得很好。」

周千里道：「姑娘這麼一解釋，我就有點明白了。」

斬情女道：「我相信他已到了徐州，問題是如何找他。」

周千里道：「這法子還要姑娘想了。」

斬情女道：「最好是讓他找我，那就要把我置諸險地。」

周千里道：「姑娘可否說得明白一些？」

斬情女道：「譬如說，我和四海鏢局子鬧了蹩扭，一個人離開了這裏……。」

周千里道：「這個太危險了。」

斬情女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雖然冒險一些，但很可能找到狗肉郎中。」

周千里道：「雖然你願意冒險一些，但也未必能找得到他，這個辦法不太好。」

斬情女道：「除此之外，小妹就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

周千里道：「姑娘，狗肉郎中眞的是很關心你的麼？」

斬情女道：「是。」

周千里道：「如若他知道你受了傷，是不是會來見你？」

斬情女道：「他如若知道了，十之八九要來。」

周千里有些爲難的笑一笑，道：「君子可欺之以方，不過欺騙的用意，却很善良……「

斬情女接道：「我有些明白了，你要我裝作受傷？」

周千里道：「在下正是這個主意。」

斬情女道：「這辦法倒是不錯，問題是如何把這消息傳出去。」

周千里道：「姑娘，事情雖急，但也不能太過草率，還要找機會，找一個適當的機會，才可以裝作。」

斬情女道：「這個，我明白。」

周千里道：「高空雁身受之傷，似是已有年多了！大概在這三五日之內，還不會有什麼變化。」

斬情女點點頭，道：「高公子的事，雖不太急，但咱們困守在這四海鏢局一隅之地，也不是長久之策，周大俠是不是別有打算呢？」

周千里道：「這要看老叫化子那邊的進展了，不過，就我的看法，這地方咱們至少還得守上個十天八天的樣子，這個對峙之局，還要僵持一段時日。」

斬情女站起身子，道：「老前輩，黑劍門不甘心，不知道還有多少花樣要出來，咱們隨時都可能遇上惡戰，大家應該保持相當的休息，老前輩一宵未眠，我告辭了。」

回到了自己的臥室之後，斬情女立刻盤坐調息。

坐息醒來，又已是夕陽西下的時光了。

斬情女輕輕吁一口氣，想想這半日過得很安靜，但到了入夜，又不知黑劍門安排些什麼樣子的攻勢。

起身稍事梳洗，行入鏢局大廳。

這時，包天成等都已經聚集在大廳之上。

這是每日一度的餐會，借這一餐晚飯，研商對付黑劍門的方法。

這一次，參加的人很多，四海鏢局中，金八、包天成、王榮、吳恒、周千里、萬壽山、林成方等都到了。

斬情女緩步行入了大廳之中，躬身一禮，道：「賤妾晚來一步，有勞諸位久候了。」

包天成站起身子，笑道：「姑娘請坐，咱們也是剛到不久。」

周千里笑一笑，道：「在下和包總鏢頭，適才親自到鏢局四周查看了一下，竟然未發覺一個可疑的人。」

斬情女道：「黑劍門中人很狡猾，他們隱藏得很好。」

包天成道：「這個，在下和周大俠也想到了，因爲，我派出了局子裏十幾個趟子手，他們都已經在這裏工作了很多年，左隣右舍，有不少相識的人，由他們出面打聽一下。」

斬情女道：「打聽到什麼沒有？」

包天成道：「左右居民們也都很清楚這裏的情形，他們雖然不知道黑劍門，但却曉得有一批江湖上的人，要和我們鏢局的人拚殺。」

斬情女道：「黑劍門中的人，是不是一下子撤走了？」

包天成道：「對，表面上看來，這裏是一片平靜，事實上，黑劍門在鏢局子四週安排了不少的殺手，今日中午時分，全數撤走了。」

斬情女道：「有這等事？」

包天成道：「對，在下和周大俠，也談論了很久，但却一直無法想出一個很好的原因，所以，借這次晚餐，大家研商一番，黑劍門的用心何在？」

林成方道：「他們白天撤走，也可能在夜晚時間趕回來。」

包天成道：「這一方面，我也要他們打聽過了，據說，這幾日中，他們都一直留在這裏，今天午時左右，才忽然間全部撤走了。」

林成方道：「那是說，他們暫時放棄了對付四海鏢局徐州分局了？」

包天成道：「這就是在下覺得奇怪不解的地方，要諸位來仔細的研商一下。」

斬情女道：「判斷他們的用心，相當的困難，不過，我覺得咱們不用判斷他們要幹什麼？重要的是，咱們要如何對付？」

包天成道：「對，這才是中肯之言，咱們只要研究應如何安排對付他們就行了，實在用不着管他們如何撤走。」

周千里道：「這一點，我和包總鏢頭說過了，我們已派了十幾個趟子手，扮作居民，藏於民家，另外派出了一些暗樁，若有什麼動靜，立刻就發出暗號。」

包天成道：「我一直担心，他們別有詭計，譬如說，準備放火。」

萬壽山點點頭，道：「黑劍門决不甘心就此認輸，所以，他們很可能另有陰謀，放火也是可慮的問題之一。」

包天成點點頭，道：「這一點很可怕，老實說，燒了四海鏢局的分局，那倒是無所謂，但如果波及到周圍民家，那就是一樁很大的憾事了。」

周千里道：「照咱們目前的佈置，大概還不致於全無所覺的被他們放了火，所以，這一點也不用太過担心……。」

目光轉到斬情女的身上，接道：「姑娘，倒是咱們之間商量的一件事，恐怕要更改一下計劃了。」

斬情女點點頭，道：「如若黑劍門忽然停止了攻擊，這法子倒是不便再用。」

周千里道：「所以，還得請姑娘想一個別的法子。」

斬情女道：「那只有一個辦法，我出去找他。」

周千里道：「那可能會遇上黑劍門的狙殺啊。」

斬情女道：「我這大半生的歲月，都在險惡的風浪中渡過，就算遇上些什麼危險，也是家常便飯。」

周千里道：「姑娘未到之前，我們也商量過這件事，所以，準備在姑娘的身側，安排一兩個人，便於保護。」

斬情女道：「什麼人？」

周千里道：「林少兄一個……。」

斬情女回顧了林成方一眼，無順限溫柔的說道：「每一次，都勞動林兄相助，實在不好意思。」

這是表示了接受的意思。

林成方笑一笑，沒有說話。

周千里緩緩道：「還有一個人，就是區區在下。」

斬情女道：「這個，要我如何担當得起，再說，周大俠主持大局，怎能爲這一點小事，親自出動……」

周千里接道：「一則，表示咱們一番誠意，二則，咱們確需他伸手幫忙，江湖大刧，蒼生塗炭，如能因此一行，消弭了此刧，周某何樂而不爲？」

大俠胸襟，果非常人能及，時時都以他人爲念。

斬情女肅然說道：「周大俠肯屈駕，那是最好不過了，但有一件事，賤妾必須先要說明一下。」

周千里道：「什麼事？」

斬情女道：「狗肉郎中很擅易容之術，他來了徐州，未必會以本來面目出現，他如不肯開口，就算我和他對面相逢，也是無法認得出來。」

周千里道：「這一點，我也想到，所以，林少兄和我，都得改扮一下。」

斬情女歉然道：「那豈不是太過委屈兩位了！」

周千里道：「不要緊，以姑娘之能，足可以應付任何緊急事情，我和林世兄，聽姑娘的招呼，再行舉動就是。」

斬情女說道：「這個叫妾身如何担當得起啊！」

周千里道：「姑娘，咱們要辦事情，用不着有這樣多的顧慮。」

斬情女道：「好，周大俠如此吩咐，妾身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周千里道：「姑娘同意了，咱們就這麼辦吧。」

斬情女輕輕吁一口氣，道：「兩位請改裝去吧，咱們立刻就走。」

周千里道：「姑娘呢？」

斬情女道：「我就以本來的面目出現，只有這樣才可以遇上危險，也許能引他出面。」

林成方道：「如是姑娘遇上了什麼危險，是不是要咱們出手相助呢？」

斬情女道：「這就是咱們要配合的地方，我如是自己能夠應付的危險，你們最好不要出手，我需要兩位幫忙時，自然向兩位求援。」

林成方道：「好，咱們就這樣約定。」

起身而去。

三個人分兩批，離開了四海鏢局。

斬情女薄施脂粉，淡掃蛾眉，穿一身紫色勁裝，看上去十分俏麗動人。

包天成一皺眉頭，笑道：「姑娘，這打扮太過俏麗了吧！只怕……。」

斬情女却接了口，道：「太危險了一些，是麼？」

包天成嗯了一聲，道：「不錯。」

斬情女道：「但也十分醒目，有很多人在的場合中，他們只要一眼就可以看到我了。」

包天成笑一笑，道：「這話倒是不錯，不過，姑娘最好還是小心一些。」

斬情女道：「我明白，多謝總鏢頭一番好意了。」

回顧了周千里和林成方時，早已不見了兩人。

包天成低聲道：「他們已經去了。」

斬情女道：「他們穿着什麼樣子？」

包天成道：「這個，就不太清楚了。」

斬情女道：「那我如何找他們？」

包天成道：「用不着姑娘找他們，他們自會追隨在姑娘左右，姑娘請放心吧。」

斬情女點點頭，緩步行出了四海鏢局。

她實在很俏麗，更難得的是，那行走之間那種風情，只引得鏢局中人人注目，誰都想多看兩眼。

斬情女見過的世面太多了，她雖然想極力向善，但她舉步行走之間，仍然無法改變她那種天生的風情。

那是久歷江湖磨練出來的習慣，一種天賦美女的風情。

斬情女帶着幾分微笑，緩步行出了大門。

徐州府暗流洶湧，搏殺得十分激烈，但大街上仍然十分平靜。

斬情女目光轉動，回顧了一眼，竟然沒有看到周千里和林成方。

這就使斬情女十分放心，暗暗忖道：原來，周大俠也是個易容能手。

她知道林成方易容的手法不好。

行過了一條大街，到了一個酒店前面。

那是距離四海鏢局子最近的一家酒店。

斬情女略一猶豫，舉步行了進去。

這座酒店不大，但生意很好。

斬情女步入了酒店之中，立刻發覺了這酒店中的人物很雜。

酒客不多，但大都是經過僞裝改扮的人。

他們都把自己改裝得很平凡，盡量使自己像個販夫走卒一樣。

但這些改裝，瞞不過見多識廣的斬情女。

斬情女打量別人，別人也在打量斬情女。

其實，她的美艷動人的形貌，也早已經引起了別人的注意，她在打量別人，別人也在打量她。

斬情女行到了一張桌位邊坐了下來，道：「店伙計。」

店小二就站在她的身邊，不過，那店小二似乎是被她的美色所吸引，忘記了招呼她。

聽得斬情女的呼叫，店小二才知如夢初醒，道：「姑娘，你要吃點什麼？」

斬情女道：「四好菜，一壺酒，兩副杯筷，兩碗麵。」

店小二正在找機會能和斬情女多說幾句話，聞言嘻嘻一笑，道：「姑娘，你不是一個人麼？爲什麼要兩副杯筷？」

斬情女道：「奇怪！你怎麼知道我只有一個人？」

店小二笑一笑，道：「我知道，姑娘和朋友有約，那位朋友還沒有來？」

斬情女道：「嗯！你說得不錯，叫酒菜去吧！」

她的和靄，給了那店小二很大的勇氣，竟然又接口說道：「姑娘，你等的那一位是男人，或是女的？」

斬情女笑道：「難道這件事，我也要告訴你麼？」

店小二道：「這個自然不用了，你坐着，我這就去給你叫酒菜。」

斬情女舉手理一理鬢邊的散髮，向四周拋了一個眼風，立時引起了一陣騷動。

那種風情，那種媚態，使得全場中人側目，一個個都看得心頭亂跳。

酒客騷動，但斬情女自己，却緩緩低下了頭，似乎有無限羞意。

這就更動人，看得人饞涎欲滴。

她本有着很動人的身材，天賦條件，再加上後天的表現才慧，喜、羞神態，被他表演得無微不至，入木三分。

室中的酒客看得大都楞了在那裏。

店小二送上了酒菜，哈着腰，露出了一口黃牙，道：「姑娘，你請用酒飯。」

實在用不着多講這一句話的，但斬情女低着頭那一股羞意實在很動人，酒伙計也看得心頭冒火，無話找話說。

斬情女緩緩抬起了頭，望了店小二一眼，道：「放下吧。」

店小二放下酒菜，又接口說道：「姑娘，酒是熱的。」

斬情女道：「知道啦。」

店小二想了一想，實在想不出該說些什麼話了，只好轉身而去。

斬情女斟了一杯酒，準備就唇，突然感覺到一股暗勁疾湧而至。

她希望的就是發生一點事故。

手中的酒杯霍然飛開，摔落在空地上。

緊接着應該有人過來，但那股暗勁，擊落了酒杯之後，竟再無動靜。

斬情女目光轉動，向暗勁襲來之處望去。

那方位上有三張木桌，每一桌上，都坐着一個中年漢子。

斬情女無法分辨暗勁是何處所發。

正感爲難之間，忽聽蓬然一聲大震，另一個方位上，忽然站起一個方巾長衫的中年人。

他一掌擊在了木桌上，震得桌子上杯筷亂飛，盤子中的菜湯，也濺飛了一桌。

斬情女斜眼看去，只見那人留着五綹長髯，兩道長眉斜飛入鬢。

看氣質，倒頗有讀書人的味道，只是人瘦了一些，嘴唇太薄了一些，給以人一種冷酷、寡情的感覺。

只聽他朗朗道：「人家一個大姑娘家，你們竟然這樣欺侮他，還有一點男兒氣槪麼？」

他口中喝叫，也向斬情女打量的同一方向望去。

他好像也無法肯定是那個人出的手，但從那酒杯摔落的方向上，判斷出手的方位。

那一排三個人，也很沉得住氣，竟然沒有一個人接口。

中年文士冷笑一聲道：「男子漢，大丈夫敢作敢當，這樣像縮頭烏龜一樣，算是甚麼男人？」

大約是他罵得太難聽，有人接上了口道：「你這人雌貓子喊叫的，吵個甚麼勁呢？」

說話的是坐在中間桌子的一個人。

那是個中年人，不瘦不胖，左臉上有一條兩寸多長的刀疤。

中年文士雙目神光如電，逼注在那刀疤漢子的臉上，冷笑一聲道：「是你出的手，擊落了那姑娘手中的酒杯，對麼？」

那刀疤漢子淡淡一笑，道：「那位姑娘是你姑奶奶，還是你的姑媽？你怎麼這麼個樣子喜歡接口啊？」

中年文士怒道：「粗人，粗人，說起話來，刺耳的很……」

刀疤漢子接道：「我看你也不見得怎麼文明。」

中年文士道：「這麼說來，你承認那酒杯是你擊落的了？」

刀疤漢子道：「老子認不認都是一樣，你有什麼意見？」

中年文士道：「欺侮一個婦道人家，你不覺慚愧？」

刀疤漢子道：「慚愧的該不是我，應該是你們。」

這店中坐了有十六七個人，除了兩張桌子，是坐着兩個人對飲之外，其餘的都是每桌坐一個人。

中年文士高聲說道：「大家看看，這還成甚麼世界？那裏還有一個理字？這種強橫霸道的人，還敢如此囂張。」

他似是極力想挑撥起一塲紛爭，讓別人也和刀疤漢子造成衝突。

只可惜，沒有人肯上這個當。

那刀疤漢子冷笑一聲，道：「別盡揀好聽的說，你小子如是有種之人，就過去喝了那半壺酒。」

斬情女默默的坐着，聽兩人吵架，一動也不動，好像人家不是爲她而吵的。

中年文士道：「你在胡說些甚麼，那壺酒是人家姑娘叫的，我就算喝，也得人家姑娘同意啊！」

刀疤漢子道：「我賠她，你只要敢喝了那壺酒，我就買十壺賠給她。」

中年文士道：「荒唐，荒唐，難道那壺酒有……」

刀疤漢子接道：「我說那壺酒中放的有毒藥，你如不信，你就喝它兩杯試試。」

中年文士道：「閣下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信口雌黃……」

刀疤漢子接道：「閣下文質彬彬，其實，在我看來，不過是衣冠禽獸，你在酒中下毒，要加害一個婦道人家，自己却偏偏又不肯承認，這也算男子漢行徑麼？」

中年文士冷冷道：「瞧瞧你臉上那個刀疤，瞧瞧你那副德性，怎麼看，你也不像一個好人，所以，我覺得你有些不知道輕重，不知道高低，有着一種江湖上混混的賴皮味道。」

他盡量克制着自己罵人的態度，使它保持着平靜，不讓自己罵得太過難聽。

刀疤漢子忽然離開了坐位，快步行到了斬情女的身側，冷冷道：「你過來，咱們對喝一杯藥酒，老子陪你，你小子如若沒有種，那就不是男子漢大丈夫。」

中年文士在衆目睽睽之下，似是無法交代，也只好離開坐位，緩緩行了過去。

一塲熱鬧好戲，即將展現，只引得大廳中的人，個個凝目注視。

中年文士行到了斬情女桌位之前，和那刀疤大漢對面而立。

但坐在一側的斬情女，却好像沒有看見一樣，垂着頭，眼皮也不抬一下。

刀疤漢子似乎心中早已有了準備，伸手拿起兩個酒杯，擺在桌子上，然後倒了兩杯酒，道：「閣下，這裏有兩杯酒，咱們每個人喝一杯……」

中年文士冷冷接道：「如若這酒中沒有毒呢。」

刀疤大漢道：「如若沒有毒，那你老兄就佔先了。」

中年文士道：「怎麼說？」

刀疤大漢道：「如若這酒中沒有毒，在下就立刻自絕一死。」

中年文士道：「如是這酒中有毒呢？」

刀疤大漢道：「如是酒中有毒，在下就陪着你中毒而死。你死了，我陪着你，不管是否有毒，我好像是死定了，來，咱們喝一杯。」

端起了面前的酒杯。

中年文士無可奈何的也端起酒杯，道：「一好，咱們乾一杯。」

刀疤大漢舉杯就唇，道：「咱們同時喝下去。」

中年文士道：「好！」也舉杯就唇。

刀疤大漢一張嘴，一杯酒下了肚，那中年文士却把手中一杯酒，又放回到木桌上。

全塲中人的目光，都投注那刀疤大漢的臉上，要看他如何應付這件事。

斬情女也抬起了頭，望了那中年文士一眼，道：「你沒有喝？」

這一問，把所有的目光，又引向那中年文

士的身上。

刀疤大漢伸手指着那中年文士，道：「你……你這人，怎麼說了不算？」

中年文士笑一笑，道：「你老兄，喝得太急了一些，在下還未來得及喝下去。」

刀疤大漢道：「你這小子欺騙我？」

中年文士道：「你這人，看起來也是老江湖了，竟然不知道兵不厭詐，江湖上本來就多險惡……。」

刀疤大漢怒道：「幸好這酒中沒有毒，如是有毒，我死得豈不是太寃枉了。」

中年文士怔了一怔，道：「你說什麼？」

刀疤大漢道：「我說酒中無毒……。」

不等中年文士再開口，任何人都可從他臉上瞧出這酒中早經下了毒。

因爲，他臉上是一片訝異神情。

等了良久，仍不見那刀疤大漢毒性發作，中年文士這才突然歎了一氣，道：「看來這酒中眞的無毒！」

刀疤大漢道：「這話怎麼說？」

中年文士道：「如是有毒，你應該毒發而死了！」

刀疤大漢道：「你雖然很奸詐，但却沒有害到我。」

中年文士道：「不，你還是要死！」

刀疤大漢道：「爲什麼？」

中年文士笑道：「你還記得咱們打賭的事吧？」

刀疤大漢道：「不錯，我記得有這麼一回事。」

中年文士道：「你說過，酒中如是無毒，你就自刎而死，對吧？」

刀疤大漢點點頭，道：「不錯啊！我是這麼說過。」

中年文士道：「現在，已經證明了這酒中無毒，對麼？」

刀疤大漢道：「是。」

中年文士道：「現在你是不是該自絕一死了？」

刀疤大漢突然哈哈大笑，道：「我正在爲自己慶幸，你沒有喝下那杯酒，否則，在下豈不是死得太寃枉了？」

中年文士道：「但是如若我現在喝下這杯酒呢？」

刀疤大漢道：「那自然不算了。」

中年文士道：「爲什麼？」

刀疤大漢道：「那時間，酒中是否有毒，咱們大家都不知道，你現在知道沒有毒了，喝下這杯酒，還算什麼英雄好漢？」

中年文士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一口酒入咽喉，中年文士立刻臉色大變，道：「你小子騙了我，眞是陰溝裏翻了船。」

刀疤大漢道：「你是說這酒中有毒？」

中年文士道：「毒，毒，一種要人性命的奇毒……。」

刀疤大漢忽然縱聲而笑，接道：「這就有些奇怪了，如若這酒中有毒，在下已喝了一口，爲什麼竟然不會中毒呢？」

中年文士的臉色已經變成了青色，口中大急，道：「你……你怎麼不怕酒中有毒。」

斬情女轉頭望了那刀疤大漢一眼，微微一笑，沒有說一句話。

中年文士道：「你有解藥？」

刀疤大漢笑一笑，道：「你這人好生奇怪，是不是有些心理作祟，這酒中那裏有毒？」

中年文士大聲叫道：「有毒，有毒，你爲什麼不會中毒，快些帮助我……我……。」

說到我字，人已不支，蓬然一聲，倒摔在地上。

就在這一陣工夫，那中年文士，已經臉色鐵青，口鼻中湧出血來，氣絕而逝。

刀疤大漢望了那中年文士一眼，冷笑一聲，道：「他一定是被自己駭死了，這酒中明明沒有毒的啊！」

伸手拿起來酒壺，大步向外行去。

斬情女急急站了起來，緊跟在那刀疤漢子身後，向前行去。

但見人影閃動，四五個人，突然飛躍到門口之處，攔住了去路。

刀疤大漢停下了脚步，笑一笑，道：「你們這樣做，是什麼意思？」

攔在門口的人，竟都是這酒店的店伙計。

敢情這座酒店，都已被黑劍門所控制。

斬情女也停下了脚步，始終和那刀疤大漢保持着三四步的距離。

攔在門口的，一共是五個店伙計，居中一個人，似乎是這五個人中的首腦。

只見他抬起右手，指指刀疤大漢，道：「你老兄要把酒壺拿走？」

刀疤大漢笑道：「諸位原來是爲了這把酒壺。」

緩緩把酒壺遞了過去。

那店中的店伙計一歪嘴，另一個伙計却伸手接了過去。

但聞一聲慘叫，那接着酒壺的大漢，突然倒了下去。

緊接着，另外四個店伙計，像是受到了什麼感染，也跟着倒了下去。

刀疤大漢放下了酒壺，舉步向外行去。

斬情女也緊隨着那刀疤大漢之後，行出了店門。

刀疤大漢加快了速度，斬情女也快步急追，緊追在他身後，行過了一道街口。

突然一提眞氣，斬情女追上了那刀疤大漢，道：「跟我來，對方人手太多，纏上了，也是麻煩得很。」

身子一轉，折入一道小巷之中。

那刀疤大漢略一猶豫，跟了過去。

小巷盡處，是一座民房。

斬情女直行而入。

這座民房，也是四海鏢局的產業，斬情女一進門，就發覺了王榮、包天成、雙陰陽劍，帶了七八個人，守在一座廂房之中。

斬情女直入大廳，才停下脚步，回頭一笑，道：「狗肉郎中，多謝你又救我一次。」

那刀疤大漢似是想否認，但沉吟了一陣，道：「小丫頭，這是不是你的圈套？」

斬情女道：「大夫，我有事要見你，不費點心機，如何能見到你？」

刀疤大漢道：「這倒也是！」

語聲一頓，接道：「看你的樣子，活得很快樂，找我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麼？」

斬情女道：「大夫，拿下你的面具，我要替你引見一位朋友。」

刀疤大漢道：「一位朋友？你知道我狗肉郎中，一向不喜歡朋友的。」

一面伸手，取下了皮面具。

斬情女道：「這位朋友，和一般的朋友不同。」

狗肉郎中道：「什麼樣子的朋友？」

斬情女道：「他是當今江湖上，人人敬重的大俠。」

狗肉郎中道：「鐵筆周千里？」

只聽一陣朗朗的笑聲，傳了進來，道：「正是兄弟。」

周千里已經改回了本來的面目，一襲藍衣，由門後步行而入。

斬情女道：「周大俠認識他，那就用不着我引見了。」

周千里一抱拳，笑道：「適才在酒店之中

、看到了大夫精彩的表演，眞是戲耍羣醜，大快人心。」

人的名，樹的影，周千里在江湖上的名氣太大了，狗肉郎中雖然孤傲，但也不便對這位名重武林的俠士失禮，急急一躬身，道：「不敢，不敢，郎中放蕩慣了，一向不拘小節。」

周千里道：「大夫，可否見告眞實姓名，也好便於稱呼。」

狗肉郎中道：「郎中不用姓名久了！你一定要叫，就叫我苟先生吧。」

周千里道：「苟大夫……。」

狗肉郎中接道：「小丫頭，你要我見見周大俠，我已經見過了，我這就要告辭了。」

周千里道：「苟大夫，請留駕一日，兄弟還有事相求。」

狗肉郎中冷笑一聲，道：「周大俠譽滿天下，怎會有事要我狗肉郎中幫忙？」

周千里道：「周某人不過被江湖上一些朋友們抬愛，但如是身懷眞才實學的人，決不會求此虛名，你苟大夫就是隱跡風塵的神醫、奇人。」

這幾句話，如是出自一般人的口中，那自然不算什麼，但出自周千里的口中，份量就大大的不同了，狗肉郎中雖然是不尙虛浮的人，也聽得十分開心，笑了一笑，道：「周大俠有什麼吩咐？只管請說，兄弟能辦到的，決不推辭。」

周千里道：「咱們發覺了一種怪病，而且，這病人又總不願說出口來，咱們又不便當面揭穿……。」

狗肉郎中接道：「諱疾忌醫，天下有不少這樣的人。」

周千里道：「所以，只有勞動大駕，想法子到那裏住幾天，暗中觀察，希望能夠找出他的病因，予以療救。」

狗肉郎中道：「是個什麼樣子的怪病？」

斬情女低聲道：「他是一個啞巴！」

狗肉郎中道：「啞巴！天生的，還是後天受傷所致。」

斬情女道：「這個不太清楚，但我們看他的人，決不像一個啞巴。」

狗肉郎中道：「哦！」

斬情女道：「這就要勞駕你到四海鏢局住幾天了。」

狗肉郎中點點頭。

斬情女道：「還要你受點委屈。」

狗肉郎中道：「什麼委屈？」

斬情女道：「我們不能告訴他，說你是一位名醫……。」

狗肉郎中接道：「這個不要緊，我本來就不是名醫。」

斬情女道：「你急什麼呀！聽我把話說清楚啊！」

狗肉郎中道：「好，你說。」

斬情女道：「我們不想讓他知道我們請了一個大夫替他看病。」

狗肉郎中道：「你不讓他知道，這個病如何看法？」

斬情女道：「這就是委屈你的原因，你要裝作一個不起眼的人，在暗中觀察，看看能不能有醫治之望，除了他本人之外，我們所有的人，都會幫助你。」

狗肉郎中道：「看病要這麼一個看法，大概世上從未有吧！」

斬情女道：「你不答應？」

狗肉郎中道：「很刺激，很有味，再說我不答應，你這丫頭也不會放過我了。」

斬情女一躬身，道：「賤妾怎敢，我這裏先謝謝你。」

狗肉郎中道：「你出來，在酒店中冒了這麼大兇險，就是爲了那人的病？」

斬情女道：「怎麼不說我是來找你的？」

狗肉郎中回頭望了周千里一眼，道：「千里兄，走！兄弟要到四海鏢局瞧瞧，咱們先喝一壺去。」

周千里只瞧得暗笑，忖道：這眞是一物降一物，看來斬情女似乎是吃定了狗肉郎中。」

心中念轉，人却站起了身子，道：「好，兄弟奉陪。」

斬情女又突然站了起來，道：「慢着。」

狗肉郎中怔了一怔，道：「你還有什麼吩咐？」

斬情女道：「我只是想奉告一件事。」

狗肉郎中道：「什麼事？」

斬情女道：「四海鏢局中沒有狗肉吃。」

狗肉郎中笑一笑，道：「有酒有肉就行，不一定要吃狗肉。」

周千里心中本來還在發愁，他既然號稱狗肉郎中，必然是極嗜狗肉，等一會不是要弄一碗狗肉招待他？

但這爲難之事，却被斬情女一言解去。

這女人不但處事週密，也有着善體人意的感覺。

周千里心中的苦惱、困擾，却被他一言解除。

狗肉郎中和周千里急急先行，回到了四海鏢局子。

斬情女笑一笑，道：「這一次很順利，想不到他早已經來了。」

包天成心中暗道：這女人年紀不大，但却有一種很特殊的對人才能。

不論他處理任何事務，都似是有着一種很簡明的辦法。

這辦法，又常常都是一種很有效的辦法。

等到斬情女回到四海鏢局子時，只有周千里坐在大廳中。

皺皺眉頭，斬情女低聲說道：「狗肉郎中呢？」

周千里道：「他性子很急，在路上就一直追問我是怎麼回事，我大略告訴了他，到了四海鏢局子，他就迫不及待的換了一身衣服先走了。」

斬情女道：「到那裏去了？」

周千里道：「大概是到高公子住的地方去吧。」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希望他不要弄出了什麼誤會才好。」

周千里道：「大概不會，我看他很小心，何況，他又穿着鏢局子趟子手的衣服。」

這時，林成方已恢復本來面目，緩步行了進來。

斬情女道：「你到那裏去了？」

林成方道：「在下和周大俠適才一直追隨左右，剛剛麼？更衣去了。」

斬情女微微一笑，道：「林兄見過了狗肉郎中？」

林成方道：「一位遊戲人間的風塵奇人，可惜他那絕世醫術，竟埋沒在人間……。」

斬情女接道：「他面惡心善，表面冷酷，我看他雖是一代良醫，却治不好自己的病。」

林成方道：「他有病？」

斬情女道：「你看他瘋瘋癲癲，有時明想救人，却又偏不肯伸手，不是有病是什麼？」

林成方道：「他有什麼病呢？」

斬情女道：「心病，那不是藥石可以醫治的病。」

林成方道：「他忽冷忽熱，是眞有點不大正常。」

斬情女道：「我看他心中有一個鬱結，鎖住了他萬千的愁緒，誰能解開他心中之結，必

可使一代名醫甘露普施。」

周千里道：「黑劍門中事了之後，我周千里定當爲他奔走，查明他的來龍去脈，想法子解開他心中之結。」

斬情女歎息一聲，道：「周大俠能受武林同道敬重，實是自有過人之處。」

林成方道：「但不知他的醫術，能否救得高空雁的啞疾？」

斬情女道：「他胸藏萬卷，功力絕世，單是口不能言，也不算什麼憾事，筆走龍蛇，一樣可以表達他的心意，但他那種子夜煎熬之苦，實非人所能受，唉！這江湖之大，當眞是無奇不有，狗肉郎中隱技自珍，不肯替人看病，高公子人間祥麟，却偏偏有那多暗疾！」

林成方道：「但願吉人天相，狗肉郎中能療好他的痼疾。」

周千里道：「走，咱們過去瞧瞧？」

林成方也跟着站了起來。

斬情女道：「周大俠，林兄，請留步片刻，聽我一言。」

林成方道：「你不去……。」

斬情女道：「兩位最好也別去。」

林成方道：「爲什麼？」

斬情女道：「想那高公子，是何等樣人物，咱們如若行了過去，豈不引起他的疑心。」

周千里道：「對。」

斬情女道：「所以，晚輩覺得與其查看，倒不如咱們坐候那狗肉郎中的消息……。」

放低了聲音，接道：「高公子夜間常會病勢發作，無法動彈，這就是四海鏢局忽然會有人侵入的原因。」

林成方道：「對，咱們保護四海鏢局，他是出力最多的一個。」

斬情女道：「現在，咱們知道了，就應該更加小心從事，不可大意。」

周千里點點頭，道：「這些武林新銳都不錯，再加上四海鏢局裏鏢師的老練，雙方似乎是配合的很好，就算黑劍門眞的有所行動，大概都還可應付。」

斬情女道：「目下四海鏢局的實力，實在十分强大，但黑劍門也知道，他們調不到足夠的高手，可能不會來，如是來了，那必然是已經有了很充份的準備。」

周千里點點頭，道：「就目下的情勢推想，黑劍門似乎是也有些調度不開，他們有很多人，但却一直守在四週，不敢再向四海鏢局進攻。」

斬情女道：「目下的情形，好像是他們的確也有一點力不從心的感覺，不過，我的想法是，他們並非沒有人手，而是他們的人手有些調度不開。」

周千里道：「這是大風暴前的一片沉寂，我想他們一旦發動時，定然是十分凌厲，所以我們也要準備一下。」

斬情女道：「準備甚麼？」

周千里道：「準備一場很慘厲的搏殺。」

斬情女道：「這段日子還有多少時間？」

周千里道：「這段日子，只怕很快就會到了。」

斬情女道：「爲甚麼呢？」

周千里道：「在下得到了老叫化子的一個通知。」

斬情女道：「通知甚麼？」

周千里道：「他說，好像是幾次都遇上了黑劍門中的人，但黑劍門中人却好像是有意的避開。」

斬情女道：「哦！」

周千里道：「老叫化子在信上說，他雖然不敢說那一定是黑劍門中人，但十之八九，大概是不會錯了。」

斬情女道：「那倒不是。」

斬情女道：「這話怎麼說呢？」

周千里道：「我認爲他們是有意避開，不和我們交手。」

斬情女道：「爲甚麼？」

周千里道：「因爲他們要把人手調到這裏來。」

斬情女道：「對付我們？」

周千里道：「是，所以我覺得決戰就迫近眉睫。」

斬情女道：「周大俠，既有了這個消息，咱們就應未雨綢繆。」

周千里道：「所以咱們要盡快醫好高空雁的病。」

斬情女道：「周大俠，是否準備把江大俠等一批人調過來？」

周千里道：「沒有，至少目前還沒有這個打算。」

斬情女道：「周大俠，爲什麼還不把他們調過來，大家前後夾擊，決一死戰。」

周千里道：「我推想黑劍門不會傾巢來犯，而且他們能避開老叫化子他們一伙人，這證明了他們的耳目，仍然比我們靈敏。」

斬情女道：「對。」

周千里道：「所以不能要老叫化子帶人來此。」

林成方道：「看目下的情況，黑劍門對我們似乎是有一種恨如刺骨的感覺，必欲把我們毀了才甘心。」

周千里笑道：「他們對咱們恨得越深，對咱們越是有利。」

斬情女道：「黑劍門在江湖上所以能夠無往而不利，是因爲他們一向處事冷靜，冷靜就能掌握到最有利的時機，但他們一冒火，就很可能亂了章法，那就對我們有利了。」

林成方道：「黑劍門對我們發動過幾次攻勢之後，忽然沉寂下來，但在鏢局之外，仍然滿佈他們的人，那說明了他們再等待，等到援手到來之後，全力一擊。」

周千里道：「就目下咱們聚集在這裏的實力，老實說，相當的龐大，尤其是這些人來自不同的門戶，武功也各不相同，對方是無法預先安排好克制我們武功的手段，如高公子病勢能好，咱們的實力可能又增强很多。」

林成方接道：「這個人莫測高深，事實上已到了超越我們極多的境界，黑劍門這一戰如再失利，咱們就可循綫追索，掃穴犂庭了。」

周千里道：「若能如此，那是最好，不過黑劍門氣候已成，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咱們如何對付，還得從長計議。」

斬情女道：「現在咱們要等的就是他再發動的一場攻勢了。」

周千里點點頭。

斬情女道：「如此，咱們就要想法子做些安排？」

周千里道：「姑娘有何高見？」

斬情女道：「第一，咱們可是已確定了再無外援。」

周千里道：「縱然有，也是三五人而已，絕不能請老叫化帶着大批人手趕來，那會顧此失彼。」

斬情女道：「第二，周大俠是否有特別的準備？」

周千里道：「特別準備？」

斬情女道：「是，譬如說，你早就準備對抗黑劍門，是否準備了什麼奇異的暗器？」

周千里道：「這個，在下倒沒有準備。」

斬情女道：「周大俠是正人君子，大概也不太喜歡施用什麼見不得天日的手段。」

周千里道：「其實，對付黑劍門，實在也

用不着什麼正大的手段。」

斬情女道：「這個，你就不用費心了。」

周千里道：「好，在下信得過姑娘。」

斬情女道：「這件事由賤妾和包總鏢，林兄安排。」

語聲一頓，又接道：「唉！說來說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想法子早些醫好高空雁的病，這個人好像是寶藏一樣，你越久就發覺越多。」

周千里笑一笑道：「易姑娘，你對他很重視。」

斬情女道：「不但是我，整個四海鏢局中的人，都應該對他很感激。」

周千里道：「哦！」

斬情女道：「四海鏢局徐州分局，能有今天這個安定的局面，高公子出力最大。」

包天成道：「這個人的確是叫人難測高深，我們經歷了很多的事，都認爲是我們運氣好，所以能輕鬆渡過，現在想來，才知是他暗中帮忙之故。」

斬情女道：「說起來，這個人也眞是怪，他作事一直在暗中進行，不欲人知。」

周千里道：「慚愧，慚愧，像高公子那樣的人物，才能得一個俠字之稱。」

幾人談話之間，忽見一個趟子手，直闖入廳中。

包天成一皺眉頭，正想發作，斬情女已搶先說道：「大夫回來了。」

那趟子點點了頭，道：「我見過他了。」

敢情這名趟子手竟是狗肉郎中所改扮的。

斬情女道：「你瞧出了甚麼沒有？」

狗肉郎中道：「姑娘，如若不經過一番仔細的觀察，只怕很難找出病因來。」

斬情女道：「要如何才能仔細觀察？」

狗肉郎中道：「望聞問切，必須要清清楚楚的和他談談，我看，這要你們仔細的安排一下了。」

斬情女道：「這個只怕很難。」

林成方道：「不要緊，我跟他說去，大家相處了這麼久時間，也該坦誠相見了。」

狗肉郎中道：「能安排，就越快越好，最好就是今天下午。」

林成方道：「今天下午？」

狗肉郎中道：「在下雖只是匆匆一眼，但我已看出了高公子的聰慧，我相信他也知道自已的處境。」

林成方道：「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很明白的告訴他，要替他看病麼？」

狗肉郎中道：「其實，目下的情勢，已然十分明顯，就算咱們不說，他心中也很明白，如若不肯堂堂正正的說個明白，反而給人一種鬼祟之感。」

林成方道：「哦！」

狗肉郎中道：「所以，在下覺得，與其暗中行動，倒不如一次給他說明白的好。」

周千里道：「對！荀大夫言之有理。」

林成方道：「好，諸位稍坐，在下去對他說個明白。」

起身大步而去。

斬情女微微一笑，道：「周大俠，賤妾有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周千里道：「甚麼感覺？」

斬情女道：「世上之事，本來十分單純，但人們却把它想得很複雜。」

周千里道：「哦！有道理。」

林成方往返很快，回來時，帶着滿臉笑容，道：「高公子已經答應了，這就請荀大夫……」他本要說請荀大夫過去，但話到一半，突然住口不言，總覺得有些不妥。

狗肉郎中笑道：「世上並非沒有姓荀的人，你們不必有所顧忌。」

回顧斬情女一眼道：「姑娘要不要去？」

斬情女道：「林兄，我去方便麼？」

林成方道：「其實，你和高公子比我還熟一些，沒有甚麼不方便。」

林成方沒有招呼周千里，周千里也坐着未動。結果是三個人行入了高空雁的房子中。

三人是斬情女、林成方、狗肉郎中。

回顧了狗肉郎一眼，道：「高兄，這一位是大丈。」

高空雁點點頭，緩緩的伸出了左手。

看上去，他仍然是那麼飄逸，俊朗，但如仔細的看上一陣，就會發覺他的眉目之間，有些隱隱的疲倦，臉色有些兒蒼白。

狗肉郎中伸出右手三指，搭在了高空雁的左腕手脈穴之上，閉上了雙目。

這好像是一個很複雜的病症，狗肉郎中把住了高空雁的脈穴不放，足足過有了一頓飯工夫之久，輕輕吁一口氣，狗肉郎中緩緩說道：「高公子，你中了一種奇毒，是麼？」

高空雁點點頭。

斬情女道：「一種奇毒？這話不是說得太過籠統了麼？」

狗肉郎中道：「如是一般的毒，像高公子這等武功精湛的人，如何能困得住他？」

斬情女道：「那是說，你也瞧不出來？」

狗肉郎中道：「這話怎麼說？」

斬情女道：「你如看得出來，爲什麼還不能知道那是什麼藥物所傷？」

狗肉郎中道：「唉！易姑娘，別把我看得太神奇了，須知我也是一個人，不可能像神仙一樣，一下子就能找出別人的病情來，我要慢慢的查，慢慢的找，然後才能對症下藥。」

斬情女一笑道：「郎中，我們很急……

（未完）

